茅鹿門先生文集序

嘉靖甲辰余結髮登胡始去舉業
專意為古文章力追心惟無以挽
滾典雅傳六經下且薄秦漢杜門
苦思而不能自浮曰欲遊於天下
名士以求其所謂至者雅聞睢安
鹿門茅君明年使道丹徒而君方

為令相留竟日似以余為可語者
而余未敢遽請也又明年君入為
吏部郎握手都門之外曰得叩君
寸倜儻奇峭固上下古今飯渥百
氏王伯甲兵之略撑腹流口聽之
令人座上須眉開張欲起周旋少
選而君以謫去恨未盡請庚戌余

視學廣右而君來同官悉出其平
生所作示余大都鞭霆駕風如江
河萬狀不可涯涘而其反復詳略
形勢淋漓點綴悲喜在掌則出司
馬遷班固而自得陶鑄成一家言
余往所謂欲求其至者乃始盡得
於君又時適有根穴之寇萬竈比

連積數十秊而君以談咲捩手芟
殄於一夕捷書畫報左右皆莫之
知於是又知君才誠可用而其所
謂至者蓋有所本而非偶然信可
見於事而非徒口語者也君功既
高用是取忌排擯還田里淅接臣
上之君才不當棄竟不見省因注

来苔雪西湖之間益得專其力於
文章而時出為銘傳序述率慨慷
悲激以為壯蓋其倜儻奇峭者既
不得濟于世獨歛縮而發于文宜
其有過人者甲子歲余謝病歸西
湖而君又適来會因出其子翁積
所裒刻白華樓集若干卷曰余平

生竭力在此何如作者君為我序之其良自負也已嗟夫君才齟齬不盡展獨以其文垂於後余方以是悲君而君顧自負如此然則君之至者其頗具於是而後之讀者其能不以是知君與凡真才之於世抑必有所伸君以鬱抑之氣發

于文其晚年之作當如王翦趙充國將術老益精能擠君者其能掩是使無傳與君既竭一生為文以傳而欲余為序豈以余亦嘗欲求其至者能有所會於君然余多病蚤衰於淫嗜泊然駑性柔心不復以蚤休能有所激發以畢其志茲

不辭述吾二人者始終周旋可念
之跡如是良使浚之讀君文者庶
幾惟余為深知君也已是為序
時海龍陽山人王宗沐書

白華樓稿序
白華樓藏稿續稿吟稿鹿門茅先
生所著也先生文章爾雅雄視宇
內謂余可聞斯旨曾序其文先生
以全集寄豫章童屬余序焉先生嘗
謂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世之
能言者當於六籍中求吾心之至

者而深於其道然後為文有物有則是也屈宋
百家包括萬代有周秦之遺者非
司馬子長乎閎深典雅若劉向斟
酌經緯若班固西京之文猶為近
古累數百年得韓子而宗元與之
名于唐又三百年得歐陽子而三
蘇曾王與之名于宋皆得古六籍
之遺而言之者漢之崔駰蔡邕晉
之左思陸士衡齊梁陳隋以下非
無龍驤虎闘之士視諸家有間焉
先生立論蓋自義文周孔而于載
流衍真文章之統云今觀先生之
作雄卞逸思得于天性勿論矣而

六藝之外如天文地攷山經海圖
浮層老氏稗官方技湯盤孔鼎岐
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文
深造而自得焉發之筆端因物付
物求其所至者而造化焉摹畫古
人濬發巧心其神氣本於龍門令
而恢張變化莫可窺測或謂書似

昌黎而不知爲報任少卿之遺也
記似柳州而不知爲世家之遺也
紀戰功似子瞻而不知爲八書之
遺也贈送似永叔而不知爲列傳
之遺也襍著似介甫而不知爲贊
詞之遺也觀先生之形者諸大家
觀先生之神者太史公而原則六

藝盡之矣昔人言文如萬斛之珠
取之不竭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又如千兵萬馬風恬
雲霽寂無人聲此不可品先生哉
往在蜀中南克任少海以文示余
曰此可傳後世否余曰文章如日
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駕凌古

人便可傳後世矣少海首肯焉竒
先生之文差等千百世之上矣又
何論千百世之下哉先生近移書
言欲燬平生覆醢者之稿而深求
六籍以自娛夫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謙受益時乃天道先生老
健而謙其文日益茲編在天壤與

日月而並遠也

萬曆戊子秋七月五岳山人沔陽陳文燭玉叔撰

觀察鹿門茅公像贊

英〻大夫一何姣美茂於春松澄於秋水丰神逼真職在畫史既肖其形必洞其裏激我子知子其疇〻子從起家命子國器不詘黃扉力扶士氣得免望塵俛首下位茂宰比肩褎然卓異建禮持衡綽有餘地將謂右賢

孰從而左投之散曹再投蠻府職優
秉憲柄移授斧著績平夷褒功制虜
才固難量隨陸用武雖有兼長宦術
則踈寧正而躓毋邪而趨芳草未歇
白雲不舒高冠岌〻緩步于〻無庸
澤畔憔悴三閭秋菊候蟲稍〻自況
間露譚鋒稱白衣相戡亂東南中多

子貺掩公曰私憎直曰放求多子乎
子則無狀不謀於朝胡謀於野遲子
云何衡門之下委懷竹素牢騷可寫
以述往代以俟來者日月悠〻惟天
所假南山種荳北山採薇憶子長往
蘿帶芰衣按圖覓子胡乃金緋時不
可狥亦不必違若隱若顯山雌而肥

即子少壯以逮黃耇子有令頴疇為
好醜子有聰明疇為子愛子有何物
恃以長久子自不言命諸子友

臨海王宗沐拜手書

鹿門先生像贊

嗚呼公胡為乎薜荔衣蓮花巾菊可糧
蘭可紉荊可扉苔可茵烟霞乎寄傲丘
壑乎置身望而疑為逸民而不知其嘗
致通顯而榮要津退而效游談於陸賈
嗣逸響於靈均凡其空言裨國要之其
為蓋臣是則草莽乎經綸而邕徒以跡

隱淪已哉及觀公須眉秀朗丰骨嶙峋
頏面日癯精光日新洞然如皦日蔼然
如陽春即毀公者亦公信疎公者亦公
親吾不彩公於形似而獨窺公之天真
無可妍蚩無可老少而無可詘伸也者
其斯為鹿門先生之神

雲間受人莫如忠敬題

茅鹿門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書

復唐荊川司諫書
再復唐司諫書
別何吉陽司封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與董潯陽內翰書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謝張龍湖少宰書

與李中麓太常書
與陸簣齋論左氏春秋書
與陸東湖太保論國事書
卷之二
書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與阮凵峰中丞書
○與趙玉泉大夫巡書
卷之三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與督學王敬所書
答朱太學書
與沈青霞塞上書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復沈虹野書
與喻吳臯中丞書
與呂沃洲大理書
與侯二谷憲副書

與查近川太常書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與蕭柱峰太學書
○與趙方厓中丞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與萬楓潭中丞書
○上袁元峰相公書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卷之四

書

與許公子書
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與莫中江方伯書
與廣西少參張爐山書 今改號崐崖
與張鶴樓中丞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王鳳洲大參書
與慎山泉侍御論文書
○與何吉陽司寇書

上學士趙大洲書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與靳兩城中丞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與譚二華督府書 公時出兩廣移薊鎮
上林退齋先生書
與某中丞書
酬張王屋書
再與張王屋書
與侯二谷方伯書
與王舉人如圭書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與何北吉秀才書
與董幼海大理書
與王西石中丞書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復曾確菴司空書
與唐凝菴禮部書

卷之五

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與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與胡錦衣書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與凌太學書
與袁太冲書
與郁秀才書
復王暘谷乞文書
與翁司馬書
與胡參軍書
與宣府中丞張崐崍公書

與許敬菴吏部書
與沈少林殿撰書
與胡舉人朴菴書
與沈鐵山書
與翁司馬書
與王沂川舉人書
與翁司馬書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與舒憲使書
與潭陽董宗伯書

與朱職方書
復王敬所司寇書
與吳昆麓國子助教書
與甥董進士書
與甥顧侍御書
與甥董儀制書
與王敬所書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與潯陽宗伯書
與劉時泉司業書

卷之六

書

謝潁陽少宰書
與甥顧儆韋侍御書
謝馮太史書
與鍾文麓大尹書
復胡敬堂大尹書
與張督府崐崍公書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與杜靜臺節推書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與吳鳳麓大尹書
與邵梅墩中丞書
與費唐衢觀察書
與姚華麓憲使書
與趙麟陽中丞書
與吳悟齋中丞書
上潁翁相公書
復陳五嶽廷尉書
復王進士書
與趙定宇侍郎書
與周山泉督府書
謝陳五嶽序文刻書
與蔡南麓方伯書
與石東泉司徒書
與賀道星秀才書
再與石東泉書
與兒縉卹唐比部後人書
與張丹徒書

卷之七

書

與嘉興太守龔毅所書

與顧甥儆韋侍御書

與李濟南書

與許南台大泰書

與房侍御書

與周山泉通泰書

與黃內翰書

與王東臺太僕書

與徐吳江書

與王會泉憲副書

與鄭雲石睦州書

與徐吾溪大泰書

與陳大酉理刑書

與蕭少府書

與大同胡中丞書

與莊陽山方伯書

與羅文洲比部書

與趙麟陽中丞書

與少寇姜鳳阿書

與吳悟齋少司寇書
與居省心書
與石東泉書
奉漸菴少宰書
與錢秀峰侍御書
奉陰司空書
與徐賓梧驗封書
復王敬所書
與萬婺源書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與賈唐衢大參書
與吳悟齋少宰書
與陳德清岷麓書
與余龔溪太守書
復蘇杏石書

卷之八

書

上李漸菴南太宰書
與萬思默督學書
與陳大酉司理書

與顧衡宇督學閩中書
復陳五嶽方伯書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與楊侍郎本菴書
復沂水宋大尹書
與杜司諫爵齋書
與蔣西豪太守書
與衢州道曹使君書
又副言
與張明江太守書
與張崐崍司馬書
與鄭太守書
上撫臺滕公書
與龍渠陽郡丞書
復陳五嶽方伯書
與黃葵陽學士書
與錢繼修吏部書
與杜靜臺工部書
與鎮江太守范見復書
奉韓敬堂少宗伯書

與張澄齋憲副書
又副言
卷之九
書
復王肖華溧陽書
復趙定宇少宰手劄
與徐司諫龍寰書
與石東泉司馬書
與崇德令王鍾嵩書
與淮安周經府書

與許敬菴中丞商搉海上事宜書
與施華江京兆書
與吳屏山太守書
與李見羅書
與邢知吾少參書
與醒神書
與許敬菴書
與姪舉人桂書
諭縉兒書
卷之十

序
送沈令序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序
贈陳孔目序
敘丹徒縣洲田誌後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陳情錄序
送陳僉事序
壽東吾譚先生序

贈栗僉憲序
周氏族譜序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卷之十一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壽烏程尹錢君序
贈畫像者蔡少壑序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序

廣西鄉試錄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敘沈道升四書意
贈左通判受奬序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賀宮保胡公序
贈蕭學諭石潭序
刻籌海圖編序

卷之十二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峰序
贈穆明府序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再贈宮保胡公序
贈范中方參政河南序
贈歸少參赴滇南序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贈荆烏程序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青霞先生文集序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贈林金壇給由序
送沈伯子赴塞上葺其父泰軍公遺骼返葬序
卷之十三
序
楚範序
壽太宗伯濤陽董公序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粤序
送殷白野先生序
壽費母八十序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卷序
壽駱夫人序
吳興明道錄序
壽姚近川別駕序

壽周近湖先生序
壽明齋劉先生序
壽雲石鄭侯序
贈姚海屋序
賀錢塘姜尹三獎序
劉南郭先生遺稿序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獎序
桐鄉蔡侯拜獎序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郡司理錢朗峰赴召序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卷之十四

序

史記評林序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贈吳韞菴憲副序
壽許少崖憲使序
八大家文鈔總序
文肯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荆川先生稗編序
刻漢書評林序
五嶽山人後集序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白坪先生詩序

贈武康令梅譽山公徙奉化序
卷之十五
序
歷朝文選序
贈劉戴菴令瓊山序
贈羅少府仰齋序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作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代作
沈公族譜序

採風錄序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望雲遙祝序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吳江令徐仁菴拜奨序
西蜀平蠻錄序
趙氏家乘序
贈邑諭何曉山赴臨海序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卷之十六

序
壽李太宜人序
江山覽勝圖序
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
陶氏族譜序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序
康衢野詠序
太子少保元洲張公八十　天子遣官
存問序
贈宮詹黃葵陽先生序

贈秀州倅方葆冲公考績序
贈何東華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序
壽戴母七秦序
壽太宗伯平泉陸先生九十序
金華章氏世譜序
卷之十七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壽程次公序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儀眞樊侯見山公拜奨序
龔秀州尚友堂詩序
陳郡丞給由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考最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劉幼川大參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題桐廬政錄序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錄
序
壽鄭溪劉叟序

壽光祿兄北溪先生八十序
贈陳海寧入覲序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飢豹存稿後序
送錦峰參知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贈督府一齋溫公擢戶部侍郎序
贈李比部歸省母夫人序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卷之十八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贈蔡拱明文選序
栢山沈先生詩序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序
再贈楊楚璞入覲序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刻初學記序
黃景臺擢南京刑部主事序

壽姊氏八十序
刻漢書鈔序
承恩介壽詩冊序
贈陳大酉先生赴内召序
壽吳江令趙瑞明序
壽任侯養吾公序
爲陳少尹再壽任侯序
壽袁封君暨孺人序
再贈郡司理右華周公考績序
贈鮑永序
壽南大理卿陳五嶽公序
九龍詩刻序
兩浙壯遊詩錄冊序
贈仲舅見心先生分訓序
壽海陽震山程次公七秩序

卷之十九

傳

困吾翁傳
方母傳
沈聘君小傳
莫叔明傳

赤川漁父傳
卜醉翁傳
鶴洲黃先生傳 震山逸史
黃烈婦傳 程次公傳

卷之二十

記

季子廟記
讀易軒記
濬縣學題名記
沃洲記
灌園室記
皆可園記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萬卷樓記
丹徒鎮留侯廟記
昌氏墓阡記 代范太史作
大雅堂記
翁氏墓阡記
暘湖別墅記
翠微園記

費處士墓阡記
淳安縣改闢學宮記
晉江王氏墓阡記
六美堂記
太極洞記 先年作見遊名山記慎侍御刻
七戒齋記
重修烏程縣儒學記

卷之二十一

碑

冉子祠堂碑
南將軍廟碑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祠碑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賁公去思碑
許侯廟碑
劉處士墓碑
雲南按察使司副使毅齋楊公神道碑

督府常公去思碑
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姚大母壙誌銘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隣溪施處士墓誌銘
太學沈君墓誌銘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傳孺人墓誌銘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勇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誌銘
趙長母墓誌銘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陶處士麓齋墓誌銘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太學吳君墓誌銘
伯兄少溪公墓誌銘
亡弟雙泉墓誌銘

來母錢孺人墓誌銘
歸安縣少尹孺溪楊公墓誌銘
貞惠陳母墓誌銘
勅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歙州處士程次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同知廬州府岐峰查君墓誌銘
程母墓誌銘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太學生金君墓誌銘

明故處士小峰任公墓誌銘
江西左布政使二谷侯先生墓誌銘
沈母翁孺人暨季子鍵墓誌銘
勅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
明詩人李珠山先生墓誌銘
明處士任翁墓誌銘
誥封宜人吳母顧氏墓誌銘
貴池令近溪沈公墓誌銘
明故中順大夫居公墓誌銘
程母戴氏墓誌銘

明故例授儒學訓導吳原泉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表
李烈婦墓表
胡夫人墓表
廣平太守冶山翁公墓表
郁處士墓表
陳雨泉先生墓表
處士竹崖顧公并丘孺人合塋墓表
明高處士松里馬先生墓表
勅封兵部武庫司主事質齋王公并徐孺人合塋墓表
周節婦墓表
陝西左布政使白野朱公墓表
王孺人墓表
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郁陽川公墓表
廣東按察使司副使少崖許公墓表
江西參政余見齋公墓表
勅封徐孺人墓表
卷之二十六

祭文

祭林如齋年兄文
祭楊邃菴相公文代丁滄源作
祭甫川先生文
祭菁陽夫人文
祭趙夫人文
祭封御魏公文
祭戚南玄先生文
祭朱九疑年兄文
祭許茗山文
祭廖邑諭文
祭唐姑文
祭蔡白石先生文
祭張縣尉文
祭董宜人文
祭譚司馬文
祭太僕卿東白顧公文
祭沈鐵山文
又祭沈鐵山文
祭俞處士文

弔林子文
卷之二十七
祭文
祭伯兄少溪公文
祭姑夫唐白野先生文
祭亡弟叅軍文
祭孫司空文 代人作
祭俞小江文
祭亡兄少溪暨兩嫂文
祭朱白野方伯文
祭司理張母文
又祭亡弟叅軍文
祭姚海屋文
哀施南石太學文
祭俞小江文
祭亡叔觀瀾公改葬文
祭亡壻金鶴埜文
祭居省心太守文
祭積兒文
祭王敬所少司寇文

目錄
弔孝義先生文
祭張元洲宮保文
李仁卿弁配貞婦施氏哀辭
建縣令任公祠功成祭文
卷之二十八
行狀　墓碣
通議大夫南京工部侍郎白石蔡公行狀
亡嫂郭孺人行狀
張節婦墓碣
卷之二十九
家乘錄
丹徒紀事
附錄丹徒縣荒政記祭酒姜寶撰
府江紀事
附錄陽朔紀事碑山西布政前廣西提學僉事王宗沐撰
三黜紀事
卷之三十
雜著
讀鄭風
讀秦風無衣之詩

讀豳風七月之詩
讀鴟鴞
讀史記封禪書
讀班固漢書古今人物表
讀亞夫傳
論沛公誅曹無傷
評司馬子長諸家文
日本圖纂刻題辭
題驚鴻集刻後
跋蘭亭記帖後

書郡齋左壁
題畫像者董君卷
姚孺人像贊有序
趙心山像贊
紀勳徐海本末
卷之三十一
雜著
島人傳
三益先生傳
賀朱司空啓

上余相公啓
刻檀孟批點引
刻史記鈔引
韓文公鈔引
柳柳州文鈔引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忠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文鈔引
曾文定公文鈔引
王文公文鈔引
題李珠山詩刻
題錯龍池圖冊
陸蕭山舉業刻引
題湫水編
顧進士刻稿題辭
題方朔蟠桃圖
題魁星圖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俞前江翁像贊

欒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堪輿者吳君像贊
黃貞父近刻寓庸集題辭
題范光甫所刻舉業引
題吳兩生草
題王少尹所藏贈遺詩什冊後
冠里一家言題辭
讀曾襄愍公復河套議題辭
跋舜原先生詩選後
題任侯會試卷及他稾引
蔡虛臺制菰題辭　題楊水西墓丘

卷之三十二

雜著

顧侍御課餘草題辭
題李復陽壺中玄隱冊
題黃說仲詩刻引
讀賀道星危言引
從祀議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議
字袁令五字說

吳養貞生像贊
髯翁自贊
題松竹梅圖贊
周叟像贊
亍鏡贊有序
文武爲憲冊贊二首爲督府常公題有序
水西楊先生像贊
河南上官日夢記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
酉秋八月十八日追記而書之所夢又三十餘年而乙
書高祖得隋先生像及詩文卷
文訣五條訓縉兒輩
讀秀水五李德政録題辭
楊同野像贊有序
香奩詩草題辭
僮約
周逸之和陶詩題辭
何氏園林記題辭
釋噱
題南圃翁詩卷跋
白鐵先生詩跋

長孫元禎年四十遇始生品作誡詞貽之
壽當湖馬九衢封翁七十
贈王錦衣時司世丈
亡女像贊
卷之三十三
表
擬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孔
子廟庭三氏子謝表 萬曆十三年
策
一道
論

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議
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
田千秋一言取相
孔子變齊變魯
張良從赤松子遊
卷之三十四
續策
君后
名實
時務

選舉考課
車騎
國朝功臣
卷之三十五
附
墓誌 行狀 墓表 傳 行實 生祠記 生祠碑記
卷之三十六
丹徒名宦公移
茅鹿門先生文集目錄 終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復唐荆川司諫書

先生之文一切締情結胎信河流中之逆航矣然恐不免反之又力而矯之或過者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某初聞而疑之又從而思之其大較雖近而其中之深入處竊或以爲稍有未盡然者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榮折

起伏左迴右顧前拱後繞不致衝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劒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迴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於六經則崑崙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於爲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於馬遷則龍之出遊所謂大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氣尚雄厚其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爲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

起家至刑署郎綿州縣印綬並大夫以上二十年於茲而身沒之日無一椽以棲其棺據某言之雖未必與聞乎道謂非孝廉不可也先生猶以未及而爲辭何歟古人有聞其風而弔其墓者矣亦有得其道路之遺而爲之傳記者矣往往悲歌慷慨借之詞采以遺後世先生唯計其人可與不耳而何暇擇其面不面乎星附光於月則爍鐸因響於風則遠唐君潔白之誼非先生之文不傳傳之亦不遠百年之後士大夫載質而出猶且讀其文思慕其人徘徊於唐氏墓草之側而或不售於彼之

富貴統綺池臺歌舞者是則先生之賜也亦予有
司之事也惟高明亮焉外承示文稿一泰且命坤
稍爲議評筌次其後某慙非工於文者初不敢妄
屬而繼至者再私揣先生之情或欲令不肖窺與
聞金石之末而使之同聲耳謹忘鄙陋略加商確
如別楮教之幸甚

別何吉陽司封書

僕無似附臭賢者同締欵好然以南北分蹤寤寐
江海年亦數矣幸以知己所推聯籍王路此或同
聲之緣可奮大業天稍假之歲月當必不敢徒以
寘跡金紫爲計者惜乎棲羽初揚即遭弋視令摩
翔四海之志竟不得以尺寸施功命也嗟嗟宇宙
古亦屢矣不數日予將西指太行下邯鄲道弔古
之燕趙悲歌慷慨之遺而執事返楚鄧入衡湘臨
流而賦睇屈氏汨羅之深當必有豁然大笑泫然
欲涕爲吾兩兩符證者矣何惑乎哉雖然達人覽
萬物之故而不摧於毫釐志士殉百年之終而不
毀於旦夕區區紛華越人可得而予奪之至於吾
屬寸衷當自有火之所不能鑠而耗水之所不能
厭而溺者願從此淘洗煆煉更求明切不知何日

得隨執事印對也妻臥床未脫兒復抱痘方在鞅掌故不能衝踏氷雪候送驪駒如何如何謹具草啓代致悃愊醫卜在席不盡所言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於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於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於月丘附阜於壟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纍欷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於江海之間者十年於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晚也然竟不能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隨被指疴而去其間事機固遭時難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於同輩絓怨於顯游彼其創謀不過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喑嗚涕洟故亾寔至是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譴以來以爲進不得附

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於世即欲屏去匿身五湖煙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強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洛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君子間遭廢斥未嘗不即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於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精而學不能兩有所建何者傳不云乎倕工於爲弓而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於爲車而言天下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務於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於賦李陵蘇武之於五言馬遷劉向之於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蹻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後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

韓昌黎爭雄當未辯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於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於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卑昵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唾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陋矣獨私扣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自罪黜以來恐一旦露零於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爲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喙虎嚙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於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荊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儗槩黍黍之度即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

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致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又蓄之於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按覆之臥且啗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自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謂司馬子長者眉也髮也而唐司諫及僕所自持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力鬬讀石建

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善畫者詩僕謂其於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所以寥廓日月之所以升沉神鬼之所以幽眇草木之所以蕃蘙鼯鼪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僊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遊覽行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賦情

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儛目所可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於其心○心無不解於其物○而譬釋氏之說佛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旨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於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於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憫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董潯陽內翰書

嘗觀古者朋友遠離或託之珮玖或申之蘭蓀及其久矣不合則借山川以訴鴻鴈以綿其道路之思而其引睇增欷有若兒女然者僕每恥笑之豈謂今日僕之於兄抑獨有爾者無他人生宇宙同心者寡時或參商情輒倍併故也秋來露繁木葉漸脫四顧煢煢愈言靡由兄以失職之人而憑之以蟲吟之候以憂讒之士而附之以室遠之思所謂夜彌永而路彌長南望江流忽不知涕之霑衣也

夏日皂隸湖南來、得兄所贈手翰、上下數千言、大略皆易之避難之旨、處困之戒、蓋有楊惲之所不聞於、會宗、魏其之所不聞於高遂者、何其忠也、僕雖不敏、當佩之衣帶以誓無忘、而兄又嗔僕不能遠引孟氏動心忍性之旨、以益其德、俟知已者而用之、反以盛年、遽欲沉鬱自廢、痼情癖志於文章詞賦之間、以汨沒其好而其音頗不當有所刺懟、嗟乎兄之愛我周矣、僕豈敢爾哉、蓋嘗聞之古人矣、天地逆旅也、升沉浮陰也、榮名委蛻也、好毀幻劫也、人以其身游乎天地之間、所與日月爭光、炎且不朽者、唯區區心知而已、而至於古今賢智之士、馳騖於榮名好毀之間、以快其生平者、自達人視之、蓋一覷耳、他不暇遠喻、姑自僕近日所遊趙郡言之、武靈王之霸、廉頗藺相如之威名、平原公子之好賓客、當是時豈不矜名喜能、聲施當世哉、而今已消歇、其所稱高臺曲池、繁謳艷舞、連翩綽約、震耀赫奕者、不可復見、而所遺一二墓宮頹然、霜露荊棘之間、往往賈豎牧兒、相指覩臥牛羊於其上耳、彼且如是、況其細者乎、故蚤夜刻行窮而益固者、哲人之所以自適也、恣名納時、抑而多慙

者、小人之所以自惑也、前所奉兄書、將以期月之間、求爲去官而秘跡巖穴者、葢感日月之易邁、傷事幾之不逢、生而無聞、歿而沒名、謂與萎莽同耳、此僕之有所托而逃焉而云云於左右也、而兄之復、迺欲遲知已者之及而用之、豈不悖哉、原兄之意、豈不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方攬名延英、而海內材藝謀哲之士、龍翔虎蔚而進、而僕又嘗偶竊聲名於時者、往歲之事適爾而久之固自有知者、然不知士之生世各有所適、或遇或不遇命也、兄抑嘗察仲舒所以迫扼於元封建元之間者乎、武皇帝漢之雄材大略之主、不世出者也、公孫弘名相也、方弘之蔬食布衣折節虛已、開東閣以博延天下賢良茂才之士盛矣、而董仲舒號篤行明經儒也、獨以睚眦之微、不及録用、相之江都、徙之膠東、逮身沒而止、何哉、故曰遇不遇命也、使當時或偶弘以其所推轂王臧趙綰者推之仲舒則他不敢過望、如漢皇帝所與廷臣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草封禪明堂之儀、以潤色一代之鴻業者、舒亦稱博古洽聞舊矣、豈特嘿然無尺寸賛畫其間乎、然而不逢則亦飄然遠去而已耳、故曰君子

逢時則奮飛不逢則龍蟠而蛇泥蓋嘗博觀古今之間巖穴之士不可勝道若虞卿脫萬戶侯卿相之印棄如敝屣困其身於梁者情有所爲也陶元亮一試彭澤不得志賦歸五柳完名環堵者志有所摩也嵇叔夜抱琴行吟弋釣草野不欲以章服揖拜上官者性有所便也而僕不佞幸先人所遺宅一區近水田數頃他日又嘗破內子璣縞之餙買書數千卷篋貯其中甚可饒吾歲時賓客伏臘之費而與諸弟子誦說爲樂也兄以爲當乎否乎將移易其道徘徊中外之間從諸君薄遊以成名乎抑亦憫叔夜之不堪察元亮之有托性固有所專一而不化者而順之以適其志乎此固中心之微可與知者言難與他人道者而聞兄滿告北引僕將有進退之決於兄而待之漕河之間故不勝感悽縷布所云幸爲我少駐官舟焉悉次第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與馬孟河太史論史書

頃自轉官儀制還湖上時辱遣使札草草裁謝比至京隨被譴謫南北之音隔而不通者逾歲矣今年春得兄中禮部音甚喜已而復聞與館閣選復

大喜若此者非爲今人朋游宴好私其得一第一
美官也蓋憤曾輩不偶於時久矣而一旦遇歐陽
子驚異之薦之　天子又患曩時多忌才兄獨
與選知者必深他日當待詔承明之廬列爲史官
國家異日之史庶幾有所助矣是以竊自欣躍忘寢
食如是者累日故敢爲書賀於左右然而兄爲史
官則史兄職也區區獻納之勤偶微有所聞亦不
敢不詳盡於左右者嘗聞古者天子之史左則書
動右則書言而又父子世繼其官凡欲書而不得
書則父子爭死其職以書是以上而宮寢燕息之

微下而政務得失之大以至所貶損當世大人
得以法書而及其里巷山澤之間或有處士幽女
之行不得而聞知者又歲有采風之官以貢於天
子是以史官所書皆謂之實録而唐宋以來益浸
微矣僕嘗讀歐陽公所上日曆疏爲欵歎傷憤久
之而　本朝之史僕不與聞然嘗聞與館職者云
大略如故閣老守溪王公所擬辠言是也信如是
則非惟　天子燕寢之微不得與聞以書如古
之史而其欲如宋日曆日書臣寮奏議朝廷裁置
與夫諸司供報之文亦不可得而必待易世之後

始以期月之間遣官分曹具書其事由此言之他日　聖天子之鴻業其所載者詔令批答名公鉅卿之嘉謨善行其所托者章奏墓表諸文而其秘密之義或不得傳或傳而訛或時忠直之士遭讒被黜而屈抑不得顯或遐州僻邑孝子弟弟順孫貞婦貧食而不能自之有司或公卿之後累至大官反得以氣力冒請謚銘以蓋先業易世之後所謂好毀名實皆出於羣吠之餘而曲直是非之隱蔽然無所參質鉤玫而書之矣苟非有志與才而又其身當史職者嘿然采其曲直是非於中外

雷同蚊負之間而有以待於他日分曹而書之所不及則　國家何以爲史以信後世也吁甚可悲已而今日之事猶有一二可言者天下茂材洽聞之士不得與館閣之選則已矣苟得與非若唐宋朝領而夕遷之必二十三十年而後出侍尚書又間有仍兼翰林之職則是終其身以史爲官也此或足稱古者世史一二遺意愚故以爲今日天下之有志於史者不得如古者日侍天子之禁中供起居注當自簽仕即遍擇天下多聞直諒之士與之交游諮訊中外之間務得夫朝廷之隱與公卿

大夫賢否是非之實四海九州街談巷議民風野史之所可采皆得以日屬月累書而貯之大較如史遷所稱訏於某善故得聞云訏於某之子某之孫善又訏嘗過某處見長老某某云云之類必皆據其實書而藏之以合記室此則不信乎簡冊而信乎耳目不獨任乎諸司之供報而博咨乎天下之公議他日所或可遺名山大壑之間以備一代之史此其說也傳不云乎禮失而求之野僕竊謂於今日之史也亦然近來士大夫間多不論及此獨嘗聞某人意欲效漢班固百官表以差當世賢士大夫得失其所采各州縣志與百家誌銘世乘褒積甚多而未知果否僕嘗欲私請覩之適被罪斥故不及而或又云某多秘不令人知蓋孔子沒而後左丘明之徒相與述其春秋之旨以傳史遷沒數十年之後至其外孫楊惲史記之文始稍出也不如是則其所刺指或當世權力不免於禍彼誠取乎爾也此其志沉而聞富所可與私納共事者嗟乎僕竊有志而愧無其才又不得爲京朝官與四方之賢者上下其議論區區飲漱蕃憤益亦已矣間有故人爲史官欲與之言又恐喚不

當令如是狂妄故抑鬱不以言而廼今適兄爲史官能無如蘇長公之食不下咽也而釐其腸胃傾吐之乎不勝惓惓伏唯加察而留意焉幸甚

○ 謝張龍湖少宰書

嘗聞古有大臣處身於廊廟之間而中外之人隱然卜其出處進退以爲安危當是時天下之士爭客其門何哉蓋其心唯博攬天下之士習國家之務以戴翼主上是以好之若饑渴求之若不及故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此言其好賢之篤也賢者在位不幸而中貴之人惡之同進者忌之而滃滃訾訾之讒日搆且至焉則爲之察緇白之跡斷羣疑之門然猶不勝其鬱抑憤惋之私故其詩曰蓼兮菲兮今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此言其惡讒之至也及賢者不勝其讒而退矣則又悲其去而冀其復故其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又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此言賢者不在其位而猶不忘也於乎古之大臣於天下之士若此則爲士者孰敢不感恩慕義殫力畢智赴公家之急以報稱知已哉故

天下頌盛德而功業流後世我 朝 孝宗皇帝時二三元老往往猶有古昔盛時憐才遺意而武皇帝以來合已者則引而用之不合者則削去之恐不當外庭之議則令私人煽微嫌起讒言以攻刺之其他出羅入弋多所不忍涕道者而於詩人之風旨蓋蕩然澌滅不可復見於天下矣竊念某浙之鄙士也上之不能秉仁抱義其次不能博習國家典故及諳古今成敗得失之際又其次不能倣古詞賦侍從之臣播爲樂歌聲詩薦之郊廟被之金石又其次不能爲材智機辯及九九薄技可以佐命一時者不過以其所習爲制科文字之末竊

天子甲第升斗之祿而已耳而又家世多微賤未嘗有相先之友於朝當釋褐初輒辱先生進之帷誦之下而與之遊且爲之納譽士大夫之間而曰某聞於文辭其資性頗解諳吏事他日固可使者此得之朋輩所傳屢矣而是時不肖又自量前二者迺先生過爲奬誘後輩之言而非其當故間嘗私有所爲文辭及稍念 聖朝中外闕失之際而亦不敢以請者已而出爲縣吏而入爲北吏部侍郎再入爲北吏部侍郎再

掌翰林院事相仍五七年以來不敢以尺牋片字
通其殷勤問候豈敢以一日忘左右哉始進之士
不敢浚求於公卿大夫之門故也而頃者當路以
不肖兩爲縣吏稍務潔白竊民譽曾與巡行使者
所薦十餘上部計其課以傳聞於文辭之譽從而誤投之是以當路誤聽之
而三月之間不次轉調此皆執事者采名而失其
實之過也而於不肖何與哉然所坐幾旬以內士
人闕員既以憤吻於外又平日治官無狀得罪一
二顯游復爲讒搆於內時難中覆互爲錮擊此正

亡維之楫而流衝波矣而比客有過不肖者曰子
調吏部初予適侍張公席上公覽報欣然曰此舉
誠快士論非有力量銓曹當不得是已而禍發蔓
及又聞當路者過先生先生亦微出言款救之及
所聞一二中貴私人之讒則又爲之以平日猶憩
之跡而反覆論佐之當路者雖不爲察而先生始
終忠愛之情則固上薄詩人之風旨而下不失弘
治時二三元老之遺意者悲乎悲乎不肖始無相
先之友既辱禮進之矣宦遊遠道又無殷勤謁者
之通於左右而難發以來又未敢有一言蒲伏之

請先生何獨采於區區之賤士至是哉俯而思之
日月如流生無以爲誦而沒無以爲報者已何復
道哉何復道哉雖然嘗聞之矣古之君子當其才
疎忤時往往取嗔貽詬不能以一日安於朝請及
被貶竄之后益自發憤矯已勵行悔心遠罪習適
當世而閒以窮愁拂鬱之餘論著文采以表見後
世此亦可以戮力明時報効知已之一端而又未
量他日其能與否也廣平府署無名山大川然僻
居古趙南壤無舟車厨傳奔走士大夫之勞而環
郭以外多陂渠秔稻魚鴈荷芰之勝大較風土涉
略江南此或可以投寄覊臣孽子之跡而歌詠
聖朝者不勝感涕敬因從吏還部之便具啓陳謝
伏惟垂察而少憐焉

與李中麓太常書

不肖穉禋即受知門下十年於此矣以宦跡江海
不及附明公同朝而游而明公太常以後亦乞姓
名以歸林壑巖穴之間而不復出是以兩人者蹤
跡睽違音問疎濶丹徙時曾辱手教及篇撰一封
繇無便風不及裁報恚恨恚恨竊嘗伏念　聖
朝以來弘治及　今皇上海内文人學士彬彬

盛時矣而　今皇上丙戌己丑之間尤爲卓犖
數多然往往不得擢用間被用者又不得通顯或
且不久其餘放棄罪廢者不可勝數明公蓋嘗思
其故與寧嘗悲古之賢豪俊偉之士恨不生逢盛
世而又羈縶摧阻如此今天下之士不問識不識
皆曰李太常馳騁百家博極羣書可與漢劉向楊
雄相表裏而今亦至是別有說與宦途者天下古
今之共轍也昔秦燔詩書坑學士孔氏之道幾絕
而漢武皇帝出而閔之號爲雄才大略好文右賢
之君一時宰相如田蚡者黜道家言務隆推儒術
所進敘者百餘人而公孫弘自喜位通侯亦起客
館開東閣以延賢士大夫當是時海內之士沛艾
而進矣然董仲舒之醇謹申公之篤行韓嬰轅固
歐陽生之明經博古金不得推或推而不及顯而
其所與推轂者廼或出於王臧趙綰之流何哉蓋
人情樂軟熟而忌奇偉譽隨詭而惡激昂而間有
名賢獨得薄日月立功名者非其偶會必其能竊
黃老短長之餘以自便於世故也若吾太常自度
其能之否乎吾間嘗視太常不能爲軟熟而所驁
者奇偉不能習隨詭而所自喜者激昂乃世之

所悅者在彼而明公之所持者在此與由是言之
以明公之譽望而不免退處林壑巖穴之間者亦
其勢也固無惑乎爾也然而區區獨有所不忘於
明公者則又未嘗不以小其所失而大其所償何
則尊官者榮名之符也其所乘短著述者聖賢之
盛也其所托長故馬遷嘗感虞卿非窮愁不能著
書自見而昌黎亦謂柳柳州使得所願爲將相於
一時有不欲以彼易此者天之畀明公以如是之
材與識而又羈縶摧阻如此非厚有所托而然與
明公還齊以來幾五七年而所得著書不可陳見
不知於漢劉向揚雄氏何如也僕時時問士大夫
從門下游者或云不知或云多註疏古六經或云
近多通賓客歌舞酒奕以自娛而其所著者獨好
戲劇之詞然與否與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
客之陋者非所揣摩於賢者之深徵也天之生才
及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
之馬而困櫪櫪之下其志常在奮報也不得不齧
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賢豪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
焉以發其悲涕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
困於鼓刀或擊筑乞食於市或歌或嘯或喑啞或

醫卜、或恢諧或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爲與時浮湛者與、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有涸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不肖南海之賤士也、頃以知已得後明公涉名郎署、未幾放去、葢於明公先後不同年、賢愚不同調、而其不能爲軟熟隨詭則適與賢者同、而今日之羈縶摧阻、若固有所招致而然者、吾不知天之或有所屬意於閒與否、而其所飲恨蓄憤與高山仰止之私、宜懸懸於門下者、不知其何以慰我教我也、人生百年、日月如流、晝有所不能食、而夕有所不能寢者、茲附永陽山人之便、具

啓以獻外附拙稿數首、偕求削示、伏惟少憐而垂教焉、幸甚幸甚

與陸簣齋論左氏春秋書

昨辱枉過、偶出舊所注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之說、當不得以攝稱非僕之言也、歐陽永叔之言也、夫以公穀由卜子夏數傳之後而口授之、或雜而不經、而左丘明魯人、又親受業於孔氏者、僕迺強紬其說而特歐陽子之從何哉、求經於其傳、譬之原律於其獄人之辭以覆之獄焉而不合、則不得不反而愼之也、左氏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

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羣懼反譖公於桓而弑之此魯自桓公以
來傳之舊矣豈不曰隱公非攝也公子羣何以及
桓之未立而請殺之隱苟自立矣何以欲須桓之
長而授之也故左氏之謂公不書卽位攝也以此
然春秋之書所以嚴亂臣賊子之戒魯以降凡諸
侯之沒但系之以卒而不以薨者是孔子惡其不
請命於天子故絕其爲諸侯也夫以實爲諸侯猶
論其罪而書而絕之而況隱特攝主也輒於其會
盟遊觀之及亟稱公沒則書其薨而諡之耶此歐
陽子之所以不能無疑然歐陽子當時所及者猶
經所書公與薨之一辭耳而非及其詳也夫魯人
之以隱公爲攝者謂惠公嘗立仲子爲夫人立君
以嫡不以長故隱公不當立而特攝之以待桓公
今按禮諸侯無二嫡元妃沒則以次妃攝內事古
所謂媵之以姪姊是也惠公元妃孟子沒仲子與
聲子均之爲媵妾之屬不得立惠公特嬖其色而
內惑之魯之父兄百官及國人當未之與也故孔
子於其沒而周宰咺之臨其喪也書之曰歸惠公
仲子之賵蓋不與其爲夫人也妾不祔於姑不敢

以廟配於惠公故別爲宮以祠之書之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釋者曰考始事也譏不當立也志失也聲子沒則以其子方爲國君故書之曰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推而尊之也經文所次大略無復疑者左氏特内有所受於隱公爲攝位者之說故於二年夫人子氏薨沒其事不傳於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仍錯文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蓋因君氏以明夫人之稱仲子也然謂二年夫人子氏之薨爲仲子則元年七月宰咺之賵爲無從故傳之曰預凶事杜元凱疏

曰仲子在而來賵也由今觀之贈死不及哀弔生不及尸古之人猶譏之天子之下賵諸侯之妾將以親附之也當其未沒而爲凶事以臨之豈近於人情矣乎苟夫人之薨爲仲子則於其賵亦當例書之曰歸夫人某氏之賵於其所考之宮亦書之曰考夫人子氏之宮何一人而特變例以書之也若其以尹氏爲君氏抑嘗聞母以子貴矣未聞子以命母之氏也此又其瀆亂之甚者也僖是以未嘗獲覩公所訂趙昉劉原道者之說而竊疑左丘明之在當時蓋由魯人自桓公以來其所倡爲攝

之說以文隱公之弒者非一日彼已耳習而熟之及讀孔子春秋所首系元年之事沒其即位而不書意孔子必以此故不復疑及其他所牴牾也則從而牽飾之以證其事其說愈支而義愈以晦抑不知孔子所不與仲子爲夫人已錯舉於經文所書之中而隱公之非攝其可以互見也久矣

與陸東湖太保論　國事書

伏惟明公位在政府詩人所謂王室心膂爪牙之寄者也十餘年以來其所彈壓奸邪表鎮國家入則賛決大議出則擁護善類其威名所嚮近自宮掖輦轂遠至夷虜椎跣無問列侯貴人以及皁巖穴之賤僉呼曰某　天子社稷臣也海內外賢知之士彈冠濯纓於明公之門者肩且至矣幸而生與明公之州里鷄犬相屬其望風慕誼尤所注切竊自曩歲遣謫時獲接顏色數年間其所以辱明公賜書而稍相酬和者僅一再至不敢進而與門下帷幄之士相後先明公抑嘗察而憐之否乎詩不云乎必有以也頃者函牋入朝適從粵州時稍以區區尺寸矢石之功督府抗疏論列僕自分孤蹇士也初非敢遽望中朝之齒而録之者

賴明公並二三知己奮然軒頤爲之訟言而執政者亦重念　國家內外多故方急介冑按例引録此誠明公於僕出無求之中而爲厚知之援所謂信陵君之於夷門燕太子之於田光不是過也然則僕之感恩嚮風啣誼無窮雖其狷潔自好敢不從明公深遊傾吐其間乎竊惟明公之捍　國家他不暇論即如發故仇將軍奸狀一節言之仇將軍內刼　主上之寵以外誘彊虜擅威爽亂朝政身沒之日賴明公同一二執政發其奸孽暴其罪釁　天子赫然震怒戮其遺屍榜之四裔中外之人懽然朝喧市躍以爲故將軍當得如是此固今學士大夫之所能言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及録而僕之愚則獨謂此特其外見者耳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何者漢有汲長孺淮南爲之寢謀故將軍以強幹之臣而位肘腋其鶩鷙猛鷙飄忽奮迅之氣肆然橫恣左右凌鑠中外甚至籍兵飲馬於宮掖之間而自請得備宿衛其所冀望非常欲如董卓桓溫故事者非一日矣上賴天子威靈下及公輩方柄政府故數年以來其所跅弛叱咤使不絕虜固不可測而翺翔咨且睥睨

猶豫卒莫敢竊發已而飲鬱志憤竟病瘍以死由
此言之則其折已錮之奸錯未形之患隱然曩日
月匡社稷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非明公之事
已乎夫誅其身後之奸順而易而欲奪其寵盛之
逼逆而難明其共憤之罪顯而易而欲摧其未發
之禍隱而難然則今學士大夫之所言而未必能
知他日史官稗家之所傳而未必及詳甚至朝廷
之上亦有所不得論功而賞之者寔既多矣愚故
曰明公之盛事不在此而在彼也雖然僕之所望
於明公則尤有進於是者僕不敢論今日之事姑

以漢喻漢武皇帝之英風大略數千百年來所不
世出之主也然在當時海内多故神仙土木祠祀
征伐之事益已騷然矣未幾而有江充巫蠱之變
國家之事殆爛崩壞幾不可收拾當時執政豈無
深憂遠慮爲左右者乎特漢皇以英風大略之資
而攬長駕遠馭之權於上大小臣工凜然莫敢自
必其命故當元朔元封之間國家雖多可憂之事
伏未形之患卒之畏威養禍以入於亂已而輪臺
之悔既晚矣及其末也猶幸博陸侯典位肘腋
天下尋亦晏然得以享其擁昭立宣之治而漢亦

無恙○自今觀之○武皇帝臨年之托○不以屬之文成
五利諸所寵幸之人○平津武安諸所材辯任事之
臣○而特以屬之強毅木訥如博陸侯○彼亦得力忠
義竭股肱內而贊翊帷幄○調攝寢衛○外而博求正
士○分列政府○一切綱紀措置○如善奕者○按局而畫
形遠近○察虛實○分子布算○而尋以收勝○此於其間○
博陸侯之嶄然奮不顧身○長慮却顧○房皇周旋○所
以獨謀於心而不謀於人○謀於一二肘腋之士而
不以謀於左右在庭之衆○所以建萬世之業而垂
之無窮者○於今可想見也○嗚呼亦雄矣○使武皇早
爲寵任○博陸侯輩亦得及巫蠱未作之前○移其所
以擁昭立宣者○預爲之備○則漢之大計可以嘿然
坐而收也○又何至顛躓踣頓○舛裂皇惑○如曩時乎○
今日之事大略與漢亦相表裏而在朝諸臣舍明
公無敢他望所謂博陸侯者　主上神聖臣下可
莫及萬世之事固不可測也明公爲　國家世臣
而十數年來仰荷　主上簡任俯繫中外之望
特甚切也明公將奮然引身日月之際及今匡攝
爲彼博陸侯者所不及乎抑亦姑爲浮湛特按局
而畫形遠近察虛實而分子布算於其間如漢故

事令其既壞而收之已乎其間利害之相權難易之相懸雖三尺童子逆知其必在此而不在彼者明公當籌之已熟慮之已審久矣萬萬無假僕輩外庭之士呶呶然郵口而從諛者然而僕竊閑於心不敢以終隱也語曰士爲知者死言爲知已者傾僕蹇陋無似人也竊幸遇明公信陵燕丹之知則後夷門田光而死於門下皆僕之事也曩既仰明公之捍國家於始者與漢汲長孺相左右則今日所以厚望明公收博陸侯之權而安享其全功者計或如此故不敢不竭心悉慮以獻於左右

伏惟明公憐其愚察其忠而特賜俯納焉幸甚幸甚

上海圖書館藏

書

歸安芓坤順甫著

與李汲泉中丞議海寇事宜書

夏日得澹泉鄭公所疏我明公破海寇之略不勝躍然喜未幾聞明公且被吾澝閩之命矣則又不勝躍然喜蓋始則竊慕明公以經略之才稍以治兵自著見當不日且大用故稍爲我公喜已而竊憤吳越之間高皇帝平定海宇百餘年來蓋已晏然於魚稻荷芰之間而不習兵革久矣今一

旦爲一二酋奴所煽誘遂相與羣亡命之徒蹂躪我人民焚刼我室廬攻燬我城邑國家敕撫臣爲之督將募兵於海之上三年於茲然而諸州縣之間數震怖不給未有成功者何哉蓋患起於倉卒而又伏匿江海波濤之間非吏民及士大夫所習知故也吳越間故所屢明公按節處也以我公之材經略其間當不必爲之按圖而畫召長老而議而諸酋奴所爲弄兵之機可以抵掌而定矣僕竊有室家丘墓之憂能不爲之聞檄而歌且舞乎故又復大喜雖然抑重有爲明公憂者何則嚮之淮海之間特其餘孽浮潮而至者爾明公少出師即可翦蕩駭覆而奪其氣彼既不得利當不能再至若吾閩澥則諸酋奴所蜂屯而蟻引世所出沒門戶也非明公躬枹鼓督矢石親與諸將分功血戰而制其死命則彼必不震恐畏縮非明公內固州縣外散黨與而使吾氣日倍彼氣日衰則彼必不悔禍謝過故竊爲我公展轉反覆審慮而熟處而間有數條則一二年間所據鄉邑傳聞海寇行刼之略稍爲綿蕞野議於其間者然久以宦遊遠道不能遽悉地方次第特偶臆見所及不敢不

言不知能間稱明公之羣畫稍可賜之施行否也
謹遣使馳賀并條書其所欲言者如左伏唯覽而
教之幸甚幸甚　一曰謀賊情吳越之間攷傳記
以來海寇爲患絕少　國初時亦由方谷珍張士
誠殘黨竄入島中因而煽誘倭奴相與爲亂
高皇帝命將出師數年無功已而降之黃榜赦去
罪人久而後定故自古寇盜之興必有禍因當事
者出而削平之必得其所以爲釁之因而始易爲
理假如齊田橫嘗聚徒五百人爲亂東海上漢高
皇帝遣使諭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未幾田橫乘

傳詣雒陽而齊遂定矣南粵王嘗攻長沙邊邑漢
文皇帝以其丘墓在眞定特置守邑歲時奉祀又
召其昆弟尊官厚寵之未幾而南粵王去帝制稱
藩入貢矣即如近年黃巖以來衆並稱倭奴入寇
倭特東海諸夷之總名而不聞其某島爲首亂以
某事始釁也或謂其誘之者海賈王五峰徐碧溪
等然要之諸海賈特以射厚利而出爾非欲長子
孫海島也今久而不反蓋必有故二三年來當事
者率相與朝命將而暮勒戍而其疏奏所議道路
所傳抑未聞謀慮及此以愚計之　國家之力已

大半爲北虜所疲矣北虜雖強其所當諸邊山川之寥隔歲所防者秋深馬肥八九月間不滿百日而止爾且猶可斥候而守也若海上之寇乘潮往來自温台寧紹以及杭嘉蘇松淮陽之間幾三千里東備則西擊南備則北擊夫非　國家戍守之兵所可平定者近聞里中一男子自崑山爲海寇所獲凡沒於賊五十日而出歸語海寇太約艘凡二百人其諸酋長及從金閩及吾温台寧波人間亦有徽人而閩所當者什之六七所謂倭而椎髻者特十數人焉而已此可見諸寇特挾倭以爲號

而已而其實皆中州之人也夫既皆吾中州之人其始也本操貲冒重利而入其既也則相與行劫重罪而不能出彼皆有父母妻子丘墓室廬之思者愚以爲當詳諜海上之寇某爲首亂某爲佐某爲脇從又於閩之漳福泉州浙之寧波等處當行有司嚴爲保甲之法各籍其里之名氏而鉤考之而爲之鉤考者亦非欲遽籍而罪之也特令見在土著者不得望風而煽誘入海既羣聚入海者廣令招諭曲緩其罪而出之且爲之下令大略賊從以下有自縛來歸者金得免死有能手刃其黨

來歸者仍按級賞銀三十兩三級以上仍命爵一級有能誘衆面縛來歸者亦如之有能手刃所稱佐亂劇賊如某某者賞銀五百兩仍世襲千戶其嘗佐亂劇賊而能率所部來歸少或數十人多或百人以上者賞亦如之所部人獲免攸仍優恤以差其手刃首亂某某來歸者賞銀一千兩仍世襲指揮使其爲首亂能自歸者亦除罪免攸而能率所部二三百人以上自縛來歸者賞亦如之其所部人亦得免罪仍優恤以差凡賊中有能自縛告賊所在導官兵擊殺得勝者每二級准手刃一級爵賞亦如之有能焚溺其舟幷輜重兵仗來歸者而告官驗實亦賞如手刃佐亂之賊又下令於閩之漳福泉州及吾浙寧波等處各賊犯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自行首鳴者勿連坐不能首鳴而他人告發驗實則以其罪罪之仍量以所犯之貲充賞其爲若父母妻子兄弟朋友隣右有能私縛所犯來歸者金亦得免死賞如之有能以姓名聞官因而詐入賊黨本圖誘所犯來歸所犯卒不聽因而諜知賊情告官而令官兵擊殺得勝或左計陷賊或自賊中焚溺其舟而出者賞亦如

之其故行匿黨而不以告者金得論罪如律又下令傳示海島諸夷有能手刃首亂之賊或擊滅其黨數千百人以上効首虜以聞者賞以萬金加之封爵願歲通貢入市者聽如此則爲賊者外利官府之除罪懸賞內疑黨與之陰賊行叛爲賊之父母妻子兄弟朋友者既奪於連坐例賞之法而又不忍其黨之終沒於賊而海島諸夷且謂從賊之利小而害相半擊賊之利大而又世之如此則賊自相駭亂當必應令而出而其勢固不能久矣伏惟尊裁

二曰申軍令僕聞海寇之聚少者數十百人多者不過一二千人非若北虜之動輒控弦數十萬而難以力勝者而二三年以來我兵數十出而六七敗甚且一夫躍呼而衆遂辟易潰亂望風而走自相蹂躪而死豈兵之弱至此哉由承平日久吏民不習見兵革而諸將之出未嘗申之以軍令故其兵未戰而氣不肅將戰而氣易怯往往易亂故也今　國家海內衆建之兵大略均之患在軍令不嚴而東南爲甚僕嘗督兵粵中其所部署諸將獨東蘭那地丹州之狼兵數能以少擊衆十出而九勝何者三州土官之治兵大略如昔秦

人以効首虜爲上功、其所部署之法、將千人者、得以軍令臨百人者、得以軍令臨十人之將、凡一人赴敵、則左右大呼而夾擊、而一伍皆爭救之、否則一人戰沒而左右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伍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赴敵則左右伍呼而夾擊、而一隊皆爭救之、否則一伍戰沒而左右伍不夾擊者、臨陣即斬其一隊之衆、必論罪以差、甚者截耳矣、不如令者斬、退縮者斬、走者斬、詐言恐衆者斬、敵人衝而亂者斬、敵既敗走、佯以金帛遺地、或爭取而不追躡者斬、一

切科條、與世之軍政所載無以異、而其既也、所謂論功行賞之法、戰沒受上賞、當其臨陣躍馬前鬬、因而摧敵破陣、雖不獲級而能奪敵之氣者、受上賞、斬級者、論首虜以差、斬級而能冠所同伍者、輒以其人領之、故其兵可○○○

素故也近日東南之兵軍門雖設有旗牌矣獨鉴先年朱中丞公故事其所部署諸將失機者未嘗戮一將於轅門而諸將督戰所部軍或臨陣退縮者未嘗戮一卒於陣方敵之未至其伍先亂而有若兒戲然矣及敵之既至則衆皆不戰而走而有若魚爛然矣然則兵安得不鬬而將安得有功僕故以爲今日之急莫先於申軍令以治兵非獨軍門得然下自兵備參將及各守備指揮千百戸隊長及他署兵有司俱得遵奉軍門之令按軍法從事凡團操不如令者則綁打一百棍如例凡臨陣督戰不如令者各許就陣斬級或截耳懸之於旗以號令軍衆一切治兵之條大略如三州狼兵之法而論功行賞必首效戰之士次及摧鋒破圍之士又次然後及斬級之士賞必自卒始罰必自將始如此今日東南之兵即古吳越之兵矣不然旗牌設而不用與無同雖有百萬之兵無益於用也

伏惟尊裁

三曰利器械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兵家以介冑爲先聞近日東南之兵大半無盔甲而海寇亦裸而鬬其無盔甲與我兵同而其死戰而前則我兵所不能支故其衆易走僕

舊嘗在粵中、獨田州甲爲善、自盔以下、金以堅生牛皮而油灌之、甲特周前後腦背而已、兩肩兩臂手及兩股、金別爲小牛角片置雲肩敵手等名色、葢取其伸縮如意而便於戰鬬者、試令召田州之工氏、或廣中能倣製者、而官自爲採料製之、大略一盔甲、則二三金可辦也、又聞海寇之兵、特彊在舞刀、每輕我兵不能射、僅竊謂反其所以習弓弩而破其所彊莫急於倣狼兵燕尾牌之制、近日東南之牌、皆沉重而不利進退、獨粵中燕尾牌以桐木或柁木爲之、其長如人之身、其廣不滿尺、其背如鯽魚然、故仄身前逼、雖嘗利刃而不能斷其體、輕故運如鳥翼而一切矢石皆可蔽、僕嘗見廣中狼柳之兵善舞牌者、其臨陣如鷙鳥而不必盔甲、而賊雖墻立不能傷、此廣中所最尚者、近欲訪置在浙中、惟温州桐木柁木爲多、可易辦之、其弓弩亦必採兩廣毒藥以灌其鏃、鏃著血縷則立死、但浙人不習射、嘗如兩河以北懸射銀錢之利、以誘之使習、令弓師而能教百人善弓、則善弓者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弓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署之爲百人之將矣、弩師而能教百人善弩、

則善弩者亦得以一人兼二人之食而弩師且賞之以百金而百人之將矣如此則不數月而全軍皆善射矣其他短兵鎗棒亦率類此大略百人爲率當以三十人手牌列如樓櫓而各持短夾陣於手牌之間三十人則以長刀大斧或北方悶棍之類縱其後其餘十人則給使令薪水而已此器械之大較也至於火攻神鎗之屬則兵家第一義而於海戰尤爲首功東南諸將當已勤習之矣僕故不及然此特可以用之舟師而陸戰或非所先也伏唯尊裁

四曰分戰守僕久宦遊於外不能詳浙中諸將戰守事宜但據頃者道路所傳蘇松被寇之事推之則戰守之略似尚未得其次第者何以言之方其海寇之舳艫相望而進必由通海之門戶而入如蘇松之吳淞江劉家港之類是也古人云守險者必先設險於險之外守之此所謂海戰之重也如各參將所提閩廣募兵之類當設戰艦備火攻而謹斥堠以迎擊於沿海之上賊未泊岸則當夾水而陣以遮擊之賊既及岸則當隨其賊艘所屯之處而直搗之此則海上逐利

格鬬之兵也將之最猛兵之最精者可以當之州縣之兵則當於海之門戶之內或陽爲木檴樹枝以槎其津或陰縛鐵索木樁及沉破舟之類以塹其河或爲輕利飛舸以邀擊其旁內伏火攻外張疑幟列壘而守此海門戶之兵也將之稍林兵之稍強者可以當之至於府州縣間環城市而守特籍城內外市民之中量擇膂力者團操其間爲之形聲而已兵與將俱無所事者何則強兵在外彼必不敢深入深入則首尾衡擊故也頃聞海寇深入崑山以及蘇州城或由吳江轉卯湖而出者蓋

由各兵並塹城而守始則不能迎擊於海上次則不能邀擊於劉家港所入太倉之處故其賊入如履無人之境得以狼籍狂悖至此僕竊以爲皆失形實之大者也即如浙中事體言之浙以東寧紹各府僕所不知浙以西則當屯重兵於澉浦乍浦之間西南則可以障海寧以上東北則可以障海鹽以下大略當擇叅將如盧俞二君之類提兵數千列艦而守此當勒習海戰而使之往來逐利且鬬且躡所謂統責其成功之大者也至於分入杭嘉之間聞無通潮之津稍與蘇松事體不同此則

府縣及各指揮之中量責其材且勇者分地而守
塞其要津堅壁清野或聯鄉兵以爲聲援或伏林
麓以擊其不意或毀橋梁而陷之澤中所謂分責
其成功之小者也然諸哨之兵又必各按其地圖
而畫譬如奕棋者之分子布算賊犯某處則某兵
當之某兵擊其左某兵擊其右又深入某處則某
兵當之某兵迎其前某兵躡其後或賊不利而退
則某兵爲張疑幟於某處以駭而覆之諸所分布
之中計道路剋期日迭相主客互爲約劑有不如
節制者金得按軍法從事則戰守既分功罪自切

而不患無成功矣僕湖人也以湖州言之賊自海
寧入則當守之石門賊自嘉興入則當守之皁林
平望賊自蘇州入則當守之平望以及吳江太湖
之口然要之海寇重兵其勢必不敢深入特慮浮
刼之寇內有乘亂者窺我無備爲之深道而入或
土著之賊詐稱海寇殺掠閭里急則詐稱官兵令
我兵不得追躡此則有司之事所當嚴號令察奸
細而預爲督捕者也聞近日湖中亦有聚徒數百
者恐海寇未至內亂先伏矣僕湖人也有不敢盡
言者伏唯尊裁　五曰擇官使官使有二曰將領

曰郡縣有司近所任叅將俞君大猷盧君鏜僕雖未嘗交其人聞俞君舊在粵中善拊循士卒故得兵死力而盧君亦嘗手搏賊閩海間小大數十戰嘗有聲稱蓋皆一時之儁也然而浙之杭嘉與蘇松並爲錯齒之州聞其將士利害不相及往往此矛彼盾而海上之寇得以避實擊虛而乖其所之僕以爲故副總兵沈君希儀可以當今東南之大將也沈君之奇詭猛悍有古名將風舊爲淮揚總兵時僕適令丹徒方江上承平沈君固無所著見僕嘗扣之其息深深如也已而入粵嘗聞沈君所立戰功及其懾服諸蠻夷處雖傳記所載或不過之近雖位極身退然年僅六十聞其還粵以後稍有不自安而思出者譬之李廣歸藍田王翦還潁上出則更奮矣僕竊謂明公當及其憤而疏請之且沈君粵中宿將也

朝廷倘許之便宜從事敕令親爲籍部狼柳之兵數千或他將領可用者從蒼梧豫章順流而下僕知內多爲沈君所舊部而相信愛校之烏合之戍適用必不同至於各守備及江海諸衛用事之將僕竊謂並當會同督府疏名以聞大略當遍擇浙中衛所所部諸將或不足

則南京江西湖廣等處皆得博訪而任使之當責其成功毋罪其小挫當擇其勇悍毋庇其短此選將之略也至於近海郡縣有司尤當別議者何則國無鷄犬之警則廉靜長厚之吏當爲治最矣時有羽檄之馳則長駕遠馭之士亦所急使矣故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方漢匈奴大入雲中上黨雖有龔黃卓魯之賢無益於用矣故漢武皇帝欲闘匈奴如雲中上黨諸郡金出材官騎士若李廣程不識之徒出爲守尉僕竊謂今日明公之於寧紹杭嘉湖諸近海之州縣也亦然明公當會同巡按遍數十郡縣之長吏及其佐貳並量其材而器使之大略近海患者則擇其彊智精悍之材一切練軍實築城堡謹斥堠嚴部署皆籍之以備緩急而其餘腹裏郡縣則擇其寬和柔靜之士明出納謹箝鑰特務與民休息而已此郡縣有司之略也明公倘不鄙試聞之廟堂之上或及採擇施行則於軍與亦少裨矣伏唯尊裁

六曰籍兵伍浙被海寇以來不知軍門所籍而用之者何兵或云即杭州及沿海衛所所籍之軍或云調各府州縣民壯并販鹽之徒或云調處州弁

福州漳州兵又云調廣西狼兵僕久宦遊於外不能悉然以愚策之諸將所部署似不得專統以爲訓練之兵如此則恩不能拊循威不能專一必不能得其死力且今之衛所之軍與有司所籍民壯特空名焉而已善兵者汰而用之或什之二二可以約束而作也處州守坑之軍聞其性頗健鬬然亦恐未嘗勒習水戰福州及漳州兵當故勒習水戰矣聞其內多從海寇行奸利者故習海寇所鬬於諸兵中爲最特不知今所調入浙者若干廣西狼兵於今海內爲尤悍然不易得眞狼

也眞狼兵必土官親行部署纔出其餘當不過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打手之屬而已如果則亦無以加於吾嘉湖販鹽者流也由愚計之一切調到客兵特當量候緩急以爲聲援策應之兵則可爾恐不得爲常而沿海郡縣所自部署勒習以爲歲戍之兵必於土著之中擇其脊力猛悍之士大略若杭嘉湖寧紹沿海販鹽無賴處州礦徒并一切亡命者爲之太約杭州三千嘉與三千而温台寧紹亦各二三千多寡以差其費當括十一郡縣民壯弓兵之屬而通計之當其腹裏郡縣

則爲之減去其半或三分之二特量留什之二三以給城庫刑獄之役而已其餘金籍其費以歸於官令各兵備道親爲按歷州縣或擇諸州縣長吏破常格而募之且各州縣民壯弓兵之所食故額人七兩二錢然其民間所私相轉募一倍再倍者有之追呼道途之費尤不可算約者請量爲每名額徵一十五兩籍二〇〇人之所食而募一〇〇人其數可二〇〇十金僕竊謂信如是則今之吳越之兵必可變弱而使之疆不知者難之以爲吳越之人多脆弱僕竊謂項籍常以八千子弟而戰秦師百萬於鉅

鹿之下卽今之會稽也我 高皇帝方與張士誠相抗於蘇湖之間一時猛將如徐達常遇春之流大小數十戰亦不得蹀躞長驅已而混一天下之後稱亂者殆盡然後滅亡亦卽今之蘇湖也海寇爲患聞近之里中年少者往往倖曩竊發椎剽爲奸有司使能不惜厚貲以彼之食而招誘之三江五湖之間未必無翩然可用者特恐費不支耳吾浙之中得土著之兵萬餘不患無土著之兵也五人分列沿海郡縣所爲上下其食勾考其伍他兵仗輜重廩餼犒賞之費則統於兵備親躬枹鼓時

相訓練共服食均勞苦則權於將領方其畫地而守則責之土著之兵以分壘於外而遇有警急然後調所募客兵以爲聲援如此則將有專屬之兵兵有專閫之將主客既分緩急可使此或一策也伏唯尊裁

七曰築城堡海上之寇與北虜同並無攻城屠邑之略不過利在子女玉帛而已吳越僻處海上自古易姓革命之世並獻圖受命未嘗有戮力抗師者故築城甚少近聞嘉善平湖蕭山餘姚慈谿諸縣已皆繕城然而桐鄉崇德尚未聞議及者此特邑而已至於市鎮如我湖歸安之雙林菱湖璉市烏程之烏鎮南潯所環人煙小者數千家大者萬家即其所聚當亦不下中州郡縣之饒者並當按其市居之田宅積貯而量其力之大小爲之均其費之多寡各列丈尺而築之有司特爲之約束期會鈎考布筭以責其成功而已而其財不必籍之於官籍之於官則多出沒之弊其他敵樓城門并水寨之屬非民間可以例辦者官量籍庫貯以助之至於鉅姓勢族而野處田間者或二三家或五七家或一二十家所願隨便築堡者亦聽近聞甘肅諸邊總督楊公嘗遍行之雖北虜

數萬控弦其下亦不敢窺數家之堡而仰攻何者彼不過利之而已一攻堡則其內伏火器下礮石非擊殺數十百人必不能下彼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故也故僕竊謂吳越之間凡近海一二百里金當令著姓居民遍爲列堡而守可也近訪其製大略崇一丈二尺基廣八尺或九尺而上減其半環所居以爲方圓廣狹或急則欲斂子女而入因爲割所有併築者聽如此則民間隨便興築城堡相望而賊縱深入不能肆行殺掠之患矣或謂如此其勢必擾僕竊謂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其力之所得爲而捍其患之所不可支且不願者亦聽何怨之有伏唯尊裁

八曰練鄉兵吳越江海之間幾二三千里必非朝廷之兵所能遍爲戍守者漢患匈奴晁錯嘗請徙富民實塞下益使之家自爲守人自爲戰之意若今日吳越之間則不必他徙富民而中自有饒田宅千金萬金以上者廬相接也以愚計之當倣兩廣之制其材力可以蓋一里而部署百人上下者則命之爲百長長有牌分爲若干隊各籍其所部署百人者之名氏年貌與分執兵仗於其上

以待約束其材力可以蓋一鄉而部署千人上下者則命之爲千長長有牌分爲若干哨各籍其百長及所分哨之名氏年貌與互相聲援之略於其上以待約束其在官府特罰其不如令者與不均者而已不得數令追呼而擾之方其平居無事則千長得以擊牛酒歃血爲盟約劑於一鄉之中以稍申其聲援之約及其賊既逼境則千長得以舉火砲爲號合各百長之兵以赴援於賊所間入之路以迎其至而擊其歸有不如約者即聽千長并百長各得以按軍法綁縛而告之有司有司輒按

軍法而治之如令各鄉之鉅姓大族除按丁外有能自募膂力伎擊之士以爲諸鄉兵之先者則各書其名於官無事則令訓練里之子弟而官量爲犒之以鼓其氣有警則責其摧鋒奮擊以爲里兵之倡而賞必倍之僕又間察吳越之間其鉅家勢族往往有爲子弟不惜千金而鬻一官者倘爲疏之

朝廷凡民間所籍鄉兵或鉅家勢族所各自募之兵有能奮勇勦賊凡斬級者倍官兵之賞每級一百兩凡手斬三級以上者署爵一級如兩廣試巡檢之類而賞仍半之累功至五級以上得世

百戶累功至七級以上得世千戶凡所部之兵斬三級以上量爲優之冠帶有子弟願補生員及都布按承差知印吏者聽五級以上准署爵一級如前或准送子弟一人國子監讀書或原係監生准選光祿監事署丞及五城兵馬等官七級以上亦得世百戶或願改錦衣世總旗者聽九級十級以上得世千戶或願改錦衣世百戶者聽十一二級以上得世指揮使或願改錦衣千戶者聽或係監生願補內閣文華武英等殿及兩房中書舍人之職亦得劑量如例如此則吳越之間非惟各思保其妻子室廬之有抑且兢慕夫爵賞寵祿之及爭相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而其氣百倍矣較之官府歲調客兵其所當利害緩急尤有間者伏唯尊裁

與阮函峰中丞書

奉別時不意此賊突然劇至日來不得一追隨戎馬之間甚恨甚恨還家後即已携妻子入郡城然譬之穴處之鼠不知彼中嚮背虛實及我公所震盪將士相機截殺事宜但據郡縣哨探者傳聞賊圍乍浦八日已而退散四潰海寧崇德之間聲言南犯省下又云賊已亡舟金從徒步且賊勢雖衆

其實中土之人十當七八烏合四引金無紀律果
如此則兵法所謂可多方以誤之亂而取之者也
夫彼之所以舍舟而進以爲如去年故事可以自
省城一面焚刼一面擄舟長驅而下也今聞省城
遠近居民金已搬移大小舟楫河港已絕則此賊
前不得掠當必蟻引徧仁和錢塘海寧德清之間
又無已當或蔓延轉入湖州萬一果入湖州南自
塘棲而下次大海漾次菱湖次湖跌漾次前山漾
次碧浪湖次郡城之下迤東則思溪次雙林次東
阡又東則吳江之鴛脰湖瀾溪諸處四面皆水壑

也公倘與督府公併力引兵相爲掎角彼此形聲
且戰且躡大略於水兵則擇三府之輕銳者乘以
飛舸伏善射者於中馳逐而射如遇賊衆列艦而
前特爲法鑲佛郎機諸火器橫衝而直擊之於陸
兵則擇廣江土兵處兵山東直隸兵分哨而布相
地利塹林阻不得輕鬬或俟水兵蹂躪之後因而
夾擊或俟彼之失利因而乘勝突戰或出彼之不
測因而掩擊此萬萬可以得志者自塘棲以下所
謂五湖巨浸之間金可效勝一戰而成百年之功
不肖之所翹首以願聞者一應事宜已載別幅以

前區區皆候賊過塘棲永戰大較也至於賊或猶在海寧錢塘之間又當以陸戰爲策相機分哨不能遽悉總歸有二迎敵者則嚴陣以待之不得輕爲賊兵所餌兵法所謂其阻如林蓋以鎮其黠猾嫖姚之氣也此則賊所衆知者也伏擊者則設詐以乘之擇地利以布各兵橫衝掩擊突起其後兵法所謂鷙鳥將擊必掩其形蓋以奪其氣亂其耳目而覆之也此則賊所必不能知者也相隔旣遠相念彌深不勝區區草草奉布外救府守城事宜十萬生靈所係萬唯速賜施行

與趙玉泉大巡書

東南數郡始被寇以來州縣望風如燬蓋以承平既久武備盡廢倉皇窘迫固宜至此至於　朝廷命將徵兵已及數年卒無成功愚妄意將無專權十羊九牧故也古人命將則廟見專閫以外一切繕財養士生殺封拜不由中覆甚且專空頭敕便宜行事至敵國外夷得據厚賄以深入行間有小挫亦唯責其成功而徃徃寬其文法故得以緩急如意國家征伐之權則既移之撫臣而不以專之將領已與前代有間矣撫臣所專不能越千里

以外於是總之督府他如總兵何卿沈希儀輩皆
川廣名將也比聞其至所部署者不過所攜家丁
數十人與本處一二百烏合游食之卒而已更無
數千專領之兵及一切不貲之費令得以恣其出
入使之厚賞搆諜其間而督府雖設有旗牌徃徃
訓練未嘗一按軍法行事及出師望風而潰未聞
於軍前戮一偏裨之將以肅其氣信如此則何以
有效鬬之士而制勝也近又設重臣以監視之頗
聞彼東此西督府及將領以下徃徃望風懷襄讒自
相疑懼以彼事體與唐人監兵故事何異此萬萬

成功所難者明公今日之事首當建及者也其次
則選調客兵一節如今年三州狼兵永順土兵最
爲驍悍不幸事機既失不及全功難以再調近到
川兵尚未聞處分愚獨以爲倭奴所長在利刃諸
兵不能支然無盔甲唯擇善射者能覆之當於河
南山東北直隸民兵奇兵及河間保定達官數內
量擇射之最精者一二千人以爲前鋒仍挑膂力
倍人善鬬棍者佐之大較不過三千此或今日全
勝之兵也各兵皆已籍而養之在官不必他有厚
費且今年十一月以後明年五月以前正其下操

團之時量爲調發一用亦無不可者他種種事宜曩已稍詳所寄李汲泉中丞書中嘗塵尊覽矣大較於浙東及海上馬瘠諸山事機愚所不詳至於嘉湖蘇松所可便宜嚮之區區或多近似者也內如諜賊情一條尤爲喫緊近聞海中各島紛紛競起軍門興兵數年尚不得彼中一二要領何以緩急謀敵明公達練當世況舊歷閩海其寇中一切蜂起蟻聚之始及其兵連禍結之久當必有剖如日月者顧山谷之跡無繇侍教耳或曰非通海市必不可散彼黨而諜彼情此今日所急者嚮嘗面及不敢再議至於敝府備海寇尤與沿海諸郡不同湖多巨浸旁溪而海寇所奪舟楫而入不便馳逐況湖中多販鹽亡命以射虎打生爲業者皆強弩健鬬之士也倘按七州縣山田地蕩每畝歲括銀一分以上可得五六萬金即於歸安烏程長興各縣募鹽徒二千虎手五百打生五百即籍其所故習鹽船爲水戰之兵於中擇厚貲而勢衆多智謀才略者部署之大略人給每年工食銀一十五兩計兵三千該歲費四萬五千兩至於兵仗則人各舟其舟弩其弩鎗砲其鎗砲並不必官府別設

間有補緝所費不多特火器火攻幷一切賞賚之費此在明公擇他郡佐貳有異材者量移於此以專責之名曰湖中水戰之兵竊計海寇所長者在舞利刃我兵特飛舸以乘之必不與陸鬬彼之利刃無所施海寇所短者在不甲而裸鬬吾逵在百步以外選虎手打生之最精者乘利而射之近在數步以內則聚鹽徒之最悍者操長篙及鎗砲諸器以躁之彼萬萬不得利而深入者愚初歸時嘗以此說郡守公矣郡守公亦集諸鄉先生共計而諾已而不果施行恐括財既多易起他議故遂中

止耳抑不知近日烏程各縣所集糧長兵船大戶兵船里長兵船一節所費不貲並皆脆弱游惰之丁況人與船器不相習十無一堪者至於有司乘此科罰旦暮如織上官不能制其盈縮百姓不能窺其出入此所謂以虛聲而濫實費其實萬無可用者也倘明公下有司罷去糧里一切兵夫而按田以養兵一則家各按產之多寡出其百一以繕兵而所費頗均一則官能籍其健鬬之卒故乘之舟故習之兵仗人與器相習而緩急得用一則既設專官統專兵之後唯以海寇息滅爲期歲終不

止○則按畧括財如故○可以久遠施行○愚見如此至杭嘉寧紹以上、又與救郡事體不同、不敢妄及、但此賊乘潮往來○必非調到客兵所能久戍○而於鄉兵不可不爲早練○則竊恐各府括財繕兵○大約亦當準此○伏唯尊裁

芧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 終

書

○答董潯陽中允書

使來得兄手書、且憐僕免官之後、復繼之兵革之窘、當不得肆情山水間以附古之巖壑者流、何其憂且愛之勤也、然僕於此、亦竊稍知自持矣、被放以來、山中獨臥、既與世不相聞、牀第間、唯奕一局、古今墳典及百家莊老之言數十卷、間對局及翅地破圍、兩家勝敗處、則爽然自適也、讀傳記至莊

生馬蹄諸篇則陶然喜或屈原卜居賈生鵩賦則又潸然悽以涕未始不即彼之所以得而弔此之所以失也山中無他賓客間有携金買文者至既不能卻又不敢私則呼兒囊之入市沽酒擊鮮與之醉而淋漓宴嬉當其放歌山鳥欲和而林花半飛隣家之父且笑且嘲而莫予知也兄其謂我爲得乎爲失乎以此言之吾雖進不能附兄輩翱翔四方退不及如古巖壑之士披綠簑釣五湖然而干戈之世一畝之宮猶可以籍豐草而唫且哦也其情與志未始摧以頹也兄何必於僕爲嗚咽蹇

塞之辭而相爲憤且弔乎僕願兄努力　明時共金馬承明之士相頡頏至於山中之課無他指陳如左所言而已或他有故知憐問者亦煩兄出此讀之如何不盡所欲言

復丹徒邑諭唐白野先生書

解官南還承公手書嗚咽嗟咨若將弔不肖之奪官而又憐非其罪者雖然公讀古今傳記當上下數千年矣其間可悲可咤可憤可涕之事不知其幾金蕉之下大江之滸得無猶有漁父鼓枻歌而過者乎歸來山中左手持南華右手持棊局醉則

援筆賦文章稍稍淋漓宴嬉以恣其丘壑之思或自一道也幸公姑置之門下之士所當從吏時舊遊或他鄉先生訊及爲報曰已草北山移文久矣公言似不恭不當以聞於丈人行恐公遠念故不得不以所自適者發公一笑也

與督學王敬所書

塘棲言別已逾載矣兄之道日益進問日益顯位日益高古之人所謂修身見於世兄之志也兄之事也而僕不自量間窺附兄聲應氣求之間戮力于茲然進則不能直其道於當世退則不能修其業於山林一二年以來丘壑之跡與烽燧之警相出入日唯聱妻子鳧山谷間欲携書樹下若鳴蟬之蟬吟草之蟲以自足所好且不可得已嗟乎嘗聞古之人云詩唯窮而後工僕竊謂文亦似之今以之自覆于戈晦冥之間雖或欲追琢其所至銘人之墓詠人之社與古之以道而窮者相磋切則又疲且零落矣安在其能窮而愈工也哉豫章之間羅念菴今之南州徐孺子也其他若東郭先生善山先生巾石先生金傳陽明之學振黃鍾大呂於州郡之間比跡而在兄今日過之鵝湖白鹿之

上、得無尋二陸晦翁東萊諸君子遺業而修之者乎、傳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賢才輔而天下治、今之世譬之萎葉殘卉、當霜崖橫波之中、日涸而日湮、無復能振、所籍者諸同志、猶如將旦之星、耿耿人世耳、願益努力、願益努力、若僕則固有所不能也、如何如何、用世之念僕已鑱絕、頃者嘗事之薦、蓋不知僕之所故嘗獲罪之因云云耳、或欲不肖從今人局面以自鬻於世、兄憐我其亦能之否乎、嗟乎、於此焉窮而不敢不工、此或區區所自附於兄之聲應氣求之間、當不我厭也、恃兄知已之愛及之、又以歲盡不敢悉、

答朱太學書

承憐病體、數以釋氏靜養之說見諭、良是、良是、僕雅好著文辭、間亦不免時時應酬、又好奕、有客至則投轄、或至移日、然僕所謂靜於兄或少異、先儒嘗謂有心於求靜、即動也、假令達磨治三軍、與檻獼而坐、胸中景象即可參照故釋氏愛蓮花以其出於汙泥而不滓也、如何如何

與沈青霞塞上書

兄既以上書言、國家事、徙塞上十餘年來、僕之

寢思夢魂半在楚離騷卜居招魂諸篇中因數憶
兄輩妻子鸞山谷間旦暮所耳目者特烽燧之色
鼓鼙之音秋八月來草木既落鴻鴈南翔兄抑嘗
爲之泣下霑襟否乎雖然僕向嘗共兄讀傳記至
朱雲折檻處未嘗不躍然抵掌願想見其人而況
於僕竊嘗從兄遊雅以文章意氣相頡頏其亦庶
幾昔人所稱綰帶而交者乎又況於兄躬自蹈之
與若人慨慷激烈而上下之乎曩從粵中甬牋赴
京邑時嘗爲六子詠兄以下翁太守冶山莫提學
白江侯比部二谷王僉憲東華與僕而六也其詠

兄詩僕猶記憶四句曰官不過執戟諫書何太狂
寧無戀妻子祇爲報
之金爲流涕間嘗割俸貲數金并前詩托陸錦衣
寄兄所不知到否已而移官大名兵備行縣入清
豐過南將軍祠因憶兄嚮所托記其事未及報望
南將軍廟貌猶有岿然躍馬揮戈處因低徊欷歔
久之輒爲勒草命其令温君名如春者鑱石以報
兄又別檄溫令括罰金四十兩附其中未幾坤卽
罷官去已而溫君遣吏來候僕已報如檄所云發
使塞上矣不審其亦無相負否乎嗟嗟嚮也同聲

今也異域四時代謝髮頹且白天其有意於　國家乎願亟還兄內朝連朋舊於清珮鳳池之間而僕亦從丘壑中效昔人作聖德詩矢歌　國家盛事萬一未偶願兄塞其兌而屯其膏濡涊以待無爲憤咽他日傳名臣傳者當必附兄朱雲後幸兄其有以自信而自愛也張尚寶行急草草附言外三金少効塞上薪水之助

與沈青霞塞上第二書

僕少附兄盛氣時數自喜願請纓北　闕笞兵萬里外不然當同折檻引裾者流爲直臣於時庶幾古之豪雋之士聲馳後世也已而兄從下寮中言不韙出之塞上方其褁瘡痍携妻子匍匐朔漠去死什九何其壯也僕不肖亦從郎署後處之粤南令與椎髮卉服之夷相紛拏不意仗節蠻煙中間從枹鼓之後稍立尺寸報之國家頗亦自謂無負初約或可奮報知已也然不肖卒從罪廢近且徘徊丘壑間與抱巖之霏鳴候之禽相旦暮竊自憐嚮之翹然死綏斬袂之氣蓋已摧剥銷蝕譬之已寤之夢了無復能自言也已兄旅羈中聞清笳之音和變徵之曲讀離騷之文叅小雅之什得無

冷然自恨爽然自失者乎士大夫從燕門來猶時時道兄魁岸自豪於今鞅鞅者甚且散客游之金食仗劒之士數欲托跡亭障間思得其當如陳湯傅介子輩以建萬世之業於時嗟乎南北相去數千里不知其果與否近得鳴劒集讀之篇中喑嗚叱咤間亦稍可按而覆矣傳曰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於君父之怒怨而不誹可也豈得如古節俠之士所爲若此　主上春秋既高聖德日盛下　明詔還逐臣其間事機遠近不可知願兄易慮降氣以俟之詩曰未見君子我心恌兮幸不以遠道之言置而不省也萬千耿耿不盡所云

復沈虹野書

使者持誌草歸報門下矣而再辱使以手書至中所云云某所爲兄刻意摩畫者故於前狀之直而太踞處俱已鑱抹如廟見二字及稱長子位中子偉處皆所謂畫工最苦者兄抑察而憐之否乎來諭猶言刪去杜姓二字據愚見此正古人所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萬萬不當諱者兄獨不觀詩人所以歌商周之始者乎甚至鳥卵巨跡等處並

以詠之廟庭勒之鼎彝蓋有以也太史公傳衛青至衛青無本姓冐衛媼爲衛古人於此等處並不敢含糊毫釐近日唐荆川司諫誌施子羽墓於復姓一節猶沒而諫義正如此兄賢者也一切文章行誼力以古人之至相馳驅他日百年之後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正當與古人相印何必嚅嚅效世眼所爭耶然恐以違兄爲罪已於別稿所上竄去之矣苟按古人之法於不肖所見請兄直書杜姓二字亦不失爲仁人之所以不沒其親也使者歸適從舟中呵凍捉筆草草奉復不宣

與呂沃洲大理書

近於督府公所遣使得我公手書間亦附牋事奉報當已達記室矣近來萬福如何公之才與識今之夷吾也不當蹁躚散地顧公自憐多病又未有嗣子故借宦遊與時相浮湛然坤之愚竊以聖人不習養生家然養生家唯得道之至者可以當之何者以其忘生故也坤所爲公憂者唯嗣子及問故嘗客遊門下與公所惠手劄自以爲憂者亦唯嗣子然恐不免一障矣金陵多佳山水又於天朝爲鎬京城郭　宮闕輿書武庫左太冲之賦

所不能載者於今十而五六焉公以博識古今之士共二三知已娛於其間所以保眞而完氣者甚可自適也忘之又忘而日無所得無所失焉昔人所謂玄牝之門萬物之母其或在茲乎坤少從吏門下閒好習兵訣亦頗有馳驅四方之志及罪廢以後一切揮戈躍馬之氣漸以消歇近復多病將日蕭騷於林蘿池草之間不啻如土處之螺蠃而已公得無憐之否乎適壻金生南遊太學特具尺

頃過荊川司諫家逢兄所遣卒得手書匆匆勒數言還報當已奏記矣讀佳刻清曠散逸信所謂鴈蕩赤城之人也恨未得全衷一縱觀兄之底裏耳潘天泉遠索大名誌草僕當時已就十九中間尚有數處須一訂耳聞天泉兄即報入刻何其遽也豈僕以遲滯獲罪天泉兄欲以迅捷爲吾收贖之耶中間草略處勞兄一爲詳訂南樂霍貫道僕向宦河朔時所拔之爲千人將者也其人忠勇壯偉可以比古之南霽雲且起自行伍將二三千人二三千人啣其恩威不敢犯有名將風此在兄今日

幕府所可問而知者嘗過北塞手搏胡兒以歸及僕觧官南還涕而送之黃河之上且自請願得死倭奴僕以既罷官郤之然亦誡其無得輕鬬也不意未幾荷　國家六郡騎射之選遂將所部而南始至松江亦數有功惜也皁林之戰力竭而沒然其所殺傷倭奴亦略相當倭奴之所以不敢蹂湖脇杭而逡巡以啗督府之餌卒至困亾亦其一戰之功也大略已見前寄紀剿徐海本末中嘗欲爲貫道勒一墓銘以傳之後草及半已而亂他帙中到今不能檢貫道之子騰蛟歸且急因匆匆遣之尚未及了此宿負幸兄同天泉於郡志中一紀其事且令今之戎伍間亦知忠勇士雖戰沒世之君子猶不忘其誼也如此或於南霽雲之祠之旁得兄題數言并令貫道附祀之於下亦兄盛德事也身雖已露沒訪古人招魂而葬衣冠并卹其遺孤諸種種唯兄共郡守諸公努力努力餘不敢贅

與查近川太常書

林臥既久遂成懶癖春來讀歲書始知浮生已四十九因憶解印綬五六年別兄京朝來則又八九年僕束髮來所深交如兄者能幾荏苒離愁倏若

羽馳如此、間抽鏡對之、髯雖未莖白漸索矣、顏亦漸黝且槁矣、嚮之所欲附兄輩馳驅四方數拔古名賢傳記所載當世功業輒自謂未必不相及、氣何盛也、而今安在哉、頃者候董甥之使自京邑還得兄與施驗封書、大略佥嗟僕日月之如流林壑之久滯、謂一切書問不當與中朝之士遂絕、非肉骨心腎之愛、何以及此、甚且一二知已、或如漢之人所以嘲子雲者、面嗔僕曰、某今之賢者也、彼方位肘腋中外之士所籍以引擢者、若流水若獨酾滯中林者、殆以世皆尚黑而子獨白耳、僕笑而不

應而使自兄所來辱兄口諭之亦且云云、嗟乎兄愛矣而未之深思也、僕嘗讀韓退之所誌柳子厚墓銘、痛子厚一斥不復、以其中朝之士無援之者今之人或以是罪子厚氣岸過峻、故人不爲援、以予思之、他鉅人名卿、以子厚不能爲脂韋滑澤遂疎而置之、理固然耳、獨怪退之於子厚以文章相頡頏於時、其相知之誼不爲不深、觀其所敘子厚以柳易播、其於友朋間若欲爲欵欵而流涕者退之由考功晉列卿、抑嘗光顯於朝矣、當是時退之稍肯出氣力謁公卿間、如三上宰相書十之一二

焉子厚未必窮且死於粤也退之不能援之於綰帶而交之時而顧弔之於墓草且宿之後抑過矣然而子厚以彼之材且美使如今之市人攖十金之利者鳧唼蒲伏以自媚於當世雖無深交如退之文章之知如退之當亦未必終擯且零落以至於此而今卒若爾者寸有所獨長尺有所獨短子厚寧飲瘴於鈷鉧之潭而不能遣一使於執政者之側寧以文章與椎髻卉服之夷相牛馬而不能奴請於二三故知如退之輩者彼亦中有所自將故也後之人寧能盡笑而非之耶吾故於退之所

誌子厚墓未嘗不欲移其所以弔子厚者而唁且詰乎退之也然子厚在當時其所同劉夢得附王叔文輩蓋已陷於世之公議然耳後世有士其文章之盛雖或不逮而平生所從吏州郡及佩印千里之間文武將吏未嘗不憐其能而悲其罷官之無從者假令有當世之交如退之官不特考功顯不特列卿其所他引擢天下之士踵相接也其特嗔子厚所不能而爲之耳無聞目無見乎抑亦憐其文章不遽在子厚下故所並聲而馳者其宦業所奮猶烱然有在世之耳目或不當終擯而萎蘙

之也將矜其愚引其不能而移其所引擢他者而爲之力乎噫僕至此亦可以投筆而自嘲矣又何必人之嘲我爲也適遣使護少弟某謁選京邑當過兄所問起居且思有以復兄之口諭云云也不覺嘔吐至此幸兄共一二知已度僕生平之交其文章之深氣力之厚有如子厚者而少爲之異言而或過焉幸以其勿獨嗔子厚者而少爲之異言而請也退之苟有知未必不自悔恨於九原也已何如何如

酬畫士蔣曉山書

舊吏朱遂過得君所爲鹿門圖因以屏之草堂到今來煙雲泉壑猶朝夕襟帶間也近復得君所臨東坡像開綃對之角巾野服疎肩朗姿若揖之於西湖赤壁之上而與之載酒賦詩者然東坡在當時忠信倜儻卒不爲世所容宦跡所嚮如浮梗萎蘇之適江湖其困抑摧擯亦甚矣而其文章大節至今赫然人耳目五七百年來人猶像其衣冠眉宇而藏之名山若此者其果在彼乎在此乎聞君善畫於山川花鳥竹石無不得其解不貌山川花鳥竹石以貽僕而獨貌東坡者君豈以僕臭味夢

寐間或近其千百之什一者乎僕雖少好爲文章
已而釋褐舉進士間亦不自量願附古之以事業
名者相馳驅今已頹然朽株矣特其三黜之迹飄
泊中外稍稍近之而身雖數爲世所困抑摧擯其
中烱烱之知則未之改者僕嘗讀東坡所寓惠州
時和淵明諸什未始不欣然神遊也人事有代謝
往來成古今僕對君所貽像酒酣輒淋漓慨慷因
酬之曰公之賦不云乎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
在哉吾悲公能逃其寵榮患難而不能逃其名像
猶傳之至今今之人猶對綃而引盼歎歔也不

審君以爲然否

與蕭杜峰太學書

公匆匆東渡何以相見之遽耶青霞
兄以忠孝廉節名天下特其性資慨慷憤烈遂爲
世所搆陷以大戮天下之士無問識不識猶爲之
酸鼻而流涕者而況於吾輩共之交遊者乎近聞
朝廷已薄其罪縱之妻子得以來歸然所可痛心
者青霞之骸骨尚不得還葬若耶秦望之間而生
平所著文章發難時爲當事者所收青霞之身可
殺而其文章之精光所以寫其忠孝廉節之養而

千百年之後猶不可得而磨滅之者固在此也聞
杜峰少與之肺腑交者得無悲且嗚咽於其間乎
主父偃沒而孔沒車出而收其尸以葬漢天子以
長者呼之其遺文猶得載之史冊至今存之者當
時故人知已相與哀輯而不忘故也不肖雖薄劣
願與公共之今其妻子之歸聞裹囊之外無一錢
當寒無以爲衣饑無以爲食其祖父所故遺田廬
又十已廢其六七更不知其能給朝夕否願公急
與之區畫而其骸骨今未能遽歸請倣古者葬衣
冠之法略爲一文藏之名山而其遺文散失幸於
四方朋游中以漸蒐録積數歲倘得什之四五亦
足以貽後世而慰青霞九原之耿耿也已臨楮涕
洟不能情次

○與趙方厓中丞書

僕隨公鹿鳴三十年于茲其間聲應氣求頗欲自
附於賢者之後然宦轍濩落不得一日同朝而遊
及罪廢來譬之伏蟄之蟲矣昨西湖之上復及稍
稍傾吐其間躍然躍然再夕之晤俄而千里公且
入金陵諸名公碩卿與臺諫諸公過公曾論及東
南事否僕向已共公論之頗悉矣吾浙直數十州

郡所橫罹倭夷之慘漢以來西北所當虜患雲中上黨漁陽之變蓋未有金之者數年來賴　聖天子威靈授梅林胡公閩寄故得以芟刈羣兇東南少填然而海上之烽燧猶未息也八閩中冠所以內怖胡公之威名而睥睨其旁者旦且暮也況西北之虜入爲中國患必控弦數萬深秋而入邊徼之臣猶得以按期屯戍若吾東海春二三月夏四五月秋九十月彼之乘汛往來電之掣而風雨隨至也二者之間其形聲遲疾不相及也如此　聖天子憫吾東南數十州郡故於胡公之待次積勞其當徙　中朝也久矣特爲增秩賜　墾書久留於此　聖慮深遠非衆所及頃以南廣之亂中外題覆遽欲請胡公提兵會剿萬一海上之乘汛而南者閩中之頻年窟據而旁瞰者稍聞胡公移節消息又嘉湖蘇松之窘於儀舜者不下數十萬戶也諸州郡之間乘間而起遠近倡儻何以支之然此一段姑置不論即如會剿一節僕竊謂萬萬不可者兵法曰其勢險其節短言兵貴疾擊也故自古稱兵難逢度蓋以兩壘相近遠者

不越四五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吾得以深察其中虛實嚮背而後可以用吾所長擊彼所短未聞一在粵南一在錢塘相去八千里會兵而能有功者今日南廣之釁並在南贛襟帶間愚謂此事唯南贛提督當獨任之在福建在廣東在湖南則各以其兵聽南贛指揮而已苟如或者所云南北延袤不下萬里而遽欲圖彼山川之形勝險夷以擘畫其間竊恐吾之擊之也互爲形與聲於千里之外部署約束不無彼矛此盾之嫌而彼之捍之也反得陰與實於萬山之內而連箐塹壁顧有一力一心之勢古之所謂兵連禍結此之謂矣今之張璉諸寇大略並肘腋南贛然其力亦與嚮之浰頭桶岡不相遠當時部中題覆業亦已請移三省之兵欲爲分道深入獨陽明王公以爲不必待三省戍兵之至而先期夤夜突入掩擊遂能有功此事即爲明驗矣昔者六國之師仰關而攻秦不能西窺函谷尺寸之地弊正坐此正德年間都御史陳金故事至今南州以爲話柄公當世重臣也倘以鄙言少有合於公之區畫何不共諸公一折衷之乎爲今之計其事當以十之六屬之南贛軍門十之

四屬之兩廣總督若吾浙直總督衙門則似當遣將與兵助福建軍門之內定其亂而絕其外至者耳若湖南則又祇以爲南贛之聲援而已恐萬萬不得與之分功也廣中嘗有諺曰　朝廷十萬兵吾有十萬山頭其言雖俚甚切南方兵情不審公以爲然否僕舊在粵南頗知彼中情事而又以此事繫　國家利害公則在大臣之列與　國家爲休戚者也故敢布腹心如此部中雖經題覆猶喜未有　欽降　明旨而胡公所見亦與愚合特不便於自爲疏請耳公倘以爲愚非過計片言之間其爲福於　朝廷者多矣如何如何不勝懸切之至

與何吉陽司寇書

姪與子婿輩還頗道公通家之誼一切飲食而訓携之又辱公憐僕年來蹤跡之濶欲召之間走都亭上共爲握手論襟嗟乎金陵道中僕舊所附公宦遊處也僕雖林臥已久然　朝廷宮闕之舊牛首燕磯之勝與曩之附公川賦而壑吟者未嘗不在夢思間況克齋方厓象岡濯溪諸名公鉅人並僕師友中最爲知已者今共翺翔卿貳綰帶合蹤

非歐陽公所自謂洛陽一時之盛者乎僕間以野服簪冠几席其間亦甚懽也顧深思之僕既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也當不得露處而風吟矣昔人所謂入山而山愈深入林而林愈密此則吾屬之所以混濁於雉兎之穴嘯歌於蓁蘿之叢以待年之衰而髮之白焉而已公得無平生故舊之思乎公不久當召還中朝臨楮及此不覺惘然雖然公不久當召還中朝僕自分此生當與公卽爲長別終欲擬跨一驢凌秋而過暫與公一爲長夜之談可也適新昌友來偶遇錢塘道中特附一言少伸鄙情不盡不盡

與萬楓潭中丞書

公於同年中僕所辱知已之愛最深者也顧宦跡所嚮既不及共轍綰珮而游及罪廢來僕既遠竄山谷而公又遍涉閩楚青徐之間杳不相及甚矣其可爲欷歔也猶承公數函記憶時時得從相人者問訊起居稍爲遠慰公極稱相人者術最奇僕視之猶多誤也何者僕既罪廢歸來山中方蓬其頭而垢其面與樵斧漁緡之老相混濁泉壑之間者且且暮耳而彼猶嘗然指吾之顧而曰此屬燕頷也指吾之音而曰此屬洪鍾也他日當侯封不

然或取上大夫印綬彼皆以其所以貌公者而貌不肖僕雖與公別且久其顏色之稿筋骨之頹當與曩時不相及至於頷之燕不燕音之鍾不鍾公尚能挂之眉睫與耳垣如渠所稱述否乎僕笑而辭之及別去頗窘顧謂曰君之山林骨起其與海蟾者流蟬蛻塵樊也乎此或近之竊恐僕猶然塵樊中人不能遽遺妻子辟穀食以驗彼之相術也既遠公不及相與追懽特據席走筆令左右一大噱如何如何

○○○上袁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於再至於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遊好并爲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見僕之獲罪於　清朝見攻於羣衆譬之馳駑駘於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趺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蹇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

不能不仰天而欷歔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鬬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鬬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効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諜於波濤近用間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構冰草履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

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侵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鬬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策遣戍兵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至以擊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没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顧一佩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滿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益哲死殉之身橫百啄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國故能以其孤危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黠賊沒之後聖天子獨爲憫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竊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躑躅豪宕自喜大略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嬖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於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

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　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爲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爲之調護於下當必不令馬援墮於薏苡之疑曹彬覆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　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榜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　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上楊虞坡大司馬書

竊惟公之勳業道德古傳記所稱名世者也方公開鎮遼薊時僕嘗幸爲吏河魏獲以簿書事公幕府不幸未幾坐他訕擊而去之亦僅以簿書事公幕府而杳不及從公遊出入亭障擘畫山川以覩公吐掘胸中之奇者歸來乎林谷已匝八年公之

出將入相固已兼漢之博陸侯唐之汾陽王而身
有之今之海內兒童牧豎田夫里婆無不識記公
之名氏勲爵而指呼曰大司馬楊公當代一人也
雖異世之士及覩公鼎彝所銘竹帛所載猶當讀
其書想見其人願爲之執鞭焉而況於僕嘗厠下
吏之末者顧偃臥於薜蘿之深巖穴之幽而不復
爲片楮隻字以布殷勤者何哉蓋亦有說君子之
得志也爲雲翔爲景從其跡既薄日月之末不敢
不附世之名公巨卿思以顯其道而聲其施矣君
子而遭讒坐詘也爲離羣爲孑行其身在塗泥之
際不敢不共世之迷陽卻曲者思以逃乎虛而匿
其名矣近得友人潯陽吏部白石司馬書金稱公
嘗與品詮天下之士往往齒及不肖且許其可少
備緩急而策使之者竊自慙蜴蜥之末無因而致
虬龍之前也鷦鷯之羽無因而薄鵬鵬之側也豈
公於曩之簿書所報而過與之乎抑亦於簿書所
報之外間或采其宦轍所嚮稍及尺寸之布者乎
僕自慙於兩者皆不足以摹畫於公所注記者也
不然公之好士之聲滿天下公蓋好眞龍而人或
以畫龍者聞於公也雖然公既下憐僕僕雖廢不

敢不以所林瞻而壑仰者畫一而陳之左右矣、近代以來、勲名之士、所爲聞世者有二、其以弼亮正直聞者則多潔白之譽、詩之所詠素絲羔羊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表帥百寮而不可以之馳驟疆場之險、其以倜儻奇偉聞者、則多嫖姚之氣、詩之所詠武夫虎臣是也、之人也、則可以之節鉞邊徼而不可以之樞機宮腋之近、無他天之生才不兩能而風氣之在人、亦各習其近而能之也、惟公則不然、方其外也、一按節而臨鎮、則漁陽上谷雲中上黨之間、旃裘之虜、爲之徒幕而避、及其內也、則

彈壓中朝、坐鎮國家、雖席勢怙寵之貴、猶爲之屏跡斂翮而不敢出氣、此於其間、非可以口舌爭、非可以形力攫、雖公亦自有所不能知者、傳不云乎、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僕故曰、公蓋兼漢之博陸侯、唐之郭汾陽而身有之者也、此非獨愚之言也、天下之言也、況存翁相公執國以來、獨共公相與出入帷議、以政體歸六部、以公議付臺諫、以邪正別士習、數十年內外滌濫踰佚之弊、一朝而鑱去之、聞都市之間、士大夫澣衣濯冠至不敢持刺而庭謁於平盛矣、然公抑亦考醫之說乎、病者內

困於飲食、外困於藥餌者之不察、日翌然而閱且以死、其越人倉公之至、廼爲之澣其腸而滌其胃、當是時亦已適矣、然能無所以察其陰陽虛實而徐以救之者乎、近聞兩都卿寺之間、易置者半、其以罪奪、或繫或褫、或紲秩者相望、其餘百執事、凜然惴惴疑懼不敢自必、古之君子、未嘗不願國家屏讒抑邪、然獨不願以黨名者何、蓋有所深憂乎其間耳、僕嘗讀傳記、至漢之元成、宋之熙寧元祐之際、其間君子小人之進退得失、僕固未嘗不仰天而喜、抑未嘗不撫膺而恤者、此於其際、僕所熟計而過慮、而又不敢以指言之者也、唯公以身繫天下之安危、而亦心切天下之安危、故僕之區區不敢不以尺寸之知而附聞於左右也、伏唯我公留意焉幸甚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許公子書

讀二公所爲先大夫茗山公墓銘及行略大較已詳次生平矣而予所深悲者則以先大夫公文足以名當世而知之者稀行足以勵末俗而交之者寡及釋褐兩爲州刺史而其徙官郎署也則都官出守也則蜀郡而臬而藩而牧馬大略南則滇粵北則遼陽棧瘴煙糒氷雪走萬里嶔崔波濤之路

以從吏竝今之仕遊之所厭且避者而公皆與時浮沈禔身奉職而不辭此則學文以明道學道以愛身故能逃其榮而甘其寂不售於今之人卒亦不悖於古之人而身沒之後其風流蘊籍猶貽海內二三知已者之悲且吊而泫然欲涕者此先大夫公之不可及也二公業已因事而救指之猶惜其不能直寫襟抱以塗天下之公議至於爲故相國夏公築臺宮一節僕又竊以凡世之巧宦者往往陽爲遠跡於朝貴而中則陰附之以射便利先大夫公獨當官奉職則不欲巧迹以避及其論資酬勞則又力爲辭榮而退正先輩之卓犖奇崛與世不同處而或云非其好似若遭訕蒙垢而解之者恐不免於世之洒蛇之疑也其署府江也當僕所俘勦鬼子寨効首虜者殆千人而其所窶脫走者特三酋耳賴先大夫公爲亍懸金以購之所云辭功一段僕未之聞而其了僕前件則正朋友同心共濟之誼又何必於予過爲書其官而韙其名若將覆其罪而攘其功者非先大夫之所以同體於僕亦非僕之所以附知於先大夫也他如菲泉先師與先大夫爲束髮交而以女婺兄可沒而無

書否乎敢先請其大指餘容面悉不盡

與沈虹臺太史書

僕嚮讀公舉子業竊謂公非今之贋襲而獨求匠心其所詮情搆思大都采古作者之遺而獨擯去僕竊疑之已而公卒魁江者也然公數試輒擯去僕竊疑之已而公卒魁江以南今且入讀中秘書待詔承明石室之廬豈非平津主父輩一蹶而飛漢天子訝其安在而得之晚者邪雖然僕之所私望於公者　明興二百年薄海內外雍熙累洽獨於文章之肓缺而未盛弘正迄嘉靖間多作者然矯命者多由草竊倡義者猶屬偏陲公與許海嶽輩僕故所從遊而問睹兩公閉戶讀書處當必劇賢刻志於古之道而非特今人所好已也而兩公今且金珮鳳池之上庶幾免簿書鞅掌之劇而得以肆力於六藝百家之深者天或有在矣兩公得無意乎僕既罪廢近復爲世網所排擯然其中心所自好雖遭當世之錮而千百其折不敢偷惰者外撰文肓一首贈兩公葢楚人當再刖之後而抱以泣獻試臨觀之倘有以間摘其瑕而指示我幸甚幸甚

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

嚮讀李歷城公與王蘇州倡和詩什蓋已巉然如坐身於日觀之上而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者已獨於文章之旨猶未及扣歷城公之深適過兄得解囊中之錄本讀之內有論次本朝名家大較首何李而退唐王儗之私竊以秦漢來文章名世者無慮數十百家而其傳而獨振者惟史遷劉向班掾韓柳歐蘇曾王數君子爲最何者以彼獨得其解故也解者卽佛氏傳燈之派彼所謂獨見性宗是也故儗之愚謂本朝之文崛起門戶何李諸子亦一時之儁也若按歐曾以上之旨而稍稍揣摩之

經術之遺以爲折衷者今之唐王是也恐未可盡左袒而棄之不知然乎否乎卽如聖學亦然伊尹相湯伐桀以創順天應人之功伯夷餓死首陽山採薇之歌於今使亂臣賊子聞之而破膽摧氣者何雄也然顏閔一眇然儒者孟子於此則曰姑舍是者謂其屬正脉而是於彼則曰不同道曰姑舍之也故儗之愚於王未敢論若唐武進於文章家之旨卽未得謂之正宗當亦庶幾羽翼也已歷城公其肯以孟氏所以推伯夷伊尹者與何李推顏閔者與武進可乎兄發舟

促倚席草草

與莫中江方伯書

僕少附公釋褐然其文章之知道誼之期非特世所稱綰帶之交而已者當是時僕忘其駑蹇而願附騏驥騄駬于千里之途公亦黃鵠而猶顧鴟鷃鷦鷯於藩棘之垣也豈謂僕輒以毛瑣之嫌忤當世又爲左右者所乘瑕蹈釁而數煽流言以讒之始則擊之徙邊徼再則擊之罷朝請歸來乎林壑者已十餘年而伏戎於莽者猶囂然其未已也公得無憐之乎雖然公亦嘗蹇蹇自將厭世之渰淟

泂涊脂韋突梯以俯仰於時者然而素絲羔羊之望外震於朝著中林兎罝之行內積於閭里公議所不容抑士望所不可擯而卒濡遲以起海內學士大夫雖共喜公之出而悲其晚而僕之私則又以

聖天子之在上賢公卿之在下古所謂緇衣白駒之盛而非特小雅之衰也僕又何敢不痛自慚悔怨艾而顧猶嚅嚅然效世之谷風之刺巷伯之泣乎哉聞公按節過浙僕不勝離曠之思且蚤歲分袂白首逢樽蓋人生百年之無幾者特臥瘧浹旬未勝冠履中秋以後當或攀蓋西湖之上

矣

與廣西少叅張爐山書 今改號崌崍

河魏相從於今十六載矣明公吏業所嚮與大雅之標猶朝夕夢思也僕既忤當世坐罪搆而罷而明公宦轍復遠涉邊徼杳不相及豈天劈吾兩兩之蹤邪粤以右僕舊所提戈處也明公今且擁傳而過焉間或停車問俗采風於其土其有能指言僕之嚮所從事者乎陽朔一帶爲胡北獞所蠶食者什且九殺縣令殘哨官孤城之陷者旦暮矣軍門業欲提兵十萬而僕竊以大征之師所過如燬況功次多贗徒師老財匱耳遂不煩軍門一卒之勞一金之費而特以故所部署戍兵五千人分爲七哨迂道突擊不旬日而破十七砦俘斬二百四十有奇併縛賊屬幼口殆千人奪還民田廬者十餘萬今固當一一在公襟帶間也旋師之日懽動山谷已而言者以功爲罪摧我訕我汚衊我公得無憐之乎僕不當自爲訟功公既知我深而摧我訕我汚衊我者固公之邑子彼故以執政者之嗾而甘心於僕故臨箋援毫不覺欷歔嗚咽而爲之傾吐及此也頃者潮惠之間多兵端 聖天子

爲出重臣按節臨鎮聞頗有欲按僕府江功次爲言者公倘能於中宣喆得以湔其垢而盪其瑕僕死且瞑目矣語曰士屈於不知己者而伸於知己者僕之生平故知捨公其誰望哉不盡不盡

與張鶴樓中丞書

李白嘗云生不願封萬戶矣但願一識韓荆州僕以忤當世坐罪構削籍來歸者十五年於茲未繇一識明公然嘗讀明公暴所論列執政諸疏侃然古之烈士也史遷不云乎讀其書想見其人願爲執鞭久矣近有客從中朝出者且云公同吳悟齋中丞論國家疆埸之士輒語次及僕僕竊以謗薄不足數豈得世之鉅人名公如兩君子者爲之軒輊而訟若此嗚咽欷歔不敢信近辱悟齋公千里走使移書投山谷若憐僕未盡之志與未盡之才者嗟乎悟齋公僕亦未之面者也悟齋公且爾則明公可知矣嚮之客所傳者當信不妄也此則古之志士聲相應氣相求千里而同堂者有之僕何人斯而敢望兩公若此哉雖然神龍出則鱣鯉奮蓋接襟鳥稍稍吐胸中所持與之擘畫當世然兩

公所欲以身殉國家抗忠義責名實矯然日月之際而世之區區榮名好毀不以戰鬬於其心而撼其中者此或僕於兩公不敢不自附芝蘭之末臭駑驥之餘塵者也公其許我否乎頃聞海寇出沒潮惠之間酈絡閩越爲之覆軍殺將 聖天子特出重臣劉帶川公輩臨鎮南粤璽書所載假以便宜不從中覆其所亟人材繕兵實特甚僕竊思南粤明公之故土也潮惠諸州則襟帶幕府者以明公之賢按形聲揣緩亟察向背畫利害當必有席之掌上者帶川公擁傳而下倘明公一爲指揮樓船將軍故事特探囊而出矣僕雖罪廢久然國家疆埸得失處未嘗不抱杞人之憂如春狐之側耳而聽氷者特具書奉候左右以謝明公未同之知而南粤事體大較倘以間示則亦所以慰詩人未見君子之思也

與王東臺太僕書

嚮莊會稽陽山入浙時獲公手書并托爲遵巖先生序其文碑其平生忽荏苒旦暮於今數載矣會稽公入爲御史今且持節按吾州郡而公之所請猶缺然未及勒草以報僕得無後命矣乎雖然有

待也僕嘗同荆川中丞論　本朝文章之運數以
奇崛魁壘之材奮起其間不無其人而至於獨超
匠心得古作者之旨而折衷其至獨遵巖公於當
世可謂渡海之筏也而公復繼跡金聲而持世之
執政獨相與出死力而後先擊而去之按節使者
又從而於其林臥川棲之間伐其室及其昆弟甚
且遵巖先生之沒而禍猶囂然其未已也豈古之
所謂愛其道不忍拂其樹者與抑亦文章之士其
所竊造化榮名者多世之磨牙吮者相接也非
獨靳之以高官厚祿而并且困之以奇禍自古而
然與僕嘗以此爲公昆弟間特憤發懣未幾而操
戈繳矢者已瞰於僕之廬矣甚矣其可謂欲歟而
太息也於是時彼且爲執政所嗾其所甘心者當
不知何如也猶幸僕家世以來力田讀書無他骯
法故亦無他罪擬卒不得滿其睚眦媒孽之毒以
去而僕之衣冠門戶之間爲其所毀且窘者抑多
矣公得無談虎而色戰爲之汗發霑衣者乎雖然
釋氏嘗云彼特山鬼之跳梁於其旁者耳而老僧
之不見與不聞固在也公謂然否陽山公行郡入
湖中僕稍稍得前刺公家一切內外事甚慰甚慰

然僕去公數千里今且髯日以抽白顏日以槁其於嚮之蹀躞驷驟之氣日以頹惰而不復收拾抑不知再及捋公之髯曳公之裾相與一抵掌否不盡不盡

與王鳳洲大參書

僕半罪廢幾二十年于茲與中朝士大夫絕甘分獨閒嘗獲誦世所傳南北二鳴編并及他抄者竊感明興以來詩歌之道弘治正德間何李爲盛嘉靖以後唐武進高蘇門諸君則又稍稍淘洗鉛華獨露本色似窺唐人者之至矣然皆近體獨二

公遠沂騷人以後之旨而揣摩之高者入雅頌次者宗漢魏下之三謝顏陸江鮑無不得其形似非當刻鏤文章之世而力返之以土簋坏飲之舊朱冕藻棁之後而復挽之以毛衣穴寢之古者乎譬之逆河而航亦雄也已即如五七言近體及長歌絕句諸什往往斧藻李杜鞭撻高岑其匠心所至甚且唐人所不能而二公時時抽逸響出別調焉嗚呼盛矣僕童子時少慕章句釋褐以後綰綬作吏輒疲不能矣手二公之什而被髮行吟縱欲效之何異於東隣之媸衰且白矣聞西家之娃珮明

瑞披霧穀燕歌趙舞於其堂而顧令傳粉膏脂空
自咤笑爲也雖然予湖中於古亦稱故多文獻者
公今且按節擁傳而過焉天豈無意其間耶唐自
錢起孟郊後而文章中絕矣二百年而蘇公舜欽
滕公甫蘇公軾孫公莘老輩出世之名公鉅人代
吏茲土出風入雅振袂山谷故其遺標流韻迄于
胡元之季而趙學士張羽人諸輩相繼不絕也今
且三百年然則弁之山茗之水能無聞公之過而
爲之吐奇効靈於其間者乎公蘇人也於予湖古
所稱東西州者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屈原
行吟澤畔而楚人賦些倘許侍教當爲匍匐而伏
跡於庭矣

與愼山泉侍御論文書

昨日使來據案草草其欲盡所言而不敢卒盡所
言者恐兄以我爲迂濶而遠於事情故不敢竭其
說也兄諭似厭世之選者冗雜蕪穢則兄之欲精
以嚴者可知矣僕昨所云作者之旨蓋以古之作
者譬之佛氏之禪燈一脈也　本朝詩聲自弘治
正德以來度越宋元直逼唐風矣文章一派猶未
得其至者僕嘗作一文卷以貽許海嶽沈虹臺二

太史大略以爲文必遡六藝之深而折衷於道斯則天下者之正統也其間雄才俠氣姍韓歐罵蘇曾而不能本之乎六藝者草莽偏陲項羽曹操以下是也漢以來裒選文章家獨眞西山似得其旨近代如唐司諫所裒文編亦或沿其遺意而爲之者兄之高明當自有獨得深見以遺於世而僕所以呶呶焉絮聞於兄者憫國家二百年而猶未見文之赤幟且於兄所裒藏將以卜之也不盡不盡

○與何吉陽司寇書

頃歲彭郡博函公手書過湖中業勒奏記少申報私而千里山川之隔二十年風塵之思稍屬襟[illegible]間矣然筆札之所不及而夢思之所不能達者猶懸懸也公之道德文章之望滿天下雖官僅卿貳位不酬志然內而尚書考功外而淮楚臨鎮抑足以稍攄胸中之奇爲國家屏殘墨狥州郡庶幾臣業之鏡者是已僕以少忤當世坐罪廢譬之出林之鳥輒曳其羽初秣之駟卽奪其轡而曩之扶搖萬里與其蹀躞疆塲之氣尋且剝抑零落而不及一試以効其生平此僕所以臨溪而釣閉戶而吟不敢不頹然一壑以爲終焉之計而間抽傳記按

往牒讀古人奇崛魁壘處未嘗不爲之對鏡而慚睹髀肉而歎歔嗚咽也公得無憐之乎公之年已浮六秩僕亦漸隣之矣吾兩人握手之懽剖心之知於世之友道何如也者豈遂生爲異壤沒爲長夜邪三湘之草七澤之波僕竊願從公振衣而吟即如我浙之西湖佳山水南及禹穴鴈宕天姥赤城之墟且東望海門枚乘之賦安期生之迹往往而在也江陰之間公家丘墓在焉能無情乎茲特遣使遠候并請綰帶之期詩人有言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古人千里命駕豈虛語哉濡墨臨風不勝

瞻切

上學士趙大洲書

僕無似辱公以文章道義相倡和而賜之以綰帶之交者二十五年於茲僕以忤執政擊之來歸聞公憐僕奪官狀且以僕之區區或可以翱翔四方而奮報國家者輒時時及之齒頰間甚且爲之發憤而批議焉嗟乎公平生少許可所謂片言重於九鼎僕何敢當哉僕何敢當哉然僕抑未嘗敢以是私德公也何者公之好士之名滿天下而海內外之士無問識不識呼曰趙翰林今之歐陽永叔

也經術同文章同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
患同至於推忠賢抜材智奬人倫皇皇然如饑者
之於食渴者之於飲此則公之素所自持而流風
蘊義播於士林嵩於海宇雖公亦當自讀歐陽子
本傳不以多讓者然則世有一介之士苟其文章
吏業少屬尺寸公焉得不爲軒輊而訟攘抶而援
也乎僕嘗讀歐陽公所序蘇子美文至當時執政
者特以杯酒故擊其官甚且併其同輩而竄逐之
而歐陽子於其沒也特爲之欷歔涕洟而吊悲不
及其用然則僕雖不敢望蘇子美曩者衡山驛亭
一執抶之間遂爲執政者私人所伺而謗併公及
之公於此抑可爲之流涕太息也已公古人也於
世之遭讒也輒若躬之刺而分痛推士也輒若躬
之溺而投衉當有所謂不令人知不令人德者雖
然僕不足道也我公當
姑不足論　今天子驛召以來猶未聞下麻而
大拜者何也此非僕之一人之言也天下之言也
然僕之言與天下同而僕之所注望於公則或天
下所不及盡知者何則
來蓋以丞相之業錯領於九卿之間而　文皇
帝罷中書省以　高皇

宣廟以後三楊公稱名相其得君久其秉權擅政威行中外則亦稍稍與　高皇帝建官之初似不相合而二百年來惟天順時　天子則懲土木之禍而以朝政捐之內閣李南陽則亦感眷遇之隆而以公議參之政府已而弘治間徐文靖公溥劉文靖公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上遇聖明下公國是進而帷議與天子相可否退則六卿百執事各布其職百年一時也武廟之際紛紛多故矣嘉靖以來成都之罷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數十年間矜恩仇擅威福一切睚眦愛憎於今猶或流禍而未已者頃者二三年來廟堂之上雝雝穆穆喜怒不形可謂盛矣然於其間上以仰體　高皇帝之初下以挽二百年世仍之陋非僕之所敢言亦非僕之所能知而公於其間別爲措注上以翊戴聖明下以表鎮國家薄海內外翹然太平之望者公之事也亦公之憂國憤世素所積慮也僕雖罪廢竊於丘壑間願効古之慶曆賦頌聖德以仰歌明盛耳茲因友人范太史入朝特附緘書少布年來曠問之私家綾二端蓋亦效古人績縷之誠耳非所以獻長

者也、拙刻二種附上求教、

再與沈虹臺太史書

南北鴻鴈之音不相及者、忽踰年矣、公竝世之鄒枚之譽、綰帶承明、相與考文章、讐古六經之深、得無憐江海之上、橫潭而漁、嗽石而歌者抑有其人乎、近得邸報知　聖天子已留公侍從矣、僕不勝躍然喜喜之者、非以其官也、僕嘗痛　國朝來雖設史官、不得如漢唐禁中起居注故事、七　聖以來、天子之訏謨與名公碩卿之典實、或逸而不傳、或傳而不著、公與海獄輩世之文章家之鉅工也、當必抽金縢石室之書、爲一代史、不然如古人所撰西京雜記可也、公輩得無意乎、嗟嗟僕衰矣、少忤執政、坐罪廢、而援之者、進不得笞兵萬里、外爲國家竭曩年尺寸之施、退不及以文章自娛、勒成一家之言、以遺於世、區區心知旦夕當與蓁草萎化矣、百年之後、誰復有憐而吊之者、虹臺虹臺、知我惟公耳、頃緣姪一龍以貲入太學、特遣過候門下、且令侍公署私録向來所著作、倘許之、僕雖老猶能摹畫公之文章之深、如古之觀公孫大娘舞劍器而戰鬬天

地者也○如何如何

與靳兩城中丞書

濟上言別來二十年于茲矣僕既忤執政以罪廢歸與漁樵斧相沉冥而公之宦轍所向多秦晉間鴻鴈之音杳乎不相及而獨有胸中區區綰帶之知當與公夢思寢食相從而今且顏日以槁髮日以抽白而掀髯而吟顧影而舞僕既失故吾矣安得不自憐又安得不追思少時所從彈劒擊筑者之舊而爲之感憤欷歔其間也乎公嚮嘗以漢馮野王者之嫌逡巡藩使者久之今且按節臨鎮山西山西者西則屬秦隴北則連朔方又東北則漁陽上黨其地多勁俠沉鷙嫖姚跳盪之士其州郡塞垣亦頗與虜之兵堠烽燧相紛拏間按古傳記多石畫之勳爛然竹帛於今不廢焉公能無上吊狼瞫介子推趙克國輩而思以功名感奮者乎僕少嘗奇公之器沉深而環瑋當必有蓋世之業內以鎮國家外以捍夷虜而僕於是時口雖不言而兩相襟期蓋耿耿也僕從南粵時間亦稍稍效尺寸以奮報當世未幾坐搆罷公倘無忘故人得無古之躍馬橫槊之感而思以金馳者乎偶有姻

沈君從吏幕下特附一書以致數十年道路緜邈之思而又不敢如世之欵問而已也輒以生平所悲歌慷慨者相及如此家織四端聊借室人機杼之勤以爲公之輕裘緩帶之需耳

○與吳悟齋中丞書

孟夏言別忽已授衣室是遠而盈盈河漢僕無似辱公憐鉛刀之鈍鹽車之蹇或可以爪牙國家馳驟疆塲也頗憐李廣之所以歸藍田陳湯之所以困燉煌數爲欷歔感憤其間若欲爲之引大議批至公者已而語次呂沃洲中丞之於滇陸北川司馬之於虔則又椎心飲恨怒頤裂眦下以疾外庭好爲薏苡之訕上以痛　明庭自毀熊羆之臣而公之憂怛於中義形於色并僕爲之坎壈嗚咽而不能已者雖然曩者公特憐兩公者之以勞蒙詬以才被放而已未聞搆之以網罟而中之以罪者頃者陸司馬所當閩中勘事之臣忽條坐其所當追輸者計五千有奇問其故則曰市書下州郡與饋鄉大夫二者是也且故時勘兵餉者疏稱某某入已者贓若干法當首論某某故無入已贓然頗屬糜費似合併究由此言之首論者其罪之大者

也併寃者其罪之次者也倘國家按漢庭所以不
録貳師者之過均之當原其勞而貰其罪即如按
論則前某某者傳所謂戎首是也後某某者傳所
謂薄乎云爾是也頃聞前某某者業已瀕洗殆盡
矣而後某某者陸司馬適在數中顧以追輸之條
按之得無過乎推原其似或謂前某某者則故有
中貴者爲之援故得以覆其疵而掩其瑕而司馬
公則故嘗讒而構之者閩之鄉大夫也方其行勘
按故事法屬三省而今則獨移而聽之於閩以閩
之故相搆而怨者訟之於閩之勘事者之有司固

宜其涅白爲黑指鹿爲馬而司馬公之罷官歸也
其身在數千里外又孤無他援其事與一切文案
本末則特羈南贛郡縣之間又何異於縛行道者
而聽其行劫者之僇辱也司馬公故產僅及中人
入仕以來天子所賜與歲禄之餘不過琴書
圖籍而已雖沒其産入其妻孥恐不足以輸其論
報者之數嗟乎南贛軍門自故王新建以來五十
年于茲間讀鄒東廓祭酒羅念菴司諫所碑記陸
公戰功蓋陽明以來一人而已方其聞命之日閩
廣之寇逾嶺而下者蓋千里也司馬公輒躬裹餱

糧擐甲冑爲士卒先朞月之間血戰者大小數十合所及俘斬者萬餘馘嚮之緩師僨事者得以無恙甚且湔其罪領其官如故而公獨遺之以殺身破家之禍倘聞之　明天子得不爲之即日持節赦魏尚如漢文者乎始也以詬而奪官今也以勞而罹罪嗟乎司馬公一身之私不足顧而國家公是之繫所當惜已往之勞縱可泯而國家將來之臣何以勸竊聞南中臺諫天下公論所倚而公則士之著蔡國之典刑寧無如馮唐論列者乎劉向之訟甘延壽也其言曰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延壽輩不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羈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伏惟我公留意焉國家幸甚

與譚二華督府書　公時由兩廣移薊鎮

僕竊憐少嘗附公公亦推師翁所愛者愛之兩相襟期頡頏當世而僕以忤時歸來乎林壑者十餘年伏莽之戎未已也而況於他乎公之按節入粵海內以韓襄毅公之業引望左右東靖潮惠西復古田而頃聞中朝復以北虜數寇盧龍漁陽上黨

之間、中外將校、往往不能摧其偏師而遏其深入也、特以無兵耳、　聖天子特賜璽書、召公還朝、募幽并燕趙之士、以備戎行、竊惟幽并燕趙之墟、古今來稱天下勁兵處也、以公平生視士卒如嬰兒、將校若心膂、油幢所嚮、千里內一切材官騎士、當爲嚮應、如水赴壑矣、然今之文法盛而議論多、不知　廟堂之上所以聽公操兵符而便宜行事者何如耳、僕嘗覽古今傳記、大略議將於創業之時易而議將於守成之世難、議將於攻城略地之時易而議將於乘徼列障之世難、何則方其創業之初、遣將帥狥郡縣、一切矢石戰鬬、皆其所躬爲斬蒿萊、刈荆棘而與之共功者也、故其文法不牽機宜不失、動中利害、所嚮以之而讒沮不得行、功罪不得混、故人人得以自見而盡其才、卒其志、至於守成之世、中外事體、絲牽繩聯、令未申而撓之者已至、功未賞而罪之者已起、參以愛憎蒙其名實、如近年王新建田州之役、曾尚書河套之議可鑒也、馮唐不云乎、今雖得廉頗李牧、恐未必能用之者、他不必議、李牧之所以破東胡、滅襜襤、郤地千里而匈奴不敢近趙邊者、以市租皆輸入幕府、

爵賞金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以選車千三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當匈奴之始入又輒守便宜固溝壘閉廬舍斂牛馬封以內有捕虜者輒收坐之故得以十年之間守如處女而一朝突擊卒收脫兎之功耳今日 廟堂之上其肯聽公如李牧所持否乎僕既林臥絕不接士大夫故亦絕不聞 中朝事機特據閭里間所傳 天子之召某司馬將以練兵薊鎮云云耳竊恐以公勳名方按節南粵臨鎮萬里豈得以區區練兵即爲移易我公此必 聖天子將以腹心之閫寄屬公以腹心之石畫謀於公而非外庭之所得聞者公之還朝也倘由浙河入維揚僕當候使節於錢塘皁林之間稍稍從公問起居聽擘畫若從豫章江順流而下則筆札之所不及胸臆之所不盡尚懸懸也

上林退齋先生書

坤謭陋無似少束髮公覽其文即推之爲國士雖歐公之於曾鞏陸公之於韓愈不能過之坤亦頗自劖志刻行將亦庶幾古人以奮報明時而不負師門所引譽也及釋褐三忤執政以罪擊去非惟

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卽如林臥以來、間有按其名氏而疏薦之者、輒匪眦相向而中奪之、甚且林莽之戎、雲霄之矰、往往窺發未已也。嗟乎、褫其冠簪其奴僕、抑已痛矣、弁其子而罪錮之、得無過乎、然間按傳記古之志士、所劇志刻行而遭世禍者累有之、君子惟以義命自聽而已、　聖天子初御、諸公卿頡頏擁戴、公屬海內縉紳大夫之望者久矣、頃復召還中朝、席之政府、傳所謂鳳凰出而百鳥和鳴、神龍翔而鱗鱗鯉羣沸者也、坤錙罪廢、當效昔人頌慶曆聖德故事、以歌盛朝、復何憾哉、復何憾哉、猶有一二獻納之誼願以次聞者、昨所請宣明　詔赦罪人一節、公今入朝首義也、

聖天子御極、特訪先朝赦書、薄海內外、與之更始、諸衙門各條坐如某事除外已稍屬迫陋而中外有司、甚且壅閼德意於詔書所明開赦除條件金格不行、藩臬郡縣諸獄繫不聞有一人恩赦來歸者、浙如此則他省獄繫可知、外省如此則兩都獄繫可知、恐非臣下所以宣布　主上之德以塗四海也、其次則莫丞於訪賢才、頃者　聖天子詔起故放名賢碩舊、及直言敢諫之士、當與

宋元祐無異矣、但愚以爲古之大臣、惟諰諰然求天下之士、以赴國家之亟、而未始以已之愛憎、榮辱感其間、故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容者必其掌拂我携貳我者也、又曰、内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言亟人才、不知其他也、故范仲淹嘗力劾吕夷簡、而夷簡之再相也、則先超仲淹、經略西夏矣、唐介嘗力劾文彦博、而彦博之再相也、則首還唐介知諫院矣、此皆先輩盛德故事、近年以來、故時賄賂宿弊、剗洗殆盡、獨一切愛憎所向、似猶闕滯、公以海内中外之望、還之中朝、不爲太宰、必領御史大夫、誠所謂士林之耆蔡、國家之典刑、而公之心皎然如青天白日、兀然如名川喬嶽、絶不爲城府、絶不爲睚眦者、公於此時、愚竊以爲惟以此度執政之意以報國家、何者、大臣之進賢、傳所稱與衆共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愛牽乎其間、則天下巧佞之士、投於其所愛以寅緣而入者、無所不至矣、大臣之退不肖、傳所稱與衆棄之是也、苟有毫髮之憎厠乎其間、則天下忠蹇之士、絓於其所憎咨沮而去者、亦或不免矣、況上一有所愛、則下之希愛以干進者、益如女蘿之附而不可卻、上一有所

憎則下之行仇以眩知者巧如愎鷙之毒而不可止以彼之故而進賢則未必皆賢者之進而姦回之士雜遝者衆矣以彼之故而退不肖則未必皆不肖者之退而簡亢之士遺逸者衆矣善乎先正劉青田公嘗曰大臣者當鑑空衡平而已之私不以與焉者也今日所關誼或在此今之大臣之中惟公可以聞此言抑亦惟公可以此言進愚也內隼擊於朝外草薙於野蓋已屬古之瘖盲廢人矣特其瞻仰 聖朝不能不惓惓及此伏惟我公入朝與賢哲君子留意焉

與某中丞書

僕南海罪隸之餘也忤當世坐廢久矣顧數慕世之豪雋之士所或與之上下馳驟咎兵萬里外頗侈心焉友人某間嘗稱公不置口而曰世之武庫也願厠門下賓客廝役之列而未有路頃者某從公幕府歸且傳公間共譚司馬論天下士往往屈指及僕甚者稍稍或爲游揚公卿間僕且感且愕不覺汗發而霑衣也何則范睢折脇矣遇鄭安平起自溺簀季布髡鉗矣由魯朱家始奮亡虜此皆古之豪雋抱非常之材遇不世之知所以能於罪

隸之餘而輒能建功未路托名竹帛也僕何人斯
而敢當哉頃譚司馬以病歸廼得道逢江上稍稍
擘畫世之疆場之士亦輒以公爲冠軍侯僕雖未
及望顏色接簪舄而公之卓犖之材嫖姚之氣智
勇仁明內之拊將士使三軍樂戰鬬而赴枹鼓外
之捍疆場鎮國家使毡裘之虜內怖而遠避非公
其誰乎古所稱神交而願附執鞭者僕之謂矣詩
人有言曰未見君子怒如調饑敬因南風特具尺
牘倘有飛鴻不靳德音

酬張王屋書

林臥中忽獲故人書併及遊金陵詩刻手而誦之
譬之匡廬之瀑從天而下飛崖噴壑令人神解也
欣慰欣慰所諭史記評事坤之遲滯之罪殆已十
千然亦有說僕少嘗讀其書輒摹擬爲文辭然不
得也已而忘食飲廢臥寢者久之稍稍睥睨一二
然又輒罷去久之廼私自以或得其解輒手注之
凡三易帙最後者一帙略當僕懷然亦輒爲好事
者囊而不歸別公來數移書劾而要之於今猶留
故人之篋而未返也僕當爲公特購一部別行鐫
題其額原本姑留之如何如何僕嘗妄謂史遷没

且千五百年于兹讀其書而好之者多矣然據愚所見卽如劉向班固以下文章家最著者亦各自得其解以雄當時傳後世恐於史遷所自爲解處亦或難言非獨劉向班固諸人卽如史遷再出欲令其自爲言之恐亦酒人從醒說醒也而況於吾輩乎王德間楊太史所鐫舊本特屬毛髮耳近日唐司諫讀平準封禪及秦紀幷游俠酷吏諸傳間得其髓矣然他篇恐亦終不相似由此言之則僕他日所請倘終不免癡人說夢也秋八月以後僕當移其書面爲我公質之

再與張王屋書

僕頃遭亡婦之變五內如崩及獲公所移手札公且先之矣何天之兩阨抑至於此然僕較公當倍慘劇何者僕束髮娶婦以來絕不聞筦鑰米鹽之事一切閫內外龜繇婦操切盈縮故僕得以恣其澹宕不羈之癖而自肆於文章典冊之間卽如歷宦不知其家已而罷官來歸婚嫁以上僕皆不之與者也今一旦亡之譬之失木之猿垂翅之鳥盈盈房闥而已公與我得無同之否乎史記批評舊本失稿者三矣去年秋始及徧訪舊本閒爲增損

已稍稍卒業大略芟去者什之三所摘録者什之七餘則並從凡例點抹幷爲註釋其間而太史公所獨得處抑或稍稍窺見其解而不知能當公擘畫否舊所傳楊太史云云嚮已共公論及當爲抹去特唐中丞所批評秦帝紀平準封禪等二十餘篇不忍遺佚之耳

與侯二谷方伯書

僕歸林壑忽已二十年于茲而兄領江西方伯後蹤跡音問亦復寥寥所共兄俯仰今古斧藻道德一時盛氣今安在也且神日以槁髯日以抽白兄既滯東海甌越之上而僕又家世苕以西兩相載酒而遊漉巾而歌如古人秉燭投轄故事且不可及矣而況望他哉形與影相嘲名與世相溷無能尋至人習長生之術竊恐白駒之隙忽焉朝露已爾而兄得無雍門之曲惜日之賦矣乎客有海上來傳兄喪長公子情甚煢楚僕所幸諸子肩隨讀父書然並囊處未有脫穎而出者近復亡山妻山妻者僕之内友也僕束髮來内得以謝筦鑰米鹽之紛而外稍得以恣其文章典籍之癖繇茲人爲之助也今且去我矣僕所以每悲不自適欲賦而

無從秋深以後當乞銘門下以慰之于九原不知
兄肯與我否

與王舉人如圭書

僕束髮來與先大夫籍禮闈共以文章勳業相
翱翔已而先大夫中道棄官僕亦坐世譴垂翅來
歸蓋兩人者所共擊筑而歌抱膝而吟特耿耿也
先大夫不幸又遭兵燹世或訕且嘲之而僕獨紊
欵持憤于 先帝所祠者蓋以此
已而讀執事所為文與執事坐而擘畫古今僕竊
以先大夫沒位不當其才年不副其德天將於執
事乎發之何以中鄉第後書問寥寥也間訊之
曰王公子近且薄舉業以為不足適盛氣劇古文
辭以獨求其至翩翩乎班彪之孟堅蘇明允之子
瞻矣噫其然乎哉抑傳之者妄也苟論文章之至
古與今無二解也然其間同工而異曲蓋有一髮
而千里者且先大夫未竟之業吾所洗眼而望朝
與夕也執事而刻志於古文辭譬之持商彝周鼎
雲罍象犧之屬而入都市矣竊恐先大夫所當九
原黃壤之中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能不為
之嗚咽而瞪視者乎里姻從戍海上敢札移寄倘

執事無忘先大夫以僕所叮嚀者黏之左壁亦瞽者之歌詩以諫也如何如何

與江方伯新原公書

適承公諭劉清惠公官至尚書不及滿考録廕一節繇僕思之此清惠公之所以爲不可及　聖天子御極明詔之所求而公今日所當亟爲推廣德意表而聞之兩臺者也公曩刺吉州時故嘗與清惠公爲深交其生平行業公所稔知者大略有四、政事足以稱國之典刑、詩文足以追古之大雅、風節之勁嘗抗閹瑾抗武定侯勛數以逮獄幾

而不悔清苦之操則又飯脫粟衣大練而身沒之日、蕭然圖書一、囊而已嚮非　先帝採臣下之疏、給之祭葬、則其遺骼猶有不能收藏者以彼之賢、即如異代以後、猶當請讀其書想見其人而況僕輩生及與之同井里論道藝而於公之下問、能不爲之嗚咽欷歔以請者乎、呈詞内所引故大理陳公恪事例不及考滿、亦得録廕適問邑子事誠有之、然據愚見此特就救鄉所及見者耳、海内縉紳不暇遠舉姑以吾浙言之、禮部尚書章公懋自按察司僉事以後、累官祭酒禮部侍郎、終禮部尚書

金不及立朝一日、天子特採聲望、生殊其擢、没厚
以贈謚、而其遺孤某猶得録廕、至都運使兵部尚
書、胡公世寧自江西按察使司以疏寧藩事逮戍
不數年間起爲四川巡撫、累官兵部尚書、或不及
任、或任特累月、亦何嘗及以三年考滿也、然其子
某歷官至肇慶太守、此則蘭谿仁和所可牒查者
大略國家之典有二、必歷俸三年而後任子者、此
以待積日之勞者也、不必三年而身没之後、
其子孫或得以聲望所著之恩澤、或其子孫不能
乞、特籍有司具疏以聞、此以待間世之賢也、事不

爲例者也、若清惠公則又非特其子孫不能乞而
已、僕嘗聞其嘗手故刑部林見素公所不欲乞恩
書疏數顧諸子孫輩時言之然則清惠公之意、
所泠然蛻於塵世之外者、殆亦遠矣、古人不云乎、
避日景者身愈疾而景愈多、惟清惠公生不願爲
子孫乞恩澤則今日有司、固當列其事以聞于朝、
而　聖天子所尤當加意而寵遺之者、不然晉
叔向之後爲阜隸、楚孫叔敖之後負薪而行歌於
市、於今人猶不能不爲廢書而泣也、況嘗辱公生
平之知者乎、況公尤今之忠厚正直之賢士大夫

所拭目以佇望者乎伏乞下牒一查歸安縣陳公恪一查蘭谿縣章公懋一查仁和縣胡公世寧旬月間三縣可次第以聞而公之盛舉不獨清惠公九原之感海內學士大夫且誦公之厚德當與韓厥所立趙武者世世不朽矣

與何北吉秀才書

伏跡山中忽得北吉書廼知先大夫已逝矣不勝驚悼竊痛釋褐附先大夫綰帶交蓋自謂夷吾之於鮑叔貢禹之於王陽不能過之今且棄我矣僕所負尺寸之知與其生平所共頡頏翺翔孰從而指畫之又孰從而千里折簡而倡和之古人嘗稱鍾期死伯牙不復鼓琴蓋悲知已者寡也而今而後僕且爲之輟絃而罷響矣像讚之托敢不自効使去且急而潯陽先生所許爲神道碑文或約廣德楊使君取之然僕別當遣使過吊并繕稿以獻似未晚也老妻於今春亦喪矣恃在通家敢附聞

與董幼海大理書

僕無似獨幸曩從胡象岡公竊嘗覽睹公諸生時所爲舉子業蓋萬里騕褭才也已而公第進士後僕罷官歸間及讀公所抗疏論執政不勝嚮往

聖天子臨御以來所博召中外故直言敢諫之士
而公與悟齋鶴樓二先生金從粤南瘴徼履鳳池
還泰階此海内之士所共鱗煦沫而鳥奮翼者然
而僕特甚何者僕雖不及附公綰帶交然譬之江
蘺汀荏臭味或近之也三四年來客或數有傳公
所從士大夫牓畫國家疆塲之士時時數引僕所
從粤南矢石尺寸之勞爲之屈指其間甚且憐僕
奪官狀引漕吻訟者不置嗟乎古固有以世之豪
賢片言之間生且重於九鼎没不遺乎竹帛矣僕
何人斯辱公知已之深至此也竊自痛僕少負魁

壘之氣願共世之賢豪相追琢已而獲罪當世
之於仕路擊之於林泉甚且僇辱其衣冠而汚衊
其身去死者無幾矣世方聚口以鑠金而公獨欲
出之歐冶世方積羽以沉舟而公獨欲挽之河流
非公察見僕之區區與世所不當不察而吠形與
聲其間者而然邪茲特具書陳謝而公之所以憐
僕僕之所欲自請于公者猶不敢及也

與王西石中丞書

僕吳越間罪廢人也獨痛少讀傳記覽睹古豪賢
所以勳業名當世處輒爲食忘餐而寢不解帶也

已而庚戌以後國家數困虜騎之薄　聖天子
所一時大蒐中外疆場非常之材而公且首應明
詔當是時十數公者僕或識不識大都國之萬里
驟裹才而國家所賴以捍烽燧翊社稷者公之勳
業爛然聲施當世矣學士大夫所共倚之以爲長城而巖壑草野間好奇
伏劒之客所欲從公幕府間一吐其魁壘慷慨之
氣而恨無路者頃者友人陸司馬公自舊京還謂
公與之擘畫當世甚且一日而三及僕焉嗟乎嗟
乎僕何人斯而公於雲霄之上廻爲之俯槍榆而
聆鴈鶚若此也豈公以吐握之餘不遺九九與抑
亦伯樂入冀北特憐飛兎之困於槽櫪悲鳴不已
而爲之翦騶飾勒與不然公之好士之過而門下
厮役賓客之列誤以博徒賣漿者聞與嗟乎嗟乎
僕何敢當哉雖然干將之困於豐城也土之蝕而
沙之汨者久矣幸而逢雷令所同張華不世之奇
於今猶嚇嚇若昨日焉公倘憐之獄繫而夜以引
睇斗牛之墟否乎語曰士爲知已者死僕願附田
光而嚮風刎頸於長者之側不知公以爲何如也

復廣信守錢弦臺書

公之出守信州、從江上丞爲赴官、而僕不及攀公
盡熊之軾、以傾倒胸中所欲請、於今來猶爲飲鬱
也、嘗聞古人云、士之得志而聲施也、不爲宰相、必
爲諫官、僕竊以士之得專職而爲民也、不爲縣令、
必爲郡守、何者宰相諫官、猶必擇主上之遇與否
而後可以爲重於時、若夫郡縣則固可以朝綰綬
而夕布澤者、蓋宰相諫官、所托以固結者在心腎
精微之間、而得則膠漆失則秦礫而郡太守與縣
令所執以自將者、職業驅馳之際、其得也風雷而
其失也黑白固難掩也、按漢以來、傳記所載、於彼

則以忠賢而駢福完名者什之三而其不偶者什
之七、而於此則以忠賢而立業揚名者什之九而
其不偶者特什之一耳、僕之區區不能半於公而
少令青陽僅六十五日以憂去邑之人於今猶無
忘而尸祝之、而再補丹徒則適歲侵民饑撫按所
合以卓異特聞之、天子而邑之吏民所碑而
書之者不置也、顧僕之愚則猶多愧色、蓋一切簿
書奔走間不無俗之好尚在也、每手古循吏傳嘗
深恨之、竊冀倘得千里之郡、僕固當以素所自好
者勉効尺寸、其間而隨以坐忤當路數起數躓及

其出臬粤南與河朔也古所謂動而得譽譖亦隨之抗章而論薦者方列於前而中所伏戎於莽而陰賊之者固已睥睨其間矣蓋僕之性剛而褊氣直以戇不能與世相翱翔固其技量所限耳若公則純明慈惠世之賢者頃者許敬菴復以建昌過焉此又公之一助漢所稱冀黃一在東郡一在渤海即兩公者之東西相望也願二賢共爲勉焉如何如何

復曾確菴司空書

公名世之傑也僕謫陋無似非所敢望於古之同聲而應同氣而求者而公數客之帷中呼爲國士間所口畫平蠻一事公固今之韓范也其所請大將攝土兵亟名酋略首虜且戒故時所陽以興師問罪爲名而陰以行拊緩寇爲箄者之患一切抹去而矢心一氣誓不與賊俱生上以酬君相之知而下以抒地方之憤出兵之日神且効靈矣而況三軍乎予故於公所遺平蠻錄手而讀之竊念公秉鉞之日殆古之所謂無天於上無地於下而於中機宜則又不失累黍潛而九淵動而九天者矣僕少好習兵抑嘗於粤中稍效尺寸獨以忤世廢

棄今三覆之蓋見獵而不能不動心且爲汗下霑
衣者僕非閒於文者何能爲役初擬爲詩歌以附
古者江漢之什不然當如柳柳州所陳平淮雅以
銕歌鼓吹於其間也然竊自揣古之善畫者於寫
生處稍或如意及畫神龍所當撼山谷噴雷霆薄
日月終屬影響何則未及睹於眉睫而剽於心也
僕嘗於楊雲之頌克國班掾之銘燕然猶心悸目
恍擬屬未工而況僕之區區乎伏惟我公再爲改
寓僕既衰颯似難再逢倘欲共公杯酒論文當屬
隔世事矣敬因許按察使者聊附一言以申哽咽

之思不盡

與唐凝菴禮部書

僕無似附先中丞公綰帶之交及先中丞公沒而
僕過其祠而哭之十數年來與我公之跡甚疎矣
然而公之第未嘗不鼓掌以喜而縉紳大夫間語
及公之涖官視行與其所世先中丞之家學者又
未嘗不切嚮往頃聞公乞疾還家其所願拿舫而
由五湖遡毘陵之下者蓋朝且夕也凝菴閉戸讀
書倘覽及柳子厚所碑記世交名氏處得無攬帶
而興思茗雲之間否乎偶因族子遣家僮囊近刻

韓柳以下八大家諸書過售金陵道出毘陵特今
祗候僕竊念生平所爲文章之好與其一切揣摩
作者之旨大較盖自先中丞公發之而僕所手次
八大家之文而爲之鐫引其旁者謂其盡得韓柳
以來相傳之心印固不可而謂其背而馳焉亦不
可竊自謂先中丞公於此書倘及寓目當或解顧
而頷之者別有歐陽公唐書五代史抄二十餘卷
茲則集中之所不能載而僕又竊以太史公沒上
下千餘年間所得太史公序事之文之髓者惟歐
陽子也亏故不忍遺特爲哀而出之不知能當公
之指晝否史記抄一百卷亦僕手爲鐫評者中所
標引先中丞公云云盖以世之好史記者多而能
知史記之深則惟先中丞公一人而已亏故不敢
遺之併爲附見也伏惟鑒覽而教之不盡不盡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五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劉沂東憲使書

言別以來十五年于茲曩所共公促膝而談啣盃而呼者猶耿虹霓襲簪舄而照環珮者也今且摧抑剝落神日以稿而髯日以抽白譬之江上月寒之蕤戴雪之枝淵明所謂欲盡者而已耳沂東公其似之乎抑獨有頎然故吾者乎同進者三百人而同心無幾僕所以倚苕而吟登弁而嘯未嘗不

從南來之鴈而夢且思於溫陵之墟者前讀邸報知我公猶有郤氏鬬雞之釁僕獵襟起爲絫欷者久之老氏不云乎攘無臂仍無敵君子於盛氣之之士則俛首以下於險詖之夫則坦然若夷此則吾黨所以歷蜀道之難而翛然林壑而胡爲乎霜露之霑衣也已而訊閩來學士大夫直我公而右袒者什之九僕稍稍放心耳劉少郭過草堂又獲聞起居甚慰甚慰茲特爲書附候文刻十一卷附上求教

諭吳顧兩生考遺才書

今之高才生往往督學使者輒擯而遺之非盡有司之罪也大較由諸生所爲文於精神之所措注類多緩散疎漏不能中窾於文藻之所傾吐類多龐雜繁蕪不能秀逸以故幸而及其有司之瞪目而視則骨理猶在故得並爲甄錄稍及其厭倦時則擲而去之矣故古之論善射者必首養由基以其射楊葉於百步之外而百發百中也二君其養由基之射乎抑亦世之所稱穿札洞胸者而已乎苟諸生之爲文不特自挾其穿札洞胸者之技與能而必求養由基者之至須於精神之措注處譬

則引江淮之水而灌之百川之間大者劃城邑縈河山細者導蟻穴疏壑竇於文藻之所傾吐譬則懸明月於牛斗之墟而下照四方也方其吹金波洗玉繩濯浮埃輸灝氣蟾蜍之所不能食河漢之所不能斷雲煙之所不能翳閨姬戍婦之所倚而凄然以吟胡笳虜騎之所憑而悄然以悲遷臣騷客之所宴眺登臨而翩然以賦則靡不善矣且有司者之校遺才也大略必掇題之最難者以困辱諸生非極長者一二百言瓜蔓葛引之題即單文斷簡而朴且急者之題於是時請二君凝神而思當其瓜蔓葛引處便須如提太阿而截犀兕剸虎豹殊有獨得刪繁就簡洞中神理之解當其單文斷簡處便須於絕處逢生死中求活如入山者之轉窮谷而劃然天開如鑿井者之及虎跑而盎然仰出又若將探之不窮引之不竭此則古人所稱舞大娘之劒觀廣陵之濤而低昂舞神素車白馬相爲俯仰於吾之心目之間而無不如意者也不審二君以爲然否憐二君才而不偶今且當背城一戰故披暑早起輒爲灑墨而書者如此聊以助二君異日提瘡痍之卒躍殿後

之馬奮戈賈勇揣强揣伏於以收後功焉不盡不盡

與胡錦衣書

先司馬公戰陣汗馬之勞於吾吳越十五州郡間所當朝夕烽燧貽之枕席譬之決江漢之水而東注之數千里間無不家汲而戶飲者當是時先帝倚司馬公爲大江以南一長堑也豈謂娼嫉中起謗書隨至以馬援銅柱之標而禍叢於薏苡以武穆河朔之定而身死於囹圄此緡紳大夫之所以按功令而流涕山谷父老田里婦女之所以

耕不忘耒織不忘杼於今歛而太息也嗟乎曩者非死牖下即擯朝請矣間乘瑕蹈釁而幷心攘袂意而異日國史之書稗官之錄所以貽訕於没世以發仁人志士之痛且憤者能掩乎哉雖然頃者執政高公採諫臣之請而復之故官中丞謝公採地方之議而改之特祠其所以慰先司馬公九原之靈者亦千百之什一矣而惜也贈謚未下祿廕未加吾輩徒恨抱束髮之知卒困之垂翅之年而不能如劉向之訟功於漢庭者蓋耿耿也近謁先

司馬祠賦詩四首亦賈生之過湘水而投書以吊者已繕寫附上伏惟垂覽聞兄過西湖僕所願假之翼而南見者顧適病足姑就瘍醫數日當即拿舟過焉勿罪勿罪

寄汪南明少司馬書

僕無似間嘗竊讀古六藝百家者之遺言頗切嚮往願附世之作者考見其至也顧仕路不偶垂翅來歸譬之鳴垤之蛙吟草之螿一丘一壑之響而已間過故總督胡公幕府覽睹公所著贈文輒呼曰茲固流商刻羽之音也非世所雄草竊影附而已者然恨不及多讀也一二年來學士大夫間出公所刻墨副携示稍稍醉心而解頤焉又稍稍窺公所繩墨古人者之似盛爲鼓鑄斧斤而獨求其至此於其間譬之楊雄之書世或多所好而恐亦非侯芭之所能知而指言之者且雄如昌黎猶戛戛乎塵言之難去而公則獨提干將莫耶之劒剸犀兕而截鴻鵠世之臭腐並一朝而劖割掐抉之矣嗟乎嗟乎公非今之赤幟於以滅秦蹙項而百戰咸陽成皐之間者乎僕願左袒而過公帷焉顧未有路也適胡錦衣過西湖敢仍歸鴻薄效奏記

外家刻十一卷附上求教

與凌太學書

兄刻史記評林書而猥以序文托僕僕老矣及讀兄所示凡例諸條僕多未諳間欲共兄面訂本末而後屬草已而思兄業有成書矣雖欲請之恐屬無及故遂揣摩兄之蒐羅百家與其鐫記者之勤稍稍詳次之謹令繕寫呈上不知能副兄所望否太史公之文漢西京以來絕調也僕嘗妄謂千餘年間世之學士大夫知好之而未必能言之即醇如劉向博如班固奇如韓愈逸如歐陽修遒宕如蘇氏兄弟似登其堂而闖其室矣然亦才指各有所近不可不謂之異曲而同工而要其不相授受處則猶然在也嗟乎嗟乎兄今強僕序之竊欲起太史公於九原與之面爲擘畫措注而後點綴焉而恨無路其所欲爲兄吐露什一然已譬之啞兒喫苦瓜口欲言之而又有終不相及者已嗟乎嗟乎兄得無以我爲癡人說夢夢時若了了而夢醒後又黯然蒐銷卒無一言相指畫者乎不盡不盡

與袁太冲書

太冲以忤當世坐罪奪官歸客或傳太冲不樂見

賓客往往匿身煙霧間嗟乎嗟乎太冲其古之逃虛者乎抑亦世之所不忍組縲之棄而簪紱之遺者乎如前所云則必莊生之傲漆園而不受楚王之聘於其初可也如後所云則又區區於破甑之顧而浮漚之滅者而量太冲又不欲以之困約其身爲也然則丹丘綠水之間吾獨不可以掃巖而臥枕谿而釣也乎闔中游君以舊從事過齋中特爲濡毫而書寄貽左右倘太冲不以僕所言爲嗤抱琴而過湖焉僕願從太冲側耳而聽白雪之曲也

與郁秀才書

承兄屬僕表先君子之墓愧予非閒於文者不足以副仁人孝子之思及手王廷尉與陸京兆公所爲誌與狀參而互之兩公之言或人人殊甚者自相抵牾始以爲謹厚而史中或以爲節俠始以爲稍事節縮而家用饒富而其後也又或以爲散子母錢不收而家且衰落大都近代以來縉紳先生好摹畫史記漢書爲文章而於公卿士庶誌銘傳記特借史漢之膚髮以爲工而於斯人之神理或杳焉而未之及此僕所以而其兄云云而不敢妄

爲之屬筆點綴於其間也夜聞兄所云歸輒勒草
如別紙據愚見業已刪其複者雜出者幷遺其繁
蕪而無所事者於先君子平生本末或稍稍櫛絲
入杼得其什五窺恐兄又不免謗陋之厭且疑其
非史非漢而或以爲罪也如何如何僕嘗覽中峯
禪師所爲對鏡而像而自爲贊二百年來猶令人
神思飛越若睹如來者僕拊掌大笑曰世之學士
作誌傳恐亦須如是始得其解也不審兄謂然否

復王暘谷乞文書

僕以病客臥茗上久矣忽獲公手札幷詩刻及品

茶記與種種惠遺譬則相如之渴而飲之以金莖
之露者感刻感刻讀陽湖紀略曩所從公席上飭
畫山川之概已稍稍襟帶間特其圖聞使者已授
家奴猶未及覽也夫古之善記山川莫如柳子厚
子厚材固雋然亦以朝夕鉏鉆愚溪間故得以恣
其盤谿遂谷飛泉峭壁之好而肆焉以爲文苟不
得於其遊則必及於其圖庶幾恍然神遊也不然
則未免犯古人所稱不得乎其心而爲言不得乎
其言而爲文者之戒恐終屬恍惚不能刻畫也雖
然公之向平之度則翩翩乎古之人矣僕不能文

姑遲東歸爲公記之秋深木落當囊稿以獻也不
盡不盡

與翁司馬書

頃於橋李道中偶逢麟陽宗伯官舟稍及口晝嚮
所聞者於今杳無音耗特括蒼永嘉一帶道路之
人猶稍稍訛言耳然聞　中朝別以建言者榜募
膂力敢鬬及知兵略之士雖未必得否抑足以少
戢姦雄者之心而默禂其魄使有司能借此從中
網羅且推心腹以待之亦一奇也如何如何

與胡參軍書

先司馬公沒且十餘年於今猶附殯宮中外百執
事猶不及請　聖天子如古者所築祁連山及
給秘園之器以葬此　國家缺典也吳越間數十
州郡無不人人抱痛持悲察欵太息而不能已者
而況我輩一二肺腑之交乎頃者戶部所下覆勘
軍興云云浙中諸使君頗涕涕動搖令弟錦衣過
亦危且懼矣已而幸及中寢蓋亦以監使者朱白
野公故知先司馬公曩爲御史時會先司馬公逮
繫業草疏論掾已而聞　世宗詔釋不果上而
其所爲先司馬公切劉向陳湯之訟者耿耿也僕

以此稍及從中關說之又繼以大義折之而此君遂及釋然他如杭州守吳韞菴公所中持處亦多韞菴公殆長者其仕浙中已久習聞諸將士吏民者家尸而戶祝之口故不恐以拂公議耳非特州里之共而已也近擢溫處兵備僕贈文亦以此壯之敢幷錄覽且以見我輩所持天下之公而不恐人其善耳嗟乎僕衰颯甚矣恐不能久人世所願聖天子早採臣下之疏禮葬先司馬公而僕一哭於其墓以雪百年之痛此則没且不朽及也如何如何

與宣府中丞張崆峒公書

言別已久夢思毋忘且以公之才與望按節東南者幾十年于茲矣而數坐事他徙倏躓倏起俄而河朔俄而上谷天豈異公萬里驟褒材顧欲使之越國過都遍封疆歷險塞邪然而 天子盛明虜囚內款幕府遠近之郊胡馬且不敢南向而牧矣公秉鉞過之得無如羊開府所謂輕裘緩帶其間者乎抑亦有橫槊賦詩如樂府所載出塞入塞諸曲於以思猛士而拂鐵衣者乎故人不可見而故人之襟期英爽大略從白鴈三秋時時流目也

僕年且隣七十鬢之雪而肘之枯者久矣綰帶之思已屬隔世卽如公日夕內召當在肘腋政府僕竊欲載望顏色瞻節旄大都不可復矣茲因兒姪輩從吏大同近且攜家過之道出幕府敢爲書以獻稍通丘壑間尺寸之私云耳不盡

與許敬菴吏部書

董懋德回知公福祉且聲問奕然甚爲欣慰然而以公之賢與才又屬科第二十年矣嚮嘗贈公詩云同舍牟開提督府故人已拄少師章蓋歎國家用人不免如昔人所稱積薪之喻而公之譽望所嚮何以不聞當塗者亟爲推轂也豈楊子雲頹然聲利之外故中朝之士從而厭之邪太息太息今年湖中舉進士數獨倍往時南宋而還似屬僅見也公於同鄉號稱祭酒幸時時來成之董甥及表弟錢繼修知公舊屬世講一切刮磨更望加意聞繼修年雖少其卓然特立處綽有廼翁家風茲固同志中翹楚也

與沈少林殿撰書

僕聞未同而言古人所戒況衰朽之年譬之秋林之萎蘂矣豈敢强顏冒譏輕爲尺牘於賢豪長者

之側所恃者先公令獲鹿時僕以左遷洛州過焉
辱先公食我於羈旅康我於卽次賜之以綰帶之
交者舊矣已而先公入御史臺按節閩楚之間而
僕亦隨還舊京南之粤北之河魏宦遊之轍杳然
不相及而其兩相襟期而願以古之道共爲砥礪
者固耿耿也不審公過庭時抑嘗聞其氏名否乎
頃者　天子擢公賢良之對以文章領袖海內
僕私爲吾道喜然猶未之悉也客過山中者又稍
稍口公慷慨倜儻不獨區區文章之雋已也間籍
累朝以來首大廷者枚指而畫之大較公之器識
澹泊似張公子韶凝峻似王公龜齡而以古之道
抗顏執政則又與本　朝羅一峯或不相遠他所
急故知輕千金聞鼓鼙之聲烽燧之色而介馬疾
馳則又似古之布衣節俠殆世之異人也嘗聞太
史公傳晏嬰於異代猶願爲之執鞭而況僕附公
同時而奮且州里之近齒相錯間又獲從遊先大
夫之後而敢或自外乎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黃鵠搏九皐而遺之以音則鴟鵾鷦鷯之在樊也
猶爲延頸奮翼而側耳以和且鳴幽蘭杜若之在
湘江而挹之以輕颸也雖蓬藁蕪蘼亦不覺相爲

聆靄而紛郁者固情也濮武康又稱公於青囊最深喜覽佳山水近且欲過湖中焉僕當邀山靈以俟

與胡舉人朴菴書

僕少時頗以舉子業自喜而世之學士大夫抑或以僕當竊一高第也已而鄉會試諸有司抑嘗首擬並不果此固數之偶不偶介乎其間而僕抑自恨於科場中殊自有失着也近年來舉業已多務新奇每一放榜一番炫眼抑不知舉子業故起於王荊公所厭詩賦取士而特設經義以求天下之士蓋即漢人明經遺意也而世之士既競以新奇相高於經術遂疎而不講鹵莽闊略而怪且幻矣近於見曹輩得執事所中鄉試卷讀之中間文調雖不免與世之務新奇者相矜而於題中肯綮則大都已入宋儒簡中髓處矣惟其新奇從經術中洞關竅櫛骨理譬則孫吳之治兵本之正以出入變化百戰百勝無不如意未有不以詘天下之敵者幸兄慎自愛古人以未同而言爲戒然僕夢思不忘左右故不覺潦倒至此皇恐皇恐

與沈鐵山書

承借商子及曾子固隆平集二冊謹以返上商子
更法等篇太史公已載之史記其他篇什恐非盡
出商鞅者以其議論龐雜非盡商子本旨也曾子
固所紀豈亦有志於纂當代之史而爲之者然其
紀聖緒以下或及官名行幸而不及括太祖太宗
所罷藩鎮及建州軍草創之略其紀宰臣參知樞
密使或及其簿書毛瑣而不及其出入將相之大
又如夷狄及他僞國等篇亦多草草其所當契丹
歲幣與西夏或臣或梗本末此皆所關宋朝利害
之大者中多遺漏豈子固特零星綿蕞稗官野史

而爲之者而未及成書耶邪況書多訛字不可讀不
知江南諸文獻家倘有故本可得參訂而別刻之
否亦後之竄修宋史者之助也不盡不盡

與翁司馬書

姪夔還得公報書幷聞公開帷而兒攜之刻骨刻
骨秋以來星象示異遠近訛言已而聞公卿以下
多易置者客或傳公且代張元洲公爲太宰僕於
病榻舉手加額曰此宗社之慶也已而不果又數
日客傳公改南司馬僕又舉手加額曰雖未及領
太宰而南司馬故參機務 文廟來故所稱留

守者　武宗末年國家多故執政諸公特疏喬
白巖爲南司馬已而寧藩外叛　車駕南巡諸權
瑞扈將殆鼎沸矣而卒賴以無恐公之茲權
聖天子及一二執政大都在此願爲努力僕按天
文占近日星異恐屬可憂者況南州遠近厚爲訛
言私相煽動頃復有客從永嘉來且傳冬十一月
江之鯉躍而雲飛者三其大如巨艦長可數十丈
從空中揚鬐掉尾行數十里而後下海也又一日
有傳海馬入城市者已而郡太守令獵者捕之及
以入於監兵使則又類羊也海上人並未之習覩

者或謂孔子入楚嘗識商羊爲水災豈其似之
祥者君子所不道然大略並陰象也太史公嘗書
河魚大上魚鱗甲之屬也故爲兵兆　聖天子
在上覽公卿翊戴日月之際知　國家萬萬無恙
然公爲重臣幸博習材覽按古今覽名實不特南
都根本之地而已即如徐邳江淮吳越閩楚之間
一切阨塞虛實文武吏上恐當一一料理以備不
虞僕茲言非特杞人之憂已也公方藉中外之望
於故人知已不得不儻及焉皇竦不盡

與王沂川舉人書

僕少附我公文章道誼之交其所相與砥礪行業上下古今者不特世之區區宴遊盃酒而已也而僕起家宦遊多坎壈不偶昌黎不云乎動而得譽謗亦隨之況故所忤執政者方席天下名利之權以快恩讐不特擊之仕路幷及其巖竁之間而媒孽之彈射之又從而網罟之僕故不免僇辱幽囚今且白首終焉已矣而我公之才譬之干將鏌鋣其所薄日月干斗牛而耿虹霓者何如也世之有司操尺寸之繩墨以格異材遂使海內名流如我公者於今猶垂翅而不進公亦輒自悲歌慷慨

發憤於古六藝之遺其所上採孔孟下述風騷以來百家之言鼓鑄而折衷之一切著述或及讀或未及讀大較足以要之不朽矣然則天之所以豐公之材而遲公之遇得無在此乎嘗覽古之奇崛之士荀卿韓非以下其所不偶於時而著書以自表於後世者何可勝道也然則僕之罪廢之餘於公又降等矣何者進不能爲國家建萬里勳退復不能附公輩如所謂秋蟲者爲一丘一壑之吟以自遺於身後甚矣其可悲也已近見公所爲序縉紳先生之刻幷其相與往復書僕竊奇公之氣異

公之言竊願拿舟海上從公遊且得探公東望扶
桑北眺碣石者之深不知其肯許我否也

與翁司馬書

頃入西湖飲元洲太宰園亭相與口畫公所以席
中外之望者不勝爲國家慶俄而傳邸報者過迺
知公且坐詆頼　天子聖明已及留用矣然不
知詆者之口何指也又不勝爲世道錯愕叢欷不
自已間按古今傳記所載臺諫故事大較盛明之
世納忠乘輿汚濁之運疾攻權倖而兩相半則附
君子者多攻小人黨小人者則毀君子然君子而
被毀則必其材智繫天下之望而所自提身者或
疎唐之姚公崇宋之寇公準是也其勳業荷天下
之重而所處名位者或極唐之裴公度宋之文公
彥博是也不然或好著文章多所譏切則不免忌
口如歐陽公修或起軍旅多所誅戮則反殺機如
近代王公守仁迺若我公之提身若畫錐而引繩
也其名位雖列尚書猶敝地也間發爲文章所不
欲自口者而軍旅之柄未之及然則以公譽望
竊謂海內縉紳學士無問識不識當共爲延頸舉
手以亟其柄用者而彼區區者詆口胡爲乎來哉

僕雖罪廢其於世之賢人正士之得志與否未嘗不共欣戚而於我公今日云云則又多所刺心不能不爲疾首蹙額於其間而竊願聞於左右也故敢以書問

與王敬所少司寇書

僕不量少好著文章及縣吏部左遷稍益發憤間陳古六藝及莊荀鼂賈百家之言而伏讀之妄謂文以載道道也者庖犧氏以來不易之旨也孔孟沒而聖學微於是六藝之旨散逸不傳漢興鑒秦紹七經求學士雖不敢望聖學秦之所燔始稍稍出共爲因言析義考究異同故西京之文號爲爾雅而魏晉以還惟唐韓昌黎愈柳州宗元宋歐陽學士修及蘇氏父子兄弟曾鞏王安石輩之八君子者賦材不同然要之並按古六藝及西京以來之遺響而揣摩之者其在孔門不敢當游夏列而大略因文見道就中掌理蓋當就世之所稱正統者論之六經者譬則唐虞三王也西京而下韓昌黎輩譬則由漢而唐而宋間及西蜀東晉是也世固有盛衰文亦有高下然於國之正統或爲偏安或爲播遷語所謂寖微寖昌不絕如帶是也其

他雖富如崔蔡藻如顏謝譬則草莽之裂土而王是已況於近代聞人學士乎哉僕間嘗手評次之爲八大家如別冊妄臆鄙度已載總序及諸引中不審公謂然否僕嚮嘗共公論　本朝之文如王文成公論學諸書程朱所欲爲而不能者諫佛辭爵江西田州諸疏漢唐以來未之睹也公獨點頭而海內學士大夫之好文而雄者聞予言頗共非笑以爲無當予故於八大家凡例末稍爲及之而姪桂讀其書頗篤好而欲梓而傳之欲借公一言冠之首以爲重於世公倘無拒非獨八君子

振斯世予諭陋或得併附以見而斯文之未墜於地亦可猶襟而卜也已

○與舒憲使書

僕罪廢已久譬之秋林之萎翳矣而公下車來頗憐舊嘗待罪南粵抑或間效尺寸於其土而曩之奪官或非其罪也數於仗僕之感公知已之誼多矣今公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河南者僕舊所宦遊處也而公按節過焉以知已而歷所舊遊之地其間感慨蕭瑟情思特多頃者歲十一月以來氷雪異常商丏野殍甚且鳥

獸花卉竹木下及遊魚蟄蟲之屬並爲凍冽摧折而死者湖之北有具區爲震澤方五百里郡邑長老未嘗有及見其氷合者今且危檣巨艦所嚮氷涸薪火阻絕中流躡氷而重負者殆數千人焉遠近驚駭僕竊謂五湖之間故不與淮北同何其陰凝亦至於此及近讀邸報大略不獨予五湖而內自輦轂外而邊徼蹈河踰泗以南其所困於氷雪之非常者不可勝數矣僕嘗讀洪範之書曰急則恒寒竊疑今　國家中外之所嚮風而州郡之所習行者得無其傷於急已乎不然天人之際自古記之何其故所聞與今所睹駭愕舛盭遽至於此而河南者中州也古所稱天下之樞也公今乘軺方春過之倘憫中外之急特按古月令方春布政故事興賢釋滯一切以宣鬯　主上德澤爲意則中州之所行四海九州之所環視而輻輳者然則使節所嚮天殆有隨之以暢惠風者已僕竊欲擬爲一文以贈公附之衣帶之間以申離別之思而歲之除夕從苕還家輒觸寒而病旬日來晝夜咳嗽喘息不接此所以於公之行也既不及爲飲餞道左并其所欲爲一言以贈者且不能焉古人

賦別黯然魂銷僕臥席間情竊遙遙也茲特強爲濡毫具書如左嗟乎僕亦困於寒已伏惟垂憐焉

與濤陽董宗伯書

公以九秋由西湖泛舟江南登釣臺而入雲巖之深忽已中冬而氷雪矣其所泝煙波捫霞嶠攀芝磴摩石幢俯仰嶇嶔吐吞日月古之所謂羽人不死之庭公且遍歷之矣洪厓王喬者流公曾及逢否僕願鼓枻而北將以扣公之深貌公鬚眉紫氣之間而竊有請也顧方卜亡婦葬事匍匐入山而

公曩時所賦歌於黃庭內院而貽之冊者僕間睹之大都唐之音響也茲遊也當必再倍之矣故特先爲遣使解公之裝而縱觀公所爲遊仙招隱之曲願無靳焉客有謝中台者少以高才生名於時今且博習青囊而獨得其深貴同年陳方伯敬亭公移書推之門下僕近與指畫山川往往於世之所狥眉髮形似之間而超然於其性情骨理之深者已故僕亦爲一言以從訣於長者之側然公再遊雲巖以歸則其所及異人擘畫當必有兩相印而無逾焉者不盡不盡

與朱職方書

執事之移官也僅及南北書相報者再而執事以名才而入省署其所掌內外封疆及諸將帥所提抱鼓而謹斥堠習戰鬬其相短長緩急處當必有爲　國家建石畫而貽訏謨者僕既坐罪廢不得與聞執事所從畫省中視草銘柱之詳而所自以衰年與二三社友杖屨於泉石之深嘯歌於薜蘿之叢相與朝且夕者特煙雲麋麝焉耳而執事倘亦不之知也一在日月之際一在吳越之陬其不爲隔越非畫之所思則夜之所夢耳頃浙中戍兵鼓譟事聞　朝廷問除其一二首亂者而安其反側飽其餱糧似無甚難料理者特江以南年歲數侵田野多困自保章告變以來訛言數起妖僧近訌諸州若沸盖　國家承平世久草莽覬亂非廟堂之上於小民疾苦破格拊循而所遣軍門一切兵食盈縮翕張聽其便宜行事不從中制恐多可憂此於　國計所係匪小而老夫所側身北望者也執事官不過五品祿不踰百石然名動　中朝材擅四海而機宜所發屬肺腑心膂之間其可多讓乎哉先輩劉忠宣公大夏一生功業大較從

郎署間起竊恃知[redacted]故敢盡言如此伏惟留意焉

復王敬所司寇書

春深覽邸報知兄丈坐搆去而僕之鞅怊欷歔者久之累旬日感額縮肩不自已兒曹及他相知者並謂僕曩去官時猶不至若此嗟乎天生豪雋不羣之材當爲國家建卓犖不世之業僕少時猶不免沾沾自喜兒忤執政者三彼所甘心蓋有深於涉渤海而險於臨太行者僕方以奪官爲幸也故內自量其技之薄而外復安于數之奇以爲譬之瓠落云耳廼若兄丈僕每共知已屈指竊謂古所稱海內無雙者頃勘邊一疏並今　國家石畫世所未必知而亦世所未必敢言者今忽廼爾豈即以此坐忌而蒙詬邪嗟乎我知之矣賈生所爲痛哭流涕及鼂錯所上兵事積粟及募民入塞諸書到今來猶雷震耀世之耳目然而絳灌條侯以下卒不容之朝廷之上蓋自古記之矣詩不云乎天寔爲之謂之何哉餘所欲言見副札

與吳崑麓國子助教書

言別來已十數載而僕之髯既白齒亦搖且落非故吾矣而竊思崑麓曩年之氣譬則千將之薄雲

霄而犯牛斗者也其猶當時綰帶而促膝者之舊若將與晉雷令張華輩相爲吐鍔露穎已乎抑亦聽其土之汨而翳之蝕也乎以公之文不及舉進士出而服官復落魄多不偶海內無不爲公扼腕者然楚之荀卿止於蘭陵令漢之賈誼董仲舒止於相長沙相江都相膠東天之豐其才者未嘗不絀其爵與名位也公得無爽然自失乎而況聞諸公子翩翩漢庭且以收公未竟之志乎若僕則年已入衰而長兒積頃復沒公之下視故人所爲分痛而抱酸者何如也雖然僕抑棄如破甑不復顧矣日陛擁膝支頤聊爲閉戶自吟耳公其有以憐而教之否

與甥董進士書

南宮捷音一至兩肘之間殊覺翼而飛也已而再聞　大廷之對傳臚殿中亦可謂始進者之榮矣雖然吾尤不能不厚望焉天之生材也甚難而君子之以其材成且全之以副天之所望也甚不易況筮仕之初譬則築室者之立址也故曰君子之仕也莫重乎其始進當必內以審其志之所嚮與其器之所安外以考之古人之所不逮與今人之

所不能猶之射者之懸鵠於百步之外而吾將持弓審固以求其命中者而其大端惟在於明學術擇師友審去就夫所謂學術無曰世之博聞疆記侈膾詞章而已也須本之身心性情之間以求其安身立命之端次之練習古今之際以參之經世酬物之用其所讀書須先六經下及周程張朱語錄然後參之眞西山心政二經與宋名臣言行錄之類此則終身名業之案也夫所謂擇師友無曰世之綰帶而交啣盃爲歡而已也須於　中朝擇其海內人倫之厚望以爲之師於同輩中擇其抱負非凡者以爲之友與朝夕講論又必降氣遜志其間斯則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善行世之一切傾邪險詖吾之耳目不以濡染其間諺所云蓬中之麻不扶而直是也夫所謂審去就此則尤所謂終身受用喫緊處也大略自古以來世挾雋逸之才而盛赫奕之望者固多借推轂之譽然亦未嘗不叢側目者之忌其所推轂者未必能爲我建不拔之基而其所側目而忌往往或自貽以負俗之累矣漢之賈生魏之禰衡唐之王勃以下並坐此願吾甥於此須按古來傳記所載及我

國朝名賢鉅卿某人弱冠立朝者後來終身事業作何結局某人崛起一時者後來終身事業卒受跌蹉某人始雖蹇訥仕路稍屬遲徊已而資深望重並建名業某人始雖得志聲施當塗已而搆猜蒙詬卒毀生平此古之人所以寧爲璞中之玉以待世之刖足者之求盖有以也以上三言不勝區區在吾甥固自負長駕不馭之氣而在令祖暨令尊當亦自有過庭承帷之訓吾猶不能爲喋喋者第以骨肉之間苟有寸知不得不倒囊傾囷而吐露耳其言雖不文而其義亦或有攸當幸吾甥命童子障之臥榻之側稍代古者盤盂戶牖几席刀劒之銘焉幸甚幸甚

與甥顧侍御書

甥巡倉以來嘉湖蘇松間一切輓漕而輸稅者無問軍與民頌之如挾纊然及讀條陳江南民瘼十二事宜言言中肯綮切名實悉利弊吾曩覽甥所著舉子業連翩熠燿竊謂有舅家風及獲疏稿顧自謂不及也所惜者諸州縣有司或未必一一調劑如甥指揮耳而今而後願甥悉心　國家典章及兩漢來到今名臣奏疏吾釋褐時第與三五同

志之士蚤夜鑽心於文章詩歌之末以相矜覆已而譽日以起謗亦隨之及出綰印綬爲縣吏雖所嚮初嘗射一時之聲以馳驟於世要之淺心浮氣非古之湛深凝靜而致遠者之器於今猶自恨也甥之才譬之干將莫耶聞道倫生於世耳故以懸勿輕以之截盤匜剸犀兕而割鴻鵠也董甥過亦煩出此與共商而教之如何如何

與董甥儀制書

年踰七十吾方愧學不聞道倫生於世耳故以懸弧之夕囊一劒一瓢以自逃於西湖煙波之深絕

賓客遠交朋而兒女輩一切稱觴上壽並不以及甥從日月之際顧貽我以書惠我以綺繒兼金之賜慙謝慙謝比來藉庇亦多康食第汝母從去秋來多病臥時起時蹶令我忉怛而四月初六妹氏以產難亡矣又聞甥所生孫女亦以疹亡酸惻酸惻比來省中視草暇一切學問文章日進否傳曰仕而優則學大略古之豪雋之士須於學問中刮磨洗鍊令吾心於進退古今囊括宇宙時時有下手處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聖門所謂憤與樂兩者如環然愼勿悠悠虛過光陰也

與王敬所書

近攜最幼兒附仲兒之廬以居盖憐年逾七十謝一切賓客姻族蓬其首垢其面而托古之灌園叟以息機於其間耳日向午從臥榻起忽得兄所遣省廬者之使移書覽之矍然如揖雲將於其堂而與之語也且嘉且驚嚮所謂初聞兄罷官之報不勝感愴非爲故人區區升沉顯晦間也僕少頗自好願附古之勳名之士翱翔當世然既以之自好亦以之好天下之士共爲同心戮力鑱志盛氣於其間者及僕忤世坐罪廢而竊睹兄擘畫古今指揮得失其所洞中關肋剖晳事機於今海內無雙者而世不察卒以莽伏彈射者之言點汚而去之又從而錮之謂之何哉莊生所云龜之曳尾於泥者彼固一道也非僕與兄之吉也僕幾擬過兄所將邀兄共尋石梁之勝抱膝而吟掃巖而嘯及聞沃洲公之變僕且往哭於其家視其孤收其遺文於以東過海上也顧秋以來病荏苒至今而來書所諭西湖秋社之約令我兩肘頓翼而飛矣非僕尋兄兄即尋僕也

與吳悟齋中丞及姜鳳阿祭酒書

言別來忽已深秋近獲公從石門道中所寄書知公與鳳阿公同過華亭且轉西湖矣此則兩公者向平康樂之遊也僕豈敢後特兒妾輩並臥疾牀榻間僕未能遽棄去相從然世之所矜西湖者大較特在煙波游冶歌舞綺麗城闕逶迤樓臺蔽虧他如孤山六橋漁梁荷館之星羅而禔綰者耳然譬則臨池窺妝者之淺而已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山愈深則泉愈冽而其谷愈幽薜荔女蘿之所叢鼪鼯猨狖之所宮琪花瑶草之所布懸崖塹壁之所經甚且鳥窩之禪羽化之客相與攀鶻栖捫虎窟而魚且鉢於其間非特學士大夫之所不及遊抑且樵斧漁緡之所不能徧者兩公過焉知山靈必爲掃雲翳排霧氛而待矣寧能裹糧而食肘瓢而飲借榻於壑絶者之廬或混緇流或擁黃冠或嘯泉石或狎麋麏爲旬日匝月之遊否乎知兩公此行當及減騶從避姓名杳然長林之深而不知其所之者已兒妾輩稍謝藥餌僕將躡蹤附景而追隨之而人或不之知不能以吾告幸兩公所當巖賦而竹吟處按時日題識其旁俾僕獲抱巖而呼穿竹而尋僕不能即兩公兩公當或即僕僕雖

衰且老猶能爲兩公記茲遊以貽後之好事者也

與潯陽宗伯書

適有客攜繪畫屏障者過山齋其一則王公貴卿所擁曼姬者百二十人而水晶之簾珊瑚之几與夫彈絲揚吹之歡相爲掩映羅列於曲旃之間其一則牡丹芍藥五色熠燿文杏雕蘭紛錯若帶古所稱金谷者是已僕竊思惟翁之堂爲稱當其廣廈之上微風泛瑟其宜一也騷人墨子分曹賦詩其宜二也珠履貂裘更席洗盃其宜三也歌梁舞檻塵蜚若隔其宜四也客醉不散夜半霜華其宜五也至於僕之如斗之室圖書雜遝所相與者綠蘿之影紫苔之色而已安所用之故謹爲引上況令孫膳部自天來歸晝錦如雲賓客前列公得無賞而進之於以使我二三知已爲之縱飲狂歌呼盧唱梟其間否乎

與劉時泉司業書

秋間獲公手教且以覽鄉録而不及知兒曹之叨第甚爲我悽惋而垂慰也然公既以不列名而飲鬱則其以列名而鼓掌也多矣感戢感戢公由侍從過南雍已久旦夕當以學士召不然且領宮詹

白麻之拜行且次第而僕以七十老人內之既不
能以其身容於　朝廷之上共公輩策勛明時戮
力當世外之又不能尋古之異人者流嚮山澤間
稍從熊經鳥伸之訣以習長生所自好者區區詩
歌文章之什或與山氓野老奕棊緡釣相朝夕耳
公得無憐之乎近覽邸報　中朝耳目又行震盪
一番茲固　天子聖明與諸執事鳴仗擧檻之
功也然其間指陳忠讜固多而洗蕩蒐薙抑過僕
嘗讀漢書公卿列傳至師丹翟方進朱博等又如
宋史所次熙寧元豐下及元祐之際君子小人相
爲出入升沉未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何則救鼎沸
者抽薪爲上水擊次之不識公謂然否偶姪孫文
炳過太學特具書問候稍綴通家子弟之末耳幸
爲左眄焉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六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謝穎陽少宰書

僕謭劣無似所荷公道誼而骨肉之者二十餘年于茲曩者積兒之没聞公泫然飲痛者久之其所爲書吊且慰者一字堪一淚今縉兒獲以文章附弟子末席没且臨風而悲悼之者如彼則其存且叨第而攜持之者何如也

與甥顧儆韋侍御書

甥昨臺中所建十二事宜疏鑿鑿中名實按利害
聞蘇常以下並已畫一施行至於田地一則之條
此殆吾湖中第一喫緊利弊處萬曆十年已按行
矣近緣十餘勢人鉅室以吾甥左遷而遽爲變亂
黑白以淆之撫按諸臺之間甚矣可爲太息也然
聞撫按兩臺初猶中持專待郡縣之歸而爲參決
數日來聞郡縣間爲勢人所劫外則猶爲好言以
謝百姓而內則密以勢人所授者揭而覆之兩臺
矣嗟乎嗟乎何吾湖民不幸之至此也請以數言
折之經曰底愼財賦咸則三壤蓋言按其土之上
中下而量爲賦之輕重法也湖之絲綿衣天下故
稱爲沃野而湖之絲綿從地出故利爲最盛且湖
之患在水而湖之圩田十年之內所被水而災者
六七而湖之地並高阜故其患獨無此外猶有一
曰地田則以地而開成田其高阜故與地等而無
水患者也二曰蕩田則原係地額而介乎沼沚之
間淤泥歲壅此其高阜亦與地田等而無水患者
也大略地之所出每畝上者桑葉二千觔歲所入
五六金次者千觔最下者歲所入亦不下一二金
故上地之直每畝十金而上中者七金最下者猶

三四金圩田上者歲所入米二石以上中者歲所入米一石五斗下者僅數斗被水之年則無粒矣即如地田蕩田無論水旱歲所入三石二石故其價亦與地相爲甲乙由此言之則地之賦例當從重而田之賦例當從輕三尺童子所不辯而知者只緣上產並爲勢人鉅室利其入豐而稅之約不恤厚貲買之此輩力能搖郡縣賄吏胥而下產則十年五七災者大略盡在小民既貧且弱無以聲之當路耳甥之去年此疏蓋湖民所欲俎豆之者去年郡縣採公議而上之兩臺兩臺亦順下情而行之布政司只緣建議者甥也而湖之勢人鉅室所私啣而怨之者亦甥也甥偶落職諸所不便者紛然若蝟毛而起以反之矣蘇州田則甚龐雜而太守王儀出而一之嘉興亦然且德清亦一則而我歸烏獨窘扼至此聞執政已洞晳安得倜儻之士而共議之也

謝馮太史書

僕無似獲從公西湖之上稍及聞公所品畫世之文章大略世之所競者譬則女之治容而鉛華也羅綺也與夫明璫而翠爵也而公之所指則在朝

霞也芙蕖也與夫凌波而鳴珮也僕歸以語之兒曹及帷中他弟子半解半不解然獨好之而數借公所指以程督其間顧兒曹以下或有志而未之逮焉頃者兒之試南宮也適公在事遽獲引之門牆之末豈以其嚮所半及解者而輒收錄之邪嘗聞宋元祐慶曆間士之以文章而進於天子之庭者非楊劉不以與獨歐陽公出而天下之文章始知復趨於古蜀布衣蘇洵老矣一日攜其二子軾與轍以遊於京師歐陽公知貢舉既錄其二子而幷及其父之文章之名遂以擅當時而傳後世然則僕衰且耄矣罷官來已三十年于茲不及攜其子出遊矣而公之錄其子寵及其父得無老馬之伏櫪也且別爲噴珂跑地而悲鳴者乎杜甫有云每依北斗望京華僕於林壑所願隨明月而從公金馬承明之間相爲翺翔朝夕者殆什伯千萬也

與鍾文麓大尹書

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也久矣僕附公綰帶之日淺知公不能深獨覽睹公舉子業非世所習勦贗粉黛而已者僕每嚮仲文謂公異日必以吏業名世已而公中鄉試後絕去故時戚里稱觴者之歡匿

蹤閉關攻苦食淡益發憤爲文章及第進士抱牒
出爲令其所硜硜自好復如初甚矣公可謂卓然
力古之道而不惑於流俗者僕好古之道而不能
畢其志及聞公抗古之道而不同于俗安得不神
馳臭附於公之左右乎及公之令惠安也聞頗與
田野父老相爲吐哺僕固知公非令之吏而已也
惠安之吏民不能遮留公閩之持節使者相與飛
章上　天子又不能強請公今且不免更賢樂
平夫民之情一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曾
子亦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要之惠安之民此情也樂平之民亦此情
也公能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而一切世之作
好作惡不以雜乎其間則惠安之所席而行之者
固當洒然而行之樂平之鄉也又豈有二乎哉予
雖不知惠安與樂平據客所傳大較惠安之俗近
於瘝瘵而所先者在撫字樂平之俗近於獷悍而
所先者在剸割然於剸割之中第能持父母之心
以爲痒痾疾痛其間譬之瘍醫者察蠹肉關血而
砭劑之耳孟子亦云必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夫所謂必如此者一切黜陟刑殺並出於民之情

而已不與焉茲卽三王而上之政也又何有於今之吏治邪公行矣不能追公西行之車而共爲傾吐矣惟公以其所故施行於惠安者移之樂平移之上失道而乂散之民而守之不變焉優柔以俟之公當尸祝茲土而異時甘棠之愛所與豫章江流川引而戶溉者百世矣茲固僕之私也不盡不盡

復胡敬堂大尹書 天子印綬出令英公之才練而深曩所發之爲公車業者以之掇一科第當如探丸耳顧數困之有司而僅隸之貢然象郡牂牁狹筰之間卽西界隴右羌中而北徙金城玉關以及盧龍玄菟而東者也故其朝而謁郡廷夕而乘亭障所擁者非氈裘卽油幕所食而飲者非羶葷卽蹲鴟僕嘗提兵百粵及經塞上縣大夫之抱牒而過者大較半雜慘黔之色少夷猶者也而公釋褐輒令中州其去故鄉特千里其所乘風土與服食也無相遠而公又以才之練且深者爲之端冕而南面其間數有客自中州來者僕數

詢公一切簿書聽斷之概客未嘗不稱善也抑有他使過陸合肥陸亦嚮使稱公啧啧不置也忽辱公所遺書又孳孳及僕之曩宦遊處所按行故事公得無於抱琴之暇爲陽春爲白雪而於以思我之同曲而聲相應者乎僕扣使者治狀大較與客所尊及陸合肥所口授無以異甚矣公之得志而聲施大行百里者半九十詩曰永終令譽願公以僕所聞久之或四三年或五六年無改其初則不特世所羨璽書之召行且尸祝而俎豆於其土矣不盡不盡

與張督府崐崍公書

頃戍兵鼓譟一節非敢稱亂也大略此輩自海上烽燧以來前軍門所從遑急中外既困於島夷之力鬬內復厭夫調兵之兇悍故募金衢及處州一帶掘山竊礦之夫要之漢所稱羣盜者之遺也當是時專閫者方提抱鼓急矢石故不得不捐厚貲以招之而此輩抑遂稍稍習戰鬬赴湯火所嚮亦時時摧鋒斬馘以爲功甚且譚司馬戚將軍挾之而閩挾之而薊上之人所驕而豢養之也非一日矣其中豐衣飽食載橐而歸什伍閭里轉相倣倣

父死子繼兄死弟及頻年以來東陽義烏諸州縣間棄累世斸山劖崖之業執戈爲兵什而五六矣無他習之所在其勢然也衆且謂大司馬胡公沒後海上烽燧不至所從諸將戍卒大較共爲輕裘緩帶以相躑躅而嬉耳可無事者然省兵可也省其兵之食不可也彼既以其身藉之於官無復別爲父母妻子之養安得時贏時縮曩軍興時月糧外別給行糧間有摧鋒破陣即冐不貲之犒故衆貪而競前近既海上無事又從而於其所例給月糧之中去其什之二三甚而或給之又不以時又從而以子母錢陰奪之焉獵犬韝鷹肉食不飽能不號而颺去乎近年浙中多盜亦大率坐此旬日來或謂此中有飛揚跋扈之士不可不力除之否則必多他變或謂事體已緩耳目已靜稍從月糧中優以一二即可無事愚竊謂二者皆過也　朝廷有兵制軍門有軍政唐末藩鎮之禍百年搶攘與五代相終始其初抑特起于戍卒耳嘉靖大同之變當事者以拊叛爲名支吾了事已而首亂者避罪入胡幸亂者乘瑕蹈釁迄於庚戌狂悖犯闕此其一也近復有南都黃侍郎之變二三年間勢

屬鼎沸非李克齋中丞由淮上入領司馬痛爲懲創則其事亦不能遽妥此其二也愚故謂後一着妄也至於此中疑有飛揚跋扈之士又屬過慮漢袁盎不云乎彼吳安得豪傑而誘之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彼並鼪鼯無他計者況公以中朝之望乘傳而出彼且落膽矣愚故謂前一着亦妄也據愚見彼其初特計出無聊譬之狂病跳躍已而痛定思痛自謂法在必死天威所嚮倘及宣言前當事者委屬處分未協則彼且感且怖畏罪不暇公仍於將領中擇其稍能輯衆而不相猜

貳者令其自縛首亂其餘煽誘一切便宜覆以威德此特在公七筋間也第其中必有陽爲效順首鼠兩端而內實觀望傾危不測此其跡雖不可以名坐而其中則爲胎禍釀亂之甚請公遲久而得之亦遲久而後假他事以蒐治之蘇文忠公所謂齒脫而兒不知大較愚見如此此事毛瑣不煩盛慮特東南三十年來軍旅之騷驛兼之以饑饉之相仍其役於官者上下例托節省減削過多而其業於田野者戶口痌瘝餓殍相望妖星以後訛言數起幸我公以石畫舊臣暫塡吳越非於一切無

名之征、畫一條疏罷去、則民漸不堪、今日所急者、
恐不在二三跳梁之夫、而在千里瘡痍之民、引領
而望公祖席之耳、

與大司馬劉帶川書

言別來僕之形日以秭髯日以抽白求公曩所習
睹故吾者眊焉已什之五矣而客從北來僕時時
覘問公起居客往往謂公特躩躒嫖姚間擁騎歌
吹而田獵乎長林曠埜之間晚則輦飛鳥狡兎以
歸狼籍雜遝甚且無算古者秦風駟鐵所載諸什
是也公之氣亦雄矣僕聞之不覺神馳且願隨南
風而從公蹀躞也偶過姑蘇逢張鹽使所攜健兒
敢附書以候且欲公知僕雖衰猶能掉滄浪而行
歌於五湖七十二峯之深與公載獫歙驕之概無
相遠者一笑不盡不盡

與杜靜臺節推書

聞公以南宮不第遽爾謁選不知者以公繫海內
之望久矣第不當令鵾鵬之翮而從鴳鵽於藩籬
也其知者抑且以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
比年來蹉乙科起家累官御史尚書郎及二千石
而上甚且入列九卿或按節開鎮者數矣而僕之

愚則竊以公之學道三十年于茲信於昆弟支庶
信於鄉黨朋友又且信於四方同志之士公今日
雖不及掇一第與世俗所尚者相馳驟然公特按
學問所自得處出之以臨民涖官出之以御下獲
上古人有言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又曰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以此日夕
孳孳焉鑑之於心砥礪之乎政事而因以念其本
原得力處他不暇遠引周濂溪程明道楊龜山朱
考亭輩其於仕路亦不及聲施當世然而州郡里
社間於今猶尸祝而俎豆之者不忘也先輩所謂
得志澤加於民一命以上皆是矣豈必世之所競
曳紫綬佩金印叱咤風霆乎哉茲固公所自信而
自好當不待予之喋喋者然僕有尺寸之愚不敢
不以獻孔子曰由也果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
何有要之孔門所事者惟仁而至於從政則又獨
挈果與藝達三字爲符固自有說也卽如孔子之
爲司寇首誅少正卯墮三都卻萊夷一切作用固
有翕張予奪其間而非世之儒生曲學所知者故
曰仁術也幸公留意焉

與胡舉人論舉業書

舉子業一節淺視之似屬儒者末技苟於中極其深而研其幾古人所謂非六經之旨不以存於心而措於辭非吾所蘊之爲心而吐之爲辭粹然得聖人之至者則亦不能如百川之流行浩蕩而注之海亍故曰聖學以洗心爲功而舉子業亦當以鍊心爲案吾輩能鍊其心如百鍊之金之在冶斯之謂自得而資深逢原也請兄試舉其心而反觀內照之得無猶有砂礦鉛汞相雜而錯出者乎諸子一桂輩頗知發憤爲文章前問師友之最者僕首以兄告之僕之私不特爲子姪輩求師友於兄以發指南之車抑亦併欲邀兄過草堂稍得以共兄早晚相爲折衷其至耳

與吳鳳麓大尹書

嚮嘗痛故司馬胡公於浙有百世不朽之功而卒爲忌者所擠公議凜凜於其提戈斬馘處當於其鄉發之已而不偶豈今天子明盛而日月之下猶有覆盆邪太息然所諭祠之學宮亦公之吏業一名案也萬惟明示以慰懸懸

與邵梅墩中丞書

曩年過壽先公獲從遊累日承公推先公之愛不

以鄙夷若將憐其世講之末深爲繾綣而骨肉之
者公之德望矯然中外而海内人士共仰風猷僕
瞻依雖切書問獨疎何者年入衰遲譬則紲樊之
羽伏蟄之蟲無從竦翅張翼啓坏伸吻而飛且鳴
於賢豪長者之側耳頃者公領節出鎮荆襄適地
方災荒公所請蠲開賑招流亡郤困阨督諸州郡
勞來其所全活者不知其幾十萬人大較與宋富
鄭公之撫青州無以異鄭公抑自謂勝中書令二
十四考而復有安慶一帶揭竿斬木之寇嘯聚流
刼而南竄江黄以上公復提兵命將斬馘獻俘卒
及底定公非詩人所稱江漢之功者乎僕切嚮往
願爲公依倣凱歌附頌金石而恨以道遠不知公
帷幄間一切紆籌本末也如何如何

與費唐衢觀察書

公按節入閩而浙之將士吏民所提遺綏而奮報
懷挾纊而感恩者於今鰓鰓一日也而下走
則尤深何者人生世間知已無幾獨憐公且移官
入閩而下走之年日益衰以耄於園林泉石之佳
猶支離杖屨千里命駕一段勝緣大都作隔世事
矣惟我公宦轍再爲過浙倘下走未塡溝壑或及

綰帶相從銜盃爲歡茲則僕之所無忘眉睫也門生施可大以郡司理之最聞嶺南今改建寧同知起家乙科故其浮湛若此嗟乎抑騏驥於塩車安能展千里之足乎惟我公首爲拂羈而飾騣焉令施子蚤爲著鞭茲則伯樂之所以空冀北之羣也不勝勤懇

與姚華麓憲使書

鄱陽詹君篠山世其父愛山所傳堪輿家學東望海上多異人且謂必有名山大川以孕毓其間以故抱青囊通謁門下倘辱賜之緩頰而譚掉麈而畫當必能爲公擇一牛眠馬嘶之地以報知已也

與趙麟陽中丞書

山陰趙生名紳者以繪事遊江海間僕衰且老獨於佳山水不能不時時杖屨出遊或及嘯且詠而趙生抑嘗盤薄解衣輒爲圖寫雲煙泉石及其巇嵲嶇嶔以歸而或有好事者載酒逆之共爲淋漓俯仰人或以僕輩恍然仙遊也每恨獨不及候謁門下故請僕書匍匐以見不識公肯賜之末席否古之一介寒士依世之王公以顯技術者何可枚舉倘借左盼信生之奇逢而亦公之好士之一班

也

與吳悟齋中丞書

頃覽邸報知兒曹從事西臺僅及再旬輒入薦草稍聞　中朝或爲奬譽然據愚見得無犯古所稱沾沾自喜者之戒乎僕之區區惟願此兒進以師事國之元老如公輩退且兄事疆立博聞者於以上下古今討論得失持之以深畜之以厚茲則父之所望於其子而遲之異日者傳曰羽毛未成不可以强仕伏惟公朝夕而課督之二三年來臺諫諸君子及郎署間少年盛氣者大較金以　天子及諸公卿開顏納諍往往掇拾浮言搖撼國家或傳中有行險陰賊者爲之鬼魅其間甚非所以持明盛之世也不知兒曹知領訓誨否僕以淪廢既久於中外事不能諳習然念兒之深而憂兒之切不無寤寐鰓鰓然者惟公膝席而教之不盡

上潁翁相公書

肅廟以來言路甚廣茲固我　君相盛德事第一二年間其所懷忠持赤者固多而煩言亂聽者亦起科塲一節口舌更橫然　主上每爲優容相

公董特爲解梦批劇而不以厭者宣德弘治年間
所不逮也東南州郡所被災傷僕年垂八十未之
睹抑未之聞者頃聞 聖天子破格寬卹第洒
轍之鮒望恩西江閭閻父老尚深杞人之憂邇來
臺諫交章公車大司農業已題覆第不知處分竟
何如耳語曰東南民力竭矣唯相公留神焉

復陳五嶽廷尉書

巳丑秋得公子所從越州寄公所爲僕序拙刻者
手而讀之不勝感激踴躍歌且舞之公之所言僉
庖犧畫象以來文章之旨而僕少所自好抑妄謂
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學者惟本之吾心以
求之六籍之深則固有釋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
是道者古之名家崔蔡左陸而下其材非不鷙且
猛也然於古作者之旨疑或有間蓋謂由其心之
至而出而成聲則種種色色僉所以摹畫天地之
化工而爲文之在茲可也否則譬之貧者之持鉢
而乞市强者之行劫而剽路耳嘗共故唐太史荆
川公面爲口畫合轍者什八巳而荆川没而世之
豪傑雋偉者僉以僕所好奴隸之土苴之弁髦之
焉耳僕何以敢望公之厚爲篤信而謬譽之者至

此然於僕則仲尼所謂竊有志焉而未之逮者於公則莊周所謂斲輪者之言百世所不易者歲暮時聞公已過金陵僕輒欲移所梓公序文跨驢而走都亭或邀公於牛首燕磯之間稽顙稱謝而併以出其自好而未之能者面爲印證也顧年近八十荏苒巖壑不能出門戶留滯至今耳忽辱手問及他貽示諸什驚誦且服茲特先爲片楮以復秋八九月間涼飈刻露落木喧蛩決當摳衣膝席以罄平生也

復王進士書

執事世家學以文章名東吳州郡間僕雖衰且鄉往舊矣頃者使自兒曹宦邸歸忽辱執事手併寄舉業刻三冊且屬僕爲批評於以梓而傳僕手而覽之者累日大較執事於舉業已得其髓大者山立深者海潤玄者鬼瞰而中所自爲鈎奇釣詭非惟經生者所不能言抑且有不能知之者僕何敢贅一辭於其間哉第叅而伍之執事所自好於僕所見猶有小異者僕嘗謂舉業一脈蓋繇王荊公厭唐宋來以辭賦取士故特倡此經義以攬天下材茂之士妄謂舉子業今文也然苟得其

至卽謂之古文亦可也世之爲古文者必當本之六籍以求其至而爲舉子業者亦當繇濂洛關閩以泝六籍而務得乎聖賢之精而不涉世見不落言詮本朝獨王守溪爲最上乘唐太史輩間亦從而羽翼之而執事且從諛僕集其大成過矣過矣僕豈敢當哉然僕之所管窺而蠡測不敢不爲知已者一傾吐之舉業一脈卽說經也歷代聖賢所自見處小大深淺不同傳不云乎太山之於丘垤也河海之於行潦也類也而學者卽其言而疏之爲文亦當按其小大淺深之旨而各爲支流而分

析之卽如學庸語孟所載孔子與顏曾已屬不同而顏曾以下較之游夏輩又不啻什伯其間叙事紀事問辯質疑星羅雲遝而世之競爲勦襲者甚目影響而無穫之不特楚人之爲孫叔敖者衣冠而已往往田傭牧豎而富商大賈之飾甚矣其可笑也僕竊恥之然亦不免間知其非而或蹈之何者入魯而不得不爲章甫也入宋而　不得不爲縫掖也此亦婦人女子之對鏡自照而復自嘲者執事之文雄矣據愚見所及抑不能不疑其或過譬之兵家執事所當與項籍鉅鹿之戰旗鼓相當

矣而以按之孫吳或屬一間也譬之談釋氏者執事所當達磨西來獨契禪宗矣然於釋迦所首雪山苦行及面迦葉處又不知一一合乎否也故僕讀執事之文多心掉目炫而於什一之間猶不能不少有齟齬離合故敢先爲書以請而不敢於執事所刻草草鐫次伏惟執事垂亮焉

與趙定宇侍郎書

僕無似罪錮且久而公獨推先大夫之愛數爲挂之眉睫口吻間何其勤也頃者　天子且召公爲少宗伯不勝蛩然喜躍然歌且舞僕嘗妄謂士大夫名業惟不同俗者斯能不干澤不媚世者斯能不擅權無他玄豹而濯之以南山之霧也而後其文章炳以蔚應龍而蟄之以九淵之海也而後其膏澤需以沱然則二十年來公所繇文章侍從日月之際且進且退而獨矯然中持不詭隨不浮湛今之學士大夫所共爲望斗垣而瞻泰階者豈偶然哉　主上春秋鼎盛數以疾不視朝儲位尚虛四圍多故傳不云乎政且及子恐亦門下吐握焦勞之秋已引領引領不盡不盡

與周山泉督府書

公東山之臥久矣　聖天子採臣下言還之
朝請僕不勝爲　國家忭且舞然而衰耄之年巖
壑之蹤無繇附青鳥白鴈銜書問候而公之博大
忠貞之誼蕭疎澹泊之襟未嘗不溉於心而挂於
眉睫也頃者縉兒以僕患瘍不勝絫欷於是上書
乞疾來歸道出撫治辱公憐之又從而移書僕不
肖併及分俸以投之公得無故人綰帶之思而不
能忘者乎公之譽望冠中外　聖天子行且召
而席之樞筦置之左右叅大政鎮中朝旦與暮也
而僕頹然衰白所謂去日長來日短如欲再爲膝
席披風素掉塵摧今古恐須屬之再生也已寤言
及此能無感舊而懷悲已乎玆顓使函書以謝外
機杼聊以備公之授衣而家刻史漢鈔併詩文稿
一編則以僕之鉛槧筆研間附上求教而抑且欲
公知我之衰猶不致頹墮者如此不能盡所欲言

謝陳五獄序文刻書

僕少不自量頗好習爲文章詩歌之什願附世之
騕褭而蹀躞千里鵾鵬而翻飛層霄也顧以蹄之
窘而翮之鍛寘之泥淖困之藩籬久矣辱公所序
拙藁爲褒稱而詮次之且謂或升古作者之堂何

敢當何敢當伏思　國朝以來詩聲起自高徐輩凌轢宋元已而何李中興而邊太常顧中丞鄭繼之薛君采朱子升馬仲房輩繼之嘉靖間張子言高子業王履吉黃勉之唐應德陳約之許子春蔡子木皇甫兄弟輩又從而羽翼之已而李于鱗輩翱翔郎署互相標榜甚且叱咤風霆而噴嘯日月也五七言古詩及近體以下不敢謂金中律呂然大較翩翩乎上附六朝下薄大曆矣獨於文章未敢輕議宋太史後寥寥參也王新建論學書及兵略諸疏可謂千年絕調矣而江西以後猥視末藝即如唐王以下頗厭何李之抗聲藻而略神理也稍於歐陽曾王若將共爲翱翔嫋娜其間然抑或疲矣他操觚者輒呼曰某太史公也某班掾也世之借耳傭目者一時不察共爲道聽塗說而附和之然要之去古遠矣何則孔氏讀易猶三絕韋編也達磨西來猶面壁者十八年而後折蘆東渡首傳宗旨也文不本之六籍以求聖人之道而顧沾沾焉淺心浮氣競爲拮据其間譬之剪綵而花其所炫燿熠爚者若或目眩而心掉而要之於古作者之旨或背而馳矣僕故妄謂　明興以來二百

年行且有韓歐者出風行海流大闡斯文也公得
無爲之欷歔憤咽其間於以奮袂而橫戈者乎若
僕則衰颯矣公所云云蓋不能不愧於心而鑱於
衣帶者謹具書以謝外刻漢書鈔一百卷班孟堅
所共太史旗鼓相當或得或失處抑稍爲鐫評其
間其所橫加刪削者特人物表而下及元后王莽
諸傳大都雜之以曹大家輩所附者耳倘及塵覽
幸爲批示秋深以後木落霜飛終擬跨一驢走候
公於牛首燕磯之間綰帶膝席而聽公所折衷者
不知其肯許否

與蔡南麓方伯書

僕罷官來垂四十年於世之縉紳學士不相及然
獨間聞公之道術德望傳所稱朝之耆蔡國之典
刑是也溉於心者久矣豈謂晚歲未填溝壑猶及
公復按節浙上稍獲望顏色瞻聳焉及聆高論雖
雖乎道誼之深古人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內
之領褒百執事外之綱紀四方者非公之事已乎
而先師來菲泉先生之孫曰拱日者過草堂數稱
公過蕭山時時諮訪其子若孫及遺書所世授
處併投之以金已而再扣之先師令奉新時公甫

七齡然公以里巷長老所口其吏業故過其故里
詡詡齒頰若此仲尼不云乎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公之於故令猶無忘如此則公之仁心篤行可知
公之於其故里猶且煦煦然如此則其遺骼所埋
與其子若孫所零丁孤苦而爲之拊循提攜也又
可知顧其家索矣猶幸拱日者稍稍可以文章潤
其身而繼其詩書之澤者也四應省試未及掇一
第以公無忘先世茲且抱生平所著文若干什願
出公門下不知公覽睹之他日或可列公宮牆桃
李否僕少受先師恩最深其所被督教而以國士
許之者最亟故今於公所當引盻處不敢不上書
陳謝而亦不敢不爲其孫請謁也伏惟留神焉

○與石東泉司徒書

縉兒以僕衰且耄及聞去歲所抱瘍毒上書乞疾
南還稍及聞公所席君相之知與中外之望當與
前代名公碩卿相鴈次也不勝欣慰然而竊思今
日時事之亟惟大司農與本兵而已或曰馬市以
來邊備既弛在邊臣則倚以爲長城而罷烽燧息
刁斗且陰以縞繒相羈縻在北虜則借此爲媒利
而擁氊裘邀歲繒且陽以部落相恐喝於以恣狼

貪於其側而覬覦非常之變漢鼂錯所謂諸侯王不云乎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今日虜情得無近是乎　廟堂之上其所陽爲不絕者不得不在此而其所陰爲力鬬者不得不在彼然則七鎮之間其所合各饒之以兵食而布戰將選銳鋒購死士襲部落非其所獨亟乎僕又爲公思之漢武帝元狩以後海內驛騷矣而桑弘羊輩不得不網罟山澤也唐明皇天寶以後乘輿播遷矣而劉晏輩不得不銖求鹽鐵也嘗覽公所疏請罷少府錢二十萬　主上猶不從而況他乎近據福建所檄傳日本又囂然矣僕私計關白大約一梟雄耳或特威刼海上琉球以下附近諸夷之貢而未必敢深犯也然聞福建漳泉之椎剽少年其所竄入者既衆當必爲之鈎引嚮道浙之溫台寧紹及杭嘉以下並以波濤魚龍爲州郡者也浙之督府亦不得不爲備嘉靖以來其所晏然輕裘緩帶者已三十年而一旦起而從事不得不首之以廣製烏艚船遮擊海上其他所當別爲選摧鋒備火攻瞭海洋種種諸費恐亦不下數十萬也及按庫貯特懸磬耳旦夕當請

內帑及停歲解或他借鹽司關市之入不知公何以待之僕內抱漆室之憂外切知己之籌晝不寧食夕不寧睫者固懸懸也惟公留神焉

與賀道星秀才書

公之才譬則青萍也世之士固當識之豈謂又復荏苒留滯今年兒輩師友間脫穎已盡獨公猶抱卞和之泣耳然僕恃公知愛不敢不爲一言大較公之文一切運格似臺閣冠冕處多而嫵媚風流處少其所構思層閣繚垣處多而俯檻憑欄處少其所鑄辭魁梧奇崛處多而典則輕逸處少世之之慧眼視之固當賞之怵且炫而他俗眼視之抑或駭且厭矣科場中俗眼者什之八九而慧眼者特什之一二此僕十年前所嘗力剖肝膈面爲吐露而公則所坐杜少陵之癖其詩曰語不驚人死不休公得無近似之乎茲爲兒壻輩擇師席無如我公貢兒公之舊弟子也而紀兒亦稍知慕公者公倘不拒則不特明年而僕竊欲攀公遲之以二年三年請公登壇而兒輩閉帷洗心以聽之願公養成威鳳神龍之翮與鱗而併挈兒輩鷦鷯鯫魴或及附之以竦翅而點額茲則八十衰耄之所焚

香而顙天者也

再與石東泉書

寧夏之變數讀邸報所傳知上厪
之憂而下煩我公之從中籌畫其所盈縮緩急弛
張逆順蓋有縉紳士大夫之所不及知而羽檄烽
燧間之所不敢泄者督撫將校以下大較稍稍有
次第矣但其圍城中一則
從吏士而彼中狡且悍者挾之以沮軍與近讀
詔書所馬上疾馳當已不復顧忌玉石盖以棄之
之道全之可謂深獲要領而諸帥嫖姚之氣當什

倍故時矣不知近已奏功否僕衰且耄然少附
請傳所謂與國俱榮與國俱辱茲固臣子所不忘
溝壑而況公於中秉軸則又急故知共安危蓋有
桂眉睫而切胸臆者如何如何

與兒縉邮唐比部後人書

丹徒縣故鄉宦唐公侃號默菴予令丹徒時聞其
父坐負官庫銀若干繫之獄而公從諸生中告侍
父於其側晝則讀書夜則擁護其父之寢食甚且
夏無蚊帷而不敢輟扇也郡太守聞而憐之代爲
處補前庫銀卒釋其父而出之已而中鄉試不及

第進士授永豐縣令頗多惠政召爲南比部郎久之以病篤聞予素習其清苦度無以爲殮也即日措四十金馬上賫赴病榻間而公已沒矣其同官蔡白石侯二谷諸公共爲且悲且歡即以所賫具殯殮當是時默菴公之子已先夭所遺幼孫曰思忠纔十五齡公平生不治家以授學爲業僅沙田四十畝又以宦遊無貲以其田抵之門生某典史公之喪雖還而無以爲葬也我又別措四十金因約其同門諸友以義諭某典史典史君初亦恡色而諸友共以義責之曰父母官既憐其清白吏捐俸金若干矣而君以帷中弟子能秦越乎典史君遂以原券歸之思忠已而我復求唐荊川先生誌其墓而又鳴之學使者祀之鄉賢又恐思忠年穉且弱復請學使者給之衣巾守祠其事四十年往矣今據生員卞可忠即思忠之娣子攜思忠之子某千里哀訴口稱予陞任後諸生情呈諸臺使者共爲移文優恤內開勘得默菴唐正郎歷官清苦子孫不能舉火殊爲可念查給入官寺田三百畝准令孫唐思忠衣巾奉祠其田坐丹陽縣地方去丹徒既遠而地方佃戶朱孚盛等朋瞰思忠之文

弱輒佔而奪之於是思忠訟之丹陽縣丹陽縣勘明給還而各佃戶之負隅而虎噬如故也非惟此田之不得業而故所業沙田四十畝併以訟廢思忠之喪今且暴露不能入土悲乎兩生過我左右聞之傘爲持酸欷歔流涕而況我追思曩日與默菴公舊遊痛其歿而卹其孤者今困踣若此能不爲之裂心疾首而泣下霑襟也乎今兩生之告猶幸於絕路中又得一線其事在少府高春宇公卽兒之同年而又相知之深者也兒可爲我千里走使持一書上懇之我細思其田旣屬三院所會案優卹鄉賢者而爲地方佃戶所佔又不以縣官斷還者而仍佔之如故無他諸佃戶譬則鷹隼之羣也區區一守祠孫譬則雀也卽如春宇公以故事行縣語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勢不能久必得春宇公親督縣令共詰地方丈量明白立一石書本末云云而別召附近殷實之家當官給立印信佃票其舊佃戶朱孚盛等按法重坐一二人以示戒庶得爲久遠計而前三院所行併令高少府公所勘當不委之草莽也不然高少府公陞任以去而其事又當如浮梗不免漂流矣

與張丹徒書

曩在華亭獲接公簪鳥及聆公襟抱古所稱大雅之士穆風醴泉令人挹之神解飲之愧懷者退而詢諸士大夫其所共爲語次之者嘖嘖不置口也今且以服闋再補丹徒丹徒僕四十年前所抱牒而過者時適比歲旱乾百姓掘草根斲樹皮以緩須臾之死僕所匍匐窮鄉絕壑而與老稺相吐哺者於今耿耿也然而登北固眺金焦則江流若帶潮聲若嘯而間與二三知已晏歌其間又未嘗不杳然清秋明月之夜者公今過之得無按舊牘讀殘碣而稍稍當公琴臺之側者乎茲以邑故宦共部郎唐默菴公之孫過草堂敢勒書奉候默菴名侃蓋躬古孝廉之道以勵末俗而非特今之人也其病没於官而無以爲殮且葬而孤孫攜喪來歸也特篋中書數卷耳僕不得已爲之拮据其間其詳在所獻高春宇少府公書中謹錄其副塵覽今其曾孫應龍千里過僕蓋以僕嘗緒其葬祀之詞已而撫按及督學諸使君所採風而弔之共爲會案給丹陽廢寺者之田三百畝嘗是時邑之吏民無不人人歌且舞之者豈謂其孫孱弱而其田又

爲地方數十佃戶所朋佔及訟之故丹陽公已經勘明而諸佃戶之據猶故也今其事在高少府公而勘明之後其所處分當倚今丹陽公朱景峯掌握間嘗聞仁人之邮孤也如襁負其褒賢也若尸祝其鋤強暴也又凜然斬蒿萊翦荆棘也高少府公當必轉牒景峯公處語曰中流失維伏惟我公轉達挈千金之瓠而投之焉幸甚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七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與嘉興太守龔敎所書

聞敎所公近於城南煙雨樓別增臺榭星羅棊置遂使秀州之勝甲東南而封以內及客遊而過者之縉紳大夫騷人墨子日得以共問里長老相爲沉酣歌詠其間歐陽公醉翁豐樂二亭其當時賓客雖已散綵竹雖已沒而郡二千石之風流文物與滁陽瑯琊之勝猶獲碑之名山載之青史於今

膾炙人口爛然若日星者葢有以也毅所公其幾是乎白鴈丹楓此其時矣其許我携尊罍過之否

與顧甥警韋侍御書

雷道士三齊間澹宕之士不冠不屨特以賣藥遨遊山水間人或遺之金則笑而不受間一受遇他饑餓者輒與之人或遺之以衣與襪寒者過則又與之矣吾嘗欲結一茅菴以棲之且與之共爲棊酒徜徉焉以老而夜來甥偶語及將有意乎物外司馬乎因遣童子導之左右其人似習熊經鳥伸之術者第吾猶不免詩文典籍之好間叩之彼或厭焉而不以語也彼當有以語甥甥且爲我轉相授受如何

與李濟南書

公海内名流也僕束髮來惟誦緇衣詠白駒區區好賢之私誠太史公所謂願爲執鞭者兒縉釋褐獲爲下吏稍稍聞公左提右挈而斧藻之譬之癭木也而飾之爲文几翬石也而席之爲連城近讀兒曹所錄寄公之批答縣牒與一切教戒其所曲爲鼓鑄而訓誨之者德甚厚二三知已嚮欲爲僕移書左右而僕猶皇恐未敢請者懼蒙譴也豈謂

公之知愛又已出于非望之外而其情且如江如海者矣茲特具書陳謝惟公憐兒曹材質雖劣頗知嚮上其事父兄也稍習孝友其事公及他使君也必不敢不忠敬第慮其平生以潔白自將而或近於隘以愛民自好而或不諳夫時萬惟我公明德厚爲督策倘及如仲尼所稱獲上而治民勉爲寡過不至竊祿以貽地方之誚也生不能報没不敢忘矣

與許南台大參書

僕無似辱公由令海寧而榷北關而督鹽運數於

西湖山水間獲瞻冠蓋膝撙俎公數以國士寵僕而僕抑自忘其陋間亦從公吐肝膈傾心腎殆庶幾乎古所稱王貢之交者是已累數年來公既讀禮山中而僕日以衰暮徊仰一室無緜附鴻鴈之翰遺之以音然而公之廉白之操忠信之德愷悌之政譬之穆風泠泠然常濯日星泯琴瑟而不忘神解者惟願公使節再臨浙上而無從也近以繙兒所從童丘遣使南還聞公且出參山東而繙釋褐爲吏又獲從事幕府之末矣使不知僕附公綰帶交而呶呶焉緊語公之下車輒辱物色而與進

之公得無憐僕生平竊以其爲通家子也而骨肉之乎抑亦繇兒曹之領印綬也頗及效職茲土而與之乎茲特具書一以陳謝厚愛一以仰申寥濶僕雖不及侍長者之側而縉獲從簿書間旦夕我公願公如睹衰遲也傳曰嘉其善而矜其不能惟我公無忘襟帶焉北望泰山無任瞻戀

與房侍御書

僕間嘗爲書以獻下執事又不能自通也託德清令君牒以聞而令君皇怖不敢或傳公之按州郡也郡二千石以上蒲伏不敢出聲氣故時一切鄉大夫關說者並不得行雖以僕之區區亦遂齟齬投之篋中矣累數月來使節嚮往語所謂山嶽且震不寒而栗者僕兒時聞山陰蕭靜菴風槩略相似雖然公倘聞漢雋不疑所關說暴公子者抑亦肯俯採之否乎方漢武帝以幪巾赭衣之盜半天下故特出直指使者持繡斧擊州郡雋生猶曰太柔則廢太剛則折願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暴勝之卒爲霽威而兩人者功名並垂竹帛於今爛然也公得無意乎國家所升沉天下學校之權屬督學使諸督學使惟南直隸及我

浙爲最難豫章及閩州次之何者縉紳學士之起家者衆其所亟子弟者什之九所能嘿而聽者什之一况諸生羣而横議羣而郵口譬則稷下之士談天雕龍而炙轂者此其大較也僕竊謂督學使與漢直指不同直指所按擊者羣盜不得不盛蒐薙却請謁而督學使所領者博士弟子耳古者春日視學秋日行刑蓋有以也請公於法行後姑爲浮沈一二其間如暴公稍爲霽威故事茲亦僕所借雋生以獻者已故時高才生從博收遺才以録賢書者往往而是魴鯫點額於龍門駑駘騁轡於冀野固僕之惓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去秋所移書而沈篋中者併上庶見鄙懷耿耿云爾

與周山泉通叅書

公之拂衣南歸海内學士大夫無不絫欷太息者而僕特甚閒讀傳記至賢人君子沈鬱下僚甚且伏跡巖壑未嘗不廢書而歎况公之文章道德僕二十年所寤寐而飢渴者頃雖赴召歷卿寺僕竊恨公譬之明月之珠連城之璧所當亟爲飾之宗廟鎮之社稷而不當猶爾蹁躚散地也古來豪傑其退也如決堤其進也如絫綦僕所以於公之進

未嘗不色喜而及聞其濡遲也則又未始不爲扼腕者如何如何長兒積辱公嘗席而教之不幸中歲仲兒繙稍及舉進士出令章丘語所謂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不知公及聞否當必爲僕鼓掌者僕今且耄矣十年曠問偶星士董生過都亭特託抱書并函三十年來詩文之刻以獻中有五言近體詩一章蓋聞公曩日之起按察而賦之者以無他鴻鴈不及遺之以音也董生所按公卿次擢處如掌知公於仕路升沉非所問然楊雲之好君平當必不甚厭其緩頰而就談也

與黃內翰書

唐之文章燕許沈宋以下大較襲齊梁陳隋矣韓退之出而力以六藝之遺矯之故及大振上接西漢宋承五代劉楊之體似秀麗而猥薄矣歐陽子出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學古與唐相始終我國家文章之運固不敢遽謂有韓歐者出而區區舉子業弘治正德來亦稍稍渾融典雅彔彔相望其時學士大夫亦及以忠厚博大翊戴中外嘉靖以下屢起屢蹶然猶未及如近日訏謨軋扎甚且踰佚滌濫而放辟邪侈也公先後二三元老附離而

起、岸然以斯文自任、鏗黃鐘、鳴大呂、力爲驅天下
靡曼之音、諛薄之響而繼之古豈非吾黨厚幸哉、
歐陽公知貢舉、入棘闈、抗顏洗心思以滌五代相
承之陋、而其所首舉者蘇氏兄弟及曾鞏輩於時
新奇自喜者、金擯不收、而歐陽公之撤闇也、馬前
遮噪而投石唾罵者沓至甚且不能前驅歐陽公
奮不顧流俗、以身矯之、慶曆元祐間號爲多士、而
嚮所稱通經學古之俗非其功而伊誰爲之、嗟乎
文章之習與人心氣運相盛衰一二年來僕竊見
廟堂間紛紛多故矣其所繇漢之田竇唐之牛李

相爲出入、固其勢然而抑或文運之薄爲之也、諸
元老執國于上而公輩翊運於下得無所以盪滌
四海之士而爲之折衷乎、嗟嗟僕老矣無所事於
世矣獨於此不能不爲扼腕而悲拊膺而歎故爲
豐豐者如此願公留神焉、拙刻一十八卷敢爲附
上僕之陋不敢望古之人而其所鑑心而鐫腎者
於古之所稱非六經之言不以讀非兩漢之書不
以觀抑或庶幾一二以自附於作者之堂不至於
世所稱談天雕龍而炙轂者也不知公謂然否乞
賜批宻寄示幸甚

與王東臺太僕書

金同安閩還以來書問甚稀然而僕之不忘左右當有隨明月而攬衣帶者王使君按節閩州時僕嘗賦詩贈之復口畫公之平生風概其以函萬壽表來歸也僕前探之彼第云公於其使節所嚮殊爲敛戢僕且訝且歎訝者訝其似疑於公而歎者歎其辭之戇而色之矜也僕三扣之又從而中導之彼遜言面謝故不敢以書相聞特條漢之一切聲名之吏功名不終者爲戒大較卽雋不疑所諷暴勝之者之略也頃之里中人共閔其以事獲罪當路且被指痾褫職及再訊之或又指其所處分公家事并及長公且至不韙嗟乎何斯人者之不情而至於此卽如公以鄉大夫家有不當閭里處特譴及奴亦足以無骫於法矣何必愎鷙朴擊之至是哉其歸也已三月猶未與鄉大夫相接僕候其廬不及見已而又瞰僕之他出而過之公家一一本末於今猶未之聞也僕之長兒嚮嘗以房闥間或裂眦反目郡二千石亦以聲名沾沾自喜者遂閉之獄而死僕雖不敢怨而海內縉紳先生於今猶口之嗟乎僕聞公事語所謂談虎而色戰不

能不爲同患相戚同難相悲而歔歔以涕者雖然僕與公亦安之而已即如　國朝楊文貞公以勲業蓋世猶不免茲譴山且崩江且涸日月且抱珥願公一切惟以自反厚爲沈晦或手莊周書一死生齊彭殤澹然超世庶幾雲將鴻蒙者之兩相顧而笑聊以延天年而託不朽耳如何如何

與徐吳江書

濟上來歸僕舟次津亭忽漏下二鼓矣時月明如拭不勝攬帶之思而城闉不啓遂挂席而南間走詩一絕猶未及獻也今特呈上公之綰印綬也四年于茲徵書旦夕下僕之衰遲偃蹇其所欲共公抵掌而談膝席而歡行且日遠矣聞公鯨飲倘徵書至日僕且移舟江亭願邀湖上七十二峰之色而共公一醉也不審公肯爲北道主否

與王會泉憲副書

縉兒甫釋褐一旦綰印綬爲吏公適按節過焉譬則遺幼子於道路間而獲慈母矣先公盛德流風僕嚮來所寤寐其生也不及握組佩紱於　明天子之庭而其沒也固當如古所稱鄉先生俎豆之於其社百世不廢者公今且屬表於其墓僕雖

不聞於文然不敢不勉爲斧藻頌述蔡中郎生平
碑系之文獨於郭有道無慙色僕於先公當或似
之太夫人謦珥間僕稍屬略非敢略也大抵婦道
不徹帷故古以來惟赴焚殉緦之烈始得震耀當
世其他鷄鳴以下不得不附夫與子男而旁書之
矣然因言繹志其所點次亦足自見於公孝思抑
或無負也已

與鄭雲石睦州書

公之由西臺出守睦州也邑之吏民相傳公乘軺
由廣德經苕水賤兄弟携諸子壺漿以逆之境七
已而尋聞公不果來故千里走使僅以書候而十
數年來翹首鑒心蓋有隨公露冕而南者已奉報
章中所垂念白首兄弟凄然滿紙僕移公之書過
伯季讀之相對泣下當是時伯兄以七十九齡伏
枕簟者累暮月矣猶共指秋八九月間浙江而上
伏謁郡中不意伯兄病日篤體日尫羸卒之以重
陽逝而季弟復相繼凋喪矣嗟乎生我兄弟者父
與母而深憐且痛我兄弟者非公其誰訴哉此所
以南望釣臺於今未及睹顏色膝冠葢而絮絮枯
肘也不勝惆然茲因相人者楊生歸蘭敢附尺書

楊之抱術與嚮所謂林生略相當恐亦今之許負也如何如何

與徐吾溪大參書

僕無似獲附公通籍南宮已而仕路各爲飜飛冀之轅而粤之軫杳然不相及及罷官來垂三十年公既秘跡婺歙煙霧之深而僕又家五湖巖壑間所稱社而飲社而詠歌者不能也然時時客從公之井邑州里來僕時時問訊得公杖屨所嚮及共邑子野老相宴遊淋漓處知公以期頤之年嘯傲泉石徜徉麋鹿間殆亦今之綺季也已頃者縣令遣兩生過草堂敢附書以候倘借南來飛鳥之翮而遺之以音亦庶幾慰予飢也

與陳大酉理刑書

僕伏跡五湖之曲五七年前忽辱尊翁五嶽先生從淮陽遣使移書并函詩文刻屬予序竊惟五嶽先生文追西漢詩並大曆海內縉紳所共嚮往者久矣僕獲一言挂於其間豈非傳所稱蠅附騏驥之足乎然寔惶悚慙汗于今不忘也明公出爲會稽理吳越相隔盈盈一水下車以來明公廉白之操純明之德風流藻雅傾動一時僕所耳熟而心

醉賢豪之槩蓋有晝不忘睫而夕不忘寐者茲緣
永嘉張山人之還東海也道經禹穴且盛稱執事
之好士於一切抱九九之藝者不靳吐哺握髮廁
賓客之列豈尊翁大夫而下既世家學併及風流
文物亦無間邪僕所以輒不敢避未同之戒而借
晁山人飄劒所嚮而遺之以音也詩人有言曰未
見君子憂如調飢不勝惓惓焉

與蕭少府書

客歲過姑蘇承公以文章襟期所嚮相爲綰帶而
膝席公殆鼓陽春白雪之曲而下里之和者輒引
之爲同聲若將共爲揚絲吹竹漱泉裂崖也世之
文章家鑷刻自喜往往姍韓罵歐背棄六籍冤缶
雷鳴互相標榜然不知於古作者之旨吾不知其
何如也公獨斤斤然持達磨西來之旨而開法藏
眼首揭禪宗可謂不詭隨而持之以正者已歎
服歎服言別來忽已匝歲公於佐郡之暇其所下
帷發憤而鼓鑄百家當什倍前聞矣不知何時再
覩傾耳洗心以聽相曠既久相念彌深茲特具劄
伏候明教不盡所欲言

與大同胡中丞書

公按節朔方胡且欵關不聞烽燧茲固　明天子之盛而公共督府所同心戮力以內戢疆場外讋戎虜兵家所謂戰勝於無形者不虛耳僕少繇文學起家然於兵鈐抑嘗侈心焉竊謂縉紳大夫內則出入禁闥股肱　天子外則躍馬邊陲賈勇沙漠庶幾古之勒燕然銘瀚海者流也間亦徙官粵徼抑嘗效尺寸矣然南夷特負固窟險之寇而北虜則古所稱天驕自冐頓以來世爲中國患者殆什且百之也公今懸幢莫府以輕裘緩帶之間而與鳴鏑死綏之虜相忘無事詩人之所以歌山甫而頌周宣者何可嘿嘿也敬撰出塞歌一章以庶幾詩人之意其所不能盡尚有隨北斗而長風萬里者

與莊陽山方伯書

遵巖先生沒而文之未墜在東臺太僕近聞東臺公所遭家難僕爲刺心分痛不勝怏悒及問其自則敉鄉之士爲之祟也嗟乎東臺公即或不戒稍於家奴輩薄示之法抑亦足矣何必爬搔愎鷙之及其子也太息太息近亦移書吊且慰之矣第貴鄉縉紳先生過浙者時時刺問之亦或稍稍併訾

東臺公僕嘗聞宋之超曠之士若种放抑或蒙羣小之詬然在吾黨不可不引他山之石以重爲戒也知公骨肉間幸亦以僕所云轉而聞之如何何

與羅文洲比部書

去夏過淮南辱公不忘舊日之所吐哺而顧我腹我者爲之纏綿殷勤令人見而彌親別而彌思于今猶耿耿不忘衣帶也茗上之風與曩時不同大較郡之視縣如東濕薪縣之視鄉大夫如机上肉其所於法外爬搔眞不寒而栗矣至於閭里呼嘯子殺父妻殺夫又或翁撾婦金置之不以罪衛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公得無憐之乎湖之吏民及諸縉紳所共追思公與鑑池之德而謳歌之尸祝之者切切也僕離行省已踰年飲食羸薄如舊重以家兄弟凋喪此中殊惡茲遣二僕過章丘道經莫府敢具尺牒奉候起居而并前所不堪者云云於左右日欲父母知慈子之去其懷者固如此而甚矣其爲欷歔也

與趙麟陽中丞書

僕於丘壑中閉戶息機譬之伏蟄之蟲矣顧暮月

以來邸報所傳與士大夫所口聞二三材辯之士簧鼓諭訛頗似公孫祿息夫躬輩之於漢邢恕蔣之奇董之於宋廟堂諸老殆跋胡疐尾間關次且而不能爲情者幸而天啓　聖明諸公又稍稍持衡其間國是漸定橫議且息或者猶謂彼皆少年盛氣內挾宦豎中搖王室一則欲借事以擊其所忌一則欲乘其間以援其所黨將以壅蔽日月而後移易江河其爲國家隱禍且不測迺若公以素絲羔羊之望抑亦間被指訶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自古記之而然邪竊按傳記所載權臣持國阻抑言路君子於時持之固難今執政者以博大爲體列言路者以諫諍自用至於黑白混淆貝錦朋興於是時也則亦譬之沸鼎矣嗟乎公輩第如古所稱公孫碩膚赤鳥几几嘿以聽之而已僕雖衰且老於我公蓋不能以處江湖之遠而忘　朝廷之思者特因鴻鴈之便稍附一言於筆札所不及者猶懸懸若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

與少司寇姜鳳阿書

僕之不及接簪舄聆宴言者十餘年于茲矣而公以文章侍從之舊傳所稱　天子之師傅國之

著蔡是也海以內縉紳學士所擬公之拜麻柄政者朝旦夕召還以來猶爾留滯周南何也豈中有忌且阻之與抑亦邇年弘恭石顯輩稍稍用事而蕭望之周堪金儒臣宗固有於中相爲牴牾者與不然何公之望若彼世之公議若此而猶翔翔不進也悟齋公入朝後聞一二執政稍稍推轂之此亦可占王陽在位而貢禹彈冠者之兆矣偶有善望氣者胡生頗名五湖間今且過金陵倘公賜以膝席而占之當必能以帝夢之協隨春風而聞若木之上也不盡

與吳悟齋少司寇書

言別來忽已數年僕之年日以增形與神不能不日以稿而其嚮往之情則猶寤寐不忘譬則明月白雲時從公於赤城石梁之間而無間於朝旦夕者丘壑間絕不知戶外事秋深時偶有客携仕録來知公且赴召矣不勝躍然爲　國家慶竊思公之釋褐入仕來三十餘年于茲中外之士所共以賢人君子出處進退卜其隆汚盛衰者有三何則公官司諫時所當執政擅權濁亂海內公以其身抗日月逆雷霆卒之犯　主上之怒而九死不

顧固一時也已而　山陵晏駕　詔召諫諍諸臣
公且還舊職晉中丞徘徊舊京稍稍翱翔矣未幾
田竇交搆隨被指痾擊之以去又一時也邇者
天子仁聖而諸公卿間所共以博大忠厚翊戴其
間可謂盛矣一二年來又不免如息夫躬公孫祿
輩之於漢蔣之奇邢恕輩之於宋甚且挾中官以
搖　乘輿或聞縉紳先生道路以目而公於其間
外倚匪躬之望內切自牖之誠恐亦不無易所稱
多譽多懼又一時也嗟乎鳳凰出而百鳥之所以
翕翼而和鳴神龍見而羣僚之所以揚鬐而聿沫
公所轉轅易轍何以爲情僕於草莽中惟願公不
兢不綵百祿是遒外則領袖善類多方推轂內則
雍容肘腋共參　朝政僕雖倘未即塡溝壑願附古
人慶曆聖德時以歌詠　昭代云耳公得無許之
乎僕廢已久日且向盡兒曹稍及通籍　明時綰
綬出令然不知其能償父未展之志否行且上計
闕庭當以通家子問候帷中幸公膝而教之孔門
於諸弟子之入而問政也所載之家語魯論者言
人人殊大略倉公扁鵲隨病立方願公視之猶子
無靳一切所以淬其鍔而礪其鉏者以要之於道

茲則僕之望也

與居省心書

郡太守之高第者大略金擢臬副而公以循良愷悌聞者久矣今且領苑馬竊謂　國家南北之馬金領於太僕寺間又有行太僕以分領其不逮矣而陝西則復有苑馬者豈即古之秦非子所羣而牧者之地與抑亦隋唐來中國數以茶易西番之馬而公今即其職與然又聞特兼憲職當必以茶馬之使與中外羣小者之寓緣爲奸其勢不能遽行於郡縣有司之間故特加之茲秩以攝而行之

與少嘗覽楊文襄公所領茶馬都御史之疏竊聞其得不得之槩今已忘之而僕之愚則獨謂當官者不特高爵重柄也繇孔子委吏乘田觀之吾輩苟拜一命唯求國家之所以利與其所以害徐而思之如農之有畔必得其要領要之久而爲來哲者之鏡可也公其得無意乎西北雖苦寒而南人過之大都於飲食風土多便何則脾喜燥僕歷仕途二十年數過河以北則諸病俱却所不便者惟去故鄉六七千里家書無繇易達耳同鄉如許敬菴督學及戴太守公則公之家書亦可時時尋便

寄貽者而臨鞏兵巡道朱君則僕按大名時之帷中弟子而恩義最篤者僕僉欲寄一書以通殷勤之思今不能及矣語次乞爲致意

與石東泉書

僕朞月來門戶坎坷頗多鞅掌所私慶者聞執政持博大避權勢夙夜在公簡厚處軸而二三知已鱗次鴈翔布列王塗庶幾唐宋皇祐慶曆之風與我　國家宣德弘治略相似可謂盛矣然據邸報所傳與縉紳先生擁輶軒而南者間或口畫譬則公孫祿息夫躬輩內挾亡貴熒惑日月或爲愎鷙或爲乳虎諸公卿間甚且道路以目豈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唐虞之盛自古記之與猶聞荆石相公一疏稍足以徹　主上冕旒黈纊之蔽紓士大夫之憤而奪其氣嗟乎僕老且衰矣山亭石榻支頤抱膝惟上以歌石介所詠四賢之詩而諷誦朝與夕耳兒縉令山東頗知推公之教洗心勵志誠如公曩日所諭聲問稍起傳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我公膝席而教之大略縣有司之於民當如父母之於子一切吐哺家給而戶足須爲百年利弊之思古人所謂甘棠之愛尸祝茲土可也

僕少頗以勲名自奮中道忤世垂翅來歸公所於
我而鳴咽者幸於兒曹而鑒刻也久疎音問茲以
兒上計　闕庭敢附一言

奉漸菴少宰書

頃歲携家過濟道經淮南獲望顔色聆簪舄公祖
賜之以國士之寵渥之以故人之情其所繾綣殷
勤譬則披穆風而飲列泉令人神解於今猶寤寐
無忘者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而公以夙
望召還天官暮月以來其所進退天下之賢不肖
而内持國是外協公議詩書所稱唐虞商周下及
慶曆元祐之風謂古今同不同未可知也盛矣盛
矣追記曩於莫府獲覽潘印川司寇所抗疏時事
僕竊壯之公獨爲扼腕而嗟僕猶愕不敢信已而
卒坐反之者以惡聲相蒙幾陷不測僕矣歎公知
幾且聖矣要之公以素絲羔羊之德領海内著蔡
典刑之望其鎮定如山其湛深如海古所謂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而國家行且倚之爲阿衡席之爲
石晝蓋有以也雖然一二年來間　廟堂之間爲
二三君子所熒惑濁亂者抑多矣公於其間亦不
無如易所稱多譽多懼而大臣以身當天下之梦

以權解天下之亂其道固如此傑待盡丘壑然於
世之陰陽消長否泰升沈處抑未嘗不鰓鰓於心
思間故輒爲傾吐者如此然當盡而吟公得無怪
其非時乎不盡

與錢秀峰侍御書

海山先生令遂安時於省闈中覽傑文而錄之當
是時傑幾爲他校文者所擯而海山先生獨奇之
以爲國士居恒思奮報知已而未能也海山先生
罷官歸輒以負俗之累爲羣小所訴居第田園歌
舞紈綺不崇朝間盡爲市井惡少者所刼而奪傑

其門下士也焉得不痛心裂肝潛然出涕而思一
振袂攘臂乎已而海山先生與夫人相繼沒抑聞
嘗遺棺以殯之然諸子飄零譬之失林之鳥楚之
憐叔敖之後行歌負薪者猶能奮優囚感莊王而
傑於今卒未如之何者嘗記憶海山先生於族屬
中獨奇公爲高材生公既第進士爲名御史傑近
獲湖廣試錄手而讀之公於舉子業蓋所謂絕世
無雙者然非所以窺公之大也公之大當有近之
與范希文遠之與晏嬰輩砥行礪業震耀今古者
然則收族之貧而衣且食之與所謂待臣而舉火

者七十餘家非公其誰望之錢生過所口誦公嘗
遺之廬而收其刺繡者之婦娓娓不置口公之誼
甚厚與范文正輩相伯仲且不負海山先生之知
者敢不勉爲尺牘以謝而他所不敢請請而不敢
盡者猶之懸千里之河而注之海也伏惟垂憐焉

奉陰司空書

僕吳之慵且耄者也古人以未同而言爲戒而況
公以勳業聞望名當世者豈可遽爲尺牘以瀆記
室第僕與故司馬蔡白石公束髮爲文章交已而
又爲兒女姻而白石按節蜀徼還數口晝眉山巫
峽之勝輒自喜於蜀諸文學首獲公不異張垂厓
之於蘇軾兄弟也僕竊嚮往之太史公之傳晏嬰
也嬰且異世願爲執鞭焉而況僕猶及公同時而
生者乎白石公海內名流也其以詩歌詞賦之雄
羔羊素絲之槩領東縉紳士大夫抑已久矣不幸
五十而歿所遺繼室吳夫人僅年十七而孀所遺
兒炳齊僅五齡而孤當是時門戶之不絕者如帶
矣一切圖書園林金爲族里者之所睥而羣而毀
其廬瀦其池赭其山甚且陰賊其孤以爲利僕同
鄉大夫顧尚書箬溪董宗伯潯陽而下共爲揭之

撫按藩臬及郡太守諸司而適楚中謝公鵬舉朱
公炳如胡公定輩相繼來浙盒白石公所故守衡
時惟中士也故及稍稍鋤其荆棘極其寢衛白石
公始及葬而所遺孤與寡僅僅至今日其孤炳齊
以任子補官光祿署改判惠州出未幾客死濟上
嗟乎何天之不祐善類而憐戮若此別無他產男
女閨房中姬有懷妊者特數月耳鄉族里之所爲
毀廬瀦池與赭山者復相嚮而鬼瞰於其左右夫
人以下日所擁內外僮婢煢煢若鼷鼠之待命於
丘隴者耳公倘有趙武子之憐得無欷歔流涕而
爲假手以援之乎今猶幸有德清令陳君岷麓其
人固長者抑亦雅憐白石公故嘗有遺愛在蜀數
以身翼之且許爲擇族中之賢者後之語所謂中
流而覆而天假之以千金之瓠也然陳令之報政
五年于此不久當以徵去陳令去而蔡氏且爲机
上肉矣公方席中外之望譽之登高岡而順風以
呼則川谷且震也願公於白石公之生也愛其人
其沒也惜其樹併其宿草且遠得以繽謝朱諸使
君者之業而近復善陳令尹之後茲則仁人之賜
非獨僕輩頌公之德即如白石之遺骼當必思以

含哀奮報不忘結草於九原者已臨風嗚咽涕洟者三不勝瞻切

與徐賓梧驗封書

西湖之上獲逢冠蓋以來忽十年于茲而兒緝繇章丘令入覲間過省邸聞公賜之從遊公其憐我丹徒及尚書省金屬同官之末邪抑亦公之素絲羔羊之概僕雖不能似而或亦有臭味相近者邪然僕以還山久譬之羈樊之羽伏櫪之駟而威鳳之鳴於高岡神驥之騁於康莊雖當張翼竦翅獵驟跑足而不敢以聲問相及者其勢隔也而公方以盛年雅望海內縉紳學士無不睎其末光而慕其流響語不云乎王陽在位貢禹彈冠知公所從中領褒賢哲推轂豪俊而好士之聲當有甚於天下之士之求之者如流泉如鞭霆矣僕固無及而兒曹稍知讀父書抑或抱父所賚世以沒之志而蹀躞其間者不識公肯賜之教且左提而右挈之否

復王敬所書

言別已久馳情如渴適得吳生所持書開緘讀之宛然揖公於天台石梁之間而侍揮麈接塵壺者

躍然躍然季公又高第而河東三鳳星聚緑野之
堂矣僕故嘗憤世之不能用騏驥驊騮之材蹀躞
沙磧而千里名駒且翩翩接踵而連轡矣公之所
得不既多乎然老驥伏櫪得無望北風而猶長鳴
邪西方之說誠是誠是語亦有之此亦大段着力
不得吾輩不能習熊經鳥伸之訣思以長生於世
而亦不必遽爲貪生怖死以着魄於其間直聽之
而已如何如何吳生之丹青屬佳品僕以赴公西
湖之約不能鎩山齋而羈留之當爲緩頰諸公間
聊以慰其仗劍而遊彈鋏而歌者之思也相見在
即不盡不盡

與萬婺源書

僕衰且耄然獨好覽古傳記及鄉慕今之豪雋奇
崛之士縉兒第進士聞出自馮太史房已而覽睹
明公墨卷與經房所裒刻諸作甚矣馮太史帷中
多奇材劍客而明公則又冠軍侯也頃聞抱琴出
令婺源徽之賈遊入湖者時時過僕隨扣之亦時
時次明公之善政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僕不能
入其疆采其風偶有友人李文仲者西遊白岳且
囊所爲詩與畫行謁張祁門公僕謂之曰君稱祁

門公嘖嘖不置口獨不識婺源尤今之楚楚者邪
僕解其裝得其故所爲詩若干什與其畫數幅願
明公臨觀焉倘與進之或亦輞川之裴迪蘇州之
秦系也家藏三稿數十卷附上聊稍申求教之私
云耳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緒兒入覲聞公左提右挈而厚爲督誨之及覽手
書又借譽似過得非愛之深而不覺言之溢已乎
別諭云云公所同麟陽悟齋諸公內當國家肘腋
之間而外以持博大渾厚之體以相爲省括解棼

於其際詩人不云乎夙夜匪懈可謂忠亮之至者
已竊按古傳記所載往往安危治忽風激雲蒸何
者天下之勢與天下之權必有所倚權或移於其
所狎則勢隨傾於其所附譬之奕棋者然分子布
算而彌彎隄防於其間特在執政而公須與一二
同心多方推善類以備緩急此其時也僕本丘壑
待盡之年而絷絷及之願諸公所繫中外周堪劉
向之望者注心而已所不能盡與不敢盡者猶懸
懸千里也

與贊唐衢大參書

僕無似辱公握手出肝膈屬心膂且要之白首甚矣古人之誼也所屬碑文何生及兩校過草堂僕適過京口比歸又抱病伏枕席者且匝月故於五月九日始得面睹何生且云公尚留滯故里以待僕屬草也僕即日繕草以獻然特紀公提淅兵本末而公之生平宦轍所嚮不敢一一詳之文中倘再詳則似古之生傳與生誌非所謂碑去愚也僕所見如此然而公之材猷勳業已爛然在眉睫間矣不識公謂然否

與吳悟齋少宰書

頃奏記室所請公推轂善類翊戴國家知公實眉同心聞鳳阿公隨徙南司寇公之轉圜已緊見矣然新鄭江陵相次執國其間海內豪雋之士繇田竇相爲廢興繇王傅相爲出入以一切愛憎之私而隔絕天下之賢者猶參參也公貳吏部爲晉山濤爲唐崔祐甫爲宋司馬君實令國家獲籍公輩中所貯以備緩亟非公之百年之事業乎僕雖衰待盡丘壑於古人所稱願朝廷用好人猶不忘眉睫也公謂然否偶蘭谿有抱相術者楊生來遊京師請公姑留帷中試之渠雖年少頗于塵埃間能

識異人故敢不恡一言也

與陳德清岷麓書

故德清史直吾公涖縣三載雖不敢擬公然亦江南良吏也其被讒而左遷吏民共太息而寃之頃移家謁選過京忽旅亡省城蓋六月五日也僕夜來於守廵兩道席次始及聞不勝泫然茲且過哭而脫驂以賻之矣聞撫按以下並爲投金助喪且給之以故官郵符而一切衣衾棺殮並繇守道紀綱之然縣中吏民恐未之聞也茲特附告公倘憐同官念其嘗有德於縣之吏民也一切鄉宦舉監生吏及民間殷富而有力者不識可發一傳帖而下諭之否僕令丹徒及按大名道時有寮一簿有屬一郡司理並不數月而沒於官僕特呈撫按兩臺及行按屬且併給一印信簿於旅殯之側遣吏人於其助喪而過者即登記之已而簿獲數百金而郡司理且千金公仁人長者也不審可席而施行之否

○與余襲溪太守書

竊惟古之名二千石若南陽若渤海若東郡若潁川並慷慨倜儻多大略然亦以地僻位重無他監

臨使者彈壓於其上與夫過客者之擁傳於其下故得以孳孳撫循以溉田種樹彈盜興教各各其職大較其得以盡心民隱者什之九而以奔走供張市道交者什之一故也若今之杭一都會也地大物衆人煙輻湊者數百萬家上有中丞御史諸持節使者星錯而臨又多佳山水及宋南渡以來輦轂臺榭之遺而四方縉紳大夫之乘軺而過吳越間冠蓋之族往往且且暮焉故其奔走供張與者且什之八九而稍得秉燭治文書聽獄訟者什之一二而已故非靜能勝躁察能勝狡幹能勝瑣者不以及而明公下車來不暮月間而士大夫與吏民之交口而譽者蓋什伯於曩時也予間過謁明公不獲見第於明公之間過也望其貌察其氣蓋深湛醇粹皎然若氷壺盎然若穆風而於其中則又持之不激不隨不苛不弛古所稱純明君子是也故於前所云什之八九什之一二益不得以雜揉於明公之左右而得盡心以禔職頃過西湖與敬所王司寇語次明公王公所嘖嘖稱不置口抑大較與僕所見一也嗟乎明公異日之澹秩而以治最聞於明天子而史官所書非古之南

陽渤海而下乎家刻數十卷則僕生平好古與其
願効當世者之區區或在焉故敢獻上請教惟明
公憐而賜之塵覽焉爲

復蘇杏石書

僕以文章辱先司馬公之知然亦以文章爲妬口
者所讒之執政指痾而去卒不能爲國家建尺寸
以奮報知已南北之鴈久已濶絶忽兒曹邁使來
歸獲明公所移書不勝跫然喜及啓封覽之始知
先司馬公以故督學江西時或於斯人乎稱相枝
柱起睚眦輒爲招引告訐而毀其廬散其業不勝

錯愕泫然衆欲者久之已而讀至篇末則其曲直
已原而伊人者所籍口郅都甯成之遺以快恩讐
矜聲譽今安在哉再讀碑誌及從祀歲曆諸刻而
先司馬公之勲名道德已爛然朝野矣明公能以
仁人孝子之心發先德劬國典不可以見明公之
槩乎踴躍踴躍頃者縉兒令章丘適明公以王官
過焉鄒枚侍從之暇出賦兎園詠梁苑而兒曹亦
得以通家子翔翔簪裾間知明公必爲開襟而教
之僕衰矣年且七十五天猶賜之以筋骨之强時
從杖屨娯泉石而間繇宴酣之餘以詩賦嘯歌狂

謔五湖問蓋於古原壤不能不顧影而咲也明公以爲然否

書

上李漸菴南太宰書

僕伏海曲竊見學士往往稱皐夔稷卨萬世爲人臣者之考鏡且謂絕德非近代公卿所及者僕獨不然間覽宋眞仁英哲之間李公昉寇公準王公旦韓公琦范公仲淹富公弼歐陽公修龐公籍趙公汴司馬公光諸君子之入朝則雝雝然推賢讓能如不及絕不以世之忮求愛憎之微介乎其間

而退則無請謁無苞苴甚且推轂世之賢豪倜儻之士而其人不及聞不以謝之私室者故當其時海内譽髦後先相望三王而下此其最盛者已我國家宣德弘治年間稍稍近之若我公者非其人乎何者僕嘗謁公望公貌絕無世之塵埃也及扣公公席而膝之相與揚搉古今品騭當世公於世之賢人君子則好之若水之赴壑及聞其他過也則又疾首蹙額而不以及絕無城府崖塹毫髮之私介乎其間也頃者二三執政亦稍稍於公相爲倡和於曩分宜華亭江陵間一切黨同伐異之風不少見焉然則詩之所謂素絲羔羊肅肅兎罝又何異乎僕嘗私謂宋之眞仁英哲諸賢即虞廷之皐夔稷卨可也若公及頃之二三執政抑即宋之眞仁諸賢亦可也茲聞公緰少宰出典南吏部竊欲跨一驢間走秣陵伏候起居併聆公之二三年來所不聞者之遺論而秋八月來病魔糾纏兩肘如枯楊之枝矣不敢出門戶敬遣一介之使問候於左右伏惟垂憐而俯亮焉

與萬思默督學書

頃者葉文抱公書開緘讀之其所掀揭宇宙俯仰

古今大較可掬至於論文一節公所自得鑒去世之影嚮勦掇獨犖然有志於古之道茲或僕平生所自好而學焉而未能者公且擘畫及之僕安敢不自鞭策尺寸之間以求正於高明也乎第耄矣語所謂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其壯心雖不已而恐日昃之晷有不能前驅而馳且驟者茲於葉丈之勉遊而歸也敢報之如左外八大家刻一部附上韓歐以下近來文章家且謂漢西京後薄不足爲而僕則妄謂八君子者其材之小大不同要之於六籍以來相傳之旨似各能旁援其旨永而爲之者故一切鐫評佥爲指次如此僕故知不免爲世所嗤笑而今且得公印證頎然與之語不云乎苟同於道雖不同於俗亦可也

與陳大酉司理書

僕辱尊公五嶽先生不鄙屬序詩文刻故及稍稍校書相酬次而漢沔之流與勾吳之波數相掩映而吐吞也明公舉進士出爲越州理而兒曹又竊附榜末故以通家誼時時相問遺而明公襟抱如在眉睫矣然初不知五嶽先生即傳少巖司徒公之甥而先師菲泉膳部公又故嘗於令祖蘇山先

生爲綰帶交頃者來生汝願携姪孫拱日過草堂
偶爲語及且聞明公過越州來其所憐來氏兩生
賜之從遊左提而右挈之者若穆風若甘泉令人
披且飲之者神解而心醉也然僕抑嘗從菲泉先
生故亦嘗竊附少巖公文章道義之知由此言之
則明公又或移其所以憐來兩生者而併不忘衰
羸又可知也望望星河盈盈一水故於兩生之還
越也再附一書以獻別有家刻唐書五代史鈔一
帙則僕故所讀歐陽永叔之文而妄謂其史學獨
得司馬子長家法而因以鐫次之者敢併呈覽不

識明公以爲然否

與顧衡宇督學閩中書

石門言別忽已歲暮嚮所共公面訂督學事宜謂
攝吏當以嚴陶冶諸生則以寬此則士大夫之所
共知者而又欲公於考校外須於諸生之抱德行
道誼及嗜詁頗側者深加分別而提掇而鼓鑄之
從而恤其疾苦賑其貧乏解其冤抑博士之所知
而不能庇有司之所忽略而不以問者特願爲加
意焉此或士大夫之所不知即知而未必留心者
辱公點頭而許之然入閩以來不知公間及俯採

以按行之否僕之茲言也故嘗於王敬所之督學江西也或及之近於許敬菴之過關西也又稍稍詳次之王敬所去江西三十餘年士大夫猶能無忘其愛而敬菴公則秦隴之士近所軒輁而頌諸中朝者不異文翁之在蜀矣公今之大賢也其心之澹然若水其襟之盎然若穆風僕故知公之行部視學所嚮諸生之所誦法與士大夫之所口晝而心溉者萬之矣倘及朔風幸爲投寄所下案驗科條及諸生考卷之最雋者令僕獲手而讀之茲則公所不遺故人於千里之外也

復陳五嶽方伯書

春以來僕病足臥山中忽得公所遣使携二書至其一則論文章之旨而併屬僕以記所謂六羨堂者其一則由續得劉生所囊訟冤書而因以報之者也僕衰朽譬則秋江之菱梗其所汩於流波沒於崩沙而朝且夕焉待漁人之拾且爨焉不可得已而況辱公之注記乎又況辱公投之以文章詩歌之什甚且先大夫蘇山先生所從竟陵訪陸羽著茶故處而堂且歌之此一段風流澹宕古所稱物外司馬者之流也併屬僕記之得非公之好士

而不以九九之末遺之者乎僕竊欲畱使者累日或稍遲足瘍之解且當濡毫記公之堂而以復之也使求去甚亟故不及然公所首諭僕嘗謬論文章之旨如韓柳歐蘇曾王輩固有正統而獻吉則弘治正德間所嘗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猶屬草莽偏陲項籍以下是也公又別論近年唐武進王晉江以下六七公輩亦足以與韓歐輩並軌而馳者誠然誠然僕之鄙則少自結髮所鑱畫古作者之旨而偶有所自好不敢不吐於長者之側也李獻吉樂府歌賦與五七言古詩及近體諸什上摹魏晉下追大曆一洗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獨於記序碑誌以下大略其氣昂其聲鏗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間者然於古之所謂文以載道處或屬有間文之氣與聲固當與時高下而其道則六籍以來所不能間者僕少嘗與蔡子木論文書竊謂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世之文章家當於六籍中求其吾心者之至而深於其道然後從而發之爲文譬則金之在冶而種種色色無不得其鼓鑄之眞即如僕所頃次韓昌黎輩而屬之八大家漢之崔駰蔡邕晉之左思陸士衡齊梁陳隋

以下非無龍驤虎闘之士而八君子者之中曾子固殊屬木訥蹇澁噉之無聲噓之無歙者而僕猶取之以其所序戰國策諸書及記筠州宜黃學諸文益亦翩然能得古六籍之遺而言之者已要之非世所謂翡翠珊瑚刻鏤勦贋之飾而爲之文者故蘇長公嘗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謂然邪否邪倘公然蘇長公所云昌黎特從唐中葉起八代之衰則崔蔡左陸以下金草莽偏陲可知之矣又何疑於獻吉乎獻吉云云如屬非妄則唐武進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

鼓相當或鴻鴈相次當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於世而自負其奇且謂世無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謝之矣僕非閒文者第其所自好者在此故僕幾欲燬去生平所爲覆醢者之藁倘及秘蹤石室者之深而囊六籍以深求心之所至而因自老焉或庶幾其仰窺什一也今且衰矣疲薾不相及矣公得無憐而教之乎謹於使者之草屬而南姑復之以所云而公所屬記六美者之堂聞令郎大酉行且按湖中僕當前扣其堂之佳山水所嚮處勉爲公挂一言於層欄曲檻之間第恐猶

屬嚮之草莽偏墜者所云不足以慰公之深情也

○與石東泉少司馬書

世之論司馬之職者在知險隘擇將領僕又妄謂兩廣滇蜀之險隘與北虜東胡不同而其將領亦因之以異何者北虜以牧爲家其所爲部落也擇水草以自便利○其擁衆而入也以鐵騎數萬○其疾戰也如崩山如疾雷○故其所稱險隘當扼虜之吭而拊其背而其將領非其習兵而伏險出奇摧鋒陷陣者不以與也○至於兩廣滇蜀之間其所當酋長大較戀巢穴長子孫非胡虜比○而諸將領當以輯和拊綏爲上○以簡戍卒審嚮導爲權○而至於不得已而用兵○則惟以鵰勦爲最○決不當如近年動輒請兵十餘萬而事大征者○蓋大征則多調兵○多調兵則輓芻糧○按部署○假日月○賊之猾且健者○金走險以避矣○已而所疏聞斬馘大較特係累其老弱與中國之被虜甚且襲殺無辜者以爲功耳○此則僕按節南粵時所聞往牒○詢諸父老而得之者○由此言之則一切諸險隘將領○固當於中權其南北而善爲之矣○然不特此也僕又嘗妄謂吏部所權者天下之進賢退不肖○而至於邊徼之提督與

諸兵備大司馬所當一咨訪一一擘畫而與吏部共分之者何則漢唐之舊其兵權在將軍都護與諸節度使而我國家則權之提督者什之七而卽如挂印猶不得私爲發兵也故愚獨謂諸邊徼提督節鉞使者以上須擇文臣而知兵略識事宜與其跋跬不羈足智多謀者爲之恐不當按藩臬及中朝卿寺之攝衆望者魚貫鴈次而代也苟其才指可辦卽如古之二卿以上與謗書滿篋皆所不棄也至於兵備則地方之緩急夷情之出沒與夫一切練軍實簡將士金其所掌世或不免例擇其簿書鉤之慎者克之抑亦過矣故愚謂中外之士所堪諸邊徼之提督與其兵備者職方郎須共司馬與司馬之貳密爲簡擇某堪某處兵備且可以待次而領提督某提督且可以待次而領總督因以聞之吏部而吏部又須虛懷以參之因以聞之執政譬之庖人者之調五味樂人者之和五音務使酸鹹辛甘宮商緩急各適其宜而已當是時外則權天下謀略之士而內則以其身與心深入於吏部之長與其屬令其不我猜不我忌嗟乎於此抑亦難矣非公不可以此自待非公不可以

此望之吏部而僕之鄙陋鄉嘗竊識公於弁髦時業已卜異日當爲國家石畫臣不特區區掇科第曳金紫而已者數十年來公之上下古今出入中外其所博識而深中者當有江海之難以蠡測象緯之難以管窺而僕又衰且耄其所自好者如彼而其所自蔽者則又如此恐不免井黿之跳坯露蟬之哦枝而已也伏惟公之不厭而少爲籌畫焉

與楊侍郎本菴書

近得邸報及縉兒從濟上所移書乃知公之不遺兒豎而錄之葑菲甚且以僕舊嘗爲先太傅公屬吏而鰓鰓然有故人世締之愛焉感激感激然而公所指次僕之去官狀非繇河魏時獲罪也蓋繇少嘗獲微譴於故執政其蹤既疎其釁漸深而同門之忌從而陰搆之者愈力故僕之罪遂不可解一則繇吏部出判廣平又不意於粤州稍稍獲尺寸矢石之功遂徙爲大名兵備副使蓋嘉靖癸丑之冬十月也胡虜庚戌內犯後部題防秋特請剳割順德隸大名道專　勅戍邊自僕不肖始當是時中朝士或指爲故大名使之

所衙者未之釋第欲以此搆之罪也或又云先太
傅公間聞僕不肖於粤州時嘗以知兵名故附録
之措置如此未幾先太傅公出督薊州僕雖不能
從之出入臺陣間然抑時時奉指揮練將士飭戎
馬一切枹鼓旗幟弓弩戰陣或謂稍可備緩亟已
而撫按巡關諸使君佥交章疏薦之　蕭皇帝
甚且推轂謬謂可當節鉞已而僕之坐罪蓋籍府
江匿斬馘者之賞爲按也嗟乎僕豈敢爾哉且僕
是時特勒部下鵰勦前後俘斬殆千人不煩軍門
一卒之力一金之費而顧以此罪僕削籍此或先
太傅公之所深憐而刺心者然是時先太傅方
建牙遼薊所從中伏戎而猝發譬則疾雷也即先
太傅公掩耳且不及而況他乎已而先太傅公一
還兵部再掌吏部猶時時嚮人士齒及吝嗟不已
故僕間嘗爲書託友人蔡白石陳謝云云載之刻
集中公固可覆也僕於先太傅公蓋負不世之知
者而頃者縉見復及公收録附之牋記語不云乎
生不能報没不敢忘僕衰且耄已無及矣異日兒
曹或及刷公從吏末少猶國家此則愚父子奮報
知已之區區而又不知天之所以慰桑間之餓者

何如也

復沂水宋大尹書

僕待罪河魏時不敢以簡將士習戰陣爲職而數共諸文學上下古今宴酣經史欣然樂也已而僕坐忤執政擊之來歸諸賢所各以其才翔翔仕路僕按省試與登科録知名氏所傳非不抵掌欣躍而僕既以罪廢譬之伏蟄之蟲不復與諸賢相爲傾倒甚矣世路之嶮巇日月之奔駛而故人知已之思徒切夢寐也緡兒遣使南還忽得手書知君且抱琴爲令又適與兒曹所領之邑齒相錯僕雖不及與君綰帶爲歡而兒獲附同官稍屬世講不勝欣慰兼金文綺之惠又胡爲乎來哉覽手書具

悉稱僕既不得以勳業奮昭代或當以區區文章詩歌之什與近時空同大復輩相頡頏嗟乎僕豈敢望哉然僕所自好處已稍稍與世之豪雋移書論列大較見之集中君倘不鄙或可取而覆也我國家弘治正德以來詩歌之什已彬彬乎凌金石奏宮商或可與唐大曆貞元相倡和矣獨其文章則僕竊謂當如孔子所云其辭文其旨遠必得六籍之深而始可與之升其堂而入其室也否則恐

不免如蘇長公所謂楊雲第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世之所競慕以爲摹左傳摹史記摹漢書縱極其工當亦優人者之貌孫叔敖焉耳而況所摹者特句字之詰屈聲音之聱牙而已僕竊恥之世之士或與我者半要之文章之在天地間久則公論自定非僕之所敢知亦非僕之所能與也君倘過緡兒官舍試出其書讀之不知君謂然否

與杜司諫爵齋書

僕嘗左官洛州而先公淦涯先生抑適以休沐還故里僕遂及附先公爲綰帶交當是時郡中縉紳大夫大較多趙魏慷慨悲歌之士金憐僕之襟期所嚮而先公尤深僕稍稍獲從簿書之暇發憤於六藝百家之書而忘其左遷之猥瑣焉甚矣於今夢思也緡兒釋褐令章丘又適明公領袁州郡間聞明公又推先公之愛而忘年而弟之又從而教誨之兒曹遽得引明公懸魚狎雉之遺而尺寸之上及信之郡二千石及藩臬諸使君而下之吏民不以罪仁人長者之賜也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明公過南都領諫垣僕幾擬跨一驢謁謝

左右顧年已衰遲二竪爲祟煢煢待盡不敢出門戶間嘗爲七言近體欲塵記室而未能也世路方休而明公以海內譽望之賢出爲南司諫司諫者朝廷之耳目而南都則又鎬京之舊非特國家官寢肘腋百官之近也南通江漢捷百粵西帶汴宋北按淮而明公輩譬則天象之樞斗焉今且水灾非常二百年來所無者吳越間以澤爲國而故所憑城市墟里而禾黍相望者今並一壑矣仰觀象緯又多訛言明公得無中夜攬帶之思乎茲特具書奉候外函家刻一部併舊詩一章伏惟覽教

與蔣西蠡太守書

言別來又逾三載矣公抱道術多熊經鳥伸之訣而年彌高神彌王公猶能從丹房芝幢間歌詠自娛古人云左摩洪厓右拍松喬非公所自得於山之深而林之遠者乎曩所共公結駟而遊並轡而歡者凋落殆盡而纍纍僅存者惟我附公兩肘耳公每以翩翩霞矯自許其肯挈我而騎黃鵠履泰清否乎公家五湖之北僕臥五湖之南盈盈一水譬則女牛之隔河漢也客有錢生者自稱其大父行從公爲綰帶交今且裹糧而過敢於其鴻鴈之

翩附問左右僕雖衰且羸公倘能食我以松枝飲
我以玉屑猶當附青鳥而從公杖履間也

與衢州道曹使君書

公及三衢來數從使車齒頰傳公繾綣之情甚矣
故人知已之思也三衢者介宣歙吳越之間所稱
龍游東陽義烏諸下邑蓋盜藪也中多豪猾爲之
窟引而漸之右族大姓被其來往行劫者什而七
八卽如僕不肖亦於今談虎而色戰者也此所以
於公下車之初間爲奏記及之暮月間闖遠近稍
稍戢矣無廼冀渤海趙京兆之遺而賣劍買牛賣
刀買犢并及剝皮建鼓而斷頭槀街者乎久缺問
候適丹徒故簿鄭君之子過山中特借鴻便稍布
尺牘

又副言

僕今丹徒時有鄭簿者常山人以廉吏聞者也嘗
督糧謝絕常例已而病沒無以爲殮吏民哀而哭
之者不下數千人僕以其情聞之當路厚爲卹賻
始得扶喪來歸以故其族姓邑子至今往來如通
家且鄭以廉守官見稱於時然亦以廉廢家而三
十年來益且窘矣今有孫名起宗爲衢州府吏頗

善書敢以其名聞之臺倘辱公憐其故嘗簿丹徒
者之廉爲之恤其廬收其苗裔卽得從書記厠厮
輿臺之末卽古人所以憫孫叔敖之後負薪行歌
而爲之欷歔感慨也已公仁人長者也不勝佇望

與張明江太守書

僕無似辱先師文定公覽會場中所爲試卷輒首
器之以爲國士會所條答策問中頗觸忌諱故久
之稍後然非文定公本揆也已而廷試日文定公
欲以策呈 御前又適爲忌者故匿試卷填三甲
中卷始出而復湯滤文定公覽睹之不勝憤鬱僕

之數奇孤文定公多矣今弟來得公手書且驚且
喜聞曩所廷試卷文定公猶及收而藏之家中而
僕於此不能不憫然自失而併欲於公處求之傳
示子孫也僕位厪中大夫罷官來歸卒不能樹功
名垂竹帛甚負師門而兒曹以下稍及掇一第出
爲令頗竊民譽卽叔季輩抑及鴻次善文章茲固
明江公之所爲我解顧而亦或文定公之所含笑
於九原者也忝在通家故敢附聞別諭族子欲刻
兩浙風雅併索篋中稿欲爲傳之然僕舊有吟稿
十卷已列三稿刻中茲特附覽求教而他所未入

刻者別錄一二百首大較金山澤間幽臣羈客不得志而故爲寒泉蟪蛄之音非所以擬之騷人墨子也伏惟我公痛爲劑削擇其稍可者而傳之否則重爲木災也已皇恐皇恐

與張崐崚司馬書

公之按節浙上浙之吏民所欲家戶祝而戶俎豆之者譬則晉羊祜於襄陽宋張詠於成都是已而僕所銜且戴者獨深何者僕罷官以來三十餘年于茲海內知已零落殆盡豈謂頃者地方鼎沸之患 聖天子且借國家之重臣儼然臨焉而公又不遺故舊所相爲吐哺而拭拂之者久而彌篤不以厭勤若此劇遼以來公之奏凱之書旦暮上聞所當搴旗斬將而効首虜者不下數千馘矣即傳記所稱漢之衛霍唐之李郭恐亦無相遠公向屬不肯紀令滑以後數事僕恨衰颯之年謫薄之識猶未能爲公次行事然要之一二年來公所爲朝廷統將帥靖疆圉寒穜裹遠斥堠者益於往事功且百之公今入領大司馬非特一重鎮一邊徼而職方所籍薄海內外咸屬兵鈐矣又羈稱賀以文稿未上恐掌書記者簿責坐罪故惶恐到今茲

緒兒入　朝當必以通家子弟過邸第故敢嚮風
上候伏惟台亮

與鄭太守書

桐廬布衣而鮮青囊者曰俞汝彝故都御史俞莊
襄公之族孫而先府君沒所嘗憑之以卜葬者也
然青囊術特屬客遊無他異能獨其言不妄發行
不妄動事父母孝與朋友信頗有閭里俠節仗義
者之槩予故重之而年四十無子聞嘗出帷中侍
女備巾櫛而其父號前江亦以篤行聞而鄉飲於
其學宮者也獨臥一榻者累二十餘年予聞候于

其廬親見其父子相爲師友圖書四壁而蕭然若
漢獨行也故益加敬之所於父子間前後投贈詩
文及爲之題其墓而哭之死積若干什佥附載故
所刻中一一可覆也倘父母手而讀之即可以了
睹予兩人者之交矣乙酉年不幸汝彝病且沒其
將屬纊也從臥榻間爲書數百言遺侍兒俞湯永
訣大略悲無兄弟所遺老母年八十而遺幼孤兆
麟特八齡又其妻先亡而孤特育之故所遺侍女
予不勝泫然泣輒以義諾其所請爲之移書與文
而弔且哭之數年無間春秋時時遣使過其廬而

問其母與子然每痛汝舜雖亡無他兄弟捍衛門
戶猶幸其生存也以故所畜養家奴俞招壽及其
長子俞池次子俞湯最有恩蓋計其家之貲產不
下三千金盡以委之池與父子如手足心膂然當
必能移所世沐其衣食婚娶之恩而報之也豈謂
其父俞招壽既老而長子池掌其家一旦背主占
其家業所遺如囊中貲甚且匿其故所遺古書畫
玩器又從而賣廢其田四十五畝不肯既不量力
於汝舜之臨年而訣也已許之矣今豈敢食其言
乎故復不自量力日夕深憂繼之以泣其族中雖

係名閥然能仗義而爲之寢護其家撫其母與孤
者絕少也其遺孤所聘婚雖係蘭谿章楓山族子
然又道遠不能顧也況俞池既惡其妻趙暴悍特
甚視老母弱子如几上肉而予所故遣侍女益備
巾櫛者已十三年而與孤相爲命者也近亦被池
夫妻奪其衣奩逐之來歸矣萬不得已與其族衆
故友爲此上請父母俞憐不肖生前之交必不忍
背其身後之諾俯按別狀特賜親提其近族俞汝
在俞汝兆與其故交省祭吳大鳴併查弔汝舜存
日文簿一一逐項稽考聞俞池橐中所積不下數

百金一則首爲勒令回贖節年賣廢之產二則籍其所匿古書畫及玩器之類三則姑聽伊弟俞湯代掌家事併留其父與母而衣食之以隨幼孤至於俞池所生四子併所娶二婦及其男女九口悉令歸宗其屬之俞湯也煩案查見存家業一一登記爲印信文簿三扇一留存府卷一給俞湯收掌一存遺孤兆麟或伊婚蘭谿章家以待麟壯而婚娶之後照數交還蓋借父母三日之勞則汝彝可保九原之託而不肖異日身沒亦可與汝彝相見于地下而無慙服此則明府百世血食睦州者功案之一也臨風流涕無任瞻切

上撫臺滕公書

公按節臨鎮以來適湖中水灾非常僕從丘壑中輟聞飛章上聞請蠲租請改折請停解請緩征甚且犯觸忌諱請罷內織而中外縉紳大夫無不人人拭目而頌公之勞來劻勷之業者春夏以來米價騰踊人情洶洶閭里惡少因而聚衆剗桑塈屋而食甚且椎剽行亂白晝刼掠其去嘯聚草澤弄兵潢池者特朝夕間矣賴公震怒嚴甲令除首亂釋脅從又從而移易官署督責守巡威聲所被翕

然以定而嚮之所謂鼎沸之患解於抽薪河流之災寢於決堤獨我浙東西哉五湖之間所欲因而幸亂共爲響應者譬之颸散而煙消日出也頃者舊穀既沒新穀既升而遠邇之間稍輯寧矣東南州郡億萬生靈其所家謳吟而戶歌咏者較之昔人所誦富鄭公之救青州者無異也嘗聞傳曰施法于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然則公之異日內執樞筦外鎮國家史官之所書太常之所旌當褒然在望而我浙之所當尸祝我公俎豆我公者又豈敢忘哉僕不肖衰且耄矣然公之勛業所嚮願效一言以告他日之采風者非敢如世之爲諛而已也不知公能諒之否

與龍渠陽郡丞書

衰齡怯暑避臥竹林間忽辱使者傳手書至開緘讀之不啻飲之以金莖之露而鑒之以玉壺之氷令人神解久之僕間從先公宦遊來於今四十餘年而當時綰帶而嬉金馳而馳其所共風流文藻爛然眉睫與夢思間於公使星所嚮豈不願爲之執鞭哉顧遲暮之年踈懶成癖大較稍犯楊鐵崖先生之痼疾矣及覽公所云恤灾賑窮施行次第

蓋古者名二千石之遺而天於旱乾後賜之霖雨不知郡中士大夫有能爲公如蘇長公之碑喜雨亭而詩歌之否分俸之賜愧不敢當謹以近刻玉芝山房稿一編又舉子業刻一編附上請教聊以見衰耄中猶於山澤間沉酣淋漓若此今弟教授世講之末相知獨深惜也猶不聞中朝之推轂而叅然博士間也如何如何

復陳五嶽方伯書

中秋夜對月銜杯醉後搦管點窳六羨堂記數十字已而閃鉛山與新城李簿相繼移書過促業已復門下矣又二十餘日李簿之使再至蓋其家復於篋中獲公所刻陳氏家園記而併以手札投寄者也僕手而讀之竊疑公之園林於雲夢江山之勝互爲吞吐綽約處固屬無盡而公所於天地間目得之而爲色耳得之而爲聲心神得之而爲块礨無垠處公往往憑欄倚几嘯傲乎其間而世之善文章閒賦咏者金爲公鑱畫點次之矣僕平生覽古之善記佳山水惟柳子厚爲最雖奇崛如韓昌黎當讓一步已而移官南粤間過永柳二州探

其洞壑所誅茅而亭輦石而臺一切勝槩猶疑柳子厚筆力不到也公家園林星羅齒錯於沔水遠近間得無移僕所以唁柳子厚者而爲之太息其間也乎僕衰矣不知天肯假之以年其及躡屣公之園林再爲摹畫一二否別諭李中麓太常蓋僕釋褐時以文章交而最深者也兒縉之令章丘業已移書叮嚀之太常之沒已二十餘年而無子其故所貯圖書古器已散而煢煢守殘業者特其繼嗣而已僕生平亟故知而兒縉於其父之執友亦往往事亡如事存承諭及敢復不盡欲言

與黃葵陽學士書

公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德業日以宏聲問日以鬯而海內縉紳先生無不人人望　天子之卜相傳麻矣僕雖衰且耄嘗獲從公弁髦間頃者姪一桂幸出自門墻僕之私德蓋有倍於恒情者夫士子稍解屬文掇一第固其常耳特憐茲兒少最苦心嚮學壬午之役同縉兒應試已爲有司所首錄適經房兩相爭遂擯不與當是時先期縉與桂出場後兩以試稿從馬上疾馳以歸僕覽之且曰兩兒當並第也已而桂獨絀僕不敢以縉之第

爲喜而以桂之絀爲泣茲固姻族鄉黨所共憐僕區區之私而欷歔太息者今九月朔日又得桂及少兒貢所爲試卷讀之僕笑曰桂獨脫穎而出矣已而報至卒果所覘姻族鄉黨之過者或爲慰或爲賀而衆或見僕喜色獨倍曩時嗟乎僕豈獨非人情哉蓋憐桂之數年間頗類蘇季子刺股流血發憤大業今稍及進慰先伯氏於九原則其所私慶獨切耳然則公之恩豈僕生之所能報而沒之所敢忘哉茲特齋沐爲書申謝聞桂已留京年且四十一切督之閉門下帷茲則僕得隴望蜀者之情而惓惓於父師之側者也

與錢繼修吏部書

頃聞許敬菴京兆所爲揭辯李見羅事遂蒙外徙或多憐之又或從而罪之且謂其無當僕獨不然何者士君子立朝惟不欺其心以報國家耳見羅事在西南蠻徼去中國萬里僕不知其事之曲與直然在敬菴則生平所共道義而骨肉者之交彼之相信者既深則於其所疵指而悲之者切故持痛發憤而不得不爲之一湔洗其本末耳不敢遽謂其言之當然其皎然不欺二字則上可以質天

地感鬼神篤金石而言者引而訓之且從而罪謫之僕固知敬菴之所自信而没齒不悔者然聞中朝執法家亦欲薄見羅中丞之罪不知其能轉移聖心否

與杜靜臺工部書

公之宦遊所嚮於南陽則疑西漢循吏於荆州則疑古者山澤之官其所綱紀吏民法而不苛廉而不劇甚哉仁人君子之流風遺澤所至尸祝而俎豆之者僕雖衰且耄然於世之賢士未嘗不夢且思之若泉之注壑而不能已頃聞公告病歸已匝歲矣而僕始則不之知知則復爲病魔所困而支離林壑不能出門戶故公之道德宴言雖或若降若登若俯若仰於眉睫之間而杳然神遊而心馳於今猶未之及也茲顓使奉候而別所爲近刻詩文一編併舉子業一編附上請教葢不及登堂而膝席聊以二種呈之杖履前公或覽之當有憐僕丘壑所未盡之軀而猶可共爲韻折而色澤也外雲履一豸補一則以促公再爲入　朝履星辰步日月而繡斧戟冠以出也

與鎮江太守范見復書

頃者貢兒北試下第南還比至京口而丹陽以下
且坐奔鋪濤河道梗不通矣妄持賤名傳刺問舟
臺下甚屬旅窮而無當者辱公喜且愕曰吾不意
此叟之猶在也廼遽以所乘巡船護之來歸竊思
僕於海內賢豪未嘗不鰓鰓然思附綰帶交顧衰
耄以來譬之坏戶之蟲而公何以明德之賜殷勤
至此豈以僕嘗令丹徒公露冕所嚮或聞僕抑嘗
竊譽茲土邪僕去縣四十餘年而縣之父老且或
知或不及知而公當不以此也豈嘗手僕覆誤之
語而賜之耶抑或他有所激於心者而殆及爾邪
而僕又自揣樗櫟之資恐無繇也北望江流恨不
及趣駕千里而稽顙郡庭茲於使者之返先此附
書以謝

奉韓敬堂少宗伯書

聞公以先公之憂歸來閭閻城上僕以衰朽之
年不能躬爲匍匐頃者醫家某過草堂稍稍語及
公之病魔頗與僕壯時略相似已而得解則所藉
藥餌者什之二三而所於友人指授處稍稍得力
殆什之七八也敢附以起居僕少習舉子業頗自
刻勵衣不鮮帶榻者四三年又好湛深之

思於六籍百氏書及古之文章家之言所當印心處往往中夜起而露坐甚且遺矢猶於厠中閉目冥思獨哦獨語客間過之每對面不之見客前呼始愕然起以故閭里賓朋數謂予癖而癡矣此年二十二三時事也已而哭聲晝夜不絕者累數月骨立不支分且必死每對花發輒嗚咽不自已且曰吾安得見其碩果也已而舉一兒頗聰穎輒又嗚咽不自已且曰吾安得及是兒之長且成立也已補令丹徒五欲毀檄自免者久之友人唐荊川過山中笑曰此予少時所患君殆由文章爲之祟重以廬喪來哭泣太過致損心神耳聞聖人無心病君第過丹徒吾當時時過縣共君語君於是時病不瘳解綬未晚也僕於是迤邐就官每出堂視事輒憂或遽僵也每過南京謁上官甚且欲携木以行雖不及携而心之悸不已也至於每夜寢不交睫惟聽巡警者提鈴報更而已鐘鳴則攝衣以起荊川過之奮而言曰吾聞蒙莊云以死鑄者拙君得無自蔽而因以自斃乎僕聞其言爽然漸以解病亦漸以去而醫者亦時時投補心之劑又年餘始及故

吾時年三十五。於古人所謂咄咄書空。猶時有之。四十罷官後。則神日王。而六十七十來。彊飯踰壯時矣。公得無於僕似之乎。公達人也。超曠。非常。豈與僕樸遬齷齪比。或其少時發憤典籍。與歷先大夫之變。其所由摧喪憂勞。或相近耳。藥餌固不可謝。要之几榻間。非蒙莊言。即佛氏書。則其所助。當或倍蓰。蓋有勝於長桑華陀者已。

與張澄齋憲副書

僕無似語所謂樗櫟蕭蓼不足比數者公之按節浙西時獨辱公開襟與之又從而折節以下之漢暴勝之之於雋不疑不過也然僕間讀古傳記以公之材略及其風猷所嚮固當外之擁節旄鎮邊徼內之持國秉入政府而抑何以中道解組特繇藩臬歸來乎林壑泉石之間僕衰且耄嘗謂公家太湖之北僕家太湖之南盈盈一水幾擬鼓枻乘流而過從公朝且夕焉共爲嘯歌賦詠於薜蘿之叢煙霧之窟顧荏苒齟齬以至於今猶忽忽焉未之能也得無爲呂安所咲已乎秋之深決當載鶴從公錫惠兩峰之間適有友人周生者囊古書名畫求謁門下敢附尺牘以申宿約而家刻二稿附

上求教蓋欲公知且憐僕所自好而倘獲公之寘
抹鐫示其間亦庶不孤生平之愛也

又副言

邑有友人周生某者少孤而力學其所當救郡劉
清惠公南坦參政陳公棟塘司馬蔡公白石輩所
贈詩歌文章之什可見也其解母之囊裝也近千
金然不治產獨好古鼎彝及法書名畫而於畫事
尤甚間睹吳下公卿家所散唐宋來趙伯駒米南
宮及范寬王大癡諸舊縑所遺輒傾母氏橐貯以
求之故其家無半畝之宮往往借廬以貯圖書予

數過之家特四壁立而所共賓朋徜徉其間者香
一灶茗一甌則出所貯圖書相品晝而已甚矣其
癖且迂也數年來歲既侵米價日翔貴而午炊或
不繼故不得不移故所貯以鬻之士大夫家而世
之士大夫未必知且好即知且好抑未必其力之
給否也頃者范司成特爲移書孫太史太史固稱
知且好者而其力之給與否吾亦不知其何如也
語曰青萍長價於薛卞之門公得無憐之而傾橐
中裝以資且給之否乎公即力或不給貴郡固多
素封倘蒙不惜齒牙魚目燕石皆爲隋珠和璧矣

惟留神焉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書

復王肖華溧陽書

使者持手札併及分俸之賜感媿感媿溧陽者江南繁劇之邑中多勢家鉅室盤錯紛結盖仕路間之羊腸鳥道而難爲騏驥驊騮之縱步而蹀躞者兄丈何以抱琴而過茲邑也豈當路有故知兄丈下邽之材者而廼借之以彈壓剸割耶前令潘李二公俱僕姻家其所從簿書賦訟間並知自好者

而今卒爲邑之狡獪讒險者所搆雖然兄丈之鋒鍔譬則青萍太阿而其器度則又萬斛之舟也古稱名令有王氏青箱者願兄丈直須虛其心平其氣於一切辛甘燥濕震撼擊撞處曲爲調劑而鎮之異日者兄丈固當爲國家建非常勳而區區百里不足以盡蜀之士元也僕拭目以俟

復趙定宇少宰手劄

溧陽遣使函公手書併及機杼謝謝　聖天子當陽而疆場多烽燧之跡執政間一切盤錯紛結殊爲執掌而公之材望行且拜相傳麻矣語曰世亂則急介胄之士時平則推譽望之賢僕獨謂茲二者公所當日夕刺心而無間於世與時之相升降者如何如何王溧陽綽有父風區區百里非所以展驥足者溧陽號爲巖邑而難治王兄雖辱千里輿裹然而入羊腸懸度之險恐亦難以飾駿而騁轡也公領中朝倘有故知門生宦遊江以南者須仗公憐世講且從高岡之上無忘順風而呼也緒兒今章丘五年所叨薦剡者二十餘上而三齊間百八州縣並且遵章丘所次科條而例行之歲首吏部注下考間聞章丘父老赴闕上疏訟寃者

三百餘輩然爲納言所滯亦無繇達之　宸聰不
知公及聞否兒且憐僕年垂八十方以解綬爲幸
惟朝夕父子相師友讀書績文而已知屬公垂念
故併附聞不盡

與徐司諫龍寰書

數閱邸報獲明公所上封事一一切名實中肯綮
而於國家大計無不可席之施行真古之補闕拾
遺也西夏叛卒不啻唐安史泚之變而當事者
方其首難時倘及赴焚拯溺則疾雷不及掩耳從
中開誠布公待之以不欺茲固倣張垂崖之定蜀
亂寇萊公之鎮澶淵或及戡亂定棼也已而偕號
毀制漸聞于朝朝且按部覆徵兵白羽四馳復出
內帑數十萬金以厲戎行其聲固震疊烜赫而哮
許諸酋自分必死譬則檻虎也計出無聊愈亟愈
亂而況城高且堅當事者雖頻兵十萬而內困於
樓櫓之咆哮外疲於胡虜之騷驛春以來迄無成
功蓋有以也兼之倭夷內訌朝鮮且破而遼陽一
帶又在唇亡齒寒之間矣僕雖老於丘壑間不能
不深杞人漆室之憂所望公輩出石畫以鎮緩亟
發紆謨以匡國家者耶耶離丹徒已四十年

而縣中故鄉宦唐公默菴孝廉本末公在縣時曾
及稔聞之否丹徒賢士大夫故多而唐公爲最其
以宦遊二十餘年而病亡旅邸歿無以爲殮殮無
以爲葬無寸土尺椽以遺其後僕曩故力爲拮据
周旋其間大略已備所寄高少府春宇公書中錄
其副以上不敢再瀆公之甘棠之愛在丹徒不啻
什且伯於僕者況公方首諫垣郡二千石以下無
不嚮風慕誼高崗之上順風以呼山谷金應者也
茲特憐唐氏之遺孤上不能守祖祠下不能葬父
骼而特以故三院所優給丹陽廢寺者之田而爲
地方狡獪者所魚肉而奪之敢以哀鳴於舊令尹
之側公倘於中或及授之持節使及郡縣大夫之
間公之德且世世矣

與石東泉司馬書

公柄司馬來中朝之士南下者無不嘖嘖稱當
與先輩馬文升余子俊劉大夏諸公等甘所規畫
次第僕不能盡知而年雖衰耄不能不聞鷄起舞
也近數讀邸報頗知寧夏督府所牒報金不聞措
置肯綮而招安一節獨聞我公持之可謂深獲要
領矣夫招安者不得已之計也此特可行之於始

叛之初而決不可行之於遣將之久方其始叛一
時部曲跋扈稱亂督府諸公倘能從呼吸間開誠
布公在外鎮則借　天子之恩威而陽假之以
浩蕩在叛卒則伏帥府之倜儻而陰藉之以解梦
是或一策若既經督府疏其事於朝而　天子
且爲徵兵遣將彼猶肆然狼跋而焚燬制書則其
不臣之罪始有甚於唐末之藩鎮者已海内三尺
豎子無不怒髮裂眦而願爲死綏者督鎮諸公其
能拱手而聽之乎或疑當事者以師老堅城之下
不得已祥借此以懈其衆鬬之氣而兵家所謂用

而示之不用且從而奮擊之也六七月來於今未
聞定算未睹成功如何如何　明旨切責至再至
三而我公所從中布畫激勵戎行謂之千鈞之弩
矢不虛發矣今且若此不知我公何以收之泉石
間不勝漆室之憂幸有以示啇

與崇德令王鍾嵩書

崇德縣二百年來封以内文章則推貝公瓊節義
則推程公本立至於勳名則推潘公蕃潘公所當
成化弘治間以素絲羔羊之操累官刑部尚書而
出督兩廣則斬馘萬級其威名與韓襄毅等已而

逆瑾銜之奪其功而反褫其爵其沒也無以爲殮且殮故廬三楹且缺其一角甚矣其賢且廉可以師百世而冠人羣者僕不肖所娶婦與其公子所娶婦爲女兄弟故獲習知尚書公本末數十年來前令公憫其先賢之裔而貧故壁立輒復其家今其孫文弱特甚乃使爲里人駕之役何異驅麋鹿而服之鹽車也僕之衰耄遽干典謁蓋痛孫叔敖之後而行歌負薪於市耳唯明公垂諒而寬假焉

與淮安周經府書

方外友雷道士客遊淮上爲惡少年所窘縛而羅織之以獻於官司或傳其困且死矣頃忽破衲肩瓢而過僕楊於是攜之且泣且喜問其故曰吾之困且死者什之九而幸其所發官司則淮安經府周公故得以脫以至於今茲特爲書以謝而併詳雷道士所共從遊者本末聞之左右雷山東汶上人也少浮家爲道士從異人者黃髮髻西遊荊襄武當山中衣食於賣藥間遇貧者則出橐裝以分之或飢且寒則褫其衣傾其瓢所貯而捐之不惜也蓋澹宕自好者十五年前過湖中湖中人異之及扣其所得或習能經鳥伸及一切吐納導引之

術彼皆不之語也間探棋局亦稍稍解者然於世
之緇塵則蛻遺也久矣僕故愛其人而結一茅庵
以棲之往來者十餘年數好矛遊江海上或貧者
見其好施易與輒從之遊且稱願爲弟子併代爲
負囊與擔而爨也雷亦不辭然亦往往爲其所鬼
瞰而竊貲以去彼特笑而不復蹤且追之如此者
屢矣僕間亦數以戒彼彼第曰吾本無家亦何處
不可家何暇絮絮問所從也乃卒爲從遊者所詿
誤問其姓曰胡大漢而不告以名也問其家世所
從曰父母早亡而貧無活願從師走方賣藥於是

聽其隨之而過僕所舊棲芋庵中祭月矣未幾瞰
雷賣藥橐有二三金於是夜竊之以逃雷亦不以
計行且告還山東也僕稍稍助之裝以歸又憐其
莫爲之負擔也而隣有僮請隨之以行蓋壬辰年
七月間也及抵淮忽被惡少輩縛之稱曰此胡大
漢黨與也向詐奪人財者併縛所隨僮送之淮安
府已而撤送明臺幸公扣其詳解其裝獲僕所贈
詩卷廼爲大笑而遂釋之嗟乎明公於僕未之面
者而廼爲愛其人併憐其客遊者之無辜也脫之
以歸僕何以爲報而亦何敢忘哉敢具書上陳外

詩文刻數十卷中有原贈雷之詩什惟賜之清覽焉

與許敬庵中丞商搉海上事宜書

兵家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今喧傳關白者不知其何許人頃者襲破朝鮮州郡而中朝所遣將提兵二千以赴之又並覆沒以故中外洶洶且疑其內犯而建言者或策其繇鴨綠江入犯天津一帶或又虞其南抄登萊淮海之間又以閩浙所故嘗罹倭夷焚刼者而近日人情亦風翔而海沸矣僕妄測么麽必不能有他者但　中朝之疏已屢而公今出督閩州則其事之緩亟險夷並屬幕下公不得不爲措置矣僕竊籌數事不知公可採擇否一曰首覘關白於海上所自爲注措何如其麾下所用部將何如近者諜傳暹羅諸島且共爲犄角以擣其虛其情形何如二曰海上所恃者順風而帆我閩浙一帶須辦福艙船二三千料以上者數百艘以逆之海上海上舊有上日本針經所載夷內犯道路頗詳不知公獲覽睹否大抵海夷之入犯必先於島嶼間停泊次第然後乘虛以及岸請於前所建福艙船分哨而逆之海上然非可刀劒

攻擊也於中盛貯各色火砲如佛郎機法貢及銅將軍子母砲而我又外爲生牛皮帳及絮帷等項以護我士卒所嚮此則嚴陣而折衝以待之者也三曰前艙船特可爲中軍而至於矢石之鬬須別爲八槳船俗號八喇烏數百號而中載荻柴火攻諸藥暗伏於島嶼隱處候其順風以帆而過也我反從上流尾而順風以燒之福艙船逆之於前八槳船夾擊而火攻之於後此則百戰百勝之策可以一舉而殪之者也至於擇敢戰之將選摧鋒之士先嚮導之審捐不貲之賞嚴必徇之誅而於

州郡從事及偏裨將校恐須一一布置不知公謂何如僕業欲移書以聞督府常公而猶未敢不審公可併爲面商之否

與施華江京兆書

僕少令青陽下車日即得邑之雋若我華江不啻吳河南之於賈誼張成都之於蘇軾已而受事僅兩匝月輒以當路者所檄而校文淮陽蘇松間隨且奔喪來歸僕所欲爲縣興利除蠹奉法布職不及鑱畫尺寸甚矣僕之負九華山之靈也已而諸父老或稍憐僕所鰓鰓然問民疾苦而爲之拮据

其間者雖不及究其施行而其中所抱惻怛者固可亮也邑之吏民從而俎豆之嗟乎僕何以爲情而僕亦何以奮報知已也頃且年餘八十幾欲抱琴柱杖而再過焉一則登華江之堂連牀膝席共爲語次五十年來風塵在苒處再則陟九華之巔且尋李白及他所仙遊者之蹤顧以衰颯猶爾留滯而邑有吳君者過宰璉市璉市者卽僕所近浮家處故及稍稍問華江起居知華江康食無恙僕不勝躍然喜竊欲爲之肘而飛也聊籍尺一展我契闊外有詩文續刻百餘卷獻上塵覽不盡欲言

與吳屏山太守書

客有詩畫友沈青門者之孫曰庇臨蓋世青門之業以遊江海間者也頃從維揚還僕因前問公政聲沈生亹亹不置口而曰維揚吏民家歌舞而戶俎豆之近世所僅見者已而又聞公於瓊花觀有深慨焉瓊花者誌稱玉蕊花世所絕無唐人嘗臺榭之而宋歐陽文忠又從而作無雙亭以賞之間嘗見之騷人墨子之咏歌而以世遠時移其頹且沒於礫石之間久矣而公以治郡之暇從而樹之以名花懸之以層閣得非先輩所稱揚州第一樓

乎沈生善繪事而於泉石花草間尤多神理茲特
移書屬之我公倘獲賜之末席或及從公珥筆濡
毫圖寫所爲瓊花觀以歸茲固八十老人之所指
掌憑欄而欲爲公歌且賦之以貽後世者也幸開
襟而留意焉

與李見羅書

僕無似獨辱先公左遷敝郡時輒引帷中爲國士
已而又辱令先大父茫湖公賜之以忘年之交久
之昆仲相繼第進士往往以道義文章相追琢盖
附交籍者三世矣頃者公以名世之賢按兵絕徼
所嚮爲功焜耀當世豈謂甘陳者漢之萬里長城
也而竟爲讒者所寃僕每讀劉向訟功疏數爲之
欷歔太息也　國家方東憂倭北備虜所需封疆
之臣甚亟而世有干將之劒顧獨羈之豐城之獄
謂之何哉雖然海內士大夫無不人人爲公扼腕
外之緬甸夷徼近且走萬姓伏闕庭抱痛流涕公
之功與罪抑足以暴於天下後世而異日史官當
必有如書甘陳之功者公亦何所恨哉公今遠戍
海上許敬菴中丞適持節七閩所當波濤魚龍之
患方蒿目攘袂公今過之茲又眼前一快心處也

如何如何不盡

與邢知吾少參書

僕罷官四十餘年於海內賢士大夫絕音問曠宴言然而公之風流藻雅間於亡兒積及顧甥侍御輩稍稍獲睹什之二三已而縉兒令章丘語次公之所掘手出肺肝綰帶結心腎再讀公所撰去思碑其所次吏民之擁戴與田野所尸祝及當事者所按其科條而徧行三齊州邑處一一如掌當不減太史公及班掾之傳循吏甚矣知已之賜所當與日月俱遠者也忽辱遣使函手書併及機杼之遺何敢當縉兒茲歸也蓋當西臺時偶聞僕之患背癰也輒爾乞疾來歸四三年間僕且稍稍康食所共父子閉關以詩書典籍相朝夕已而前年以吏部注下考不復出矣而一二先輩姻友間以僕之年雖邁神猶不衰而兒竟以此留滯不無可惜故特強之謁選公且再出柄政不知可借公之使星所嚮或及瞻睹以慰生平否不盡欲言

與醒神書

癸巳冬十月顧甥侍御從雲間回爲言獲逢翁眉睫問其貌則翛然鶴髮而顏且脂以酡也問其齒

則疑百歲以上而不能記其年也問其姓氏與家
世則云翁特哂而不以語也已而探囊中所請翁
題其所築園曰蔭園其樓曰夕佳且其字畫翩翩
乎古者山澤蕭逸之韻也已而又扣翁所爲攝生
者曰其所爲飲酒食肉冬裘夏葛與世人同而中
所吐納導引之術超然出於形骸之外而有非世
所得而窺之者嗟乎翁豈抱古者洪厓浮丘安期
偓佺之深而有所自好者與僕聞之神若解而魂
且越倘及從翁杖屨願附古之棄妻子若脫屣者
固不惜也嗟乎忘生者而後得長生僕非敢遽望

翁攜之以吸沆瀣餐煙霞而逍遥乎蓬萊方丈之
間也第獲翁不鄙遺倘獲口畫之以泉飲谷棲一
二肯綮或及稍稍辟穀茹芝而從清心鍊氣不知
老之將至云耳謹顓使函書以聞惟翁憐而許之

與許敬菴書

故友沈青門之孫曰庶臨過金陵求謁公竊思青
門故以詩畫負米菑暨徐熙者之望爲重湖海間
而其寫花也不以貌而以神往往能使遊蜂飛蝶
若鼓翅而過焉以此名當時而數及橐裝至千金
然不善治生僅以丹青世其子若孫今其孫庶臨

似能世其業而以之衣且食於湖海者也頃珥筆
入金陵而以金陵諸公卿間惟公爲今之白香山
少傅也屬予爲之紹介竊思樞副之門非六郡材
官即虎賁劒客公今門下則又半屬談經論道綴
文之士恐於此輩日不暇給或曰公固古所稱吐
哺輟洗以待天下之士而於九九不以遺者沈生
所挾匪特九九已也況舊京多五陵豪俠三吳繁
華公子公倘垂憐稍稍賜之以緩頰而吹噓焉沈
生當不啻明珠大貝之爲寶於世而青門其亦不
亡也已茲亦公之下士之一籌也萬惟垂憐焉

與姪舉人桂書

姪行年且五十於舉子業可謂苦心矣舉業而入
苦心之路其於名理雖或精研所於風調不免沉
滯嘗聞先輩舉業三字訣曰典淺顯予獨更之曰
輕清精然精之一字亦不易得但能輕清而稍加
之以秀逸疎爽則百試百中矣嘗謂頭場七篇最
爲喫緊須如行雲之出岫巧燕之穿簾荷葉之擎
露柳絮之飄風萬無過思深構過思深構必致重
滯艱澁於二三場以後金聽姪之蹀躞馳驟出經
入史千金之駿絶塵而奔亦無不可者先輩舉業

之最如王守溪之渾雄臺閣唐荊川之精純典雅汪青湖之豪爽薛方山之奮躍金所不易得者獨聞韓昌黎有云如駕輕車而就熟路以此携之爲舉業訣可謂最便法門近日兒維寄北京鄉試七篇姪嘗誇之當爲舉業中赤幟予獨疑其太橫喜之者什之五而驚且辟易從而厭之者亦什之五而縉兒亦讀之而曰但恐落老學官之手當爲覆瓿矣今已番翅傳聞果被以高年校文者僅於首篇加數點後金不及覽何則彼且視之爲怪僻不復覽睹矣吾姪之才奇崛魁梧獨恐其一入沉潛便令校文者澀眼縮首千萬放令輕滑而加之以秀逸疎爽斯姪之老馬長塗而姑從康莊以策轡而馳亦所以慰我衰颯懸懸之望也

諭縉兒書

頃覽汝所爲轉假疏不覺怏怏怒抵之地夫余豈世俗尋常之見哉不暇遠引姑即汝入仕以來本末及余生平耿耿未了之志爲汝詳之汝之初舉進士也即乞差省我不足論已而由章丘入爲御史此正奮報　國家之時奈何甫及數月以吾偶患瘍疾遽乞休沐此其誤者一壬辰挂吏議汝即

悻悻有終焉之志余聞章丘士民輕千里而號訴
國門者殆三百餘人也公論猶在人心猶不死故
强汝出已而補浙川令聞汝不以遷逐自居頗拮
据撫字遂及量移南部郎　國家於汝亦不薄矣
正宜竭力奮報以收桑榆胡爲乎不及赴官遽以
疾乞歸此其誤者再汝不過以我年踰八十日暮
可待豈知世間固有百歲人即如吾近所嚴事醒
神翁或曰年百餘歲矣假令其子若孫能待其盡
而後入官邪汝蒙　中朝寧告來歸條已三載而
今復爲轉假之舉不知汝之意何居將再偷閒三
年而後出乎抑謂吾之壽等必盡於三年之內乎
抑亦終其身不出乎如更歷三年則吾愈衰汝愈
不可出如謂吾等必限於三年則恐汝有所不忍
日月云流汝老且至他日欲出則不忍欲轉假則
令甲所不聽惟有終身田里作一鄉黨自好之士
耳汝父令汝讀聖賢書望汝科第如斯而已邪此
爲孝乎不孝乎吾少時以名業自喜庶幾爲　國
家效尺寸不意三忤執政遂致淪落生平未了之
志付之汝輩汝受　朝廷尊不思致身而今日
請告明日乞身此爲忠乎不忠乎語曰小孝者大

孝之賊孝經一書諄諄立身揚名古人祿思逮親
往往爲親屈烏有棄官不出方爲孝乎自漢世有
孝廉之舉而干名釣譽之徒故爲割股廬墓及一
切非常可喜之事皆非其至也即如李令伯陳情
表千古艷談之然令伯比年四十有四而祖母劉
年九十有六汝年政與令伯等而吾年去劉尚十
歲汝即慕令伯何不待之十年之後乎又令伯稱
內無應門五尺之童外無朞功強近之親今吾有
三子三女十一孫三曾孫吾之起居甘旨顧獨賴
於汝邪吾雖老食不必祝噎行不必杖扶汝視吾
精神色澤較之五年十年前何如而必欲以歲月
期我限我邪請汝思之假令汝有子已通籍將令
其朝夕相守日爲待盡之計之爲快乎抑令其馳
驅王路經營四方之爲當乎語曰不順乎親不可
以爲子吾之所快在彼不在此而汝不能順是泥
孝之小忘孝之大修孝之名而辭孝之實竊爲汝
不取也又吾官至藩臬以遷轉稍速不及膺　國
家贈錫恩汝儻努力雖不敢過望得一外官三品
便可贈及汝大父母庶幾了我生平第一未了之
志吾沒且不朽而況於他乎吾心耿耿吾言種種

恐重違汝志。尚恨發之遲。汝果欲爲孝子。當仰體我心。勿更猶豫。汝倘仍補南曹。則吾之履杖。尚可從汝於牛首燕磯間也。何如何如。努力努力。他所欲言。姑遲之。

歸安芓坤順甫著

序

送沈令序

古者之仕不出乎其父母之國閒有不合而去而游仕乎他國者大畧亦魯衛韓魏中山鄰服之間交相聘而至者也亦不越數百里而止故其同朝而處結珮而宦者非其父兄姻好則其鄉先生所嘗與遊者也雖歲時州閒伏臘宴會弔賀慶恤之俗數相往來如里之田父服賈然故仕者至以官

爲氏甚樂且適也無所謂客土者之思秦漢以來一天下而郡縣之或輦轂畿甸之士出於嶺海蠻戍鳥言殊服之域或嶺海邊徼之士之入乎中州率錯相易而至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其五方之山川異壤衣食異宜寒燠異候燥濕異劑非惟歲時州里之俗不得通而併其父子骨肉之音或阻絕踰時而不至焉於是仕者始亟於轉擢以去而所至往往多羈旅蕭瑟酸惻慨慷綿邈之思或感歲時風土與其鳴春之禽四時之花木山河之攬帶池臺之燕賞彷彿差池乎鄉之所習覩者數其

騷人墨客賦而歌之未嘗不欷歔若草之吟蟲悽然以悲也閒有鄉之人與之同遊於其土則不問識不識欣然若相悅也何者孤鳥游異林聞同音者則蛩然喜和鳴不已情也此古今來人士所同而於時之遷臣逐客被罪而至者爲甚予吳人也吳之土戶牖之間山川相軫結水爲廬而秔稻鳧鶩魚鱉菱芡以爲食者也去燕趙數千里所謂五方之山川服食寒暑燥濕不同習者而予待罪茲土適吾鄉沈君大衡爲永年令且彼所稱不識者猶欣然相悅也而況君之賢尤鄉人所雅慕而譽

之者乎君數由公事首羣吏來謁郡署予輒撤去
臺叅故事與君退食共爲吳人而語商確土之民
所疾否間於歲時款款指次鄉土故事又怡然若
遊苕霅橋李之間聽採蓮之唱吳趨之曲而忘其
去者也亦洽矣古之遷臣逐客之懷予將於君乎
憑而寄之而君且倏以考最去君爲政不務聲名
惟廉白自持恂恂近古之遺愛焉予知茲行也例
留擢京署不然當必改他州郡以去不復來嗟乎
君之去也與予坐爲吳人而語於其左右者其不
可復也已吾烏得而不飲鬱於其心乎故於其別

也申之文以緩其行

顧遠齋復河南僉事別序

公徙大名同知三月復河南僉事以去公於予衆
所稱卿先生者也屬邑長吏九人盛供張祖道衛
水上請予文紀其事予遂屬草三易稿累數百千
言不能盡取而扣之其音嗚嗚然寥慄悅祥然若
不能成聲者也則又燬去有從事者旁而前曰公
之鄉誼子大夫所溉於心者舊矣其來大名雖未
幾吾屬醉之者若南風之絃也子大夫亦適徙廣
平至於此所謂東西州然言甚易者何朝命童子

操縑與墨侍左右暮不能報也豈兩君者均以罪徙至此又離且去故悲者不可以累欷呻者不可以太息耶予笑曰曾是之謂哉嘗讀傳記詳古賢人志士出處之際自屈原賈誼以下何可勝道也其間或復或不復或既復而放或再放踰時而復不暇論故士之於此譬若江海之漚顯晦離合唯其所之焉耳予於公亦何適乎哉獨吾今從諸君導送公茲水之上延眺數千百年間遷臣逐客之轍徙而渡者不知其幾入　國家來以郡饒而僻繇罪徙而至者軫相接也然其間著功德於土與其暫至而去無所謂功德者於土而特採其名以傳書之簡冊祠之伏臘所遺燕遊歌賞之址山氓野父指而語赫赫若昨者獨文潞公彥博韓魏公琦歐陽文忠公脩蘇侍郎轍以及韓絳劉摯陳執中之屬五七公者歷歷可數也餘皆尋已零落烟波霧澤之間而不可求矣由此言之古賢人志士所以徙而暫寄者跡也其離而既去而獨有所常留者道德與勳名也其所謂顯晦離合可喜可悲者吾不知惡乎在也吾屬相與指顧河山草莽而一以盻焉能無悲歌感慨彷彿古所謂爽然自失

者乎哉亍知公非區區於世之顯晦離合者故於公之去有所口噤而不能言蓋在乎此而不在乎彼也公頷而大笑欣然嘆飲以爲別

贈牛昆溪同知廣平亍

亍觀孔氏之門所稱異能之士甚衆然顏子而下其曰侍於左右之側而欣然樂者唯閔子冉有子貢季路數君子門人所相與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特閔子曰閭閭而已其餘若冉有子貢以侃侃書季路以行行書均之書其所爲剛與直者亍嘗誦其言過闕里望孔氏廟宮像想見其人大畧以

魁梧嶄岸之氣自喜令與今人遊今人類不好者也他日論友則曰友直友益矣又曰吾未見剛者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氏獨纍纍然數稱而嚮往之何哉語不云乎剛類火直類木其材燥而上行而不膠折於物故物不能侵闢之蓋不如是不足與近乎道也亍同年進士河南牛君者長七尺廣顙豐頦美鬚髯褒衣博帶意豁如也間與之扣古今事論利害成敗得失數稱先君子之言癯然當可否鏗然若敲金戛石而出無留也雖面批人有不顧者當是時人望而貌之無問識不

識相與指而呼曰牛君剛直人也殆孔氏之門所
謂侃侃行行者之似也由亍觀之史稱魏俗剛武
上氣力子貢季路皆魏人君之所稱鄉先生也君
豈其流風苗裔耶何嚮見孔氏廟宮像及按門人
所以摹畫其衣冠言貌之似吾今於君特疑不能
辯也似不似吾不論而世之人類能好君否也雖
然孔氏之所與者非與其侃侃行行也與其侃侃
行行者之可以近聖人之道而不爲止也行行者
剛直之最露者也侃侃則稍堅忍矣然要之負氣
而非道勝者必闇闇若閔子庶書之所謂直而溫
剛而無虐於道近之矣孔子他日又論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絞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皆所以摧季
路魁梧嶄岸之氣而納之於道如閔子者也亍南
州之人其氣多弱於君不相及然獨數以直自喜
而深好君聞君來同知廣平吾躍然又數自懼不
能不於君乎規者故於諸從事之請詳書所以而
告君焉君能莫逆於亍之直乎否也

贈陳孔目序

蘇周衰而仕諸侯之國者非公族之子則四方之
士所客遊而至者也古昔先王盛時養士之法學

士大夫其祀以爲迂遠擯而罷去之今其遺且載
禮經其德行道藝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
酸訊囚簫舞絃歌軍旅俎豆所與攷習大畧隋唐
以來博士弟子之所不講者也今一旦舉其說而
聞之於衆市之童子必呶呶然羣而嬉姍也吾信
古之道不得驟行於今之世者然獨竊取先王之
意所謂庶幾其近似者疆之莫若尊師何者古太
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州黨之間
抑有所謂鄉老者贊鄉大夫而書其賢者能者以
獻于王內寄其權又外優以不臣之禮而尊顯之

盖所以嚴民敬事之心而興其道也迄漢興天子
猶數詔茂材受學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會公卿
百官各具師之說以對諸生詣博士登堂頌禮必
嚴或誦說有法必驚問曰何師則謹對曰師事其
其所以嚴而事之者如此故其時之賢材雖不能
盡如古昔盛時之鉅而明經潔行孝廉樸茂之士
繇高第入爲列卿二千石而有顯聞於時者史不
絕書也予觀　國家來中外州縣之師率録州縣
所爲齒年以貢之弟子而領置之間由舉于其鄉
與進士於　天子之庭而至者特百之一千之

一而已是以長州縣者與刺史者之至幸以升斗簿書之吏厭視而不厚爲尊寵或以稱書于上又輒坐故事待之踰時受州縣之吏而止信如是則衆何所勸何以廣厲學官而興教化也當是時學士大夫數見世多所稱豪特奇崛之材顯名其間而曰事如是適矣似不必區區慕古之道者抑不知非由今之法養之如古盛時者然特世所負豪特奇崛之才不終絕于時於是乎稍稍出也予願國家罷去州縣師之法畧倣古鄉老遺意擇其經術傑然者賓禮之稍以稱書引擢州縣之吏以上而異等者大較當攷宋諸臣表胡瑗故事然後四海之內令習睹古所謂尊師者之概慕誼無勸也

予友王君汝修志古之道聞予言而好之因爲予言濬縣師陳君者陝西博物君子時時舉古之道爲弟子誦說予奇而藏之胸中久矣頃屬草郡志來從事予驗之果王君之言不妄而未幾以遷翰林孔目去按君職卽古文學掌故之屬非世之茂才不得與耳　國家上採故事而將褒禮之顯衆君之道耶古所謂尊其師而嚴事之者耶抑亦繇君之賢偶卓絕於時不但世所謂千一百一而

罕遇之也君行矣入待詔承明之廬朝夕與世之名公鉅人者遊試以予言質之合乎道否也

叙丹徒縣洲田誌後

郡太守巽峯先生洲田之法行其川隰江海沃埜之利既入于官而勢家鉅室無所厚射以滋訟鬬卿大夫之過道里者郡縣歲計其入以待委積故時共張宴飲車馬饋遺一切無會之徵所繇朘民脂理以赴交締之壑者悉已罷去司諫荆川先生記行事書而藏之名山矣先生復請鄉大夫自山吳公爲誌以事必詳始則其情見故爲公移以田之塗澮不分則民有血氣不能無爭心故爲圖以財之出入無式贏縮無式則司費者或起而攘非所以勾郡縣之籍以遲其久也故爲例以法必公議則來者可守而采風者有劑也故爲記議賦頌書凡若干卷刻既成其隸邑吏茅坤廼讀而題其後以告繼今日之有司者曰是法行其貲入于公府其出入悉總于司財者書之以待歲弊郡縣非爲公費不得書爲公費而郡縣之事不得書郡縣之事而上官或命書之以待歲弊也則得書其或上官欲有所費命於有司而不欲有司書之也亦

不得書不得書則不得以其財入出故嘗按書者之所籍以攷故時里甲之費郡縣佐貳寮幕所自爲奉御者什去其九過卿大夫所籍以爲欵澤絡繹道路之間者什而去其六七及其上官官司所轄歲至之常以爲奔走供億者什而去其四五他日郡縣之長吏於此使其約已治官守之百世可也稍令內不厭其子女童婢之欲以事奉御外奪於連騎結駟者之紓求以納欵澤中復唯上官者之所涎頤渰淟洄涊以爲奔走供億則以是法爲贅疣所甚不適意於有司呶呶焉訛言搖亂而去之唯恐其不蚤且力譬若薪之待燎行之數年不可得也而況望於久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遲之數十年之後而洲田之存者或沒沒者或復時之沿革財之消息與司財者之庸與否相攝而行之以不失乎今日之意是則巽峯先生之所望於有司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後之同志者又題而告郡之勢家鉅室者曰是法行則齊珉蒙故業凡以氣力雄食郡縣者既不復能射江海之利以競擊鍾鼎食之富當共苦之然而齊人死鹽筴粵人死璣翠利之所下民共惑而犯焉故也故聖王禁利

以定四海諸侯禁利以保境内兒郡縣大夫之獵其所入以待所出凡以爲民也因公家之帑以寬什一之誅非爾鄉黨鄰里朋友姻戚乎語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蓋言唯人也予故表而出之以待郡之行富而附仁義者（按洲田法所爲節里甲者甚善惜乎縣之歲費僅百金所以行之不能以久也并跋）

送呂芹谷出守襄陽序

古之人有功德被於其土史氏書之竹帛及其没世之後近者百數十年遠者千餘年其在當時所施爲之畧蓋已剥蝕烟滅波陵谷之間而無能指次之者而土之人猶相與像而祠之或即其墓廢第所嘗賦歌宴遊之處聞其名氏輒悽然欷歔悲慨伏而弔之若此者豈近世所習視區區簿書筦鑰之謹與夫廉俠幹局之勁能樹功名于茲土與彼其德有藹然入乎匹夫匹婦之深而莫之爲而爲者此之謂古之遺愛也而予竊恠今天下州郡才吏往往其所以功名自喜震燿當世者或不於此而於彼何也襄陽者阻江漢之上所稱中州之最雄者也漢以來世所當侯王戰爭數持重兵臨鎮於此其在承平累洽之後則又以其文儒領二

千石印綬出而守之者不知其幾其所能傑然表見者抑又不知其幾獨羊叔子以其風流文物爛然被江漢之間杜元凱以下歐陽子猶與其功而不與其仁且不得而並焉而當時襄人所爲書其祠之碑與過而涕者至于今騷人繪匠猶能摹畫而歌詠之迴然人之耳目焉豈非其德之入人深有所不可解於其心與予同年友呂子芹谷今且出守玆土試即其境采民風而問之其所由然者抑獨何與嗟乎夫世所務功名者在彼而予所爲呂子亟稱而喜道之者顧在乎此毋亦近於迂者也然呂子怛然有志於古之道者苟歲時伏臘過羊叔子祠下當必有深量予言而踴躍者矣

陳情錄序

陳情錄錄右都御史南渠王公尹應天時所乞省太夫人疏及歷南京刑部侍郎時而以太夫人養再疏來歸者也當是時紳百執事共相矜以爲榮而各以詩歌倡和之者若干首其系錄之額曰陳情云者則公之門生故吏按公本末與漢李密故事合相與慕誼而書之也刻成予受讀因竊嘆昊曰人少則慕父母仕則慕

君其所由積習者遠矣予故攷古今傳記竊惟世所稱山澤一行之士能傲然自放江湖之上者有矣夫既籍朝請而能以父母之養爲患翛然若蛻而引者甚難也若漢諸孝廉起家白衣始天子召之蒲車亦時時聞有引大誼辭使者位稍通顯第歷公卿以后史傳所載蓋寥寥矣若此者豈古今位涉公卿者類多資待既久春秋高不及其父母之存者與抑亦繇其身既貴近天子數寵臨之而勢有所不能請與何嚮或能之而此卒不能也抑亦以山林寥曠其始麋鹿猨兕之在野者固相狎

也而入苑囿飽豐草彼遂有所縻而不能置與予間按公再疏日月公年始逾艾於禮猶服政家尚有兄仲亦不應制所稱子一人而父母年老者得歸養公迺獨能抗疏引傳記所少見之事與古禮及今之制所不應者恬然以其身際日月之貴而遠徙林壑視山澤一行之士無以異何其壯也及太夫人沒有司疏請復出公時稍遷竟不能久留而上 天子印綬乞骸骨去亦可謂賢矣嗟乎大臣者國家之表也當其父母之養苟能如彼白衣者恬然世利之外而乞身以退奮決而不顧其

流風蘊義豈特區區閭里所稱孝謹篤行已哉天子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下則必禮異之其心固曰大臣之孝廉也如此其不可以祿而羈縶之也如此而不忍辱之矣百執事而有乞身之公卿於上也如此其不忍以祿而羈縶之也如此而亦不欲以自辱其身矣如此則大臣重小臣潔朝廷尊而天下治矣否則大臣固可辱而使而有如頃歲以來簿責諸公卿狀其所係國家得失豈細故哉嗚呼於是時或有識者按公故事讀其疏想見其人能不爲之泫然欷歔流涕矣乎予是以敬爲公志之非特曩史官所書李密輩一行而已也公名爚

黃巖人學者共尊之曰南渠先生其居諫垣時所數上書諫止　武皇帝遊倖及彈劾中貴多近世所難言者及尹應天吏民於其去相與像而祠之予嘗過其祠宮下刺問吏民吏民沾沾口次有兩漢京兆之遺指云

送陳僉事序

大理寺左寺正陳君擢廣東按察司僉事領高肇以西右寺正顏君而下謀屬贈言於予佐其行嗟

乎亏能助陳君乎哉高肇僻處百粵南徼去京師萬里按圖經及傳記所稱其土椎髻而跣先王之所不能正朔也漢以來稍稍郡縣之上下數十百年小吏之編輸而治租賦者亦數矣聞其夷獠之習相錯囂然猶舊之十五未已也豈五方之人不相適譬之寒燠燥濕區區鳥言之裔固不可勤之以中州與抑亦中州之才吏或不及至遊於其土間至者特簿書繩轂無以先王之道導之者與竊惟亏吳越於春秋時齊魯宋衛曹鄭中山之君嘗衰之不以與盟當不能半今之高肇之區也子游

以布衣掘起其間而北學於中國翩然遽能引孔氏詩書之旨修飾其俗追吳越之教於今首功也況乎陳君者世之才吏持

明天子璽書而監視數十州縣之民與有司朝席而暮禔之使能以子游之學而南面端委以臨焉其何有於吳與越乎過南海甘泉先生在焉或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斯人也君能過而學之當必爲助於君矣

壽東吾譚先生序

始東吾先生之教湖也坤在諸弟子中而先生之中子綸方童齠時間亦携之來與俱亏兩人者均

先生之所器而命之友者也後十年綸爲南祠部而予亦調爲兵部郎因次坐祠部君問之曰先生之去吾湖也何以曰擢　順昌王傳頗數採古者王吉龔遂諫諍之誼以明職然非其好也遂棄去歸老矣間何以事老曰先生性澹泊自喜世所馳酬戰闘不入於其心君之所知也曰惟閉戸諷老氏書以自娛課吾兄與吾弟注文幾課兩童僕種樹種韭幾服則召里中能者令家供具與飲酒無算投壺雅歌仰天自樂他固不知也車不過城市歲時鄉飲讀法有司間以召或至或不至也問疆有力否曰年且七十矣猶曰飽飯數盂魚一盂蔬果二盂鬢髮與髯曩之漆者黝者今化而爲蒼矣然尚未白也澤顏而脂願語古今圖史得失剌剌不置口猶君之曩所與遊也問尚能從山水之遊乎曰不厭也居頃之祠部君亟封緘一軸過予所請曰某月某日先生之辰今年且及期矣制有兄弟而父與母老者不得侍吾之兄與吾之弟數奉觴上壽吾獨不得俯仰其間何以自適乎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惟君爲賦而識之也予題之曰聞古有鄉先生服官上廉白歸則杖於其鄉以孝

弟力田教子孫命之曰三老國家有大故數賜帛
存問若吾先生者斯其人與斯其人與金陵多佳
山水及古隱淪道術之跡先生脫不厭願載之東
遊吾與祠部君且告休沐出而日侍几杖如湖中
時焉可也

贈栗僉憲序

聖王之治天下譬如醫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
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蜾產于窮山絕徼鳥言卉
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況鍾乳烏喙出於中土與
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而壓阻遺

之也予覽觀　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之
國自臨淄遼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
豫章以捷蜀徼叔伯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
漢諸侯王爲世世子孫患故名川大陂租賦之壤
不以封不得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爲天子封
象有庳使吏治其國者爲象不仁也殷之徵子比
干周之虢叔周公旦與夫毛衛之事去上古近姑
不論即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裕宋趙鼎汝愚
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冊者歷歷可睹予故問
讀魏陳思王所爲求自試表每於今累欷而泣也

然按　國家以來深懲博謀世世無恙中葉以後則又稍稍　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許轉徙如嬪以下暨縣主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棄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當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侯彊大擅山煮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尊非由

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知邇來　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令如誼吉鄒枚之屬爲衆乘輿出入兎死其間安知不如曩時涕泣而諍且效於其職者乎故數發憤思欲效萬一之議於　主上特未會便今乎觀上黨栗公慷慨多大畧有古豪儁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乎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顧由毋夫人爲桂平

縣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已而累二
十年今始疏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遲而及用
而予獨憐公之材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雖
然西北頻年多虜寇吾鄉總督曾公方草河套之
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爲拓土河朔　聖天子
方拔士如轉圜集議若流水安知世無訟功者出
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其
有與無不可必唯公愼自勗以俟吾知鍾乳烏喙
之必不遺於世也

周氏族譜序 代韓苑洛公作

予門人楊君汝修嘗與給事中周君順之逮繫獄
中已而蒙　天子仁聖釋放汝修出與予言給
事君之爲人與其待罪狀予蓋耿耿也又之給事
君手編所爲族氏譜因以書貽予曰古者天子胙
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土則各命之氏諸侯公卿大
夫士之家各按其氏系以宗法行世祿之典其比
閭州黨之民不及以世祿者亦繇口授之業長子
孫於其土而太宰往往以九兩之法拊循其衆焉
是以族聯而不散教隆於上而俗美於下有以也
中世以來諸侯公卿大夫士之世不及祿崩離分

散枝蔓乎中國又革命之際所當兵燹戰陣與夫
荐饑相仍亡徙道路山谷者不可勝數是以州郡
之間求其唐宋以來之族且不可得而況於古者
氏系所出乎甚或再傳邈不可攷伯叔昆弟之間
若秦粤然相奴隸牛馬者有之此學士大夫之所
以欷歔飲泣而譜之所由作也怡不佞周氏居太
平某里者八世而上不可攷按福四於予爲祖系
所可攷者之始由福四再傳而爲端慶者予高祖
高祖之下始得予曾祖行者二人絕不傳一人
祖行者五人絕不傳者一人父行者十六人絕不
傳者二人予兄弟行者四十六人其絕與否及子
姪行者咸未能書也嗟乎予四十六人及今猶能
字而呼之數傳而或窘於兵燹饑殣之餘安能不
復如曩之八世而上其伯叔昆弟之間又焉能不
爲世之秦粤而奴隸之者乎又況望其或出於此
有所謂古之族訓者乎予竊懼焉幸

明天子

放歸田里迺得放歐陽氏譜法乎次如左而族約
數條則采古者族食之遺以待後之人者也惟先
生賜之一言予敬讀而題之曰古之著姓公族必
獲賢者而昌周始建姓以其氏名焜燿傳記之間

者甚衆然給事君嗟遠不可攷不欲附離之其所自傷者遠矣廼今給事君進以其身抗疏於天子之庭濱死而不顧退則修明其道以首帥鄉之人非古公族所稱篤行君子者乎使後之子孫讀其譜共守其約謹識之曰某以下先生之裔也某某先生之始祖以下而高祖行曾祖行父行而支屬者也先生首賢者之誼以大其族而其所以食之而訓之者又如此周氏之流風蘊誼於今寖昌矣茲或給事君之意哉巳酉秋九月望日某

贈王兩洲大宗伯給由序

公卿有遠行則從官以下百執事有司相屬治供張于郊擇其善詩歌文辭者賦而祖之舊也近代以來大畧並好侈陳其才畫與其所臨官赫赫人耳目之勳位與聲望他或不逮焉予按之似非詩書之指也昔周成王推擇百官臨鎮東都曰君陳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尹吉甫北伐玁狁來歸天子賜之燕喜而詩人乃歌之曰張仲孝友夫以古者頌美大臣不本其才畫勳望而獨孳孳其室家父子兄弟之際者何哉蓋孝友者君子所稱神明

之德以之修其道於家則和而祥以之聲施於朝則顯而洽三代而上大臣所以措諸天下國家以戴翊天子蓋繇是也兩漢時丞相御史大夫而下稍稍以孝廉進誼卽此今南京禮部尚書安福王公自　武皇帝時起家凡數十徙官以迄于茲中外士無問智與愚苟按其爵里名氏咸能呼之曰今之聞臣也坤忝厠從官後閒伏謁公特貌疑其道非今人然者廼退而質諸公之弟司務君司務君爲予詳公之爲人子依於孝爲人兄依於弟而所居族屬支庶自米鹽毛瑣以下不可手畫也嗟乎盛矣若我公者豈非修其道於家者豫故出而擅聲施於時者章章若彼於公以給由行從官而下咸持故事倡和詩歌若干首祖道右都門上坤非能文辭者也司務君前屬之坤坤皇恐悚怖謝不敢當竊謂公之道信古詩書所次大臣之指不可以無述也又於公之弟爲之辭故不以衆所覩記公之才畫勳望而獨詳公之所以室家之細且令天下學士大夫聞而謀曰古所稱大臣若君陳張仲者流其道在乎此而不在乎彼庶知所本而概慕於心也謹序

芓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贈朱射陂考最序

古之爲詩自王公大人以至田夫野婦家習而戶
耼之是以兎罝鷄鳴之吟雖甚微細而其音節之
至可以徵管絃動天地感鬼神當是時太學之教
與天子所以論士而用之之法咸本乎詩故曰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又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有以也漢以來詩之道亡矣其能以音

節擅于時者非其匿山澤務丘壑高蹈冥跡之士
必其遷臣羈旅頗以贊豪宕軼之氣自喜困於燕
雀感悽抑鬱不得志也然後大嘲小賦嘯傲日月
太息今古也其言窮而以工求其如嚮盛時所謂
大夫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出而縮印綬
爲吏以彼其材往往以贊豪宕軼自喜之氣淋漓
迫險乎其中所至或爬幽發伏鋤疆剪右間多有
環瑰嶄巖可愕可慕之政而同進者忌之勢家鉅
人嘗有怨者又從而旁睨巧伺以訕詈媒孽之故

動而得譽謗亦隨焉自古紳先生以此覘詩之
數不見用於世而曰詩能窮人或曰詩必窮而後
工要皆非言之至者也書不云乎詩言志也者
心之所之也感於物而動形於聲發乎情止乎禮
義故其音溫柔敦厚而其爲政也達古者太學之
教與天子所以論士而授之以政蓋在乎此也予
友射陂朱君天授之音節而雅善爲詩歌者其出
令烏程獨能自摧近代學士大夫自喜之氣而彷
佛古詩人者之至大較政務近民初不事世之瓌
瑰嶄巖者之譽君爲人特澹泊自持同進者不忌

又予烏程鄰邑人烏程人亦恬服君之行政亦絕不見世所稱訕詈而媒孽之者此其善下人而人歸之吾固知詩之不能窮朱君也今且以考最行天子方招選詞賦侍從之職君既以詩歌名于時其入也不爲翰林必爲諫官當必有古者雅頌之遺以獻明天子者也

壽烏程尹錢君亭序

世之養生家之言曰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耗於外其勢鮮能以得長生故上古以來閒氣獨稟之士始符合道之自然其次莫若修形鍊性以固神然後可習爲神仙神仙者六經孔孟之所不道予固未之信獨喜其言澹泊自適近於道者也頗厭俗不稱意稍稍從深山盤谷之閒陰求其人與之遊而山谷閒出烟霧之癯漆面而蛩首兩瞳子隱然若水碧之時也頹然偃卧於其宮扣之不以語也雖未必盡合養生者之旨要之其中忘歲月習服食似乎有得者予是以益奇傳記所稱山谷之人多壽非無取也蓋山谷之人於世旣遠世所沉酣戰鬬淋漓艷冶之慾無所入於其心則形固而神全故多壽又惟吳郡

波壑之國也其地擅東南魚鹽橘柚稻蒲鳧雁之利故紈綺文繡泉流於天下而富人鉅族往往習買田宅歌兒舞女園林鐘鼓以自適蓋其俗使然書曰生則逸惟耽樂之從罔或克壽似也而海上錢氏者尤郡所稱富人鉅族之最彼山谷之姿當無所移易而至廼京兆君爲予言年且五十矣父翁烏程君年七十大父翁年九十有奇前兩歲大父尚無恙烏程君時手白髯栽衣冠杖而羅諸孫前伏奉觴上壽几席之間凡越五世也而今不可復矣予茲歸冀且以曩所壽大父者壽烏程君予聞之竊疑錢氏者豈其田園鐘鼓歌舞紈綺之麗特若世幻之適也而有所不緇於其心與或養生家之言與書之所傳卒無驗與不然何其世世享多壽也抑亦上世所稱閒氣獨稟之士無擇於其山谷者與或否與予皆不能知也予雅識烏程君治烏程特疑其類有道者也故於京兆之歸壽也貽書以問之君幸爲我告焉無若彼山谷者之扣而不以語也

贈畫像者蔡少墅序

陽明先生沒而四海之門生故吏及嘗提兵所過

州縣蠻夷之廬爭像而事之當是時陽明先生之像遍天下而豫章間所傳特類甚亍還金陵一日考功何君吉陽刺其所爲像者過亍且曰卽豫章間所善像陽明先生而名者也亍奇而飲之因強所爲陽明先生像酒半酣起據席索縑左手持觥右手汁墨嬉笑淋漓摹畫之點次若飛不爲經意然頃且就亍間攜之出示所嘗共先生遊者或覆其半露其半卽能按識而呼曰此某先生也噫亦工矣亍嘗慕先生與其門弟子誦說其道往往以不及從之遊覩其所爲冠裳容貌爲恨今迺得依

先生之像類甚者存而禮謁之幸矣哉像曲技也嚮苟非與遊之深而求之至習寢食共几席朝且夕焉縷心劖腎有獨得其神於冠裳容貌之所不及卽何以能圖寫冠裳容貌如是之工工矣陽明先生之沒不知其幾十年矣抑何以肆焉而手次之若是也夫像且爾況吾黨弟子之誦說其道者苟不篤志而好之如爲像者之求先生焉其能間窺其似乎哉而況望其又有出於冠裳容貌之外者哉嗟乎亍感君之獨能而特恥君之不如焉此所以於君之歸而書以貽之因以自警也君姓蔡

名世新南康人別號少墅

贈張御史出守順德序

予嘗按古輿地圖及次傳記所載河北諸州縣沒於秦以來千八百年之間所當侯王戰爭兵革之跡不可勝數若鉅鹿者古戰場也及秦罪徙廣平時道出順德南界稍立馬杖策而弔之野老咸嘿嘿不能言兵革之事所習者小吏治租賦歲時伏臘宴飲之社及閭里慶弔賑賻鬬鷄走馬蹴踘遊冶之戲而已問故時侯王所伏尸流血處蓋已晏然禾黍桑枲人烟市廬之相壓於其境而能指言之者或少矣豈非由

載郡縣列聖相承四郊之間不識兵壘故民之生齒繁而俗移易至是乎書籍以來於今盛矣雖然予間視諸州縣衆特不務積聚歲時有水旱凶荒則易以轉徙故土著者無數傳之族也計口閭里之間非故時比矣然詩書未洽也急則習椎剽持弓刃相嚮其獷悍之遺猶舊也毋亦今之爲二千石者出綰印綬而吏於其土其權太輕又數亟坐叙遷以去故不能重且久於其職以務滋天子之德化然與抑亦不得其人與予同年寒泉

張公故嘗令洛陽以能稱而入爲侍御者也今出守吾不知執政者遽能易今之制獨重且久公否然苟得其人則其所施於郡者當必有古之良二千石次第所陳見者也將不特亏曩所過弔而識之者而已亏謹書之以俟他日采風者之質焉

送華補菴郎中還山亭

中世以來士大夫之棄官而去能頹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蓋罕矣間有之必其遊且久數鬱鬱不得志或憤然憎世絕俗而有所不能容於時不然則他日故嘗有所忤於當世之顯人巨公而懼其

以罷職中覆之也又不然則其位盈而年且踰矣例當以自請而去者也若此者彼皆有所縻於中特其遭困厥窘迫之故不得不以釋而去非所謂頹然恬勢利以飽丘壑者也是以去之久稍稍或從而悔恨之嗟乎名之縻乎世抑久矣苟非超然有所脫於外以務悅乎其內其能以介然無故去乎哉亏友人南京刑部郎中毘陵華君舉進士九年於此其以先大夫憂去官者數年及除官又移以南則其籍朝請之列者特半也君又雅以好古能詩歌知名於時聞中朝之士方卜官期共推挽

之君廼嶄然不欲待再上疏拂衣以去君非所謂介然無故者乎哉然則君之恬勢利而飽丘壑者舊矣予故知君之能以久而不復悔恨爲也或曰古之史其以士之亟去位而功名不及著於時然皆高其義也以一行書予非史也特書之以爲好修者之傳且竊愧有所縻而不能去也因以自警焉

廣西鄉試錄序 草就而不刻

嘉靖三十有一年巡按御史朱其監臨廣西試事於是千里走書幣聘其暨學正其爲考試官教諭某某爲同考試官時提調則右布政使劉其左參政張某監試則按察使魏某參事若干某暨百執事相與進提學僉事王某所簡之士一千二百有奇三校之而得五十有五人錄其文之尤者以獻焉制也且屬予叙諸首簡竊惟桂林百粤之地方二千里其間佩印之城錯名山大川而列者以百數亦古之都會也　明興百八十年來　天子每策士於庭而粤以右所興百八十年來　天子之一焉總粤右之所自爲錄按名氏而校其終且與否者或亦不及什之一焉豈去　明天子遠

詩書未洽其勢不能與中州冠帶之國相甲乙與
予論之二三子曰古之豪傑往往或出於四裔或
伏於海島而況粤雖最西南僻徼猶當今　天
子封以內者乎特在乎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
何如耳且今之吳越閩蜀古諸侯之所擯而不以
與中國征伐會盟者也鳥言鴃結之俗當與粤相
表裏然而閩蜀之間歷漢唐時爲有司者得文翁
常袞若人於上焉則於今閩蜀之士所出者常什
之一二矣吳越之間方春秋之衰爲士者得季札
言偃之徒若人於下焉則於今吳越之士所出者

常什之二三矣予始入粤聞今御史與提學者之
至相與俎豆先賢之祠搴粤之士於其宮走數千
里聘名士而教之其他究心不可枚舉則其在上
者蓋已仰承　明天子德意稍稍依文翁常袞
故事相次興舉矣然則其在下者又焉知世無季
札言偃之徒相與崛起其間以應　明天子者
乎嗟乎昔唐陸贄知貢舉而得韓愈宋歐陽修知
貢舉而得蘇軾曾鞏學者至今榮之使二三子能
不負諸執事者文翁常袞之意舉季札言偃之道
而謀且習焉他日出而與吳越閩蜀詩書之澤相

發憤頡頏斯則今日之事之幸也予不佞亦與有
榮也已否則寧無懼乎是時也兵部右侍郎兼
僉都御史應其平蠻將軍鎮遠侯顧其方並以
天子重臣出撫節旄臨鎮茲土右參政王其副使
公其僉事趙其及副總兵張其參將王其朱其都
司王其鍾其則相與助試事於外者也其他若參
政夏其副使楊其都司李其時則函萬壽表赴京
師而左布政使韓其副使沈其以給由行或曰例
得以書也故爲之書謹序

送郡太守潞南李公考最序

近代以來二千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指
者多而繇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
而其出而入官者特深仁厚愛之根乎其心順時
適俗之達乎其政而其所以怛然入乎民之深易
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后之士學問既散逸而其綰
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徙以去非亟於材
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衆用目則
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若東郡潁川南陽渤
海之屬往往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
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吏治

之班班可攷者迺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他可表見以自遺於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俎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太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溫然有君子之容蓋以學問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之馳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易之德與郡之吏民相搤拊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目而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醇醴而神解以去而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揣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而無問識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郡之學士大夫以及輿厮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於乎公豈非鄉者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得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

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爲列
卿今　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
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
者其又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　天子否乎

叙沈道升四書意

予友人沈君道升所哀四書意二卷一日筆記二
曰口授口授者君所嘗口授門人以孟子章句而
門人襍錄而傳之者也口授出而他州邑之學者
輒私相善繕寫之不置於是君取而覆之顧自慚
非其至者甚且門人或轉韻其旨而勦附之者迺

明年則手大學中庸讀之而日引其所自得於心
者注記焉其所祖朱考亭氏傳註及蔡虛齋諸名
家之說而獄冤之者釐然矣又明年過予白華樓
與予兒積輩讀論語時則君務解脫其所由傳註
與諸名家之說而根柢之者什之二三其所不必
盡由傳註與諸名家之說而獨得其至者什之六
七間或有諸名家之所不窺與傳註之所或窺而
不及以言者往往洞朗闢竅若其游夏之徒揖讓
乎闕里而憂金石也以故於君所自喜爲最然學
者之能知而好之者寡矣伯兄道立氏聞學者相

與傳君之非所自喜而又憫君所自喜者世或不之知也於是刻而傳之遣使來索予題其首予笑而書之曰是奚足恠哉昔楊子雲少時閒擬相如爲詞賦及覽其所刺譏則彼固自唁而陋之矣漢之士悅而薦之於天子及他日作法言衆所疑且信者半其最刻畫者太玄爾顧世莫或之好且以覆瓿也於乎君之學方日見其進而未止其所著當有日深於道而不可量者老氏不云乎知我希者貴君固篤於自信人也而又何斷於世之不爲覆瓿乎君或爲覆瓿乎君也君名偉字道升虹野其別號云

贈左通判受奬序

嘉靖丙辰豫章左君來判吾郡甫旬日而監使者貌而才之而檄之署烏程縣署烏程不數月而上悅於庠序民悅於里巷頎然有聲稱而監使者器之已而入復於　天子按其日月猶例不得以疏名聞也於是檄而奬之而其寮桂陽蔡君帥諸州縣長吏屬予書其事嗟乎是豈足爲君書哉古之以吏治稱者唯兩漢爲盛而予觀兩漢若潁川南陽渤海而下方其佩二千石印綬遠者二三十

年近者不下十餘年諸官屬並得自辟除其權重且久故得以盡其材而其政之所由成亦各得以因其能之所近與其土之所宜以爲惠利於民當是時天子數爲賜之璽書以旌其能去則史官述而傳之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書到今猶班班可攷也若吾左君氣和而色仁法習而事練其才嗇且鉅假令授以州郡方城之寄而久於其職當必能爲惠利於民如古之人豈直監使者之檄而已倘國家採漢故事他日璽書之賜與史氏之書並可手而指者顧今之官不過古功曹之屬也其所署縣綬特累月也公之一切材猷固於下寮無專責其權不足以展其什之一其所受牒視事若郵傳然抑亦不足以售其千之一百之一是奚足以究君施而亨固知君深亦安敢前君之所未及究與監使之不得以聞者而摹畫其什之一千百之一附古之史氏述而傳之者哉或曰君得民之驟也如此詩不云乎必有以也監使者雖不得例以聞采風者不可以無述也已於是乎書之以竢

贈笠江潘公巡撫河南序

乙卯冬十一月左布政使笠江潘公之入覲也按故事諸僚佐治供張飲餞北郭道上而因屬善文詞者次其事盖倣古者歌四牡之詩以相勸勞也時浙東西方迫諸倭奴羽檄日夜至而公從烽燧中驛且馳矣故諸寮佐不得按故事以納於公明年春左叅政任丘郭公闔諸寮佐貽書來屬坤未幾報公改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予因謂諸公曰諸公其抑亦知　朝廷所以亟潘公而使之之意也乎夫中州譬腹心也南並吳越北度雲中朔方以東屬遼陽譬四肢也頻年以來北困胡南困倭其所當深入喋血而蹂躪者不可勝數而南爲甚

朝廷固且憐之矣然患特四肢也獨不聞古之醫折肱者脉其血氣寖耗則反而亟察之腹心之間以壅衛之也乎予間嘗從吏兩河數問諸長老諸長老並稱閭里之間一瘁於藩室再疲於供億三絓於戍兵况頃者奸孽尚詔以後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往往而在千里州郡之間流亡者什二三盖黯然不勝其丘墟蕭條之色而漸不可支也已公方過浙一切轉輸籌畫固荷公從折肱處砭礪以治之今且佩　天子璽書持節入中原其所當

藩室供億戍兵之數者之間而所以宣其滯抵其
蠹察其陰陽圀其榮衛以厚　國家之腹心者公
得無意乎昔人嘗以吳楚七國喻兎解而以匹夫
陳涉之亂秦喻土崩古今來匹夫挺鋤而始亂天
下者東則芒碭北則鄴南則南陽成皐汝鄧並在
公襟帶間幸公有以慮之亍故嘗從公遊知公正
直而達明法而廉所至多善政有厚聞於時聞
天子蒙已虐公卿之位以待公吾固知公之必有
以復於　天子也

賀宮保胡公序

古者兩壘而戰覆其將於矢石之鬬也易而奪其
將於帷幄之筭也難何者當其矢石之鬬非我之善戰有以攻彼
攫可以氣懾而帷幄之間可以力之心而不吾抗則彼必不聽於我非我之襟度有
以攻彼之心而不我貳則彼必不信於我余故嘗
攷傳記若漢高皇帝之百戰以有天下當時所從
諸將若絳灌之屬其矢石所覆不可勝道已而獨
韓王信中行說輩兩人者教單于日夜候漢利害
處漢所當胃頓之患遂與高皇孝文相終始當是
時漢之將有能奪信與說於穹廬之庭而反之中

國則漢可無患矣頃者王直徐海兩人導海上諸
夷以蹂躪我中國　聖天子赫然震怒檄天下
諸名將及所故稱敢戰之士以嘗之然輒敗去特
采百官議懸之以通侯之爵萬金之賞　詔中外
情亦亟矣而我總督胡公纍然起而收之于嘗較
王直徐海兩人本末按公所以縛兩人者其說有
二蓋海之資也悍而直之資也黠海之資也悍故
以敢戰力鬬先諸夷而遂爲首難直之資也黠故
能以忠信慷慨之氣羈諸夷若屬國然而烽燧所
向猶不以逆名由今計之方海之擁夷酋數萬裂
州郡而戰公收卒不滿千人而欲以翱翔其間其
危也固矣然譬則鬬虎也餌之以羊豕或檻而縛
之矣當是時公以直爲媒故其弋海也猶易及海
既縛而直之資又故黠譬之驚弓之猱矣當是時
公以海爲醢故其弋直也尤難而公於其間獨能
後先縛之以獻之於
　天子嗟乎公是時豈以
奇掘魁壘之氣與力襲而虜之哉蓋自海上小大
數十百戰以來公故有以攻海之心與直之心而
其開襟所向殺海而不吾怒故及併縛直而不吾
忌耳嗟乎此其際微矣絳灌諸將所不及一謀於

漢而公獨能兩獲之以報　天子顧世之好訾者猶囂然而起中朝以外洶洶也而卒賴　天子明聖特下所司議遂及冊公爲元勳於乎盛矣哉公之功載在石室而郡太守張君徵余文以賀余特憐公負蓋世之氣以捍嫉故特叙其本末以遺後世者如此

贈蕭學諭石潭序

今之求聖人之道者必自孔子孔子明唐虞三代之德以教天下其所從遊而相與絃歌俎豆於其側者殆三千矣今其名氏雖不可盡覩記大略皆

天下倜儻之材也而其魯論及史記世家所載尤爲卓犖魁壘辯莫如子貢文莫如子夏蓋傑然者衆矣孔子咸不之與顧獨於區區顏回之愚數亟稱之顏氏没而道幾絕晚又得一曾參以魯名者而孔子始稍稍出而刪述易詩書春秋及一貫之旨以傳之至今若此者何哉唐虞三代之德必其愚且魯之士而不以外物移其心者然後可與之共俎豆絃歌之雅而要其至內以養其心外以習其識而漸之於道也吾邑諭石潭蕭君粵人也粵既僻西南萬里絕徼無中州冠帶治化之俗以巧

愼所擇也而吾安得不於蕭君乎深有感也於是乎書以歸之

刻籌海圖編序

國家諸夷徼東起遼薊涉雲中上谷西接隴蜀南及蒼梧象郡百越之地並湮山塹谷以爲界秦漢來世列亭障繕戍守一切阨塞形勝虛實鄰背世有圖牒以詮次其事往者有睹來者可鏡也故士大夫起枹鼓稍稍陳得失形利害以從事而海則閩廣浙直登萊之間綰波而州者南北萬餘里諸島既不得附冠帶之國以自通或貢或絕或內犯

繪於外而其氣則端然質以木行不勝履耜然儒者也吾始望而窺異之矣已而扣其深不能爲今人浮湛而亦不屑爲今人所浮湛而獨以世之所迂且厭者其二三子誦而習之庶幾講求其至以不愧於其識焉斯人也豈非鄉之愚與魯者之似而孔子之所亟稱而深與之者哉嗟乎孔子沒而門人各以其學分授諸侯之國彼子貢教於衛子夏教於河西或爲商鞅或爲莊周田子方再則爲荀卿李斯之徒而孔氏之道遂以毀裂崩缺於天下而不絕者綫矣甚哉教人者之不可不

率數十年一見百餘年一見而中國所以斥堠而守者亦微矣及入我　朝始遣信國公經略其間然　列聖以來數十州郡宴然不覩兵革頃者二三狂孽傖儴內亂往往遠近不支　明天子始下詔徵材官騎士及選宿將以合戰騷然中外矣而大者覆師小者陷陣逡巡狼狽所嚮無尺寸之功何者將不審敵兵不服習故也少保胡公來小大數十百戰稍得芟刈羣兇遂塡東南予間視公所當盖世之氣固若天授之者然方其羽檄所告日數十至公舉杯談笑往往事後當成敗百不一失盖繇公結髮入仕勤習戎事又遊宦吾浙也久一切彼已之阨塞形勝虛實嚮背了然於公襟帶間故得以擘畫至是耳公一日聞崑山鄭君伯魯從諸生後好言兵事且憤諸將校不得彼已之審而輒以身嘗敵也頗爲手次諸夷所入寇與其將士所當勝負處卽劃然曰兵興來十餘年於茲並不得片言隻字以系往事吾屬且散去戰陣之跡當亦尋且零落而他日之舉燧而馳者不猶今日已乎於是幣聘君過幕府裒次其事君遂首括諸道之綰海而州與其諸島之錯海而峙者爲圖

諸島之或貢或絕或內犯中國所遣使與彼之部
署文字器什戰鬬之習不可以不條見也於是次
之爲事略然諸道之山川夷險異形其所勒習戰
陣異宜也於是分列廣東福建浙江直隸登萊又
各自爲圖而系之以兵防事宜分則散散則不可
按月日而次且諸夷所入寇與其或離或合吾必
沿其情而后可乘諜遣間也於是次之爲年表爲
寇踪分合譜其所當斬馘數十百級以上古人所
謂封之京觀以威敵也於是次之爲大捷考烈士
之戰沒與其婦人女子之殉夫而效所謂兵厲也

於是次之爲遇難殉節考兵將攻守糜糧行伍之
間非共士大夫講且肄之不可以明法而有功於
是終之以經略予伏讀之憫然嘆曰君之誼亦博
且勤也已自王公大人以至處士布衣之俠自
朝廷建畫以至將帥部署之史苟其一言之係乎
當世無不句而比之字而櫛之君抑自知猶多繁
複龐雜而中所稱述論列亦共爲異同似未可席
之施行者顧君方銳於聚矢石以捍　國家其旁
搜幽討固宜如此泰既完君因自名之曰籌海圖
編且嘗手之笑謂予曰子之爲是編也即醫家所

纂古方書是也神農之嘗百草與方外之牛溲馬
渤吾並籍之以待越人倉公者之出而自擇焉而
又何暇乎其他哉君少多逸氣欲以功名自喜及
不遇適　國家多外難卒吐胷中所奇掘如是嗟
乎若君者其史遷所謂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
自見於世者乎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峰序

歸安茅坤順甫著

予少時聞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避去而黃
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輒以兵法授子房卒爲帝者
師予固已恠之已而舉進士從長安邸舍中瞰予
同年友青峰汪君當是時宰相奇君才欲驟顯之
君獨辭謝不受時時稱病閉戸鉤簾諷養生家言
又時時從養生家尋異人煮丹砂可化爲黃金者

君悉與之深遊而得不得君固未可知間以扣君則君每自奇身固陸沉金馬間而其心未嘗不遊於終南少室之深者也因貌君君兩眸凝然若水碧之峙數烟霧起雖亨亦不能以不奇君也已而君且浮湛郎署者十餘年一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持兵節擊海上賊遂以知兵名未幾來叅吾浙藩君復能吐胸中之奇以佐總督胡公卒之元孽授首而吳越以寧豈韜鈐叅同其說相表裏彼河上公所稱翕張亨奪攘無臂仍無敵君固能倏焉取之爲養生訣倏焉取之爲兵家符而因以出而將戎伍耶總督公疏君功擢廣東按察使以行亨因謂公安期生黃石公兩人者既羽化仙去世固不能求子房得黃石公秘方其亡暴秦誅項王而漢皇與之剖符封列侯遂托赤松子以自逃君得無猶有翩然自喜者乎　國家尚多故君第去他日願有以請也

贈穆明府序

世之刺州郡之吏者豈與孔子之肯或同或不同耶孔子之羣弟子其以才推擇爲吏顯名於諸侯

者甚衆咸不之與而柴之愚則憐之憲之貧困甚
且敝衣冠而不能以朝夕也則愛之周之若求之
藝而或爲季氏厚斂也則擯之又從而與二三子
鳴鼓共攻之孔子豈不知賦訟甲兵之間彼之可
以幹局焉而辦而此之否也特不忍廉且墨者之
相浮湛恣睢不得不爲別黑白正人心以待天下
之來世焉云爾吾郡穆君蓋世先正文恪公之教
以儆其躬者也其來判吾郡也三年矣吾不知其
它至於郡之人不敢以一緣一緡一蔬一魚入於
其庭君亦不敢以郡之一緣一緡一蔬一魚而汙
其名斤斤乎庶幾古之廉而無欲而嚮所謂愚且
貧困者之近也今卒坐不稱移官以行嗟乎孔子
君之鄉人也其歸也過孔子廟宮幸爲酹之以酒
爭而卜之曰其爲彼乎爲此乎聞孔氏禮器猶在
堂君雖不免於刺州縣者之口其猶及免孔氏之
鼓也矣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始閩中張公故嘗綰縣綬令我烏程其所以字縣
之人者甚勤也已而入爲戶部尚書郎以行他綰
縣綬者來或稍稍不相及矧軍興來海上烽燧數

內嚮而縣且蕭然矣於是黯然思公而漆漆於公之曩所爲勤而字之也低徊涕洟相與伐石紀其事碑在縣郵亭下久之　天子愍湖郡濱海上甚苦當得良二千石拊循之特察尚書郎張公故嘗令湖下邑而以能名者於是佩公二千石印綬出典郡太守事而公之函檄而至也縣之吏與民前諸州縣走數百里遮道而逆之郊諸州縣既以得隸故烏程公爲慰而烏程人又自以故且將公之愛也無不人人喜公顧見故吏民亦灑然解頤有不知所以然者居頃之會公履始生月日諸州郡各帥吏民以稱觴入壽於公而烏程令荆君察縣之吏民所啣公者深又不當例他州縣也於是獨謀所以壽公者於予予告之曰君將同諸州縣進酒炙炮牲體纍纍然效華封之祝已乎抑亦按縣印綬即公所故佩處也特條畫其令補緝其政且首他州縣以申公之遺愛已乎苕之水卞之山於古今無以異也曩之井里溫然猶纊之挾也雖以烽燧之未及也而公之所拊而字之者若彼也今之井里則頹然易子炊骨者之相望也雖以烽燧之聿至也而後公者所以拊而字之者若此也

公之去而吏民相與慼然志以思再至而吏民相與躍然佚以愉此於其中必有所以杳然入乎肌理漸於腎腸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葺於其間者古之人愛其道則及其樹樹且勿伐焉而況以過公所按行故事猶一一在君衣帶間也君得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蓋言盡言畫一也君視縣吏抱牘無意乎君能之則公之愛不特在烏程而諸州縣且有以觀風於君也已客有以其言聞於公公曰善遂書之

再贈宮保胡公序

聖天子既憐其功特總督胡公之縛王直也下有司議之加公太子太保及從事諸將校以差予於郡太守張君某之請紀其事也蓋嘗按公之所以縛王直與其始之所以俘徐海並由帷幄間以收戰鬪之功或古名將所不及聞有識者並頌之而公頗亦稍稍自喜然此特疏公之搴旗斬馘之槩耳而至於公之以身殉國之隱則未之及也自古大臣之以身捍國家者其利害常相權苟權吾身之利害與國均身安而國安身危而國危此

猶其淺者而至於如彼則身爲虜而國家可無恙如此則身或可免而國家之患殆土崩而魚爛所謂事機之際間不容髮當是時必置其身於榮名攸生之外者然後其氣安閑而吾之舉措一而不亂方海之遍引諸島夷併力而寇也分他曾以劫吳越江淮諸州郡而自引部下最鷙悍故嘗格鬬中國者數萬人突擊乍浦脅錢塘以撼金陵公於其時收卒不滿千人而欲倉卒起而支之公策欲戰則力屈欲遲之以待戍兵之至則遠不及於是不得已厚遺諜者直入海所擁歌唇舞褒之間以

羈誘海而又從中朝衡暮縱以攜其黨此於其間情甚微矣而中外之士或不察疑者與忌而讒者日且盈道路四面而起予時過公壘公左手籌軍吏右手飲醇醪若忘敵然予間以色危之公獨引劍畫地呼謂曰特於國家事當不當顧吾則唯以此報　朝廷耳君何憂嗟乎然則公之許國亦已審矣氣之至者可以開金石貫虹霓公之心有所獨殉而忘乎榮名攸生之外此敵之所以紛拏輳輻不踰吾籌而卒爲吾虜也於乎古今來覆敵之將易而殉國之士難若公之縛直與俘海有司之

所得而言國家之所得而賞他日史官猶得而書之而至於公之區區以身殉國之隱則直與海之所以殺而不以怨雖鬼神有不能窺其微者而況於世之學士大夫乎況有司之所得請而議其賞乎久則公之誼當或零落蕪沒於好議之口非惟史官不之知雖稗官野議亦或所不及載予是以悲之竊因德清令沈君其之請而輒有所云云且以語後之欲以功業自喜者必一其氣於榮名亦生之外以殉國家如公焉而後可也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中方范公之督學于浙也一切文章經術既採而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風厲學士而其爲人色和而內剛莊而思縉紳大夫樂與之遊且上下也及擢河南叅政藩臬諸君子相與欷戲容且不忍其別以去又按故事督學大夫以最聞者例得入補卿寺公既以治行名當世世共推挽公鱗次執政矣不及補而補河南頗疑之予按國家輿地圖而系之言曰聞公轄南陽者天下咽喉也西窺武關南捷襄鄧北及宛葉成皐之間故楚漢以來侯王百戰其地四方無大故則已不然鼓鼙之聲

烽燧之跡且四面至也國家非得重臣以臨鎮之
得無南顧之虞乎況其地土深而厚世稱抱道術
龍卧其中又他多强弓悍弩淬甲利劍昔人所稱
韓之勁一當百即其處也公過之試停車而望雲
霧草澤之間當必有奇掘魁壘超躍踢宕之士出
而從公遊公倘籍而羈之蘇文忠公其亦無憂豐
沛之士矣乎較之領卿寺諸曹又孰得孰失也或
曰然因書之以爲公贈

贈歸少參赴滇南序 脫稿後不及投贈弃之篋中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繇通籍
迄衰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
又多擇便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
即孤矯之士無厚援者爾間獨按古傳記彼所謂
奇節自喜之士或自請使絕國其飄忽魁岸之氣
若非世之閭里兒女之情所得而羈且濡涊之者
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之士而頃聞長洲
歸公來方其由給諫言事出僉予浙予頗疑其孤
且矯矣越三年又僉滇南以行滇僻處象郡百越
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公
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

漢武皇帝嘗於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昆明以習戰彼其氣若此此所以能鞭撻四夷也公今入滇當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間覩伏波將軍所奮立戰功處得無有翅然自喜之心乎噫嘻公倘圖其山川道路之勝以歸令世之仕宦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予又知其當爽然自失泚然汗發霑衣也矣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贛之寇介閩廣及江西諸省之州邑而窟而又阻大山長谷懸崖塹壁翳林深菁嶔巘巀壑自以爲猿猱之所不能越飛鳥之所不及度一切戍兵所不得深入而鷙擊之者其深入也我爲客而彼爲主而勢不能久留彼且得陽壘於其西以捍我而陰穴於其東以避我故馘未及懸而師已疲矣不得已而櫜甲以歸又未幾旁界之舉燧以聞者不旋踵而至或者共難之及予間嘗讀陽明王公所剿浰頭橫水桶岡諸疏往往諜其中之所向背乖其中之所耳目掩其中之所不及礲石列柵以鬬我或鳶翔而驚或虎踞而待或火篝而突或構氷而伺當是時窟贛之遠近故爲患者鳥舉而魚逝

千里之閒連蜷震怖不敢出氣而數十年來嚮所故爲患而若鼷鼠之嘯號風雨夜至者則又稍稍起嗟乎贛卽故贛也豈非系乎守之者之能與否與杭州太守陳君之視郡也法而練介而溫嘗擊治下邑有古渤海之遺焉久之以能聞　天子憫贛多盜特徙按察副使佩印綬以行于於其去也餞之錢塘之上而告之曰君之入其境也卽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君按其故壘而訪其遺事得無有朝引而夕視者乎于竊書之以俟君不知他日君過焉以爲何如也

贈荆烏程序

雲洲荆侯之涖烏程也未幾輒有聲而部使者按月日猶不得書其賢與能以聞於　朝遂檄而奬之而其寮黃君輩及邑之諸父老以知侯之深者莫于若相與請于文張其事于領且久之顧草未屬也或疑于後焉于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餘百執事中材以下一言一動之中擘畫則汲汲焉以書其于千里之城邑而徇也不以書而絳灌之屬自搴一

旗斬一馘以上則悉書若此者何哉非與名公碩輔之後而獨與百執事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而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百執事以下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惟古循吏之爲聞於時者亦然終其身以郡縣顯者則以郡縣書然亦擇事而書若溉田若種樹若治盜其爲時久而有功德於民鉅者而後書他則不書苟鉅矣及表爲九卿封列侯而又有他勳德載在國家列之鼎彝也則亦別爲列傳因附以書而不屑屑然以郡縣書古之於才賢之士所因其善之微與鉅而書之或勤或後或詳或略也固如此若今之郡縣之間其才且良而按月日最初者監使者始爲檄而奬之爾若期月以上則疏而聞之矣其尤卓礫過人　天子或下璽書召之矣又再則於其立像而祠之而伐石而誌之矣以予觀於荊侯才完而鬯識敏而練且勇悍之資儻偉之氣不數月而民席之如父母嚮之如神明數十年來所間見者以彼之材異時游列卿當爲明天子名公碩輔而捍大患建大勳勞以爲聞於時則其風流人物所以燿天下而垂後世者盖未

艾也若今之部使者所檄特自下車之始政者言之耳而後之疏而以聞於　天子相膺矣也天子之或爲璽書而召與邑之所以不忍忘其功德而相與祠而伐石焉略其微而撮其鉅以書於以備采風者之錄而附之史氏之列傳亍皆有所不能拒而亍亦不忍於終默者又何必今之區區部使者所檄而侈而書之也哉或曰茲亦可覘侯之得民之始矣故併序之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江浦蠢轂下邑也多中貴勢人者之業與金吾氏之邏卒稍稍龐雜其間又綰南北舟車水陸之衝朝夕餚厨傳治供張以奔走爲能或謂石潭先生質行君子也不當煩以此亍謂之曰蕭君抑聞老氏所謂靜勝躁柔勝剛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乎世之士以氣自耗者也以氣自耗者蔽故其智內困於毀譽利害愛憎情欲外疲於獄訟賦役簿書米鹽一切市交炫名之私得以熒惑乎其間故邑之劇且肘轄者或爲患君以道自勝者也以道自勝者達其智恒游于世之繳繒網弋之外而彼之所共勞乎其形悴乎其神者並不得以撼君而鬬君

而君獨超然印綬而南嚮入而治文書出而采風問俗於其郊卽如向之所謂中貴勢人者與厨傳供張者朝且夕於君之襟帶間予固知君應之甚暇矣故予嘗謂宓子賤之彈琴與巫馬期之戴星勞逸不同而孔氏以來學士大夫之所折衷或不以彼而以此者蓋有以也邑阻大江上多山水之勝都城宮闕之麗及我 高皇帝開國之遺烈往往在焉君能移其治官之暇爲我賦之否乎倘爲寄之山中予受而讀之固可以覘君之政矣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繇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搆其罪賴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北虜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虜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虜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額君既上憤疆場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嘗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

咽欷歔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
懷卽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
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
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旣沒
幾故宰執之仇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
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
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
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刪詩自小弁之
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共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
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
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
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
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
胥之諫疑於謗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
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刪詩之旨而裒次
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没而海內之薦紳大
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
鳴劍篝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
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

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
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
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右予所爲青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蓋僅
得覽觀其所爲小言鳴劍及籌邊諸刻而序之
者也已而卒讀終秦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青
霞所校寄予者或亡或多不合予因前扣伯子
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予少
隨先大夫几席爲文章先大夫每落紙輒自喜
屬敬緝寫累四十卷而予之從塞上返越也業
已裒次成帙將攜歸入刻而先大夫不可竟留
之篋中比予歸而先大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
下故受宰執所嗾欲搆之他罪以爲功而外又
以先大夫所從塞垣壁畫戎務一切便宜緩急
類多與諸將帥以下不合甚且卽其閉壘養寇
詐賊奏功者往往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
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乘
間勒兵襲虜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
公慴悞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
數矣而三戎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

名某某者入以告於督府督府立笞斃杖下其
一人名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
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爲書萬
餘言以告督府大略並指陳虜之虛實及縱我
兵竊擊之槩將以聳踴督府公也而文詞間又
稍稍侵毀督府督府愈窘不自安且恐先大夫
以其事聞之中朝因鬮某御史互爲飛語上疏
以搆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文辭稍及
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搆者不合它日
士大夫或按其事而覆之禍且不測也於是即

日籍沒亓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留故帙並燬之
而又以先大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
本藏于其家復榜書于市凡藏某遺稿片紙隻
字者即按捕同罪於是先大夫帷中諸弟子相
錯愕股慄輒悉以燬而今所僅存者特小言鳴
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說八十一首及
它所著詩什與蘇司馬以下書則諸弟子間武
國忠所獨以灸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窘
陳所手繕稿欲燬甫焚香而禱腸若刃傳者俄
什地若隕廈先大夫緋衣而劍叱曰子亦燬我

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竄於是大怖卽掘
地爲窟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府又以
某持憤咽累欵不自已恐爲先大夫訟其事於
朝也輒移檄過浙幷收捕予比逮繫過督府予
泣訴無他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
世爾其悉出之吾猶當爾貸予以實聞督府益
發嗔厲聲榜笞不已明日送御史臺御史臺復
如督府狀榜笞不已誠守獄者三日內以絕狀
聞當是時予亦分欠矣翌日忽聞給事中吳公
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收督府及御史臺

以下予始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
大夫諸弟子泣請故稿所穴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
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
之者其令溧陽令在平令清豐及錦衣諸稿則
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者也
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予聞而系之以言曰
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搆而以罪奪其官
或沒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幷其文章
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蘇子美之被宰

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爲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慁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欻矣然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捨蔽之也嗚呼青霞之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纍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憀割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嘻亦可以覘世變矣

贈黃縣丞擢甘肅行太僕主簿序

予嘗按秦漢以來方其困於戰鬪離合之際則世之一切材智辯慧現瑋倜儻之士並得以乘間搆會售其所長以自見于世傳記所稱奮於牧豎起於鼓刀者何可勝道也天下稍屬晏然無事則上之人操品資循繩墨以隔絕天下之士天下之士非尺伍不列非鴈行不進雖有異能崛出者亦共爲之偃蹇浮湛於下寮而不復敢希覬上之人離品資劇繩墨而任使之也已今之世海內爲一車書會同然而北困於虜南困於夷海闉廣之州荷戈而鬪者不可勝數抑所謂外若宴然而中寔未嘗離於烽燧之警鼓鼙之馳者而世有材如歙州蒲江黃君者顧猶特以貲爲郎來丞吾烏程嗟夫

君非千里之鵠而羣鷄鶩而啄且唼者乎君渥顏長髯機頡絕倫每與語及當世之務若干將莫耶之剸犀兕而截鯨鯢也亦頗奇之又三年君始以能改廿肅行太僕寺簿於乎廿肅者界陝以西所當漢之燉煌之地卽武皇帝所城築以斷匈奴之右臂處也君生平過州邑好觀山川形勝城邑隘阨指畫古今利害得失之際君今躍馬而過之得無翹然自喜露彼所謂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奇如古之邊郡之士而置塞以聞者乎　天子春秋高其厭亂思治也久矣或旦夕下　明詔徵斯

跐非常之士而驟顯之其及君與否抑未可知也

贈林金壇給由序

友人金壇簿施君於其令林君之以考最行也墨其所曩爲令溧陽而碑者且移書以告之曰茲碑也卽故司寇南坦劉公所手次其溧陽之德政者也劉公於君爲襟帶交其不輕許可人君所知者若此可以知其人矣君得無意乎又告之曰侯之令溧陽特由其始釋褐綰　天子印綬出吏茲土況特以期月爾其再至金壇也則侯之習　國

家之法者日以深所問風於其土而能盈縮之者日以洽二三年來數遭凶旱水溢侯之所以日夜吐哺而捍救其間兩漢循吏傳所載桐鄉以下不是過也曩溧陽猶特以其邑阻輦轂下所當鋤奸讐猾之政數多故於其去而輒思之爾若吾邑則侯之所以字其吏民也往往出於世之俗吏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外而吏民之相與德侯也抑往往非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所能盡而恒乎中藹然繫乎父子兄弟肉骨手足之間而不忍其去者侯未行而吏民之思相與綰車而遮道及伐石而鑱碑者已介遠近矣侯之所習於民者如此君好文辭而海內之名賢學士因君之評次得失以爲重於時者多矣君抑亦肯爲引譽其間以遺於世乎已而適予故所令冊徒吏民過焉以施君之言覆之蓋冊徒於金壇爲齒錯壤其所稱述林侯者亦大較與施君之言合予因低徊久之爲之書以復於施君曰前溧劉司空所爲碑系則侯之治溧與溧之人所以志侯之德施而不忘者可知之矣後溧冊徒吏民所口則侯之治金壇與金壇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又可知矣按侯治行

當與兩漢循吏傳所載無以異予雖未及面林侯然古之人有讀其書聞其遺事願爲之執鞭者而況生而幸及與侯同時乎幸爲告侯曰侯之茲行也當入爲　聖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且次跡公卿矣然所當朱轂而馳予雖不能從抑願以憂思而叅乘乎其間侯其許我乎否也

送沈伯子赴塞上棄其父叅軍公遺骼返葬序

予友叅軍沈公之上書忤宰執也賴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宰執既深憾公及其徙

塞上又嗾諸將帥以下互爲飛語以搆之公遂坐詠幷繫縲其妻子至不得收葬當是時海內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其爲歎歔流涕而悲其以忠受戮顧不敢訟其事於朝而公之骼亦遂稿覆塞垣下迄今未返也已而搆公者以罪去又若干年故宰執亦報罷而公之子敬夊匿名姓竄山谷始服衰出因以遍謁公之友及其門人故吏將謀所以輦君之骼而歸葬之也予於是解囊中金以投之而告之言曰屈原忠於楚故以其身投汨羅而不悔伍胥忠於吳故以其身爲鴟夷浮之江而不化

先叅軍之以忠殉國家於原與胥無以異者夫其視死猶之生也塞亡即從塞覆之矣吾聞季子之葬其子也猶特寄於嬴博之間故叅軍其肯以沙翳蟻引之骨嚮兒女子窾木爲匱剡藟爲緘纍纍然必返乎故丘爲耶於是敬聞之泣予亦泣因解所佩劍以挂之左肘而復爲言令告之叅軍曰叅軍雖已没而其忠義之魂猶當憑塞垣之戰馬而陣嘶者其能躍予所贈劍而以之衡擊虜騎也乎雖然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故狐之死也猶首丘況　聖天子覺寤近已罷叅軍所故詆宰執曩所熒惑國家者一切屏去改絃而聽海内外之士喁喁嚮風矣叅軍其及　明時以遺骼而返乎中土雖没其身猶不及其身之後也乎敬聞之復泣予亦泣因書之

歸安芓坤順甫著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于友雲間張君王屋所嘗讀楚屈原離騷而論著者君少負雋材好讀古先秦以來百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倣漢魏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方其爲諸生時卽與邑人徐奉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朗祠部叔皮以聲

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覽情興所適輒分曹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抉腸劖腎以極騷人之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共傳之以爲希世之寶歎賞不置而君之才譽亦遂與諸君子後先鱗次相望海内矣然諸君子並舉進士翺翔中外或由州郡貢待詔承明著作之庭而君獨窘晚歲始得以貲補臬掾嗟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固當附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皐之徒連翩金馬日給尚書筆札屬之抽毫掞賦也即如唐宋盛時倘許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職曳珮闕庭矣當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安得蹇澁沉困淪落擯廢若此豈非命哉然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海内遐陬僻壤林棲壑錮之士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聞稍托姻戚肺腑間君介然不以求於公公之門下賓客厮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豈君固有所自喜而然與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與傳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憤懣慷慨跌宕瓌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

以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
讀而欷歔嗚咽不自已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
者若此亦賈誼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
以見其徵者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
而併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葢在此而不在彼也
已君名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太宗伯潯陽董公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傑
然名世鉅人其於　中朝機務與海内外險夷措
注若席之掌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内領藩
臬州郡外控疆埸戎徼無不盡籍而擘畫其人學
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入爲　天子師傅者也
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章入侍從　先皇帝久
矣　先皇帝方厚倚之入直齋宫日夕賜尚書
筆札大官酒食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輒手誦禁中
不置已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賓
客或兩相肘而搆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輒陰擊之
以去寺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席扣於公公金
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中
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厭也

別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仰而聽鳴禽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而揚絲雖河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曙之至也間讀書數手莊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而歌鳴鳴然花陰移而日景猶不置當是時雖賓朋左右亦不以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觴前壽予廼酌而言曰間按古今傳記其所稱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而內以席主上之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可勝道哉漢之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晦是也語不云乎刀錯則割龍逼則爍卽如先皇帝臨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霆擊而風馳其始爲成都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變而爲分宜其所相嚮而矜恩讐發睚眦於今流波者未已也蘇文忠公嘗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乞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選山水之勝而內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此所有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名者而不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勳蓋當世猶不

忘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遂書之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撼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咨睢者埒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事 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熒惑左右公卿以下僉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或以諷諫署公耻獨不與 先皇帝震怒尋被逮繫榜笞闕下公於是固請外徙已而督學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撼公者廼徙滇滇即古邛筰僰嶲之地也武定夷酋沒而婦與姑鬨而兩立公持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鬬而罷去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輒謀興兵誅之已而兵僨酋且走蜀顧欲詐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劾其議遂寢未幾酋卒來歸而直公者軒然

于朝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參政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倜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假令公繇諫署時稍共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矣而何至於有栲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頷之可以互胃搴旗斬馘之賞又何能坐受乎囚櫬之縛從而折之其在諫署所難者公猶羣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粤與滇時則公之皎然不詭名尤公所獨也嗟乎非公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于其間則其撼之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令之學士大夫相攘袂揚吻以翱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已其能章章若是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予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有司頗競武健爲網罟豫章之間刻鑠特甚寖寖乎漢淮南之慘矣公茲行也得無憐之乎　聖天子初御恭儉仁厚之德盎然海內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芰菱桑麻絲枲之利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山谷間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危甚且裂眦相嚮與儀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欷歔嗚咽涕洟不忍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古記之邪太史范屏麓君予湖所稱大雅君子也

舉進士第一入爲　天子翰林侍從之臣蓋宋賈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予嘗涉弁山之巔鼓枻於苕霅之澨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氤氳盤礴孕其奇而吐其頴異當於茲人焉發之出以羽儀於時而師師傳　天子翔翔四海者也未幾以流言左遷矣間按遠近所口又往往多起苕霅之間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

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郡而
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共爲供
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入也亦如
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
國家宣德來始以翰林
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勞爲之矣歌其間如
古昔盛時已乎吾聞太史出則採詩歸而獻之
天子寺特爲文餞君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
也蓋悲君之出而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
人之變相與抒其憤懣抑鬱鞫愁不平之懷以冀
且慰於湖之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　天子其
公卿僚貳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
者其辭曰弁之山兮聿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
七日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金虬螭胡爲乎
狡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鬱疇伊若之川兮渺
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屠匪鮪與鯉兮鳷與鳧薄
日月兮噴江湖胡爲乎狡斯人兮或張弧令我心
兮涕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宮且深叢
薄晝冥兮互吐吞干將莫鉏兮扣　帝閽日星耀

今魑魅湛瞻彼美人兮洄故轅珮明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予按傳記古者邊圍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則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餱糧飽士馬而有以爲戰勝於無形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是時而先之則爲兵端爲財蠹及其寇之既起則先其至而奪之按形聲揣虛實搗心膂亂耳目而有以不崇朝而破之法曰距如脫兎是也於是時而後之則爲弛敵爲老師之二者其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千里者也浙頃自島夷蜩興以來故督府以羽檄徵天下之材官騎士而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時雖有覆敵之功而其民已勞矣我羽泉劉公之按節而臨鎮也汰冗兵節溢沸謹筦鑰偃旗鼓惟擇諸將帥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府晏然不聞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與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已而豫章宣歙之間鑄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雔跳鷙擊遠近州縣蓋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內者也而公朝聞諜幕即卷甲而赴之躬爲席匊糗斬蒿萊

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乘其所之寇不及列壘而
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嚮雖他州縣抑未繇偵
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俘凡若干而寇遂
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鐵鎗所爲一日一夜
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
脫兎之說蓋兩兼之矣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金
懷其鎮靜寧一之仁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
寇起諸將士則又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
躍馬死綏之志者也事聞于朝　天子爲之賜
璽書出金帛爵一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下犒賚
以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華自處者
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史
茅某特撰次其事以告采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撫荆楚時劾某御史不法事退
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已二十餘年矣道日以固
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所按氏名
書而聞之於朝蓋數十上不果用頃之　今上
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勳舊及直言敢諫之士
時則召先生爲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

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携罍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壽坤廼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今天子践泰階御黼扆一時左右輔翊諸臣繩繩詵詵矯翮王路播休問㠯德音清廟之中泠然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雝雝乎虞韶之音也薄海内外谷臧者噉泉涕者洌吹萬不齊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蛇蜒而舞鯈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酡坤廼再鼓一行

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瘖繫乎各中其窾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大絃急者小絃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不然元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廼復爲變徵之曲先生矍然者久之猶襟正纓辭席而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粤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翔翔藩臬已而巡陝右所至以廉節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粤兩粤者南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控州郡長

吏及夷酋以下葢方萬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
鎮或謂粤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山海盜殺略吏
民粤以西則古田之沒舊矣當金籍公威望以虔
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共携樽罍祖之浙水
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粤稍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
而指次之者也數盼予爲公起借筯畫地言曰
古田者枕省而穴然已六十年于茲譬則支頸之
瘿也其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以
惠者故所綰冠帶之州四三年來特劫於鼷鼠
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

方劇其治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予竊謂粤以
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
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撫善良又次之以
數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
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
參苓是也若粤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
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斷墊府江一帶大略金懸崖
棧壑深林密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
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盜
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

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狼而羊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爲鷙擊或爲兎薙其識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髖髀小者毛革而銛鍔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易水之濵葢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亦莫逆予也兩人者遂爲綰帶交已而與予後先舉進士幾三紀于茲間按先生服官月日特三之一耳其爲尚書郎也以病不習北風土上書乞南徙者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叅外藩也以病數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歸也至於再至于三並不從已而得假他行役來歸也以病不出又不從及擢督學貴州遂以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從及執政以下並以先生年未艾且經明行潔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

學予浙上官之日則又病不及臺參御史及御史中丞輒移檄不出又不從未幾改參江西以行方其爲尚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聞尚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出休沐也予間過邸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麈拂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繕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參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爲便安而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不敢以他藩臬朝夕褒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時得以病閉閣治事也先生既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一切謝絕不願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轡留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墨書強起之豈非莊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生於世之軒冕紱組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癖於鍛淵明癖於酒楊雄癖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所托而逃以予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

其中而於世之馳騖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皆厭視之傳所謂嚼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無亦癖於病與抑亦有所以悅乎其中而世之馳騖戰鬪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蠓視蟬蛻之者與先生行矣他日翱翔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太平興國間聽冲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廬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嘗父事費處士以勤苦起家窓千金饒其魚稻桑芰之利以供祭祀宴賓客又能別穿陂池築園林以共郡之鄉大夫相遨遊處士雖布衣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時伏臘或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過之處士輒能極其雅歌投壺樽罍奕射之娛以揖讓乎其間無歌也處士於弟悌往往能推其所有以分之弟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以州里賦役窘之也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賢則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世父之所以悌其弟者兩相善兄卵覆其弟弟繾綣挾其兄甚雛且睦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

冠帶之澤文其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費母之能姆而敎之也然皆閫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吾甥吾夫人過而侍之歸道母之環珮琚瑀之節珊如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御妯娌於井臼滌紉之持穆如也則又稱之曰母之閫以內也又如此嗟乎若費母者抑可謂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費母年且八十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既嘗父事處士翁則母事母於是鴈次伯仲後亦相與引觴上壽且祝而曰始而母之所以事我處士翁鷄鳴之誼也再而母之所以敎其子與其孫敬姜之遺也若費母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嘗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之屬金以廉節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轢爲威蝮鷙爲

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廼若曹參文翁而下大較破觚爲圜斲雕爲朴要其施行特勿擾獄市與風厲學宮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藏瑕而川澤納汙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似矣以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古之懸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車以來奉職循理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骸法之大者餘金貸之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縣大夫或不勝其武健又輒平反之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讐經校藝云而已他不以及也世所稱一切揚湯止沸而亟疾苛察以猟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恥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公之治郡豈卽曹參氏之於齊文翁之於蜀而嚮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辛以半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也非世所矯污以攘聲者也公入覲 聖天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令之吏以廉節相聲稱者而已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卷序

鳳亭昌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茲矣始爲寧波
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爲諫官已而坐忤執政
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湖郡丞
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持節臨鎮
最後者猶連翩藩臬金乘朱轂曳金龜煜燿當世
而公獨纍然江海迄白首廼還三署客或以馮唐
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者誚讓公嗟乎此
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其行而餞之苕水之
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下賓客能詩者僉相與
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事予覽睹低徊久之始讀

騷以下歎曰此楚宋玉之辭也愍屈原之爲上官
大夫者所害而於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
言古歎曰此晉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
才不見用而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
歎曰此唐王右丞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
楊生肘猶冀掃鐵衣賀蘭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
此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吊楚塞顧秦
宮而欷歔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此
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也讀
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怨劉禹錫由武陵

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予又言曰
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誹諸君子
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之情而數以擊
筑舞劒淋漓宴酣於酒人者之側佘及洒然而賦
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之升沉顯晦激射囓
楚其情乎哉乃相與臨流洗盞再酌適聞有鼓枻
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
所歌什泠然而過者也明星在天三五縱横上
下水波閒無人聲公廼默默然獵襟起坐予輒抽
毫遂書以別

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
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簪珥房闥之
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鷄鳴之賢則
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教然也近代以來學
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而其不能者
亦稍稍以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
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教弁失其傳故也間
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
於今猶有未輟焉者予卿駱太史公始以文章侍

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
通顯然公獨頹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
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上書乞山去予亦罷
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孟東野故處而公
忽病革矣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畝之宮挂之谿山
薜蘿之深籍苔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
陶潛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
脫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
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於
敬姜之爲穆伯之妻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沉深

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與太史
公故旨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雋頴之士十餘
輩爲綰帶交予時時稱公子賢能以毋教爲吾黨俯而結襪者予竊嘆曰此又何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乎若夫人者其賢於世之簪珥房闥之間抑遠矣夫人年八十諸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徵予文列觴上壽予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及公子者之遭而且以系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且念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者寥寥僅數人間按郡誌所表科目士不能如隋唐去宋爲遠甚歎曰古稱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其所逶迤縈伏而於以綰城而北山水之秀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無郡二千石未及文翁之於蜀常歎之於閩越已乎又按宋郡太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十朋輩並

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因又歎曰無惑乎宋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士而試之拔其雋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月一試或再試三試公躬爲之校讐句字引六藝之深者折衷其至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人人發憤淬厲凡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爲文過齋中予初讀之猶荆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乎來矣又久而讀之汩汩乎泉之出峽倏而崩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已嗟乎秦之士多技擊楚之士多劒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

如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輒輩出閩越特鴃舌唐得一常袞於今爲冠帶俗且右齊魯而況於予吳興乎況宋故嘗以文獻巨擘海以內者乎梓人者裒而刻之乞予言弁諸首予特爲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如宋盛時采風者過弔予吳興山水倘曰世固有良二千石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不同亦未可知也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爲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上陶君蓋以孝聞於楚者也楚之學士大夫過吳門數稱君五歲而孤母夫人煢煢然閫守而帷視君亦煢煢然色養而左右之其問寢視膳珍從祝哽之節曲儀少禮之所不能載閭里族黨之所不能口其最章章著見者方其舉於鄉也輒以母夫人辭不應試母夫人三強之始上計偕久之例遊太學復以母夫人辭久不行母夫人病且痿臥一飲一哺君必親醫自外至君必蒲伏牀下抱左右手視之日所爲母夫人櫛而落髮也不敢毀一莖沒且盡以歸諸殮餘則別爲囊而佩之終其身無間

寒與暑不以或遺者先君子之葬非所以妥靈也悲哀叅欷者幾四十年母夫人没輒十佳山水改封而合葬之當是時陰陽家多忌且疑故藏或毀矣君號泣而繼之以血卒啓視之其所藏遺骼與衣冠含珮盎然如春容生澤也豈非君之孝行之至動天地感鬼神愍君百年之慕而故慰之以一日之躬爲追承者乎客嘗有以鳩巢于君之堂間多異徵而歌之者嗟乎王祥臥氷而鯉躍孟宗號野而笋茁神明所佐自古記之矣其諭吾邑也不數月聲籍甚諸弟子詵詵然刻志慕誼如聞古司

壽周近湖先生序

予友周君少多雋才善屬文與童君漢臣馮君覲張君洙蔡君汝南暨予輩俞聲而馳君之操觚而肆往往揣六經及諸子百家者之深以之嚙射蹀躞其間細者引匏竹洪者撼山谷間發之爲幽響別調則泠然若懸崖之泉噴壑之瀑而凄然不知風雨之驟至也當是時予與諸君子俞奇君俄而予暨數君子後先舉於鄉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翔翔四方矣而君獨窘試事罷去予過之未嘗不疑且怪天之所以豐君之才而卒以之坎壈乎

其遇也若此然未幾數君子者纍然委化或始仕或強而艾鴈次鱗屬凋落殆盡其所與歲時往來西湖之上間以之戴斗笠携竹笻躡氷雪眺巖阿抱犢而嬉援琴而歌蒼顏白髮頹然乎山水之間者僅予兩人耳嗟乎豈非天之縮君於其彼而故以售君於其此顧予亦以蹇且朽幷得附君至于今豈偶然邪隆慶庚午秋八月君年六十帷中諸賓客相與邀予共爲浮觴前壽酒酣而呼曰君第飲彼數君子者墓且宿草矣不知其所共鼸鼸猿鶴而朝且夕者何如也予兩人者又安得時時青白眼相嚮相與宴酣淋漓乎哉客曰然君亦笑曰然遂書之

壽明齋劉先生序

明齋劉先生者布衣而世齊魯之質行於其鄉者也以其道劉刻其躬及其子其子侍御公某始繇進士起家爲尚書郎即以聲顯郎署間　天子推恩下　璽書以其爵爵先生當是時鄉之人榮之而先生獨逡巡惶恐瞿然移書以復侍御公曰　天子之所渥爾之寵以及其親者非特以朱衣象笏而蟬冠我也將以本而所自也而第以

道守其官膂力　國家爲世石畫臣斯則不負
明天子吾褐而衣側注而冠終其身焉抱犢以遊
可也不然異日者饗之以列鼎珮之以黃金吾甚
慚也已先生行年且六十侍御公於予邑侯鄭公
爲同年交於是稍稍口先生故所爲質行者之槩
并所移書於侍御公者而因屬予爲文以壽之且
告之曰先生之禔身也如此其澹然於世之榮名
利祿之外於世所羶聚而蟻引厭而遺之者如此
侍御公且爲世聞人矣猶懼或不能遵其教以飭
其職而皇皇然督過之者又如此甚矣仁人君子
之心也史遷所稱素封者或不以及是不可以無
傳也予聞而獵襟起歌雅之詩曰今聞不已茲則
明齋先生之所爲壽也茲則侍御公之所以顯其
親而壽之不朽也遂書之侍御君劾執政坐戍且死明年詔復原官贈少卿惜哉

壽雲石鄭侯序

國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時治吏尚樸茂宣德弘
治間右繼體故其時治吏務恩澤近代以來稍稍
聲名相高而吏業衰矣上之人方持耳目以操天
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不相與各矜其功能

以赴天下耳目之嚮抑閭右深文法飾令甲恣猷
朴設鉥筒廣偵諜甚且苛察不已或爲推減推減
不已或爲愎鷙若甯戚母將郅都嚴延年之屬吾
不知於洪水之灾何如耳而世且譽之又從而尊
官厚寵之此其功能吏之所嚮邑里多痼瘵幪巾
赭衣者相望有識者厚爲叙欷太息而卒莫如之
何也嗟乎以予觀於今之世若吾鄭侯者其諸洪
武宣德之遺者與初侯之下車恂恂然不勝衣與
屬訥訥然不出口吾嘗望而貌之而故知其爲仁
人君子也已而召諸長老問民疾苦怛形於色一
切政令賦役惟恐不能庶民望諰諰然必推擇至
當然後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大必根黑
白約繩墨質者原骫法者伏辜令人人俛首謝去
卒無後言今且三年于茲矣侯之操行務潔白蓋
然若秋水人不敢以非義指汚之者至於世所故
以聲名相高處侯獨厭且恥與比伍善乎古之言
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若吾侯者斯近之矣邑博
士弟子共徵予言將入爲侯壽閒聞老萊氏年七
十猶衣班斕衣弄雛於母之側以爲嬉戲顧予衰
且老其所附諸君而母鄭侯者竊不敢後也不知

諸君之入而捧觴上壽倘以予所次侯者而相與
綴之弄雛之末否乎

贈姚海屋序

海屋者養生家所放言澤屋言陸自托以長
生不死之秘而能以其身遄天地陵谷之變遷爲
之計籌于其間者也然特故爲眩幻不根以自肆
於泉壑之間若遺世者云耳豈其然乎哉予內弟
姚君翔卿少負雋才善屬文聲滿吳越間已而數
窘於有司遂棄去又多病因壹意於養生雖不習
養生家守中致虛內外丹砂之說而其謹服食節
情欲於世所俯仰馳騖終其身焉以耗其精疲其
神而不之止者君一切擯之而內不以緇乎其心
外不以頹乎其形客或語涉則弗耳弗聞也好讀
易手腕間恒懸以象齒畫損順一卦於其上雖寢
食不忘左眄也君獨支一室猶自謂願附古之青
鳥之使東出遊海上相與嘲弄乎日月歌詠乎雲
霞庶竊其似以之長年可也於是自號曰海屋子
而移書以報予於華溪之上予讀而復之曰君獨
無聞莊生者所謂以死鑄者巧而以金鑄者拙乎
哉故世之攝生者漆漆然軀體毛髮之間以寢衛

其伏卵而養其嬰兒其與世之忘生者營營然富貴聲利之間相與競其臭鼠而攫其鳶鴟雖清濁不同其所狥一也故曰至人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君務澹泊以自完則適矣苟謂遺世而遂欲以之盡養生者之至得無過乎君遊東海上脫遇安期生其人固羽化者然抑嘗聞其囊兵訣以干項羽其所治三軍翕張予奪於養生家玄牝之旨恐亦大都不異試探其於君一切遺世者何如幸無謂予好兵訣者而以之自解而因以謬君也

賀錢塘姜尹三奠序

錢塘縣諭李君走使函幣且移書告予曰錢塘者江以南都會之衝嘗聞漢之長安唐之渭南稱天子輦轂下邑非博選世之異能之士不以令卽令特試以能聞然後稱眞已乃超遷中二千石及丞相御史大夫何者于將莫耶不世出也宋南渡入錢塘今且三百餘年曩所故稱天子輦轂之跡雖稍稍頹沒銷歇然而藩臬之司中官之局與尚書郎都官水衡之署特衆也近年海上烽燧紛起所當御史中丞列油幢開幕府下及監兵使者樓船將軍之屬不可勝數況湖山之麗臺榭紈綺之富

甲天下學士大夫之擁傳而過與其載酒而遊所
假縣之供張若織然令之至星而出星而入其所
從騶奴奔走於上官與他使君者之庭日旰或不
食秉燭列炬而後治文書按笥鑰困且不勝者什
之九而蜀郡姜公來吾貌而望之翩然若泠風也
已而稍出其緒鐫截犀兕而剸鴻鵠殆與古所博
選異能之士無間也於世之令所因且不勝者鱗
次而辦間又過視學宮與吾博士諸弟子相程督
而弦歌講藝乎其中按他不法圬其宮之缺者與
祠之侵者甚且謀籍田以食諸生之貧踵而至也
或云故令考滿去且不暇給而公於始下車輒爲
之一一注措若此嗟乎公非古所稱道術者之深
而於以投壺雅歌治三軍乎哉頃諸臺使者相繼
行部異公才欲疏薦之於　朝第按　國家故事
俸不及期不以聞故僅檄奬如例且徵予言以後
其事予伏讀卒歎曰茲恐不足爲公後也按古傳
記所載名臣列卿其以勳業聞望煜耀當世於縣
令特其始軔耳故令茂陵如魏相令陽翟如趙廣
漢令槐里如王尊等部不以循吏名而以他材指
聞以予觀於錢塘公異日者之勳業聞望于今殆

百之　天子璽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行事吾不知於今日三御史之書何如也是奚足以爲公侈乎哉或曰茲亦錢塘公獲上治民之始不可以無紀也故書之

劉南郭先生遺稿序

溫陵劉君遂賢抱其父南郭先生所遺乞休疏與其樂府詩歌序記碑誌之文若干卷併録宮傳雷公所爲銘其墓而以告於予且謂予故公帷中弟子也請予言弁之首予爲低徊者久之竊歎茲編也固公之所以名當時而垂後世然抑豈足以窺公之深哉公繇諸生首解額已試南宮嘗首第不果已而繇郡司理以最聞　天子嘗召之爲臺諫不果其補尚書郎也或欲引爲相以其未嘗私又不果宮傳公之所爲叙欲而序次之者固已章章睹記矣獨其督學湖廣時年甫三十七聲名翔起假令公稍稍脂韋浮湛其間當不次引擢顯身日月之際矣而公廼過爲引疾上書携妻子道漢江上候牒以歸歸而選佳山水築園以自適穿池而魚壘石而花貯庖犧以來六藝百家之言于其中而朝且夕焉殆忘冠與沐也客

之引轍而過者非其里之社吟即四方之以聲詩
節俠相高者而他固不與也免官來絕不與郡縣
藩臬大夫通問撤騶奴過其里第遮遨之亦不以
見也公之故人甚且逶迤巖壑搏其磬折其塵及
其圖書几席攝帷而入時則公猶偃臥未起也嗟
乎公豈非古之逃虛避景者乎哉夫人必有所戰
勝於其中而後可以輕世於其外世不之知者顧
誚讓公固高蹈矣猶不免園林聲妓之溺嗟乎溺
者匿也古之豪曠睥睨一世或匿於屠或匿於釣
或匿於鍛或匿於蠟或匿於酒或匿於丹砂彼皆

世之莊士之所譥而達人之所獨量由今觀之安
石摩詰樂天子瞻者流未嘗不以世之勳名行業
相翔翔而頡頏而抑未嘗不以世之園林聲妓相
宴酣淋漓乎其間者顧其中所託以自將者何如
耳嗚呼公以盛年而蛻當世軒冕之榮入山而甘
老萊投畚之寂公之所存固遠矣公以春秋起家
故其所著文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爲最深其他
樂府詩歌多所自得此皆世之所共知者予故不
以及獨本其生平而爲之論著者如此公名汝楠
字孟木世之學者共尊而稱之曰南郭先生今其

遺稿稱白眉者公生而白眉又嘗自呼曰白眉子故云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奬序

古者先王立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六德六行教國子卽其所以造士與其推擇天下之師而分布之庠序學校州邑里巷之間者必本乎孝漢始興猶稍稍采古誼詔孝悌者復其身巳而增置二千石復置常員累三十世廟貌必以系此其大較也唐而下博士之所以倚席與弟子負之所以眡學寖微寖闕古之誼殆蕪且廢矣予邑諭

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 太祖高皇帝嘗百戰其地巳而都金陵棊置橫海諸衛以爲外捍江漢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戍予故按往事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無烽燧之警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帶朝夕從予跳宕屬瞩河山而相與宴酬賦歌其間益歡然甚洽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和至未幾予由禮部郎南徙粤而公亦以才舉北徙秦郡以去宦遊之轍不屬者殆萬里其返而歸乎故鄉也幾二十年于茲矣予家去公廬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

也猶或朝且夕今之井閈相綰也則以踰時不相及豈非語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梗離其值不值固各有適者邪予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交來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歡然不貌公也久矣予之形日以槁髯日以抽白特曩所共公督眼當世淋漓澹宕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能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兮歲阿夕漱兮曾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能引吻和緊無朝搴兮女蘿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牘而嬉兮公能采花從緊無

徒之教者中丞公書其賢以聞於　朝并檄邑大夫供張而奬之君之寮崔君王君躬帥弟子數十百人徵予言予感先王盛時及漢始興之誼於今猶有睹見者故次其本末如此且令諸弟子習聞君之生平其所以教吾邑者古所稱篤行君子不言而化當不特世之區區售經校藝而已也

桐鄉蔡侯拜奬序

蔡侯年二十四舉進士其剖符而過桐鄉也邑之吏民或少之未幾侯出郊問民疾苦及一切窳敝與縣故時所施行狀於是起而改絃促柱而張之

又從而劑之歲之暮月以來縣之蠹者剔幽者爬圯者飭鬻者屏舞文者鬼薪骫法而右者按配稱太治侯故善文章間過學宮躬帥博士弟子與之誦說六籍之遺而校讐其藝予病臥久不數通長吏然家苞上去侯治僅一舍許侯所南面而朝發令而里之賓客亭徼夕過而口者無閒也予溉於心者久矣居頃之縣之吏民抱中丞公所檄而奬之者之詞屬予爲文侯其事予逡巡避席而曰是豈足以爲侯侯乎哉予覽侯之年與漢賈生等拔侯所治桐鄉假令異日入　廟堂建石畫條次國家大議當與生相頡頏不多讓而今奚足爲侯侯乎哉然而賈生能以其才前席於漢天子之庭而不能不絀於絳灌馮敬等此老氏之以無爲用與吾孔氏相表裏予之知侯深器侯者遠故於吏民所請不敢辭而復綴之以所云且欲侯盡其用於世予固將以吊賈生者而以爲侯慶也或曰然於是乎書以投侯之左驂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內弟姚君海屋少負異才年十歲受尚書於父高郵公輒通大指已而師事唐一菴先生以其學禔

身而劒行再過毘陵從荆川司諫遊於漢氏以來百家之言揣摩而折衷之稍稍得其深而歸間出羣博士弟子試之有司大者萬言小者數千言歘然雲蒸而泉吐類古之文章名家者之近非特世之舉子業而已也已而省試再擯不第輒罷去有司或按名氏徵君君且逃久之始得貢爲新淦縣學訓而君亦老矣嗟乎君雖困阨不得志而其孳孳好學以求聞乎聖人之道者未衰也豫章而南於今爲鄒魯宋陸氏兄弟鵝湖白鹿之講與近代陽明先生投戈論學處其嘉言善行與惟中弟子

之誦說往往而在也君得無移其所以少事兩先生者而相與印可否乎古志有之曰惟敎學半茲行也君兩得之矣

郡司理錢朗峰赴召序

古者列國之卿士大夫非其公族之子卽鄉大合比里族黨之所書賢與能者升而進之是以仕不出乎其鄉而政之剛柔緩急與其土俗民情之相爲盈縮金其師友之所講耳目之所習殆較然朝受命而夕晝令者也非若近代來燕粤齊秦之士而按檄客遊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甚且絕徼

而語言服食不相通者而其賢與能所書也又大略本鄉三物之教與其詩書六藝弦歌洗爵皮弁俎豆養老祀神獻馘訊囚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材彼皆所謂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士非後世之亟疾苛察相高以射聲而徼譽者爲也彼以不出乎鄉之人而粹之以仁義中正之養達之爲樸茂長厚之政故其民易治而其教易遵此予所以間按古傳記循吏之治而於今輒爲欷歔低徊而不能自已者郡節推朗峰錢公吳人也於予湖殆所謂唇齒之壤而牛羊鷄犬之相借於其境者也湖故水駛而山遠其地足於魚稻桑麻芰芡絲枲之利而民不爭簡而易治十年以來囂然多故矣頃廵行使者所持　天子賜璽督察州縣頗倣漢甯成郅都以下故事而時則州縣吏又往往競爲愎鷙相與曲媚上以徼譽湖之民蓋鼎沸也公既習予湖而仁明強毅之德耻流俗厭聲名不欲與上官相渰澳獨嶄然其間采古者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旨以吐納之當是時上之人方席神爵慘覈之令以繩下而公則濡之以黃霸之寬和而不顧下之人方競天授訐告之俗以罔上而公則堅

之以徐有功之仁恕而不迫湖之封以內若挾纊然嗚呼以公之德與材籍剖符於萬里之外猶當建殊業施後世而況遊不出乎其鄉其土之俗與其人之情金公襟帶間宜其惠鬯而功倍也如此頃之　聖天子璽書召公湖之縉紳大夫與其吏民金遽送之者屬境上於是茅坤前指湖之水而告公曰湖之人歌且舞公當世世隨茲水東綰公廬祠春秋不絕者已其能無情乎哉公憮然俛首顧而別因遂書之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古之最吏治於春秋得一人焉曰宓子賤於兩漢得一人焉曰魯恭然間按傳記不聞其以異能材指書而所書者特抱琴與狎雉兩事爾竊怪子賤治單父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間其所繕甲兵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顧引區區絲桐之音南面而嚮恭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尚輩神明威爽何如掾過察之廼首以雊雉聞何也此其際豈淺鮮乎哉君子平其心易其氣而昆蟲之微猶不以殘焉其所洽者深且遠矣鄭公之令歸安也五年于茲其對吏民猶之慈

母之於子恒於中仁於色衆靡不纘之挾而醇醴
之醉也其與賓客游從及封以內縉紳大夫交粥
粥然傴僂祖割其間若不勝衣與屨卽椎埋作姦
法不赦公猶過而原之特減等一切鑠爲威公
擯去之不欲以引之繩墨而汚之案牘也嗚呼公
善琴與否間巡阡陌其及雉雊與否吾皆不能知
然而入公之庭泠然若聞南風而解慍而益然若
胎不以瘨而夭不以殤所不欲以法盡民者固在
襟帶間也公再覲 天子案公治行倘不以世
之異能材指者先而以中牟與單父茲行也公受
上賞矣諸文學曰然其殆有道者之近也請書之
以佩其行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弼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

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
能殫也蓋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
之才天固縱之以蚪龍杳幻之怪騶褱超逸之姿
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
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
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
封禪平準之變讒言冶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
子或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
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窾擢
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已

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泉矣縉紳學士間出而摹
畫之者抑佥焦心殫思然矣譬之奏鈞天於洞庭
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絲或得其竹繁文促節
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鬯規規於耳所
得而聞者且不能盡也而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
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
而聞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
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稚隆氏少隨其父尚書
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稍日鐫而夕次
之不特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駰服虔杜預王肅賈

達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文憲而下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踈荒謬若子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吕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并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論衡與夫韓詩列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里指掌圖等書所相折衷處君皆爲之髮櫛而縷貫焉可謂勤矣雖然耳之所得而聞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聞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自爲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既成題之曰評林噫茲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而後之讀其書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唐宋以來始設進士科以引擢天下之士然所謂進士科抑特其槩而已第進士後又間爲制科以羅天下傑偉卓犖之才而天子臨軒試之若宋天

聖慶曆之間大略兩制館閣之選金緣此而他有異能篤行之士又不必盡由進士科也雖學宪任子三舍者流出領簿尉場務功曹司馬之屬亦得以功名顯於時故海内之士賢智輻輳我朝洪武初天造草昧入永樂宣德第進士後雖不能如唐宋盛時設爲制科其所間召庶吉士讀中秘書或即此意池所稱異能篤行往往從下寮賤吏入爲公卿如胡儼魏驥宋若訥之屬不可勝數近年以來何寥寥也郡縣之吏擢之者特按御史中丞所書而已中丞御史所書天子之所歲録而引非由進士不以鴈列而鱗次其有不由進士者必於部之賢能什且伯之不然或有厚援者於中朝故也然雲貴川廣猶稍時獲引籍彼遐陬僻徼所以進士吏於其土者固少也苟中州大江以南吳越豫章之間雖郤魚之廉狎雉之化或且蔑落無聞已而況他乎又況於中朝之所録而引擢之者乎此予所以於吾郡倅游公而不能不爲之叙欵而請也公予同年游蛟潭中丞公族子也吏業所嚮即古之郤魚狎雉庶幾其近之者特以不由進士又他無厚援其所當賢能之書者數矣然絶

不及以聞於　朝久之始徙爲順州守其寮少府梁公輩屬予爲文餞之郊順湞以南夾筰之地也世所繇進士科或有他援金不以及者而公且爲萬里行所當爲站之鄉鷄卜之夷操　明天子印綬露冕而過焉公得無遠遊之嗟乎哉雖然公猶及專城而守倘不夷其民而以中國冠帶治化異日畏壘之所尸而祝公者固在也御史中丞之按滇以南當必首公以聞　天子之賜璽書而召金可指而竢已卽不及公固有道之士也其泠然而蛻也久矣當不以世之知不知引之眉睫之間也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鯤門李公之諭我邑也聲籍甚御史臺書其賢而檄而獎之者交至焉其寮何君輩過請予序領之未能也俄而邑令鄭公以奏計行御史臺復以郡二千石所請者而檄公署令事且移其所以諭帷中諸生者以令吏與民大者斧斷細者繩引吏民爭奔走之聲復籍甚而何君輩之過而申前所請者再至也予告之曰君猶欲按御史臺之故檄予哉故所檄而獎之者諭也非令也公頃得民之

驟也令也非署也且予聞公之故令建昌也其所稱治行之最當屬江以西時則御史臺及藩臬大夫之行縣者過焉公會病不能出不及飭厨傳負弩矢故遂以不辦注公下考而左遷之矣公與乘譽亂名實於以使天下州郡之吏逡巡曲跼不得展布其豪雋之材以終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建昌乎哉嗟乎公之故令建昌也以不辦徙而今之諭我邑而署令也以政教聞條焉爲賢條焉爲佞此予所以感興乘之訟不能不爲之叙歎而太息竊欲移書以吊故御史臺之所以失及慶今御史臺之所以得而無路也故因何君之請而遂書之故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白野先生余祖愛梅公少異之以余姑妻焉數奇數試不第繇明經貢爲丹徒縣訓三年改青陽縣諭兩縣者金予故所綰綬爲令處予故及時時聞帷中士所誦說先生者不置耒幾徙王官以聾棄去予亦適罷官歸時時從掌上畫字時過候先生於其廬先生故好謔時時解頤不以厭久之以

哭子姑復盲廢於是獨閉一室四方賓客日漸落而猶時過先生帷中者僅予與他相知二三輩而已頃之先生年八十諸子太學君及內外兄弟凡十餘人共爲稱觴上壽予廼酌而言曰諸君者抑知天之所以坎壈先生而厚其祿算乎哉養生家言塞其兌垂其簾內以鍋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聲色所由竅而君子以之悖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先生之耳目盡廢而獨澄然於神此先生之以無爲用而先生之所以壽也先生不能飲酒三行輒醉且就寢予廼杜杖而隨之爲之歌曰耳無聞兮

今目無睹兮饑朮而渴漿兮樂未央兮壽無疆兮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野朱公由參浙而出守嘉湖也三年于茲頃且徙爲按察使繙紳大夫餞之郊戚者半猶襟而起躍然喜者半戚者曰公漢循吏也郡方席之若父母矣爲乎去之亟也喜者曰夫法天下之平也而使則所以總吾吳越數十州郡者也往年故御史開告訐操網罟雉兎而鷙擊之郡二千石以下咸惴惴然而郡且鼎沸公獨屹然不爲動今徙爲使是席吾東南數十州郡者之吏與民而無冤獄也

茅某離席前言曰諸君所私者一郡一路也而非所以睹公之大也公抗古之道以奮厲末俗其所紀綱州郡文武吏士剛不吐柔不茹予不暇遠喻卽如我 國家 宣孝二廟之間大都公之簡重似蹇忠定公義杜實似牟恭定公富寬大似耿文恪公裕正直似王忠肅公翔孝友似熊莊簡公繡清約似魏文靖公驥襄聞 天子坐明堂殿最百官治行公第一特出大官醻與尚方食而廷饗之中外百執事咸喁喁指公矣異日當籍之表鎮國家著蔡卿士其所載盟府紀太常而書竹帛及也衆相顧曰唯唯遂書之公甲戌入覲考天下治行第一又六年尋爛然勳名聲施當世者殆未艾也第不特諸君所徙陝西布政使以老罷由江陵罪其以楚人而不爲附已也惜哉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今天下巡行使者出按州縣所書最以聞於天子惟州縣長吏以上始得與而丞貳以下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不録也其郡丞暨倅與理惟起家由科第或中貴者爲之援始得與其以貢及史且無他援者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亦罕及也間讀州縣誌使者所不及書以聞於 天子而其吏民

往往或相與伐石碑其德政誌州縣者猶稍稍述而傳之然惟其地故多文獻者則然餘則否久之寖亦露零而已此予所以於今之吏治得失輒爲之欷歔低徊而不能已也若予郡通判仝公則又其甚者公名祉字植卿睢寧人也公由貢出判湖之添設館專以蒐擊嘉湖蘇三郡相錯而邑者之盜三郡之吏或厭視之不得以便宜治文書糾利弊而巡行使者奉　天子璽書督察州郡又往往以其職爲駢枝也公至甫三月輒移檄署錢塘與長興公長者也所至以廉白自持不汚一錢民以故嚮之而一切簿書獄訟又恂恂然與民相吐哺故兩縣之民無不願屬之爲長吏而他長吏者至且不忍其去也於是翕然有聲而檄之監榷南北關檄之部解藩司所歲括之金又檄之部解上供　龍袍又檄之市漕務諸木并督造淺船者再又檄之監修貢院浙之劇且苦者無不以之諜公而公之至湖也五年其及以身臥於湖之官舍者僅數月爾南北關者歲出尚書郎所分榷衢歙材木及三吳舟筭與閩海百粵之稅者也或病侵牟無筭於是擇諸郡倅貳之廉者而按季鈎攷之公

至不病商按故所入而羡凡千金其市木也故事
官減商之直以取盈商亦匿其材之良者相折閱
於官已而以價抵之也則官又私其什一二公金
反之於是商爭出材歲所反故額而羡凡二千金
紀之非獨其吏昏不得私并其一蔬一脫粟以上
皆割俸爲之而不以關諸廠也於是歲按故額而
羡者又凡千金省中市戶匠役幾千人咸視公如
父母而不知其爲監廠官也公之去泣而遮送之

留衣履藏之官廨者七碑石紀其事者二監廠官
而以德政勒碑自公始其監修貢院亦率類此瑣
不以書大略公之潔身也如處女者之守壺其臨
官也如力家者之幹蠱其愛民也如慈母者之乳
子浸浸循吏傳所書古功曹之遺者已嚮使公由
科第起家則巡行使者所書其最以聞不知其幾
公且赫然通顯矣惜也公以貢困及領倅又三郡
者之相錯而壤卒不得以親民如州縣長吏也上
之人雖及數察其賢而移其劇且苦者牒之然每
事竣特檄有司持果幣羊酒勞之而已又無他顯

者爲之援卒不聞書其最以薦于　天子也今所領官署又卒以冗員奏罷公且不免抱牒以故職謁選嗟乎抑可慨也已湖故以文獻稱者也公之去而郡之吏民不爲片石以誌其事何以系思而他日誌郡者又何所從采風而録之以鏡來世也書其事者河南按察司副使茅坤順甫歸安人伐石而鑱之者泗州太守戴大禮烏程人隆慶二年秋八月朔日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歸安令鄭公被　明天子之召也邑之薦紳大夫及山谷之老相與欷歔感涕而送之郊客或謂公之治行冠江以南其入也爲給事中不且爲御史君何言以贈之也予解所佩劍繫之帶且顧公而告之客曰公奚有於是哉公之令我邑也嘗采古中牟單父之旨與吏民相吐哺他不暇舉即如故時使者持節過州郡嘗於部中他鉅姓族屬欲厚爲鷙擊而蔓引之盡故所睚眦而稍稍甘心也間以陰刺公公持之不爲動復托所私者曲爲關說公併迫脇之公復持之如初且蹙額曰某姓族屬故無他骫法者綰縣綬于茲土者三年矣而廼

敢爲違心附和以媚所私乎哉于是入而三爭之使者尋亦稍稍解遂及中寢嗟乎今之使者所持節按州郡山撼而海沸者也諸州郡吏惟其顧所指嚮而奔走之公獨不恐卒以大誼堅持之者若此嗟乎茲非古之不爲威惕不爲利疚於以持天下之平者乎哉公且入爲給事中或殿中侍御史閤按秦漢以來故事假令事涉宮帷必能如茅焦解衣伏鑕以諫也假令事涉黃門及中常侍諸曹必能如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沮困恭顯也假令事涉外戚必能如劉更生王章鮑宣輩排抑許史及王氏五侯以下使之不得干預機務濁亂中外也假令事涉戎狄即令五單于入朝質子款塞亦必能如侯應請勿罷邊繕關梁葺亭隧遠斥堠而於國家大計無致闕失也何者公仁而忠以直者也能以大誼抗使者於州里異日必能以大誼抗天子及執政者於朝此於幾微之際動天地感鬼神而捍國家非所爲聲音笑貌者已予謹書之且以遲公所建畫者何如也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明興以來天台間多正誼明道之士而我中岡先

生則又能世其先大夫尚書恭肅公之學漢所稱賢良文學不過也由貢爲縣訓再則爲甌寧縣諭已而以憂服闋補新建又徙爲我湖郡教授世所稱名博士特讐經校藝而先生來獨諰諰然以力行先其所面授手指大較倣宋安定公遺意未必能盡如胡公所設科條而抑不舛且盭于胡公者久之擢爲　楚王府紀善其寮貳以下及帷中弟子數十百人相與餞之苕水之上且請予文寵其行或按　國家近代故事仕之屬籍　王府者例不得他徙稍稍絫欷低佪不自已先生獨捋髯起

曰　高皇帝臣一四海所擘畫輿地北起大寧幽薊轉入雲中西捷秦晉南包滇蜀百粵下及荆襄汝蔡河洛齊魯之際瓜分同姓錯峙若繡又擇左右侍從及博選文學之臣出爲輔導官屬甚盛事也永樂後建議者始述漢之七國晉之五王爲戒故稍稍易置以迄於今以予觀之　諸王府輻湊帶綰固多名胄然亦以世遠疏屬諸輔導官間多不逮予倘能引漢賈誼董仲舒龔遂張敞故所匡救次第施行固可補過而明職也又不然楚控上游古所稱方城漢水今天下之名山大川相望

也南眺九疑西通漢沔北顧彭蠡東連吳會予稍及曳裾王門珥筆兎苑其間如古宋玉鄒陽枚皐王褒之屬又不可以賦詩登歌托物效諷已乎第恐異日者囁嚅趑趄無以報　明天子萬一爾或曰先生之意殆遠矣遂書之

贈吳韞菴憲副序

韞菴吳公之守杭也以寬厚簡靜爲政商賈慶於市農狎於野博士弟子風厲於學宮訟者直賊者平御史及中丞書其最而以聞於　天子者數上頊之擢爲按察司副使持節飭温處兵備事都中縉紳大夫共爲詩文若干什以矢歌其事矣予以罷官久與仕路隔然亦數從扁舟入西湖尋天竺飛來諸峰之深而公亦數儼然過焉軋相與爲綰帶交間按公之治行大較盍採兩漢循吏之旨相後先矣予獨異其卓犖之氣有不可及者二故司馬胡公抱　天子璽書督兵海上其所躬冒矢石犯烽燧搴旗斬馘飛牒遣閒雖漢馬伏波唐李晟馬燧或其流亞也賊且没而中朝之忌者讒者鱗次起　世宗皇帝獨憐其百戰之勞釋宥之矣而十餘年來有司猶摭拾不已適檄公勘公

博采羣議奮然釐功罪覈名實事卒中寢又有一人焉故以鶩悍而隼擊者之材顯功名世且以寧成郅都呼之及以墨敗猶能以氣力撼中貴往往欲骫法庇之監司亦不能不稍稍却公獨拒而不受嗟乎之二者較之馮唐之白魏尚薛宣之守東海不過也異日者公且入柄政府所爲國家建大議決大疑侃侃石畫袞然當世非古所稱大雅不群邦之司直已乎公盎然如玉恂恂然不勝衣與屢及扣其中則岸然熊蹲而虎踞雖孟賁不能奪之矣茲故中丞與御史諸執事之所不及知雖及知之亦或遺之不以書而他縉紳先生抑或類未能道之者予於是乎言

壽許少崖憲使序

少崖許公幼受尚書於周近湖先生所當是時公年方髦予時時過先生輒目攝之而曰若固小友也不當在弟子列未幾公舉於鄉又數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郎外補潁州備兵僉事已坐他搆調同知霸州累岳荆德安守常州復調柳州暨梧州擢廣東備兵副使輒以疾上書乞山歸而近湖先生所以尚書教授杭湖睦婺諸州郡間惟中

多高才生明經釋褐者不可勝數然終其身執北面弟子禮而嚴事之者獨公爲諸生冠先生數省試囷阨不得第家且落或櫟釜矣然公一登第來歸輒一割所治第金衣之食之一徙官來歸輒一分所服官奉田且室廬之其或不及來歸也則解索中貯移書寄之公之仕雖多坎壈然積日待次累官二千石方拖黃金被朱紱佩

明天子璽書出爲古連帥觀察使者之貳可謂重臣矣而公獨嚴事先生位愈顯所執弟子禮愈恭嗟乎公于此抑豈可以聲音笑貌乎哉所存固遠矣予間按孔孟沒而漢興諸儒猶能紹齊魯諸生之遺其以六藝之指轉相授受者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必對曰師事某師或中絀且罷而弟子位三公爵通侯亦不敢忘所受經而師事之者之指嗟乎茲豈可以望於今之世乎哉公棄官歸而所嚴事先生者不輟也頃之公年六十而先生遣壻君莫生請予文爲公壽予竊謂公固漢長者其與漢儒林所稱事田何以下者無異矣公多他治行烜赫中外爲世聞人然先生方遣壻君來予故不他及而獨以云云爲公壽亦以

風厲世之學士大夫所當嚴事其師者其禮固如此

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魯齊魯問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蓋天生賢哲各有獨稟譬則泉之溫火之寒石之結緑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稟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禪竈之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偏鵲之於醫僚之於弈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解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焚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彬彬雅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

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金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共爲家習而戶耽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騶裹騏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薾而轅之粤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昌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

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　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湊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得無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券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綴或於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詔求亡經而海內學士稍得以沿六藝之遺而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其最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之間斯道幾絕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寖微寖滅歐陽修曾鞏及

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遡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於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鷙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絶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焉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強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弘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于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間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邪得非嚮所謂草莽而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絶此予所以嘗私爲之叙欲而不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金鑾志於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

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吉以貽之嗚呼世皆以予駿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頷之者乎

荆川先生稗編序

荆川中丞公沒予過弔其家訪其遺文間得公所爲左右編與文編稗編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憲則梓左編予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纂之者已而公門人祭酒姜公寶則梓文編予覆之亦按春秋戰國以來薦紳學士所著之書及其

碑銘序記書疏賦頌牋檄誄冊諸文上下千六十百年間可謂勤矣頃之予姪一相得公所梓稗編者僅什之三復羣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而終始之刻既成予覆之躍然蓋公生平所最鑱刻者六經所欲以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參互考次爲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曆曰地理曰理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之以文藝曰史曰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器曰琴曰射曰奕六

官所攷見者治也六官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
天下之大曰君曰相曰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
儲曰宗曰戚曰主曰宦曰倖曰奸曰篡曰封建曰
鎮曰亂曰夷曰名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
方技末復終之以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
衆或訾公所次諸家最爲龐雜農圃以下不必牛
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讖緯太乙六壬
星命雜占曰夢巫相之屬所次文藝書法以下亦
不必及畫與古器射奕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

文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謂之萬物之情
則天地之間由跂行而喙息而蜎動以至一草一
木一芃一礫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
神者諸家之龐雜而或相瀆亂予固不能必其盡
無然要之探賾闡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
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多
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德故公亦自
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蓋按莊生所謂道在稊
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也惜乎公
之編次雖勤而所自爲折衷其至猶未之考見云

耳豈古所謂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諸書功蓋什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刻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曩抱先大夫藻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縉紳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之評或稍稍概於心也復促之并梓漢書爲一編工既竣復來屬予序之予覽而告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以風神勝故其遒逸疎宕如餐霞如嚼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規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剸亦往往於其複亂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腠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啚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充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出岐山也嚴什伍飽餱糧謹間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

之文金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夐自不同太史公則劒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室巷長老之所傳習即其令甲耳目之所睹記況武帝以前則掇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旣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羽翼其際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兩家者所值之異也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鐫引之間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金櫛而鑒之故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遍讀以印可否而抑可謂勤也已雖然聞之先輩掌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亦不當於其區區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所爲風神爲矩矱參互而獨得其深斯則謂之今之九皐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善讀兩家之書者

五嶽山人後集序

五嶽山人後集者沔陽陳公玉叔所論著而以授我於茗上者也公一日走千里使囊所刻若干卷且移書而告予曰予少以文章自娛自先秦西京以下無不得其似所最劇心者若賈大中誼若司馬太史遷若淮南王安是也時時數爲摹畫亦時時數沾沾自喜故所刻前集大都本此王廷尉歸尚寶兩公嘗爲予品畫而序之其所稱述亦大都以此已而予稍稍棄去窮以爲文章者所當天地間日月風霆山川疆域昆蟲草木之變而繪之成象觸之成聲者也彼賈太中以下恐不必如故所區區摹畫爲者於是時予之文譽日以起世之請文者日以衆所當濡毫臨繒而應者日以梦且不給故未嘗一句一字摹畫賈太中以下而抑未嘗不一句一字鼓鑄賈太中以下卽或類與否予亦大都不以之次於心而絓於眉睫也或漫矣又告之曰君今之韓歐也其爲我序之嗟乎予非閒於文者豈敢當韓歐哉予又安敢附王廷尉諸君序公之文乎茂然公所自謂近且不欲爲摹畫不欲爲沾沾自喜而獨以天地間所當繪而成象觸而

成弊者以爲文章之肯此則幾於道矣殆公所自得者之至而前集與後集間或相及不相及恐於公亦不能不以之自譽也予未之面公聞公之年尚富其於道也日以勤異日者之以文名當時而傳後世蓋有不特今之聞人所稱述而已者噫予雖不敢當韓歐然公之所云或韓歐氏以來未墜於地者之一綫矣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傳稱孔子以其道教授諸弟子鄒魯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四方之士輻輳而至焉及其沒而

百年後猶相與徘徊闕里世其皮弁俎豆大射鄉射之學而登堂誦禮者不缺也已而又得孟子浙其遺響而紹明之戰國以還寖微寖昌雖經秦人燔坑之餘而其教不衰吉州者今之鄒魯也歐陽文忠公以來文章節義之士彬彬矣正德間陽明先生提戈其地首揭良知之學而鄒司成公守益聶司馬公豹歐陽宗伯公德羅司諫公洪先及他名賢相稱振起於是時海内之士霧沓飇集而至斯文之肯煥若日星及陽明公没惟中之士故以高弟稱者相繼零落殆盡闕里之風或少衰矣茲

者梁君以教授吉州過焉梁君者撫之質行君子也其諭我烏程也故以忠信孝悌之道禔其躬而數共諸弟子折衷乎六藝之至不特世之師儒之官區區簿書鄙酉而已者撫與吉爲同鄉譬則鄒魯龜蒙嶧山之壤所相齒而錯者也君以鄉之後裔木鐸乎其間上泝孟軻氏紹明闕里之旨而爲之振響焉吾雖衰且耄抑願爲之傾耳以聽也已

白坪先生詩序

古有言曰詩言志故詩三百篇其所列之爲國風雅頌者非特后王君公卿大夫士所歌之闕庭奏之宗廟可以徵天地感鬼神卽其田野里巷婦人女子佥本之性情心術之間發諸咏嘆淫泆之際神動天解而得其至者也漢魏而下猶有存者顏謝庾鮑以來共相與揩心鑱腎諧聲攷律其言益以工天寶大曆而下極其音節之微幽眇之旨然於古者因心爲志發志爲詩曩之所謂神動天解令人讀之而懽者舞蹈悲者欷歔或一間矣近代縉紳山澤之士競相摹倣刻畫故其以工而馳驟大曆以還者什而二三然或非由中之情發之爲無從之言語所謂優而叔敖者之衣冠句而富裝

者之璣翠或亦什而六七也桐鄉令高君函其父
白坪先生所爲詩授予伏讀之爲古體近體絕
句歌行若干什大較先生束髮登朝卽與世之名
流相倡和或視草省中賦頌宮闕或宦轍四方嘯
歌山水觧綬以後所共田夫野老騷人墨子宴酣
淋漓探筒分韻者日無閒於近代之摹倣刻畫固
有所不屑然於古之揖心鑱腎諧聲攷律一切音
節幽眇亦時時相符合又未嘗不川呼而谷應者
益先生之心澹以遠先生之風澤朗以暢嘗聞古
之好書而臨池裂繒濡髮噴墨人或目之爲顛且
癖而于中神理顧自湊泊也由此觀之先生雅好
詩而其胸中所自得則固有出於詩之外故不必
詩之工而亦自無不工似於古者詩言志之初不
相悖若世所競氣格韻折蓋有不暇論者先生名
世彥字某內江人嘉靖壬辰進士累官河南布政
使學者稱爲白坪先生云

贈武康令梅公徙奉化序

武康令梅譽山公以彊幹聞按故事所待　璽書之召
者久矣頃之御史中丞交章于　朝大略謂公之
材於武康不足展而奉化者枕海而邑其地以蚶

蛤爲利其俗鷙以獷請徙武康令令之報可諸縉紳大夫所雅從公宴遊者共爲祖之茗上坤觴而前言曰公茲行也其將移故所令武康者而令之哉抑他矯也嘗聞三齊之間多武健而秦之一切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國叅過之獨聞葢公善黃老言其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而舍葢公焉齊稱大治嗟乎彼言之微其去吾堯舜周孔之道特髮也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龐眉野叟拄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願公下車首採故曹相國所以[illegible]者於以弓旌乎蜃波之間毋沾沾乎以今之所以治武康者也

荇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歸安荇坤順甫著

序

歷朝文選序

歷朝文選者予友姚海屋公所故嘗讀春秋以來而戰國而先秦而兩漢而魏晉而六朝而唐而五代而宋元及我朝諸家之文而錄之者也凡三百四十九首刻既竣屬予序予讀公所次凡例大較公所自好絕不以世之耳目所嚮者爲墊而抑不欲以古作者及所裒輯者之卣爲案故其上下二

千年間佳兵者錄析道者錄遊俠者錄詭辯者錄豔情者錄酒酒者錄憤悶者錄夷曠者錄忠而湛身者錄叛而飛檄者亦錄言之出於仁人莊士者錄其或雜之以狂獪而謔謔而叱咤者亦錄代不必先秦西京人不必班馬鼂賈聲不必黃鍾大呂調不必商彝周鼎特其言之感乎情鬯乎心合之乎機杼而公所自爲解頤處輒爲之蒐而入之又從而鐫評之且南宋以還下迄近代公之中所槩括特多故公亦自云司馬韓歐及蘇長公以上不得不嚴其他則稍稍寬假以備諸家然則公之好古雖切而其上下古今之際意亦遠矣嗟乎孔子嘗讀古之詩什殆三千及其芟去而僅存之特什之一或猶疑其不免鄭衛之雜焉甚矣非獨立言者之難即如次而述之亦所未易也今之人試以桑閒濮上之音而絃而歌之謂非國之風而山嫗里婦之所各言其至者乎予謹書之以復于公且以弁所刻之首公名翼字翔卿少負雋才而善文章貢爲廣濟令別有文集若干卷行于世

贈劉戴菴令瓊山序

瓊山者海上所席蛤辰蜃魚龍之宮以爲縣故隸珠

崖而漢賈君房所嘗疏請于朝而棄之者也其地
饒齒革珠璣龜貝翡翠而富然亦阻山而與黎齒
相錯故數以軍興法治之桂陽劉君某者尹監試
南粤時所錄士也其訓我湖也以忠信敬讓稱頃
補瓊山令而諸博士弟員其爲供張茗水上請尹
文以寵其行尹酌而告之曰唐柳子厚之刺柳州
也世嘗以其善文章多材指且柳去中國萬里而
憫惜之者頗衆也顧子厚獨能不衷其土與皮弁
俎豆之化與士之人相揖讓柳於今號多材賢焉
予覽韓昌黎所碑羅池而尸祝於其土者迄今耿
耿也君讀其書想見其人得無與之相爲後先而
伯仲其間者乎聞先正丘閻學以來瓊山詩書冠
帶之俗彬彬上國矣願君益鐫刻奮勵務副
明天子之德教吾將移文賀君之得且以併弔君
房者之失於以慰子厚者何如也

贈羅少府仰齋序

世之所稱豪雋倜儻之士入而仕於朝往往謂不
爲宰相必爲諫官其次在外則莫若郡縣蓋以郡
二千石卽古大國諸侯裂千里河山之間以爲治
而縣亦稍稍比於卿大夫之采地而食也屬古者

分土分民之近得以操符而專城於其際以席其
賦訟刑爽福慶利澤之權所謂其職專而澤易流
也故詩有言曰民之父母其所轇轕而難則界河
山之錯壤而貳且叅於其間上之不及專其郡下
之不及專其縣其所職者大較以其地鑄山煮海
椎埋剽刼以爲奸特援枹鼓列游徼相與蒐而薙
之盖所謂介乎郡縣之間而不得以專其郡縣之
職以媚乎民唐宋以來鈐轄諸司是也今　明
天子特採撫按所疏烏鎮者隷浙直之交而諸郡
縣之游冶少年互相鼪鼯以爲窟煑海剽刼之寇

無日無之殆無操符專城之施而獨切枹鼓游徼
之患而諸郡縣之壤齒相錯又或數以不相鈐轄
爲贅疣也於是改故所稱添設館通判而特授以
同知幷給之印曰浙直分署若曰諸郡縣間並其
所及便宜施行云耳然於時特草創於吏民間猶
獷而岸視也銅仁羅公來下車輒訪利病獲故所
草竊萑蒲之間者若干人次第收縛之獲故官司
所統戍卒舴艋兵糧斥堠及他所闊略而窒礙處
並釐而爬之革之又適地方歲侵民飢諸所煽而
囂者公又從而髡之震撼之且公以忠信之行廉

白之操與遠近吏民相爲招徠者四三載席公所後先施行雖不及世之郡二千石與縣大夫之分土而分民者相露冕而勞來吐哺於遠近而公之澤抑已鬯矣撫按使君所書公之賢與能而聞之

天子者三湖之吏民矜其政且疑　中朝他徙之命或旦夕至而又惟恐其去之亟也聞某月日適公懸弧之辰相與爲酒前壽而里中諸弟子徵予文以賀鹿門山人茅坤聞而系之言曰公之年僅艾按古者養老之典猶不得在珍從哽祝之列而公方翺翔王路盖壯而仕也二三子奚爲遽引世所誇詡者以佞也然公之澤鬯於里之遠近則公雖非專一郡一縣爲職而父母之者勤以至矣豳風之詩不云乎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諸弟子夫既父而母之抑可以是入而膝席也已或曰然於是書之以壽于公且指次公所於今有司之難爲吏業者而公獨彰彰乎如彼也

賀俞定所公擢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序

宜興定所俞公之爲台州理也治行冠江以南久之擢爲南吏部文選司主事客或以吏部世所稱

清華之曹而南則散地已爾予竊不然　聖祖百戰而得天下而定鼎于茲周之豐鎬漢之鄠杜唐之渭南宋之洛陽在焉我　國家天造草昧車書輿圖城郭宮闕西接江漢南控北粵北枕淮濟東望扶桑固在掌股間而所當燕磯牛首新亭石城六朝以來帝子王孫名臣碩卿騷人墨客名緇道流之跡往往基列星羅點綴煙崖霧壑者之深予嘗待罪南省數共二三寮友攜樽罍賦招隱者旦且暮也聞古之仕好飲者則請守酒泉好丹砂者則請令勾漏公固漢東方執戟唐賀監者流也

獨不曰避世金馬表請鑑湖已乎公之材於吏業無所不宜而其性資特澹宕夷曠殆所謂身入乎市朝簪紱之間而其氣則之乎麋鹿薜蘿之叢者已公聞之而色喜曰予猶幸白頭翁與毋在並春秋七十矣予家相去僅數武倘及御籃輿載之都亭語所謂出不忘君入不忘親蓋庶幾乎古之北山之什與捧檄之義而兩適之者容曰然遂書之

浙江鄉試錄後序　代作

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御史張某奉　天子璽書監試事按　國家制比吳越諸州郡之士而三

試之獲九十人而錄其文之雋者二十篇以獻屬
予序之予簡閒按吳越畫江綰海以爲國而春秋
以來闔廬勾踐所稱霸諸侯列冠帶其以會盟車
書之盛與晉楚爭衡也舊矣司馬晉以後風流文
物爛然江左及宋南渡迄我　明興遂冠海內大
較今　國家多所合南北直隸及十三省之士試
之南宮而以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什居二三
焉予嘗遵錢塘登會稽其所當山川之吐吞風氣
之磅礴非特古所稱一都會而已也今諸生所挾
冊以試于有司者言人人殊予間覆之其言冠裳
則似禹之南會諸侯而執玉帛者萬國其言鞭風
叱霆精光四射則似歐冶之干將莫耶其言旖麗
青蔥則似西湖剡曲其言澹宕縹緲則似鴈宕赤
城其言混漾無垠則又似東望扶桑北眺碣石而
紱之宮蜃之窟以相波濤焉狗與美哉洋洋乎誠
所謂大國之風而諸士子之飇翔而霧遝於朝者
有以也雖然予竊有一得焉茲諸生所言也即古
者詢事考言之初也獨不曰乃言底績乎他不暇
引我　國家劉公基章公溢葉公琛宋公濂王公
禕以帷幄訏謨文章典禮翊戴我　高皇帝草

昧之際者當與商之萊朱周之閎夭等其他戡亂定難身捍社稷則干公謙仗節死事則方公孝孺孫公燧抗聲直諫則章公綸張公寧正色率下大雅不羣則商公輅謝公遷道貫天人功蓋華夏則王公守仁抒忠發姦彈壓中外則胡公世寧理學淵懿領褒士林則章公懋陳公選其他名臣碩卿後先儒紳者不可勝數斯皆吳越諸州郡之產先民之考鏡也斯皆所謂考言而底績而黃鍾大呂與日月俱遠者也爾諸士子所沐　今天子嚮明之化十年于茲抑亦深且遐矣得無盡發江山之靈秘以髣髴乎諸前哲之銘旂常垂竹帛者互爲烜爀熠燿已乎唐陸忠宣公贄之知貢舉也得一昌黎韓愈而唐之文崛起八代之衰宋歐陽文忠公修之知貢舉也得一蘇軾而宋之士通經博古爲尚史官書之於今播人耳目耿耿不磨若昨日事茲則爾諸士子之所以不負有司而監試事者之所以報稱　明天子而予黨百執事亦稍稍古者拔什得五之遺而少逭辠戾也爾諸士子其謂然否是爲序

浙江壬午武舉鄉試錄序　代作

國家越三載則分比兩直隸及十三省詩書六藝之士而文試之以升於南宮又各引內外所籍將家子及州里控弦之士而武試之以升之大司馬制也萬曆壬午秋八月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張某既按故事文試之最者九十人以獻矣又再越月復按故事籍諸州郡所隸而武試之得三十人以併獻焉予按吳越諸州郡間其所稱彊弓毒矢介馬而馳或不如秦晉幽薊及三齊之跳盪而至於挾孫吳韜鈐之術以上下翕張其間則不多讓無他風氣之南北各擅其所至以相雄故也然隨風氣之南北而各擅其至者特水土之習焉爾乃其忠義所奮以之敵愾一也獨不聞吳之先故嘗有吳王闔閭及伍子胥輩所嘗以飲飛水擊之士困越駭齊而與晉悼公角抗中原者乎又不聞越之先抑嘗有范蠡大夫種所將君子六千人渡江而西爲三軍以肄吳而卒以亡夫差霸上國者乎即如嘉靖中葉諸倭奴之內犯也引烽列燧海上鼎沸矣　朝廷徧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嘗之猶不能蹶其一旅已而　天子震怒令提督諸司並郤羽檄專募土著不二三

年間而金婺衢處諸所掘山厭礦之夫攘袂以出海島遂平甚且頻年將校挾之而闖挾之而薊於今海內之指嫖姚而力戰鬬者必曰浙兵嗟乎此非鄉之故所習爲紈綺而輕裘緩帶於其閭里者乎予故曰特存乎忠義所奮者何如耳宋人或言曰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麤材而其以策試中者亦皆區區章句無用之學予獨不然謂天下能羆爪牙之士盡出於武舉固不可苟謂天下能羆爪牙之士不必出於武舉亦不可唐之李郭宋之宗劉諸名將可驗也語曰拔十得五

茲三十人也苟及人爲奮袂以報 國家而什且獲二三焉諸有司固可以復今 明天子矣是役也監射官則某某考試官則某某例得以拔故事而次名氏以書之者也故併書是爲序

沈公族譜序

近溪先生繇貴池令乞山來歸也手爲譜移書告茅坤曰予家世五代以前不可考宋藝祖初諱文德者起家錢塘娶溪之北數傳而諱秀者贅爲楊王沂中壻沂中者所嘗從岳武穆王飛提兵荆楚間以戰功累大將者也秀故倜儻多大略而又以

族也於是次之以世墓祖先所披草萊立門戶長
厚之澤慶流苗裔不可忘也於是次之以世錄世
德傳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音聲而況貌像
乎或存或不存而子姓之祠春秋不能不祭欷低
迴也列冠裳而其僅存者猶什二焉於是次之以
世像至於累世銘傳與縉紳大夫及騷人墨子所
共以文章詩歌之什相贈貽唱和爲子孫者不可
不知也於是又次之以世章茲則於歐蘇二家譜
之外予別自爲機杼者如此予少從君遊君之文
且遍海內矣能獨無一言挂於茲編以托之家乘

塔楊王家故累貲鉅萬田園陂池狗馬之富甲邑
中又數傳至進賢於溪之南全氏生子曰榮積德
累仁而富益饒榮子二曰顯曰順順卽予父故嘗
補布政使司掾而以文無害稱者也及予以嘉靖
癸卯中浙江鄉試稍稍以詩書之澤潤其身以及
其族矣竊悲族故無譜予於是倣宋歐陽公脩及
蘇公洵所爲譜譜溪之南凡六世譜溪之北凡九
世而族之支庶頗可次第已然又以歐蘇兩家譜
第譜其世系而已而族繁且遠則墓衆多而碑碣
或蕪廢矣考之周官猶有大夫掌邦墓而葬以其

乎坤伏讀而題之曰竊按小史掌邦國之誌奠世系辨昭穆蓋言諸侯卿大夫之世也而太史公之撰史記特採世本然三王而上猶多缺次漢魏以來宗法廢而譜牒之在江以南者其爲著姓鉅族僅僅若晨星矣其餘中州及河南山東西諸州郡所遭兵革百戰處大略燬沒流失已善乎君之所自序曰於草木技藝飲食所嚮猶不可無譜也而況於學士大夫所自出乎古聖人所稱自仁率親自義率祖茲編也可以昭百世已

採風錄序

吳江故稱江以南鉅邑然其地枕五湖之水而魚龍爲宮數苦潦故縣令以賦不辦罷及杞上徐公之綰印綬而過也適中丞乘傳部署按擊邑遠近洶洶公入涕洟出而擁餓者輦野死而無葬者於路中丞色沮輒罷擊邑遠近歡且戴又二年湖水嘯夜半冒城郭尋丈而强室廬倉庫牛馬什器與老稺男婦之漂而沒者殆萬家公疾首嚬額以出吊於郊毀服減膳以勞來於野又從而飛章告變於郡二千石及諸按節使者之庭甚且伏地慟哭不能起亟請鑿發賑勸分弛征散槥埋骼日夕匍

閭廢寢食其所最溉於民之心者當　天子薄賦之詔所嚮也公按邑之被災爲上中下三等而以例蠲者緩征者旬日間徧召邑之父老而躬爲部署而均之故時里胥出沒者之患並爲擯去於是邑遠近稽首帖服雖稱瘠甚而無復怨咨之聲矣其他省文書汰因繫簡詞訟譏盜賊招流亡與一切拊循凋瘵之政大都類此邑之縉紳先生與博士弟子及他山澤之能言者往往共爲採其行事以歌謠諷頌於野或爲泉而梓之邑金生某某輩來請予一言以弁其首予喟然歎曰公何以早

譽之至於此也我知之矣民之情與上之政相爲噓吸吐納也如響當其虐則讐撫則恩譬之天地之氣至則草木萌而百鳥和鳴氣閉則草木落而鳥爲反舌而無聲此於其間天動神解雖古之監謗市佞而不能售者子產之令鄭也始則毀之再則頌之上之人豈能劫五湖人也於公之封齒相錯故採風而聞公之政也獨詳春秋不云乎士傳民語予故於其請也不能辭而署而題之曰採風錄系之以言者如此且爲書以告公曰古者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

祀之由今觀之異日者畏壘之衆所相與採溪壑沼沚之毛而俎豆之於其土未必不自今日始也然詩有言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以子產之賢而猶毀者半頌者半倘持有終之懼茲則公之所以令聞無已也不知公謂然否

羅少府仰齋公還山序

世之仕大較郡縣之長有分土有分民而有提封專城者之重方其操印綬南面而嚮其人而廉且仁也懸魚之潔挾纊之澤盎然而方行於涖官臨民之間而世之耳目不能亂丞貳以下則半屬褆職半屬俛事長外雖聯珮比袂若鴈行然而內或頤指氣攝傴僂脂韋即其懸魚之潔挾纊之澤有所不能專職而遍施於其下亦有所不能專職而遽信於其上其勢然也其長而端好惡持博大者也則丞貳間褆職之外猶無他忌不幸剛愎則席權而怙威易以凌險詖則卻曲而睚眦易以傾其於寮貳聯珮比袂而進也甚屬鞅掌枝柱而不便者盖嘗譬之室家矣楚之人有兩姬焉有一人則不特粉黛簪珥之飾而已而儇倩脂澤雝雝然疑於古之窈窕者爲也而楚人之寵而悅之也從而

私之以牀第私之以筦鑰情也有一人焉則粉黛簪珥之間固已懸矣而又傖佷而戇直訑訑然疑於古之磡磎者爲也楚之人不察而憎而怒之也甚且恣之以奴隸恣之以譴謫亦情也然而儇倩脂澤人也彼第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非必盡爲狡以妬也其傖佷戇直人也彼第不能盡其婦之柔順者而已而亦未必遽爲罪且鑑也今也楚之人一則以其窈窕我也而進之一則以其磡磎我也而去之其進也楚之人愛有所獨昵也固幸也不能强其所愛以例施之於其磡磎者也其去

也亦楚之人憎有所獨蒙也固不幸也然亦不得指其所憎以分譴於其窈窕者也世之仕路而當郡縣丞貳之間其所謂鞅掌枝柱大都類此知此則我仰齋羅公之獲譴也有自矣方其丞貳我郡也六年于茲其所煢煢然持廉與仁以席湖之吏與民不啻若嬰兒而湖之吏與民亦諰諰然擁戴之不啻若慈母其胸中坦洞絕無城府即如寮貳間似無他軋而熒惑者頃聞中朝計吏治以酷坐之褫其職以去湖之縉紳大夫下及城市田野之民無不錯愕而絫欷者豈嚮所謂磡磎者楚人間

掌構而去之而非其罪也今且移其所以怒楚人者波我公與抑公拙於宦彼所爲懸魚挾纊之概固在也能以之施於其下而不能以之信於其上與不然今　國家甚明盛何耳目之亂之至於此已君子幸則得志而聲施不幸則爲蟬蛻爲龍蠖徜徉於山澤之間務匿其景而逃虛屈原不云乎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公議之頗也久矣聞公家象郡其歸而過湘水也倘貽書弔之湘纍或從汨羅閒訟上官大夫輩之讒而繼之以泣以予所指言不能不惘然自失也

望雲遥祝序

望雲遥祝者武康縣學諸生某某所共爲司訓郭先生望雲而祝母夫人之壽因以請文於予者也其言曰先生少以文行名之閩州也舊矣其以貢而分訓我武康非特世所稱區區校文讐藝科條升散而已也數內以忠信潔白之行禔其躬而外以道德學問之旨佐其教岸然古庠序之遺以磨礲我百數十人我百數十人無不人人嚮風者又

言曰予邑博士員故無署縣事者閒有之亦必首
屬諭先生特訓之右而已然而忠信廉白道德學
問之懿盎然邑之耳目絃誦閒故縣令入覲或他
徙或從事省試員缺諸父老輒以其賢白之郡二
千石郡二千石輒以其賢上之撫按藩臬諸司數
及綰縣印綬過之一切簿書鑰賦役刑獄無不
人人口頌無不人人願稱眞者第母夫人春秋高
先生既以道遠俸薄不能迎侍之邸舍閒共諸生
語及唐狄梁公顧望白雲故事往往低徊久之未
始不察欷太息而泫然以泣也茲且年八十故予

諸生輩共從帷中載拜稽顙佐先生稱觴遥祝然
而邑之諸父老聞之亦輾轉相告攜幼稚抱壺漿傴
僂蒲伏於其庭而先生或欲拒之而不能也古者
孝子之至立身行道揚名於世以顯其親嗟乎先
生宦遊千里外不及問寢問膳祝嘏祝噎色養其
閒然而士與吏民所環嚮若此抑可以覘先生立
身行道者之風概庶幾古之孝思者已予雖衰然
故嘗官採風使者之後不忍逆諸生亦不忍逆諸
父老於以次第其言而書之者如此

贈張九山擢河南按察使序

萬曆戊寅江陵張公來參我浙藩出守湖暨三載
天子擢爲福建按察使以行諸縉紳先生共帥長
老送之郊其所口畫公之守湖狀言人人殊大較
按公綱紀諸州郡懾姦究禁訟鬬省繇役厲風俗
嚴游徼並世之疆幹之吏所共奔走而輻輳而抑
亦世之持節使君所數共書賢能以聞者歸安芧
坤獨獵纓正襟前言曰子大夫所枚舉者公之涖
官之概也而非其不世之業也頻年來湖之諸州
縣所困於洪水者數矣公下車首問民疾苦飭諸
州縣吏並繕堤明年復水溢堤所獲捍而以免者

什二三公又單車徧度諸山澤間以武康則首苴
宣睦諸州之水所衝其上流也而長興縣綰震澤
南界以西烏程縣綰震澤南界以東百八十里間
所坌七十二漊則其咽喉也澤殆腹也公以武康
不可首抗宣睦之飛流也所患特險塘於是周廣
堤岸甃之以石約數千百尺不崩不齧透迤以導
之德清而出而歸安而烏程而長興所當七十二
漊淤泥障流處甚且勢家鉅室壅之爲田瀙之爲
宮沼公並鑿而濬之而咽喉以通又明年諸州縣
水稍稍溢亦稍稍瀉遂以瀦湖之腹不爲災當是

時湖且故以頻年荐饑什室而九罄往往掘草根煮樹皮而食飢且道死者相望而他有司或不敢聞也公朝聞卽夕戒飛章撫按諸使君而諸有司按籍而覆者或累月公不勝嗚咽不及飛章上聞輒勒諸州縣卽日檄召饑者聽賑饑者過令諸州縣亦不必按籍覆特髡其眉饑者攜老幼而赴髡如流水諸州縣又活十數萬人事且竣然後抱檄待罪撫按諸使君也諸使君或錯愕不詒嗟乎單鍔之所疏議於宋汲黯之所矯節於漢上下千餘年間不再見而公毅然獨行之若疾雷若矯龍非其忠誠惻怛之至可以開金石孚豚魚顧能以今之有司之所後持節使君之所不及聞而遽以身抗之哉予故曰公之不世之業在此而不在彼也異日公之柄政中外其所稱豐功偉績或未量然而按今日之事太常之銘史官之書與夫湖之吏民者之尸祝而俎豆之於茲則所可一一指畫而傳者予故系之言以遺採風者之錄且以併要繼公者之輯其遺事也或曰然遂書之

吳江令徐仁菴拜撰序

吳江阻太湖之水而縣屬江以南最然頻年水溢

其所漂田廬無算負縣官額徵累數什萬亦屬江
以南最前令及他督郵並隸罪去於是中丞公持
節乘傳躬行縣且部署長吏以下也當是時縣遠
近洶洶侯懼無以爲民請命於是條次故所漂之
殺等者與其中戶或可他轉徙而辦者令稍稍入
頻首以謝中丞公而遍檄故所漂者囚首而逆之
郊又戒縣以內並罷市併括餓者與野死者伏于
道中丞露冕過之泫然泣下霑襟也明日對長吏
以下察欲低徊不自已輒戒行遂爲議賑於是縣
之故負者與餓而流亡者率數十萬人晏然免榜

笞脫桎梏相與厭樹刈草而就食亡適過縣封以
內扶老攜幼所共口頌侯者遮路也其他治文書
肅吏胥懾姦宄鋤豪右省詞訟蒐盜賊並按古者
十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概云嗟乎侯豈今之令
乎哉頃之侍御田使君行按國家故事及攷侯歷
俸月日例不得書最以聞之　朝特檄而奬之而
邑之吏民群而徵予文爲賀予廼掀髯抵掌囅爾
而笑曰嗟乎茲豈足爲侯賀乎哉予間視侯侯固
漢所稱茂才異等也詔不云乎有非常之功必待
非常之人其令州郡察吏民可爲將相及使絕國

者按侯材指異曰者當爲國家建萬里勳也竊謂田使君第所按月日以書於他縣長吏則可於侯則固當籍古之茂才異等者所稱於以別爲飛章以聞之　天子云耳顧安得隊隊然膺行魚貫之舊而已哉予故書之以憫邑之吏民且不無私憾于田使君焉

西蜀平蠻錄序

西蜀平蠻錄者錄今司空確菴會公按節西蜀時所平都蠻諸疏而疏所不能盡其籌兵者之詳則以載之檄文次之紀錄又次之營閫之間所上執政者之尺牘下諸將領分道者之軍籌而終之以蜀之人士所碑且頌公之功者也嘗聞兵家者共謂北虜爲最悍西南夷次之及按傳記所載冒頓以來漢之衛霍唐之李郭宋之張韓劉岳其他一障一壘之將亦稍稍或及喋血虜庭俘虜左右名王貴人不可勝數若西南夷則諸葛武侯之困孟獲以下不一再見何也蓋北虜所恃者習騎射擇水草擁帳數萬其至也若潮汐其疾戰也若風雨及其覆且敗也則亦若山谷之崩已故臨之以智且猛者之將猶及時時爲功若西南夷則地險天

塹深箐飛崖鼪鼯猨狖之所得窟而宮而熊羆虎豹之所不得而憑且攫者他不暇遠引我　朝二百年來十有一征而天順成化之間大司馬躬提兵二十萬僅及破其外壘而已然而師且逾年叛不旋踵方奏凱論功於朝而羽書又尾而至矣無他其勢然也我曾司空之秉鉞西蜀也獨能不數月之間首之以破凌霄而都寨而雞冠嶺又以之破九絲而數百里間蜂屯蟻引之穴一朝綦畫而戡定之何哉間嘗攷公本末其所按古兵法者七其所不易及者二而又世所不能際者一劉公顯者少起戎伍諳嚮導習緩亟力戰鬬蠻所讋伏也久矣特其跅跎之氣言者數訾之公首揭之執政請得以功覆過其按古兵家者之使過一也兵莫患於權分而令不肅劉公顯橫被汚口之後稍陵夷矣公獨推轂而授之軍中劈畫不以遥制其按古兵家者之專閫二也故將郭成父覆於蠻語所謂不共戴天是已方其以罪褫職公且引而副之卒之名位相壓兩情不乖其按古兵家者之和將三也蜀之戍兵堪用者少獨土酋奢効忠一枝與之齒相錯利害相迫公席而用之假之摧鋒其按

古兵家者之選鋒四也然與安氏世相賊殺籍令
瞰其深入或引兵內蹶則彼且狼顧安能盡力于
我公特移文貴州聲其兩相睚眦之罪而禁輯之
且感且奮併力效死其按古兵家者之連帥五也
按往時大征監兵諸司並文學大夫特按故事若
郵傳耳公於時諸司而下分道督戰輓漕飛餉斬
關奪隘無不人人奮袂而前若將家子其按兵家
者之治衆六也首破凌霄則門戶摧次及都寨則
羽翼蹋已而再克雞冠梯攻九絲迅若飄風勢同
破竹酋王以下次第就縛其按古兵家所謂先人

有奪人之心而攻瑕屬堅七也然此特將之練軍
情習地利揣虛實審後先猶能稍稍及之至於公
之一心一氣下車之日誓不與賊俱生故時所共
以興師問罪爲先聲以招降納款爲結局而以論
功行賞爲勝算者並爲抹去故神鬼效靈山谷震
駭其不可及一也一切軍興督將領厲戎行申號
令嚴賞罰操十萬之衆如一人由心膂而頭目而
手足且以平定地方爲期初不以首虜爲功以鼓
盪將士爲先而不以威名自擁其他審彼已肅什
伍亟名酋戒殺降還俘虜郵陣亡破陰黨嚴敵餌

廣間諜防奔逸振旅之日氣如時雨殆古名將者
之風其不可及二也至於內則元宰張相公席
聖天子之知而爲之抒策謀於上外則大司馬譚
公倚執政者之知而爲之佐行間於下牋奏所馳
應如轉圜其所遭逢千載一時趙克國之所繇以
因先零棐中立之所繇以平淮蔡未之或過者此
其所不可際又一也予故讀公所上前後諸疏固
已覽睹大較然而從中機宜則又如絲之棼必叅
之檄文而紀錄而尺牘而軍籌而又攷之以西蜀
士人者之所碑而頌然後一切軍興如指股掌也
於乎盛矣哉然則公之勳名銘之鼎彝播之竹帛
爛然聲施與日月俱遠者蓋匪偶矣按浙西僉事
許公一德故以某縣令從公治兵蜀中而以知兵
聞者也故能次公平蠻本末者如此屬予序而傳
之且以遺他日國史者之錄云

趙氏家乘序

趙溧陽抱家乘若干卷告予曰按史記世家予趙
氏之先與嬴秦共叔帶以下數傳及春秋之衰趙
武子列爲諸侯故公族支庶散而之四方而世多
聞人然迄今千五六百年不可追已宋藝祖起尺

伍有天下太宗繼之而會孫諱承簡者封安定郡王其子永年由秦州防禦使扈高宗而南故家蘇州此則於予爲十五世祖也永年之子漮以京西北路招撫使由蘇州徙蕭山次子璠又以鄉進士仕申者來贅于杭仲子諱善者占籍于仁和某里及首爲譜而又三世而諱善以來世葬鳳凰山之麓迄予祖若父並祔焉予春秋祠而合之僅獲支庶三四十人而間按提舉公所譜及合宗韶公諱文鎬者之重修甚且子孫龐雜互犯而名矣無他繇詩書之澤衰而歲時宴饗不合故也予第進士令溧陽以忤當世坐罪廢不及顯竊聞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合族中世以來宗法擯而譜猶及其告朔之遺也予於是上採古者錫土立國之始於是按提舉公所譜而以安定郡王爲始祖再則按宗韶公所重修而以蘇州徙蕭山者爲大宗又由蕭山徙仁和者爲小宗今且五世矣此則予元所令再爲譜而以名趙氏家乘者之略也由安定郡王以前而祖功宗德載在國史予不必修爲詮次由京西北路招撫使以下或仕或否其

所以簪纓相世者稍稍零落閒或以貧出後他姓而罪戍矣此固予所悲愴而亦不敢厚爲諱而必以之核而書者蓋以示實錄也嗟乎予之所爲乘若此而子大夫以文章名當世其能爲予冠一言於其首以爲後勸乎鹿門山人茅坤讀而題之曰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古所稱太史公者君且有之而三王而上世本之教殆又彬彬矣時萬曆八年夏六月十日

贈邑諭何曉山赴任州縣學官所司第讐經校

穆宗皇帝來臣下建言以臨海序

藝而已無他刑獄泉貨簿書莞鑰不必盡如有司例除授且祿故薄或不能攜家爲遠遊不如隸故鄉州縣便　制曰可以予觀之豈特地里之便否乎哉古者先王盛時庠序學校之制徧天下其所署學宮並屬鄉大夫之有德行道藝者爲之師故其教也以鄉三物其或不帥而糾之也以鄉八刑及三年大比也則又自其鄉大夫之所書其賢與能者而賓興之以獻于王蓋師授者不越乎其鄉則其所羣弟子也並其比閭族黨之間而其所躬提而教之也本之孝友睦婣之行而所以察其風

氣習俗敬業樂羣與否而馴擾之也又皆其父兄長老得以耳濡目染而朝且夕焉故其教也易行而其爲化也深孔子鄒人也而教於魯孟軻鄒人也而教於齊已而齊魯之儒以質行稱雖以秦之燔且坑也不廢焉此其所由來者遠矣何君其亍婺州忠信篤敬之士也其訓我歸安也越六載君之言若不出口行若不勝衣而其所與羣弟子朝夕相磨切大略皆其父兄長老之言而以之身其教者非特世之區區譬經校藝而已也故羣弟子亦敬共而父事之亍以鄉大夫後數過其宮與之

遊見其息深深往往低徊歎息不能去嗟乎數年間羣弟子之所鹿鳴而賓興者翩翩乎鵠峙而鵬翥矣國家制雖不及以古鄉大夫所書者之權屬之于公而謂其非由服君之教不可也今且徙爲臨海諭臨海者亍鄉故所稱多德行道藝之士而方公遜志陳公選輩即古之所稱鄉先生之最而以高節逸行聞者近復得一人焉亍友少司寇敬所王公是已王公爲今海內名流其所故嘗督學粵州與豫章也大略皆本孔孟之道術而身教之其所風厲粵州豫章之士於今猶耿耿若日星焉

嗟乎臨海於婺州爲齒錯壤君以鄉之才且良者而教於其鄉復得古之所稱鄉先生如王公者倘能帥弟子而師事之書曰敷學半吾知彬彬齊魯乎臨海矣

浙直分署紀事本末序

烏戍者界浙之烏程歸安桐鄉秀水崇德與南直隸吳江之閒而六縣之壤齒相錯南則襟海北枕太湖近者七十里遠者百里煮海之奸稍稍出沒於此且綰錢塘姑蘇之春所當商賈之航閩粤而漕江淮者亦咽喉於此人煙輻輳環帶數千家物聚則繁利聚則爭而其地多椎埋剽劫之姦漢以前掌故散逸不可考而唐德憲間嘗遣將軍烏贊屯戍於此故稱烏戍又或爲烏鎮云其他稱青鎮者似無據或曰烏戍之東爲青鎮間按崇德誌青鎮舊隸崇德縣近始析之爲桐鄉宋時嘗設官監鎮設都酒務入元則又改設巡檢司設都稅務司此則唐以來大較也及明興則以地之隸歸安烏程者屬湖州隸桐鄉秀水崇德者爲嘉興而吳江縣則又屬南直隸爲天子畿以內邑郡縣官司不相攝而其故時椎埋

爲姦者往往西蒐則東奔南擊則北竄巡徼者與逮者稍越界則鳴金撾鼓相屯結甚且白晝梃矟相賊殺羣而嘯羣而格譬則虔鄖曹濮略相似矣故鄉大夫施副使儒嘗疏其事于　朝請以五縣之近壤而齒相錯者別劈爲一縣城而治之詳見公疏稿中已而戶部請下其疏浙江巡按御史六縣之長各自私其壤不欲割而吳江縣則又非浙所轄而繩畫者故特議爲添設督捕館建通判一員仍隸湖州夫通判之官不甚重而特以隸湖州則歸安烏程猶其下邑也他縣之長與吏民往往與故時相等夷一切文書勾當於故時無以異而通判之抱檄而過撫按藩臬而下且以其官爲贅疣也他委署者鱗次而至矣數十年來其以賢能稱者多而及按月日奉職茲土者少公廨之設特郵傳而已已而員缺議罷廨亦燬萬曆元年適羣盜蜂起於是督撫謝公巡按蕭公復會議改設府同知而又以六縣者浙與直數不相臂指而使也請於　天子天子特給關防曰管理捕盜鹽法其官階已稍稍重而　天子又特賜之關防鄱陽劉公治來首爲區畫燦然聲施矣惜也未幾病

且革今羅公斗以　天子之簡命至公故持廉
又多幹局以公署不敞則無以壯威稜也於是爲
之議擴舊址游徼不廣則無以嚴蒐擊也於是爲
之議添哨船將領不設則無以統什伍也於是爲
之議置哨官役非土著則無以時緩急也於是爲
之議募土兵藝不訓習則無以擅技擊也於是爲
之議圖校武兵缺資斧則無以久尺籍也於是爲
之議增工食法非疏通則無以均公私也於是爲
之議處鹽課一二年間公奉　天子所擇材而
使者之初而公之材又饒之干將莫邪剸犀兕截
鳧鴈往往中窾理一切指揮大者斧斷細者繩引
而鹽盜屏跡矣外史茅坤曰故時施公所請
明天子縣而繕城者雖未建施行而羅公所當分
署浙直大較則章章可睹矣公懼往者無牒而來
者無鏡也於是屬予次紀事本末如左其他則條
載于後

芧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歸安芧坤順甫著

序

壽李太宜人序

太宜人者亍歸安令鑑池李公之母而烏程令文洲羅公則於公爲同年以太宜人春秋高時且七十矣屬亍文以賀太宜人趾不踰庁言不越閫亍何以爲千里稱觴前壽竊惟古者彤管所載太姒以下亍於春秋得之魯文伯之母於戰國得之楚將子發與鄒孟軻之母於兩漢以還則又得之丞

相張公湯京兆尹雋公不疑功曹范公滂潯陽令陶公侃叅知陳公堯咨翰林學士歐陽公脩之母古以來所稱母子之間爵相貴而道相成者所由來也舊矣予不能知宜人然間聞宜人少事先將軍武德公公以盛年沒而太宜人獨能以母道禔其身捍其家手世所藏書而授諸子長公雅嘗列州將有聲而仲以下翩翩乎騕褭騏驥之材並中明天子甲乙之科拜夕郎叅名藩爲世聞人矣而我令季公來以弱冠之年出綰印綬於此四三年間所以詩書愷悌之旨而典我邑者綽綽乎老氏所云治大國若烹小鮮不是過已嗟乎先將軍沒而世如帶矣非太宜人抗古者彤管之訓以督教之昌後裔振家聲若此何以能爾即如天挺生賢抑何以伯仲叔季矯首鴈行也語不云乎月明則星輝川澄則珠潤予於諸君子所後先翺翔顯聲實於時抑可以覘母氏之聖善與曩所稱文伯諸母相等夷予殆將前爲膝席而舞蹈也已羅公曰善遂書之

江山覽勝圖序

江山之勝必於異人乎憑之以發其奇崛崒嵂夷

曠幽眇之靈又必善文章與詩歌之什者而後奇
崛翠律夷曠幽眇之觀得於斯人乎雕刻興寄藻
繪以傳也不然譬之陰崖之卉秖自春吐而秋耀
焉耳亏故嘗按傳記所載五方之遐陬絕壤姑置
不論即如亏吳越諸州若孫興公之於天台王右
軍之於山陰謝康樂之於永嘉李供奉之於天姥
蘇內翰之於西湖何可勝道也其所賦歌諸什於
今令人手而誦之未嘗不杳然神遊者廬陵李徵
君泰華公殆豫章間異人人善文章名南州
然數試數窘輒棄去

九疑眺南嶽祝融七十二峯之深將求所謂羽化
者之術以自老頃以其子廷尉君左遷出諭我桐
邑也於是復東遊入浙浙故多佳山水而嚴光釣
臺以下若前所稱天台永嘉諸勝並屬逶迤襟帶
間也聞徵君瓢劒所嚮必移幕亭載鴟夷盛酒以
隨酒醉耳熱輒仰天鳴嗚長嘯而歌所賦累若干
什盈篋矣行且治裝以歸亏友胡山人求善繪者
爲江山覽勝圖一卷以紀其事幷請亏言以弁其
首亏竊慶浙中諸佳山水固得憑異人如徵君者
即之詩歌之什以發其奇崛翠律夷曠幽眇之觀

而亍又竊自慶得挂一言於其什斯亦亍於諸佳
山水有勝緣也已異日好事者必傳傳必遠當不
至於同陰崖之卉相嘲且唁而卒以零落也

賀烏程羅侯文洲公赴召序

羅文洲公之令我烏程也五年于茲其以平易近
民而民故戴之與古中牟單父相遠頃者吏部
按臺諫闕員例疏治行之最者以聞　天子且
璽書召公歸安茅坤闔同郡諸縉紳先生餞之苕
水上而告之曰古之賢豪所謂得志而聲施者上
佐宰相其次則爲諫官以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
行其言而言行道亦行也亍獨曰宰相者握天工之
權以一四海而諫官則又從而持衡其間故處中
外一體之時易而私相異同之時難漢唐田竇牛
李之間紛紛矣惟宋眞仁則執政者公沆王公
旦下及韓杜富范也故於其時孔道輔歐陽脩輩
爲諫官上殿面折吁咈成風扆寧元豐之際執政
者王荆公安石下及章蔡倏焉車輔倏焉睚眦故
於其時鄭俠蘇轍輩爲諫官或黨或忤如芥如荼
即如我國家亦然　宣廟之時三楊執國葉盛諸
君疏無留行已而南陽以下羹藿相懲弘治夔龍

煥若日星正德嘉靖震電晦明三十年來分宜華亭新鄭江陵諫垣之間其所出入內外殆猶乘游徼而列戍郵者今　天子春秋多歷年所二三元老甚屬明盛雝雝穆穆協德同心昔人所稱矜恩讐席刑爽徼利權樹威名相與諭諭訿訿以黨同伐異於其間譬則日出而煙之消氣之滅也已嗟乎公拜夕郎入瑣闈而珥筆鳴珮其間非得志聲施之時乎公之令烏程也外不假赫赫之聲而內多悶悶之仁吏民懷之若挾纊然茲公之行也予竊謂公於時亦不必懷異同之猜而鰓鰓焉以輸蹇諤異日史官之次諫草當尾孔歐而下纍纍不朽之石畫以賀公之言行道亦行而其慶殆與宰相等也

陶氏族譜序

太學生陶君彥冲同博士弟子員天漢抱族譜過草堂且按圖而曰陶氏世系繇吾長沙公侃及彭澤令潛以來支庶半天下不能散繹而十六將仕則由汴州扈宋高宗而南次嘉興此則爲一世祖而家金橋者之始也四傳而爲九十一將仕則以某而分徙會稽以某而仍守金橋而菊隱君則某

之子多慷慨大略嘗團義兵而以敗元人於皐亭之北事載浙誌中此則五世祖而家鴈湖者之始也又再傳而七世惟一則爲東支稍衰落惟義則爲祖宅支有子二一爲孟生則以豪雋忤皇帝死詔不得收收者勒戍此則貴誠戍遼陽者之始也一爲安生此則下宅者之始也然貴誠少負奇氣旣以身赴父難晚且來歸散家財結賓客鉦復振之其孫澤與濟又從而世之而陶之詩書冠蓋甲郡中矣其他子鏈則留遼陽而鎰劈而爲港西支鎭劈而爲西莊支此又瓜分而各自爲始者也澤以下贈御史楷之後再傳爲按察副使儼三傳爲大理寺丞謨其他儒俸及九韶輩或繇貢或繇鄉進士累累不絕濟以下椿之後再傳而熙又再傳而萬鈞松之後一傳而按察副使煦布政使照棨之後一傳而煒贅吳江而亏大父遠父銳亦舉鄉進士至於亏兄弟冲瀛輩茲則又爲吳江者之世而再而三而四者也金橋來諸支流苗裔可概睹矣又伏而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之世並繇宗法故其族不散而秦漢隋唐以還則宗法罷而幷其世牒江以南勢家鉅室猶或半存半亡而其

他則零落殆盡此歐蘇二家之譜之所以作也予家食指其由金橋而鴈湖而吳江近千人其他徙會稽及遼陽亦略相稱然則支庶既繁而名不詣面不相睹識者什且八九其占仕籍顯名當世者諸子孫或得按國史及州郡誌時時攷見其他菊隱而下諸以節俠名者世相次大略互見墓銘及像贊贈什中盖古者漢三老萬石君之遺也君焉得不爲弁一言於其首於以俾我陶氏流風蘊義稍及附君與日月俱遠乎予兒縉婦卽鄉進士鋭之女而彥冲之弟也彥冲則又翩翩不羣大較有

翁隱之流風者予故義不能辭謹爲綴次而書之者如此

郡侯成吾熊公考最序

秦罷侯置守來惟兩漢吏業爲最盛間按傳記所載南陽東郡潁川渤海之屬其所施行次第不同大較並由仁心質行以務近民而已我　國家宣德弘治間猶有此意近代以還世之士大夫數競綱罟亟疾以爲威而非必皆出於心之仁爬搔愎鷙以相高而非必皆出於行之質甚且外持僚貳以下如束濕薪內以奔走翕張於按節使者之庭

與其左右耳目所嚮如仰決堤孑間視之聲名日以奕然起而其封以內則耗焉如鳧之沸矣獨我豫章熊公不然方其始下車望而貌之固知其爲仁心質行之君子也四三年來一切簿書訟鑰之間特厭世之網罟亟疾以爲威而孳孳於吏民之罪麗也特原之又從而末減之古所稱不寒而栗者今且盎然若穆風也非特恥世之爬搔愎鷙以相高而恂恂然於吏民之情智所不逮特弟而宥之又從而曲覆之古所稱故作見知者今且曳然若或汚車焉亦可也於僚貳間譬則琴瑟柷敔之相節宣而已而一切愛憎不以與也於按節使者之擁傳而入與其左右耳目者之抱牒而過譬則浮雲飛靄者之相曳猶而已而一切突梯不以與也公之仁心質行固其天授而世之漸摩於其仁悅懌於其質者不以令人喜亦不以令人怒曰惟見其行所無事而吏民之相與擁而戴之殆猶魚之依乎水鳥之依乎木而有低徊不能自已者嗟乎若公者非歐文忠公脩所自諗者乎方其尹開封也適包孝肅之後故所爲鋒鍔威稜以恫愒當世者公並撤去人士或援包諷之公輒曰凡人

材性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政
或不逮間按公視郡大略繇此令且以考最行撫
按以下並疏留之而僚吏貳陳公輩屬予撰次張其
事予告之曰公固兩漢良二千石者之遺也所至
或恥爲赫赫聲而所去令人思然則較之孝肅之
與文忠其所以流風餘韻播當時而傳之天下以
至于今不知其孰得孰失也

康衢野詠序

康衢野詠者布衣陳君曼年倣古之擊壤者流因
以放歌山澤之間者也傳曰詩言志故秦之風多
慨慷幽之風多憂勤漢以來古雅頌之旨寖明寖
昌不絕者如帶然而公卿大夫之辭莊以思將帥
抱鼓之辭奮以猛羈旅遷客之辭淒以遠閨姬戍
婦之辭悲以怨其工與否不服論要之並各由其
心之所之而播之爲音於以極其性情節奏之變
者陳君少習博士弟子業已而以酒廢獨手唐大
曆以還諸名家之什而歌之歌之不足又從而咏
嘆淫泆之詩益以進家益日以落當其適意時罍
之傾餽之塵頹然壁立猶抱膝而哦不顧也嗟乎
君抑奇矣間按其詩不敢遽謂能一一盡追大曆

作者之堂然其不厭貧不豔情於富與貴而能以
山澤自足所好則亦古者擊壤之音之遺與今故
序而傳之且以見今　天子明盛而山澤之氓
能歌帝力焉云爾

太子少保元洲張公八十　天子遣官存
問序

惟我太宰兼太子少保元洲張公舉進士入仕其
所歷事　三朝敭歷中外者四十餘年間按公所
隸尚書省爲郎緩罪讞獄類張廷尉其佩印方州
單車露冕類龔渤海由藩臬晉撫陝西所至奉法
布職紀綱州郡類陸象先張士遜鮮于侁韋已而
繇南工部尚書入爲太宰　天子既以公不世
之望席之以不次之擢而公抗顏矢心其所進絀
天下之賢不肖矯矯乎晉之山濤唐之崔祐甫之
風也累數載而故執政張江陵聞父喪獨倚
天子恩及中宮奄寺者之擁護不欲去托私人諷
公領袞百執事上章乞留而公獨恥之不以與甚
且義沮之於是江陵憾公甚公遂拂衣以歸當是
時中外之士上以瞻　天子厚師傅之寵下以
誦公持丰采之峻語所謂日月中天風行海流是

已十數年來公角巾故第偕賓朋故舊詩酒爲歡
閒出湖上徧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峯之深或移日
不能返也搆一椽於湖之曲以棲櫓墨曰煙水磯
公固不欲如古大臣之以罪去位畏譏避詬塞垣
避竇爲也予一過西湖輒亦一過公相與或隨或
詠而已絶不齒理亂得失上之按節使下之郡邑
有司問候於其廬公傳刺訓報履舄不及公門嗟
乎公可謂入則爲國家之耆蔡出則爲江湖之蕭
遨翩翩乎詩書典刑所載者已萬曆庚寅公壽八
十　天子采臺使者所請下之禮官特賜存問
如制存問者古盛王殷周以來貴年養老之遺也
世所間見者予不及讀累朝實錄及部牒所次第
按浙之耳目所共睹記百年間寥寥數人耳然於
中覆之其以秉國而所當奉朝請者非難而以老
而去位者爲難其去也無他詿誤非難而以忠鯁
忤執政中所睚眦枝柱相搆也則又難何者君臣
之間蓋疏遠矣今且以中外之夙望與羣議所迫
天子始追悔而褒嘉之茲則朝野之耳目猶公君
臣之始終以禮謂之不世之典可也猗與盛矣哉
予於是敬書之入爲公賀併以遺異日史官者採

贈宮詹黃葵陽先生序

予按古風謠至唐虞之世卿雲歌於朝擊壤歌於野斯何時也竊疑舜之命龍之爲納言也何以故稱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釋之者且謂傷絶善人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已而皐陶矢知人之謨也禹又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夫以帝堯之南面而聽天下猶不能不惴惴然驩兜孔壬之憂且畏邪秀州黃太史以文章侍從日月之際久矣頃者典試閩州得首解額者曰李生光緒焉及典試順天復得首解額者曰王生衡焉予間覽睹其文竊異其佥千里騶裹才也欲爲移書賀之而詆之者紛紛於朝矣已而客有從京師過者或曰非詆黃也蓋借黃以爲金丸而彈射一二執政也予爲之憮然則以唐虞之世而堲讒說殄行且畏之者無他朝廷着富貴福澤慶賞刑威之司天下之豪雋奇崛趫材捷足所共輻輳而奔走之位相次則覬覦生勢栢逼則媒孽起此周公之聖所以於管蔡流言之至不能不賦歌破我斧缺我斨於以爲鴟鴞之什

以貽之王而居之東且二年焉予嘗誦詩至此未
嘗不爲欷歔太息而泣下霑襟也嗟乎日月抱珥
杜矢夜光大較游氛所嚮雖天地亦無能如之何
者三王而上世遠不暇論卽如漢唐以還迄宋嘉
祐慶曆之際歐陽文忠之入爲參知可謂矯然虎
臣矣而嫉之者甚且以飛語撼天子又從而借其
甥女房闥之事汚衊之蘇舜欽當世秀傑也而嫉
之者以其杜祁公之壻也遂借盃酒間以傾之所
波及名流而貶竄之者若干人繇此言之人情之
險甚於山川世之以宦遊爲畏途其所從來者舊

矣兒姪桂卽先生曩所錄之爲幕中士者近且以
懸弧之夕請予文以賀予竊謂先生年未艾旦夕
流言釋而　天子所虛席以代之者予特按先
生所進退本末蓋關世道之隆汚士風之盛衰且
叅之唐虞以來故事於以致予之嗚咽低徊不自
已云又謂之曰　天子予先生告以歸而他所
尾之而橫詆執政者再且三其所指次蓋中外所
共愕且駭而道路以目者嗟乎請先生於諸生所
上觴稱慶多噿一大白而睥睨千古焉可也

贈秀州倅方葆冲公考績序

南城方公之倅秀州也三年于茲予以衰且老閉戶掃軌不及從公遊而獨以浮家練溪於秀州諸下邑井里齒相錯以故井里父老暨諸生間過予時時緩頰軒頤頌公不置口其所條次公之涖政臨民大都本之道藝內照外潤務大體不苛細其聽訟也第差兩相得失爲便安而已絕不持近世法家所務聲名者相繩切以故無嚴刑亦無留牘人人無不厭所望以去郡太守粵州王公風裁所持伉直孤矯然猶於公爲莫逆交數注公考爲僚貳最而諸下邑間缺長吏數請署其部邑吏民則又鰓鰓然附之若慈母當其受代而出境欷歔太息而攀卧者往往塡城隘巷而塞路也當是時秀州之歌王公者與汝南太守宗公資南陽太守成公瑨等而其歌公者亦輒與范功曹滂岑功曹恆無相間也已而王公既以高第擢副按察使以去而公且署郡事特下令曰某特奉前太守故事以行別無科條也於是諸下邑長吏亦共帥吏民相嚮而戴且舞之者若一轍或歌曰困我蒸民惟水及旱匪王匪方民孰與奠嗟乎其殆古語所稱式如金式如玉而氷壺紫芝兩相帶綰者與壬辰冬

十月公浦三載考以行而郡中諸生陶某賀某輩
數十人來謁屬予文予雖未獲面公而於公之風
猷韻折獨切嚮往也於是詮次郡吏民之口畫公
者而系之屬車之副以聞考功氏

贈何東華擢南京刑部福建司主事序

何東華公以萬曆癸未進士三爲令尹繇臨朐而
嘉興而我歸安抱琴所嚮於古之清儉逼下孔公
奮胡牀挂壁裴公潛晝日垂簾顧公覬之輩無以
異也擢爲南京刑部尚書郎或謂國家制縣令之
高第者拜給事中其次則侍御史而南都特今之
鎬邑也刑部尚書郎散曹也似非所待公予竊不
然老氏不云乎吳實而去其華世之所豔臺省
者第以其鳴珂佩鍰緋衣驄馬上得與天子宰相
可否下得彈射勳貴文武吏與薄海之得失抑不
知茲屬煜燿眉睫間耳要之古之曠達之士所共
開誠布公而斂名居實以養天下之望者不與也

況南都　高皇帝之所百戰以一天下之始而
輿圖車書文謨武烈固赫赫人耳目又多佳山水
六朝以來之風流文物往往而在也予嘗結綬過
之當其休沐之暇數從三四僚貳攜觴躍馬泉石

之間臨風弔古飲酒賦詩未嘗不灑然以樂要之
王儁射貽其子恢之以朝請而不以秘書者蓋厭
其有競也王睎之爲幷州司馬而辭侍中者蓋畏
爛灼也謝覽之自吏部尚書而出守吳興者蓋由
處俗情薄也斯其爲情也澹而其爲志也遠已或
以是聞之公笑曰唯予於是次第其言而書
之以副屬車之左

壽戴母七秩序

部邑戴太學元衡博雅醇謹士也今年春同其友
舒生德先過予里而鼓篋焉予因得識其人進與

譚山川風俗人倫之秀及其祖先起家之所自能
殷殷爲予縷陳之暨冬將歸啓行乃介幣九頫而
請曰某生多羸疾且老母春秋七十高矣恐不能
載遠遊今幸從明公渥聆緒風之餘願徼一言以
歸爲母壽予寔衰老疎筆硯謹以無文辭且謂元
衡故鄉之名族太夫人儼然以白髮戴首勝而坐
華榱列子姓修無算爵元衡飭珠翠貝玉綵繡
衣襦以爲壽已矣又安所事予言元衡蹙爾避席
起曰予母年自艾以上予姓率羅拜謀稱觴而母
卒堅拒不樂謂未亡人即老壽且健七著日懷伊

戚何歡懌之敢謀宴然其考鍾于堂乎距今年七
泰予兄弟每恨無以迎母歡得稍稍起爲壽而明
公倘賜之謦欬以歸將和綵竹奏賓筵與諸子遞
酬爵以修老母且稱不朽拜賜何觴之能辭於是
予聞而歎曰賢哉戴母也自予夙從元衡詢其祖
先所起家則必諄諄陳其母吳所以內外佐處士
桂亭公之德謂母方笄年字桂亭公而公故側室
子母則奉兩姑無間言嫡祖母汪寔愛少女甚而
母盡解奩中簪珥以佐嫁姑桂亭公中年遘危疾
不樂問生人產而母日爲外特門戶內調湯藥廢

寢食進侍至以身禱願延公筭者兩年如一日讀
此母內德之貞懿已非筆墨所能更僕見也而
人更有不可及者先是桂亭公點千秋碣母謂此
碣可灌田三百餘頃沾濡匪細起而斫夕佐之拮
据則至今賴之公又以千金裝授人賈江淮間無
何橐貲盡沒人咸以此弔公母則忻然爲置不問
此其才肯雅量直能左右桂亭公以成市義嗟乎
吾聞鄒俗素左儒右賈否則擁錢刀以嗜詫豪舉
鮮能標譽於鄉曲況閫內之德能走四方而盈子
大夫之誦者乎今予觀元衡兄弟賈成賈服儒成

儒服駸駸日恢素封而比縣簿之家太夫人顧而
樂之彌壽且彊歲時伏臘孫子旖旎雖日醑酒考
鐘以享有遐齡誰曰不可況今值母懸帨之辰即
予言無能重母母寧能辭舉觴乎元衡第歸爲予
謝太夫人曰夫人壽則旦暮猶大椿也不自壽則
天地猶爝火也母氏聖善茲亦享有耆年以睹子
若孫之祈祈而昌詎非天之福祉歟哉詩有云受
茲介福于其王母母惟壽不自壽吾知天之所錫
戴氏福與年者俱未艾也元衡識之歸以此言廣
太夫人而修無筭爵

壽太宗伯平泉陸先生九十序

大宗伯平泉公之年九十也友人茅某手持鳩杖
一竹塵一籜冠一併穽鹿一而拜手稽首颺言曰
公固天下之偉人然予之知公而稍竊窺其深非
特今日也公爲諸生時予以令青陽奉督學使檄
而過校其文予三復之公之文雄若泰山喬嶽其
大若垂天之雲其沉深處若碣石渤海之波間署
其文曰他日立朝必有本末當爲國家重臣當是
時予業已卜公當入爲宰相叅大政明年公以文
魁天下入翰林歷宮坊學士少宰晉大宗伯而海

兩縉紳無問知不知推公經術當金漢之劉向蕭望之其持正而不阿金唐之陸象先白少傅其凝定鎮靜而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又當於宋之韓范略相倫列而膺次者惜也故宰執以滑澤脂韋自喜而於公枘鑿不相入公隨挂冠以去其來歸也獨秘泉石超然物外則固宁之所獨知而或非世之所共知者聞公嘗自喜曰茅某者宁之鮑叔而知管夷吾之深者也嗟乎以公之賢而爲當世之田竇所搆竟不及柄國家握樞機如宁所云然而要之立朝始末彰彰人耳目如是借問故宰執之

嫌蘗公而一切矜恩讐快名譽者今安在哉按故事　聖天子當必賜之几杖而遣官存問也宁故詮次公之歷朝及巖居始末以備他日史官者採風之錄

金華章氏世譜序

按狀章本姜姓出神農氏之裔逮齊太公支孫封於鄣以鄣爲氏後鄣爲齊滅子孫輒去邑爲章適他國有諱展者仕晉爲中散大夫世居汴之陽武兵部尚書嚴永嘉初出守泉始家南安至唐廉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浦城及再傳而孫曰仔

鈞者當唐末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其妻渤海郡
君練氏賢而有識能抗官兵以全建州已而生子
十五孫六十八支糸蕃衍並賢達貴顯及遭五季
之亂子姪復分徙他郡各自爲族由建安浦城旁
及永康龍泉永嘉平陽新昌樂清黃巖蘇湖轉興
泉諸郡皆其所分派也語具練夫人祠堂記中諸
派有不能盡攷而可攷者太傅公第五子仁轍孫
文谷歷傳于今二十世居浦城是爲浦城派而永
康龍泉永嘉派同出於太傅公第三子仁燧之後
仁燧子曰文錫文錫再傳而孫曰剪者徙永康之

李溪一傳而子曰重者徙龍泉剪五傳而曰玠者
徙射垛玠子三人長曰偉偉之子凡幾人分徙前
倉何村篁源次曰侃侃之玄孫曰關出贅金華關
之孫幾人分徙城中山路口鳳林三曰俁俁之孫
幾人分徙界牌梅溪可安破塘浦城其一復自射
垛徙還李溪分派十二而總屬永康仁燧次子曰
允懷允懷再傳而子華由浦城徙龍泉子華之派
與重所傳派別六傳而暐居青田七傳而大蒙徙
白巖大蒙三傳而文參徙河南其分派凡四總屬
永嘉若平陽派則太傅公第四子仁嵩孫士廉之

後新昌派則太傅公第五子仁徹孫文炎之後樂
清派則太傅公第七子仁政孫文貴之後黃巖派
則太傅公第十一子仁皦孫淵之後計共大小派
若干而統爲康州之裔故宋時子姓猶多每數歲
必會會必各出譜牒互稽而續書之名曰慶系圖
其後亂離漸不復會而圖牒猶存宋紹興間黃巖
文篤與浦城駙同任潭州各出譜攷次而黃巖浦
城二族合矣見黃巖臨湖里世引嘉定間永嘉大
蒙與射垓雪川宗人同榜後引浦城慶系圖譜攷
次遂與射垓定昭穆而雪川未獲敘焉見永嘉舊

譜序寶祐間射垓捐作尉永嘉復篤溫婺二族之
誼作會譜序已而白巖希積雲山希巖修譜克繼
大蒙　國朝洪武初龍泉重之十六世孫中丞溢
復修會譜名曰家乘而宋景濂先生序之然亦因
舊序次其於他郡不可知者抑惟志其始遷之名
而別派未及合也逮李溪邑丞安踵中丞公後歷
達塗訪各族維時樂清恭毅公綸黃巖副使公敏
輩各出舊譜又行攷次歷歷可據越二世李溪校
又續修之於是章氏諸派稍稍合矣及合則又二
世而今我郡庠學博公金華一陽者故篤行君子

也少負才不偶於世以敦宗睦族爲已事將訪祖德清泜原自新昌徙過者加令焉而故所修者又復一一攷次條理燦然而屬某以序某辭之再不能得迺拜手颺言曰按周禮曰宗以族得民而禮大傳亦曰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而人道竭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而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合而言之尊祖故敬宗也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之謂人道之大端也間按章氏自齊滅鄄以來二千餘年其所分支合泜而可攷見者殆數千萬或者孔林所傳相上下而其中代有聞人若晉之中散大夫展兵部尚書巖唐之康州刺史及已而檢校太傳所生十五子六十八孫而蔓延於建安浦城旁及永康龍泉永嘉平陽新昌樂清黃巖蘇湖興泉諸郡已而山堂先生俊卿公以博學名鳴呼盛矣至我　朝則又

得龍泉之中丞公溢樂清之恭毅公綸併蘭溪之文懿公懋金華之俊民公聰茲皆所謂百世之偉人而於孔林之安國而下或隱或見當亦不能與之頡頏而翱翔者然近之學博公則又以歷宦湖中而於德清之汎又行績考於以屬某序而傳之以待來世焉嘗聞韓魏公云謹家牒而不忘乎其先者孝之大予謹次之如此

歸安芓坤順甫著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嘉靖十三年甲午時惟閩州小洛何公暨西蜀高公來典試事於浙當是時兩公竝海内名流繇進士起家郡教授過焉而于輩九十人亦稍稍僉以吳越所稱高才生甲乙而次撤闈之日按故事矣歌鹿鳴而賓興之兩公號大賢而諸生亦鴈翔魚貫雜遝而進執觥獻酬膝席前壽鼓鐘前懸匏竹

後列譬之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馬仰秣魚出聽何其盛也迄今甲申五十年間　天子之垂綃而南嚮者三易世諸校文使君金已星散而飇逝即如予九十人間繇公之策名而進於　明天子之庭者後先不同時升沈不同位所各以文章勳業馳騶當塗沛艾王路者今皆零落殆盡所僅存者太子少保張君瀚而下八九人落落然若將旦之星耳獨我何公自

肅廟以來耆舊之德典刑之望所領袞海內之縉紳學士者蒼顏白髮猶頎然而在也雖或以公位特中大夫録僅二千石不無如東方曼倩之難楊子雲之嘲然而公之賦歸也則又翛然巖穴間共大司寇黃公葵峰輩同爲社遊角巾故第分曹賦詩其締情也不越茶鐺酒曰與夫鹿牀石几之間其觴詠也特在川雲嶺月與夫樵斧魚緡之墾誠古所謂物外司馬飄飄乎凌虛御風之儔而與世之浮埃萎翳不相及也嗟乎公非古之天遊而與商山之綺季名社之杜祁相爲同盟而頡頏而翱翔者乎頃聞公之年算且八十予輩以道遠或漸衰遲不能珍從公而祝哽祝咽於其左右竊效一言綴公之帶而張宮保

而下次名如右聊以佐公門下之稱觴而過者也

壽程次公序

歙有程次公者操重貲客遊三吳間而于未之面也年七十其居亭張稡通爲于門人請于文爲壽且于次其節俠之略曰次公者起家廢著齎財之間大較首之以計然之脩備而知物次之以范蠡之擇人而任時又參之以白圭與僮僕同苦樂其發也若鷙鳥其權變也若孫吳貲且鉅萬而冠蓋車騎園林第宅之侈溢州里間矣然其爲術好修而附仁義抑亦有足多者聞其事父孝與兄弟悌其織嗇錐刀之末雖不能與世之賈者異而賑貧窶賙喪葬繕津梁修道路出子母錢貸人而不以責浮屠老氏之宮其或頹廢數辟橐中裝以佐之雖叅千金不以靳儒生者過無問識不識輒倒屣迎之爲上客間傾困廩以資道里游故三吳諸州縣間無貴賤長少交口而譽之今宰相頼陽許公以女娶其子而題其堂曰素封蓋有以也世之人士當先生片紙所落爲重得無賜之一言乎于聞而低徊久之歎曰豈其然乎哉昌黎韓愈嘗謂師暢墨名而儒行也故移文贈之竊感于黨繙紳

學士錄明經而懷印綬佩魚袋以相壟斷者什八
九次公之槩若此則其出刀錐而入詩書冠帶之
誼也固已遠矣昔者子貢貨殖曹魯之間而仲尼
與之絃歌不輟譚性道焉次公雖遊於賈人乎信
如稱通言富而行其德是亦足壽也已故爲書于
縑而貽之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同年王汝脩司諫間嘗與予口畫族父鶴山及東
厓兩先生兄弟相師友金抱經術多倜儻大略當
其時　肅廟方倚張文忠公如仲父而海內縉
紳輻湊其門兄弟金公之姊子籍令稍俯仰其間
通顯可立致顧一錄國子祭酒一錄尚書郎出爲
湖廣少參輒拂衣去予甚嚮往之已而東厓伯子
西華仲子暘谷復後先中甲乙之科以吏業名當
世予雖不及與兩公同朝然亦以年家子時時獲
從兩公膝席綰帶遊閒望西華公口訥不言其息
深深如也兄弟間或以湛冥或以亢爽其風概不
相似而要之以經術飾吏治海內學士大夫所共
喁喁然願爲結駟連轡而驟主路者固無間也西
華公之累官按察也春秋方盛遽自爲上書免官

去去而歸臥東海上獨閉一室諷道家言不與世
相聞惟歲時洒掃丘墓與族子輩申先世以來家
法世所傳王氏族約與家錄是也其所言大較採
漢石氏及隋唐來張公藝之旨而一切恤貧弔孤
賙喪賑急出橐中美以散族里則又石與張之所
不及而或併范文正義田之略稍稍施行者嗟乎
公之所見抑遠矣今且年七十非古所稱鄉大夫
之致其仕而歸老也固當膺几杖之賜而祝哽祝
噎於其左右者乎賜谷公千里走使函幣移書請
文以明年二月之吉爲西華公稱觴上壽予告之
曰聞海上多仙靈公家傍賜湖賜湖之峰故有吹
臺卽仙人王子晉所吹笙處予當以是時肩瓢而
過隨公醉桃花之深或及聞一曲而嘯歌以和焉
可也

儀眞樊侯見山公拜獎序

儀眞者枕江而縣綰　國家漕餉與閩蜀荆楚百
越者之賈而縉紳大夫之飭厨傳擁節旄而過者
星羅鱗錯於其土故井閈闤闠輻輳相望殆數十
萬家蓋一都會也樊侯起家進士佩印綬出令茲
土未幾聲籍甚其簿姚君煇移書於予曰甚矣樊

侯之材之鉅也儀真之爲繁且劇于大夫之所稔知者而樊侯下車來躬刺吏民疾苦其故所困於胥儈之龐舟車之輓飛語之奸舞文之孽侯且首爲按法罷去者無算不數月間而侯所爬搔批擊發奸摘蠹譬則醫家者之導關膈滌腸胃而去閼滯矣已而平田賦治鹺法疏石運繕河津恤流亡則又灑然而飲之以參苓與蓍术也吏民之席其威稜者畏之如神明而擁其風槩者戴之若父母其按節使者之乘傳以去也行且書其賢與最以聞第按其奉不及碁故特檄而奬之侯少誦子大夫之文數共予輩二三寮貳膝席而口畫不置且於仲子章丘君爲同年綰帶交願乞一言以張之予手讀而頷之且爲書以告之曰侯之彊幹無留行無滯牘其漢下邽楓里者之遺乎哉嘗聞古人於世之才賢也則汲汲焉務譽之又從而書之固不敢後也於其才賢而未究也則亦欣欣然慶之從而濡忍以遲之然亦不敢先也何者蓋有待也以樊侯之材之鉅遲之以四三年或五六年內之徙臺諫上之歷公卿異日竹帛所書鼎彝所勒當與嚮所稱下邽楓里等吾固不知其何如也而奚亟

亟於使者所未報之政爲之軒輖而齒頰乎哉或曰仲尼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請書之以復於簿及二三寮貳而因以併聞于侯且以竢他日之驗也

龔秀州尚友堂詩序

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詩之與政通其所由來者遠矣故古者建採詩之官而天子省方諸侯述職必陳詩以攷風俗刺得失而紬爵削地與加地進律之典繫之周之衰也詩亡而政亦凌遲矣漢興來頼川渤海南陽東郡而下其以名二千石之吏業載之傳記勒之鼎彝者稍稍輩出而詩不間見焉世所謂能詩者大繇遷臣羈旅幽人騷客不然彼或其挾雋材負盛氣之則邊徼而悲歌慷慨宴酣淋漓以詩聲相雄長故其言雖工而要之非三百之遺也已嗟乎豈非古詩亡而州郡之間抑或因之以俗流失世敗壞其於古之政與治亦漸不相及固有由與予間於晉得之陶彭澤潛焉於唐得之韋蘇州應物焉彼二君子者吏業之考鏡未必能如頼川南陽之盛

爛然史冊而予間讀其詩僉以蕭疎簡澹之氣而發之爲優柔平中之聲所謂飲酒之什讀山海經之什擬古之什懷思感歎之什行旅登眺之什大較夷以曠玄以寂與物無競翩然與古之太始之音無相遠其在當時所南面專城者之施爲次第不可攷見而千年以來郡邑所尸祝而採溪壑沼沚之毛以相俎豆者於今不衰得非詩之流澤殆有所謂浹之肌膚入於骨髓而視世之聲名之吏殆且什百已乎秀州太守龔毅所公釋褐令秀州下邑予間過之公耻與世之苛察相高者沾沾自喜及其入爲尚書郎久之再出而抱二千石之印綬以刺秀州也秀之吏與民故習其政所共歌且舞走數百里以迎之者如携慈母已而公之至也抑輒席故所施行者與諸州邑相醞釀四三年來約文法寬網罟廣恩澤銷奸慝其材指所嚮於潁川渤海而下吾不知其何如而封以內絕不聞近代愎鷙扑擊毛瑣刀錐者之色而吏奉其職民安其業所相與擁戴而父怙母恃之者蓋亦與潁川渤海而下無以異也於乎盛矣公雅好爲詩及近出所刻尚友堂者諸什屬予序予伏讀之大略公

之詩並本乎心蘊之乎性情而發之爲歌且詠其以蕭疎簡澹之氣而厚爲優柔平中之聲要之超曠玄遠而翛然於埃壒之表公雖不爲世之遷臣羈旅與夫挾材盛氣一切劖刻者之音讀其詩想見其人竊謂　明天子倘按古者採詩之遺以攷風俗刺得失公固當首蒙加地進律之賞而百世之下且指之爲彭澤之什蘇州之什亦可也然則謂公之詩卽古之詩而詩之與政通否世之深識之士必有能辨之者

陳郡丞給由序

豫章陳公鳳隅繇進士出守蒲多才指入爲尚書郎未幾坐讒左遷一再徙始及爲我湖郡丞濡遲簿書間且四三年今以考最行其寮姑熟王公屬予撰次其事予竊絫欷低徊不能搦管王公起而前曰君抑知鳳隅公乎漢東方朔之執戟殿庭也嘗自稱曰吾姑陸沉避世金馬門以自放爲予數侍公公之吏跡雖韁鎖州郡間而其達生任性超曠不羈則已遊於丹山綠水之深矣其所沈酣而醞釀者惟瞿曇莊列之言蓄古法書名畫與金石文數千卷不然或茶鐺酒臼鶴氅玉麈以自適世

所羨金魚紫袋貂冠豸裳之寵不顧也閒嘗考次
晉人庶幾其似於漢吾得之馬季長孔北海焉於
魏晉間吾得之阮步兵王右軍焉於齊梁隋唐之
間吾又得之何子晳王無功白香山石曼卿趙孟
堅之屬焉公所自喜者固已混緇白逃玄冥厭塵
埃超泰清其所託雲霄之外者固已遠矣或謂公
不爲氷壺先生抑且當爲物外司馬也此所以今
人之與居古人之與稽世之嘉拔俗躡逸駕者固
未嘗不沾沾於雄飛雌伏之間以指譽公然而世
之耳鐘鼎而口巖廊者恐亦不能遽爲臧否人倫

噓拂皇塗以推轂公然則公之負軒然不羣之材
而猶不免於今之泄泄然魚貫而次以浮湛徘徊
於其間者蓋有自也予聞其語慨然曰有是哉河
上丈人有言同病相憐予於陳公而不能不借之
以自嘲也古之秉銓者以抑奔競獎恬退爲名業
請書之以告今之考功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考最序

今之有司大較喜聲名者絀長厚而郡司理則惟
專三尺法以佐二千石之刑名往往以刻鑠爲威
以爬搔爲能甚且中丞御史之按節而出也往往

倚之爲耳目以狥郡縣郡縣中率奔走之若水之赴壑非獨墨者骫法者與弛職者畏罪之不給即如賢者抑且籍之相與浮湛而游揚其間於是共爲突梯脂韋囁嚅渰淟其所由來者舊矣丹陽張公釋褐爲予郡理則異於是當其始下車輒嘆曰民之散也久矣湖之俗黠而訟公廼詰黠者屏其訟之不情者一切寬文法疏網罟斥愎鷙省敲扑與吏民共醞釀惻怛形於色專爲覆過薄眚而不忍寘之於幪巾赭衣鬼薪白粲與城旦者之罪以爲聲名間及乘軺過他郡縣亦輒移其所以醞釀

我湖者而拊循之並罷去故時所爲刻鑠爬搔者之槩其於諸郡縣長貳吏而下所嚮若披穆風然固未嘗不謹繩墨抑亦未嘗過爲威稜吳越斗牛之墟無不人人擁戴而呼曰純明君子也以滿三載按故事例得報最以行少府王公屬予爲文紀次其事予喟然曰司理公行矣考功氏苟亟聲名先苛察公或猶鴈行籍令憂閔元元爲國家求博大長厚之士以領袖中外舍公其誰哉或曰然遂書之

劉幼川大叅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蜀幼川劉公之秦浙藩守予嘉湖也其所綱紀諸
州郡文武吏士及一切獄訟刑奭多博大耻爲網
罟諸州縣山澤田野之氓相與醞釀而謳歌者久
之　天子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坤同諸縉紳
先生餞之茗水峴山之上酌而言曰公之行諸吏
民擁戴之嗟咨叅欷黯然別離之色一也羊叔子
之去漢江也吏民過峴山道猶共望碑垂涕洟公
之去吏民所共遮留之峴山不能得後且必伐石
而碑公能無飲鬱而遺之以所佩弓劍爲履以系
吏民之思乎二也諸縉紳先生於公特冠蓋交予
附令先公通籍而先公從給事以直言忤　肅
皇帝杖闕下謫邊徼其還南儀曹也予亦適繇司
勳左官舊京當是時予兩人同患相恤同官相嬉
遊若親昆弟然公時屬髫年而予今衰且老矣公
獨憐之三也前二者郡吏民與諸縉紳所同而後
一者予所獨也公之茲行也行且外之領節鉞內
之羽儀於　朝叅大政他吏民暨縉紳先生或猶
望見顏色而予老矣殆沒齒無復也已然則予之
涕洟固有無埃峴山之碑而後下者予於是低徊
太息不自已指茗之水而繫之以詩曰公乘軺車

兮入大梁朱旂閃兮日月爲光嗟予苕水兮泝無
航公採風兮吊夷門睹河山兮賦中原嗟予苕水
兮疇廻轅公建油幢兮塡名州載愬浙兮日月其
流嗟予苕水兮沿波愁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公之擢河南按察使而行也予賦文以別之矣其
所推述大較本吏民與我縉紳所共爲擁戴而嗟
咨涕洟者之色明日諸州縣大夫復移書屬予曰
君抑知公所綱紀我州縣乎哉公稱　今天子
重臣其操印綬而提數十城也卽古者岳牧分布
畫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守者之職而我輩第州縣
吏耳間抱牘伏幕下公教之誨之若師弟子四三
年來困於水旱山澤間菜色相望賦稅不易供況
其俗稍稍窳呰而嚚訟諸州縣吏材指不同其所
遵公三尺不敢爲汚略相似而其寬猛緩亟強弱
巧拙或人人殊公僉開襟以待之公大度故不設
城塹不爲威稜而於諸州縣長相爲拊摩若調瑟
然甚且錄其善而矜其不能覆其過而掩其疵我
輩獲展布尺寸以媚於民皆公賜也今於其去也
非獨吏民縉紳相爲嗟咨涕洟卽如諸州縣吏惘

然若離慈母之褓者君按古傳記所載何如也予告之曰諸君子其知錢文僖公維演之守西都乎哉文僖公多恢廓大略而一時幕下若謝希深歐陽永叔之屬俞海内名儒也文僖公脫去堂陛與希深永叔輩圖書詩賦相倡和一日聞幕中諸賢出遊嵩山自頼陽歸暮抵龍門俄而雪作公且遣吏渡伊水飭厨傳而傳語曰茲行屬佳山水且留賞雪無遽歸也當是時西都稱治而文僖暨希深輩風流文物爛然朝野間已而他代者王文康公曙來稍不相似嗟乎公固錢文僖公而諸君子過公幕府倘共希深輩故相等夷也宜其兩相推輓而夷猶者如此諸君子安得不爲飲鬱太息於其去而公亦能無爽然自失者乎予謹次其言綴公之帶且以併聞異日之他代者或曰西都即洛陽公今持節封以内倘及露冕過焉嵩山之靈當必有携曩時風藻以竢於其墟矣

題桐廬政録序

政録者桐廬縣學諸生所相與採風於其里而畫次其令楊君善政而傳之者也一日抱之過草堂屬予序予三復竊歎孔門若季路言游暨宓子賤

輩金以高第出宰州邑間然其傳記所載蒲之政特聽斷而已其他武城單父絃歌琴臺之外寥寥乎無他聞也卽如漢所最重者名二千石而班固傳循吏二百年間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黃次公覇朱仲卿邑龔少卿遂召翁卿信臣及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十數人其最著者或以興學書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書亦僅數事而已縣令而下則以專城百里間其所施爲次第絕無可攷間有之亦特察公卿後稍稍以吏業聲名處附見而已安得若桐之諸生今日所書乎已而予覆之客從桐廬而過者一一口畫本末若省里甲虔祀典均田賦罷追呼杜侵漁鈎欺隱禁嚚訟弭盜賊穡無辜申讀法興學校先致化與諸生所書無以異嘗聞子產鄭之令尹也猶不免鄉校之非何者士故多諛諛訾訾之口而令欲防之甚於防川也故子產不敢毀焉而春秋傳之所稱謗者半頌者半君今獨席諸生所羣而口譽之又從而書之如此君縱不敢遽引孔門之高弟與漢循吏傳所次者相爲後先而亦庶幾免於鄉校之毀也已是不可以不書也謹爲序而貽

之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錄序

書曰詩言志古者先王盛時由朝廷宗廟而達之乎國都里巷由祭祀會同而放之乎朝聘宴饗甚且山澤之間而婦人女子之能言者皆不廢乎詩故君子歌之以貢其政小人歌之以貢其俗時則天子建采詩之官而出而省方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其彰彰大較也秦罷侯置守采詩之職既廢而吏業亦寖衰間按傳記所書若劉君

歌洛陽令歌榮陽令歌並則載之樂府而於今猶可攷見者武康方百里爲湖下邑封以內金阻山塹谷採竹木薪炭絲枲之利以爲衣食其地無掘山煑海紈綺文繡之富亦無椎埋踰蹋遊冶獷猋之俗故號易治而魏晉來所名吏業之最者亦僅僅賀公循朱公齡石毛公滂下及　國朝桂公蓼寥寥數人而已其他豪雋達練之士第治簿書均賦訟以稱職徙官去時時有之然求其古之遺愛若子產者殆寡也嗟乎今建昌王公實菴非所謂百年間見者乎予丘墓寄武康數過之入其疆而

諸賢良文學所口畫公恂恂然約已好士好佳山水與之絃誦其間翩翩乎賀公循而下者之遺也又以之而參諸長老及山藏谷匿者之氓其所單車問俗朝刺民疾苦若倒懸夕輒解之惟恐後又名相高者之亟公獨耻且厭之薄不爲頃且擢湖州府同知以去其邑之賢良文學及諸父老所共遮留於郡太守及持節使者之庭殆數千人不能得因而共爲詩歌若干什并屬予序予三覆之其情悅以愉其音志以思詩之工與否不暇計而以之上貢其政下貢其俗則所以與古之歌劉君所洛陽歌榮陽者或相上下無間已嗚呼非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者乎非仲尼所稱子產者衆人之毋已乎異日邑之人祠春秋尸祝而俎豆之予固當行且採其什俾里之童子羣而肄之以相與歌吹於其庭可也

壽鄧溪劉叟序

錢塘黃汝亨移書告坤曰慈有鄧溪劉叟者古所稱獨行之士也予曩嘗共童丘君從其子抑之遊盡耳熟其人而溉於心者舊矣生而沈默寡言所

好者古六籍與先秦以來典冊之遺間操觚爲舉子業數奇不第輒棄去已而獨閉一室太息古今務湛深之思於世所蟻附而蠅吶者不聞也時抱膝而吟若將與古之擊壤而天遊者朝且夕趾不踰戶以外也事父母孝煢煢然禔身左繩右矩不失尺寸惟恐行一不義以重爲父母憂及其與井里姻族宴言而遊也則又恂恂然若不勝衣與屨固未嘗與人相睚眦也嗟乎豈漢明詔所求孝弟力田者之遺與抑之善屬文間亦舉於鄉裒然聲稱矣然擯之禮部者再猶不及升斗祿以需一日之養頃以叟且年七十翔舞低徊不自已而予共章丘君兄事抑之則亦當父事叟矣子大夫得無爲我侈之一言以矢歌其事乎予聞而竊效一觴系之以詩曰山可採兮溪可緡叟無求兮斗室之息飽與溫芝可茹兮葛可捫叟無求兮抱犢以嬉旦與昏辟不應兮徵不聞叟無求兮手授一經垂後昆龐爾眉兮虬爾肩叟無求兮朝命之遺爛盈門鳩爾杖兮綸爾巾叟無求兮綺季甪里長爲鄰

壽光祿兄北溪先生八十序

公與予兄弟詩所謂姑舅之姻也公與予伯兄同

年生而予與弟鷹次而少三年少共讀書家塾中
稍長予同公補邑弟子員未幾予舉進士翔翔中
外矣公暨予兄弟抑金入貲爲郎公繇光祿出貳
福寧州而予伯兄以南寧府通判弟以大寧都司
經歷各致其仕來歸歸則復羣而遊春秋伏臘及
里社醵酺燕飲之歡未嘗不時時相從公同伯兄
龐眉皓首而躧履掉塵於前予與弟抑及斑白黃
髮而肩隨鱗次於後公之年七十也予嘗爲花溪
四詠歌稱觴上壽里中人共矜而羨之如是者累
八九年而予兄弟忽不能留偃然相繼逝當是時
予獨與公矯然山澤間譬之將日之星盈盈河漢
兩人者不能不爽然絫欷抑不能不嗒然愕且喜
也明年公且年八十予於是獨爲前壽告之曰願
公飲無算予伯兄暨弟附公結髮起家來何壯也
今安在哉且世之習長生不必漆漆然熊經鳥伸
導氣辟穀松喬輩爲也第能屏耳目卻思慮寡嗜
欲若海鷗然殆近之矣竊按公事父母孝與內外
兄弟悌篤於義澹於利於朋友閭里未嘗設城府
抑亦未嘗以睚眦相嚮語所謂上善之士淡若水
天授之以近道者也公嘗恨舉子晚今且抱孫焉

一切世之戰鬬愉佚叱咤俯仰不以入之心而摧乎其精而痼瘵乎其形公之壽宜矣余雖不敢望公而其淺衷朴愚無町畦抑或稍稍相近公其許我時時從遊乎哉

贈陳海寧入覲序

麻城陳侯之綰綬而出令海寧也數月間聲籍甚未幾按故事入覲而帷中諸博士弟子員孫允升輩十餘人過予廬伏而請曰先生抑知陳侯之所以令我海寧者乎侯倜儻多大略而平易寬舒務與人人爲便安所當民之賦役獄訟譬則權衡者之於物也小大輕重調劑出入各得其均故人人亦獲以其情與侯之鄉明相爲旁皇浹洽而無壅隔閼滯之患又與吾儕弟子數羣而聚之學宮而躬爲訓課之而諸博士弟子抑遂喁喁嚮風侯蓋不務赫赫名而士民翕然戴之所爲式歌且舞者都鄙而山澤也乞先生文以張其事予間嘗南過海上刺諸父老諸父老嘖嘖口晝大都如諸博士弟子所指今侯以上計行矣古者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予稍稍採邑之里巷之歌而綴之爲詩以備使者之采納焉詩凡三章二章章十句一章章

十三句其詞曰侯之下車兮式舞且歌士翔于宮兮農愉於塗歲且豐兮兆玉禾羯鼓伏臘兮海不波閭里婦子兮樂孔多閼一侯之入覲兮千里爲裝匣有孤桐兮彖有糧言受計兮獻明光天子辭兮抱牒言旋時維暮春春兮凱風自南桑柔於野兮室家且蠶百穀其播兮農往于田畯且至喜兮田鼓闐以勸爾耕以祈爾年天子借寇兮勞來疆與阡誓無諠二閼侯之陛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國家設科取士所爲經書義大較採宋王臨川所罷隋唐詩賦之法而本之經術雖不能如周官所稱鄉舉里選然其議近古世所錄程文洪永宣成間譬之羣卉之於春陽氣方萌而始芽茁也弘正迄嘉靖初則稍稍盛夏矣隆慶以還文日以靡氣漸以滴譬則入秋以後凋落相半其所當家龍驤而戶虎攫鈎奇鈎異言人人殊然而摽竊莊老掇拾秦漢甚且旁勦釋氏空門者之影響以相誇詡其於孔孟程朱奠不相及矣何者漢之錄士首孝廉其弊也則室於墓壙唐之錄士盛詩賦其弊也

則變爲西崐其勢然也然則有志於經國家者得無先之以麗文體甄士習而因之以正人心乎茲編也寧同年張澤山中丞公所從諸生時手輯洪武以來試錄之文而藏之家者方弱冠輒得茲編之雋且永以文名當世首鰲額而其孫太學生文炎又能讀其遺書且於公身沒之後下及隆慶萬曆金爲按年而次之其所擘畫則首之以會試暨兩京鄉試蓋重館閣也次之以十三省而稍加選擇蓋援其尤也又終之以文談輯略則按諸名家所條次善文者之訣也嗟乎太學之用心亦勤已遠矣世方崇刻鏤炫璣翠而故友之以象犧雲罍玄冠大練得無不相入乎寧序次數語弁之首篇恐今之高才生所沾沾自喜者猶不予諒而不能不哆口而旁訕也

飢豹稿後序

飢豹稿若干什豐城李浤湖先生所著而飢豹云者先生自憐七試不偶其身困抑不得際當世而以其材川吟而壑賦者語所云豹飢則鳴是也其孫烏程令李君手是編屬予題其後予卒讀歎曰三代之盛世之倜儻卓犖之材見於鄉大夫所書

而其衰也春秋戰國起客遊漢則出於州郡所歲舉孝廉明經而隋唐以來其所取士之法惟制科則世之倜儻卓礫之材非歷制科無由以進而抑遂謂制科或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礫之材然者予間從先生季子司馬公遊因獲謁先生於茫湖里上先生魁岍不羣長八尺博顙豐頤目烱若電掣背卬若山蹲而虎踞其息深深如也與之擘畫古今成敗得失之際沛然若谷之答響也其所當古今成敗亦往往傳記所不載士大夫所不能言者已而復間聞先生拒寧藩所刼抱檄出殉州縣事

予竊謂先生使值戰爭離合之際固當如秦尉佗起南粵當自得以開土一方者不然王猛者流引身枹鼓間以之佐命立功可也又不然遭　高皇帝時平定天下之後猶可脫身取卿大夫也而先生卒且偃然林棲巖錮以終其身嗟乎今之所謂區區制科豈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礫之材不使之遺佚乎哉雖然弦不亟則羽不疾畜不極則流不遠惟先生以彼倜儻卓礫之材偃然困約其身故仲子給事公逢季子司馬公遂並得以名才奮奕當世而諸孫輩且後先中　明天子甲乙之

科鱗次鴈翔矣非先生詩書之澤生不及列之鼎彝而沒則以其餘慶流之苗裔者乎今讀其詩其氣沈其思遠其材軼而不羈趯然有江海鴻鵠之思焉無事唐開元大曆以下雕句刻響之工而風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山澤間樸茂魁壘之氣抑可以槩見也已嗚呼讀是編者謂其爲古之中林兎罝之遺亦可也予謹書之左以俟後之採風者

送錦峰參知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杭嘉湖南擁天目東枕江並海北則綰五湖之水以爲沼古吳越來所畫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國者也其地饒竹木絲枲菱芰魚稻之利以爲業其民人則詩書冠帶以爲俗雖間有掘山煮海者之奸或竊發然特癬疥故號易治百年來稍稍習爲窳呰嚚獷鉤黨羅織以相睚眦而訟且繁滋始凋耗矣公之來因地適俗而利導之其所綱紀州郡大者斧剸細者絲櫛不抗不隨不吐不茹而吏遵其職民樂其業也已又以其暇席境內縉紳大夫學士共爲摧古今論文章相爲色澤而謗薄如坤數及時時從公磬折其間公抑且弗以蒯艾棄焉然

則與宋錢文僖公之尹開封歐陽文忠公之鎮維揚其以風流文物照耀當世者何以異哉頃者擢爲廣東按察使以行坤同董尚書輩共携壺漿帥吏民遮送之苕水之上且指而言曰廣去浙五千里苕之水蓋有隨公之使星而南者願　明天子亟爲假公節鉞來塡我浙我輩其濯纓以竢也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廣德州沈紹宗鄭鰲夏守義宋之郊伏詣苕水之上而稽首曰嘗聞古之傳循吏者於河南吳公則以興學書于渤海龔遂則以種樹書於京兆趙廣漢則以繩奸書於南陽召信臣則以溉田書又於仲由則稱其折獄於陽城則稱其催科於朱考亭則稱其廣社倉材指之所擅不同而各因其所長爲民措置於以竭力殫能以樹遺愛於其土者亦不一而秀州陸公者釋褐而過刺我州也四五年來所繇問民疾痛而旦暮拮据首之以隆儒學而諸生者彬彬齊魯矣次之以課農桑而野無曠土矣又次之以禁吏胥而舞文騷驛者屏跡矣又次之以濬水利而田不患旱乾矣他如質訟若流催賦有藝貯穀備賑於古之循吏所書名當世而垂

後世者無不畫一而講而公所自持則又蕭然若
書生寒若氷苦若茶故其仁愛所嚮譬則風之噓
谷泉之注滄州之縉紳學士井里長老以至兒童
牧豎無不沐浴而膏澤之者豈公固天之挺生豪
雋不世出者之資遂及網羅春秋以來名公譽髦
者之概無不得其似與間或歲侵所禱輒應甚且
竹抽雙榦於古所歌麥之兩岐而樂不可支者無
以異也於乎盛矣行且奏其最以聞　明天子
公倘爲我品而述之否乎坤聞之瞿然起振衣而
言曰二三子所口畫公者種種也繇予觀之公豈

有他哉蓋惟仁心質行孳孳焉以爲民勤施焉耳
詩有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仲尼嘗稱子產所以
衆人之母也按諸生所畫大較公能以子產所以
母鄭者而母州之衆也異日者採風使當必能錄
其吏業以附古之循吏傳之後無竢於予之綴次
也

贈督府一齋温公擢戶部侍郎序

天之生才以爲世用大較材各有所擅亦必間有
所絀何者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法象所畫固如此
故皐夔以降仲山甫治內方叔治外彼佥各以所

擅殫材竭能而因以顯勳業震華裔銘鼎彝而詩
書所載傳之無窮者也我浙當　肅皇帝時島
夷內訌烽燧數起其始也羽檄徵天下材官騎士
及其宿將以嘗之而卒無功況兵非土著輓輸無
藝故特採臣下議而建督府以鎮之三十年于茲
最著見者歙州胡公以攘寇名成都趙公以節費
名而銅梁張公則又以勤亂名三君子者彼皆以
材之所擅而乘時之變推移盈縮以爲功者也故
浙之州郡所共謳歌而尸祝之者特盛今關西溫
公開府我浙首按其下教所條次州郡之吏士問

民疾苦譬之扁鵲飲上池水而因以窺五藏癥結
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摘荒爪幕浣腸而無不
得其當者也大較故督府所未必知卽知而未必
能畫之若此之詳者假令諸長吏稍能遵之奉法
布職賴川渤海單父中牟之治且遍十一州郡矣
已而復聞公所勒戎練兵則又故時之游食者輒
罷去他部曲之倚中貴假文法而領偏校者盡
置之兵無羸弱將無統綺雖以海上之烽燧不
而輕裘緩帶之士稍得以橐弓鍵矢其間然要之
投石超距摧鋒陷陣之氣隱然而在也予閒異之

竊疑公家世關以西習睹諸塞上所當胡兒之控
弦飲馬者數數也故獲令如是已而又於海上稍
及徧覽公所指麾戍守一切越海而覘迎艦而敵
與夫火攻水擊佽飛波盪之法又若奕秋者之分
子布算無不諳名實揣形勢而中緩急者間又別
按公所減故時兵額什之二三而又鑒近年所縮
費無法以致帳下鼓躁於是佯拊循之且陰脫嬰
兒之齒而人不知或謂十年二十年間爲　國家
省軍實且百萬計於乎盛矣公豈古所稱文經武
緯天之間氣所值者邪晉人嘗稱羊叔子守襄陽

也以仁而杜元凱之繼之也以功予竊謂公於浙
所綱紀州郡當不讓叔子假令海卒揚波公之提
枹鼓席矢石恐亦於元凱所收平吳之功無以異
者前所稱三君子並在公襟帶間嗟乎我知之矣
詩有言曰張仲孝友公奉　天子璽書而臨鎮
我浙出則擁旄秉鉞以厲藩臬諸司入則韝袒甘
毳傴僂色咲太公太夫人之左右而公所下教我
浙亦孳孳然獨首孝悌有以也傳曰始於事親終
於事君蓋惟公本之孝以篤乎天之經地之義故
其所溉於心措諸身發揮之乎事業猶之木之自

荄而榦而枝而葉而芽而甲苗而條達無間也公聲望籍甚入貳戶部尚書行且參大政秉　國鈞知公之翊戴　主上當於古方叔仲山甫兩兼之矣

贈李比部歸省母夫人序

古今傳記稗官野史所書婦人女子赴焚投河瑰異嶄嶵之行雖窮州下邑往往不絕也唯勝貳琴瑟牀第之間能不以燕私相仄脅咏於詩歌於學士大夫之口若太姒而下蓋寥寥也何者彼婦人女子之性專而忍故心有所赴則蹈死易情變而

倒故心有所溺則約義難彼其易每冠裳珮笏之所不得而勝其難或中材好修之所猶得而矯故古之蝌蚪文所象嫉娼孽妬而金抱女蓋繇是也閩中李比部公生於勝再日勝病不能乳又七歲而孤母夫人獨能乳而教之以成其名而比部公長且耄猶矍然不自知其母所從亦奇矣雖然婦人女子之行譬之陰崖之卉也非有所託則不傳古今誦孟軻范滂必本其賢以及其母比部公以才行聞於時公卿學士爭口譽而交之其道已光顯於　朝矣今其使而南將以歸輦母夫人於

中朝之善文及聲歌者若干人輒詩而祖之且嘉
母之所以能乳而教之也金哀而傳焉嗚呼母之
誼與古今人之情蝌蚪之文特相歌咏於詩侈於
今之學士大夫之所張亦衆矣其有附國風所載
者乎比部公之歸也抑亦能歌之而聞之母夫人
否乎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南城王公之令武康弔孤省囚問閭里所疾苦悉
反舊政朞年而民歌舞之及其擢貳潮州府而衆
且戚戚於其去或懼繼之者之無以稱也已而羅
田王公來按南城之故所施行者較若畫一而次
第之又於其簿書期會及他吏胥里甲之瑣南城
公所或故嘗遵古道濶略而迂視處公又躬爲勾
攝而繩切之未朞月而邑之歌且舞於南城者又
將移之公而忘其去矣蓋漢之前邵父而後杜母
也予有丘墓介武康山中春秋過祠之而山之樵
斧而頭戴白者往往遮路口誦之不置予竊怪之
間按鄭子産春秋之良也然其始也褚衣冠伍田
疇作丘甲鑄刑書賂伯石逐豐卷甚且欲毀鄉校
其所洶洶口謗而欲殺之者囂然也久之而後翕

然隨以定故仲尼聞而稱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羅田公何以故而獲民之驟之若是也嚮者南城公適故令殘虐後譬則氷雪而假之以陽春也傳不云乎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故其德澤易下行而民易感而南城公去而羅田繼之縣之吏民所謳思其挾纊與烹鮮之遺者鰓鰓然其未已也公又焉得勃然而滋且稔之乎頃聞縣父老相與携幼穉饁壺漿舉手加額而行且蒲伏於其縣之庭諸生來請予文以紀之予不能辭而爲書以問羅田公曰公之獲民之驟之至于此豈子產之所不能不疑且謗於其始公獨能下而式和之乎抑子產之在當時其所布令甲抗公室猶不免爬搔而幅尺之也而公所至隨俗冶化約法禔職輒能無改於南城之所及而又劖且畫於其所不及已乎不然南城公特陽春也公殆繼之以長夏而茂林而繁陰而所相與披拂其流風餘韻而折衷之者又或有間已乎易曰已日乃孚予竊疑公之獲民之驟不知于古之已日之義又何如者願有以示我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歸安茅坤順甫著

漢制郡二千石之高第者入爲九卿而丞相及御史大夫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世號多循吏然首之者曹參之相齊也方其漢興之初及秦之敝與民休息禁罔疏濶其他施爲次第不可攷鏡惟聞蓋公善治黃老言輒避正堂舍蓋公焉治貴清靜而民自定且戒勿擾獄市也已而代蕭

何爲丞相吏言刻深者輒斥去之他務聲名沽沽
自喜者輒以醇酒飲之甚且後園近吏舍聞吏舍
日飲相歌呼而狂復取酒佐而和之間有細過則
專爲掩匿而覆蓋之當是時丞相府無事百姓歡
洽故文景以後若河南吳公若蜀郡文翁若潁川
黃霸若渤海龔遂金以寬簡爲重而他如郅都之
守鴈門田延年之守河東嚴次卿之守河南尹賞
之守江夏至於薛宣之守左馮翊大都如束濕薪
號神明然史或譏其苛察相高而君子弗與也嗟
乎若我雲間陳後梅公者其殆漢所稱良二千石

已乎公始下車望其貌退然若不勝衣也已而扣
之其息澹以寂也久之則仁心質行益然而出若
挹穆風而覆慶雲也其不忍以法律相繩切即忝
之弗擾獄市之遺也其於屬掾游處如師友絕不
爲威稜以相彈壓即忝之所共爲歌呼者之槩也
公既不欲以城府塹人而諸州邑吏民亦相與擁
戴而依附之茲且擢爲福建權鹽使以行而諸州
縣長屬亦紀其事或謂權鹽使猶不穫鴈次藩臬
之列亦獨不然權鹽使今國家所藉煮海之賦以
待邊徼非持廉則不足以專利權非長厚則不足

以拊黽役而公之禔身撫下如氷壺如挾纊
明天子之所厚擇而慎使之者固有在也異日者
國家按漢故事選諸所表入爲列卿行且鱗次而
進矣又何疑乎哉於是諸州縣長唯唯而書之以
附之屬車之左

贈蔡拱明文選序

予之令丹徒也得一孝廉焉南京刑部尚書郎唐
公侃已而又於永豐呂太常得唐公侃所以令永
豐者蓋古中牟單父之遺而邑之人於其去也像
而祠之不衰又二十餘年而得閩州蔡君某之令
永豐按節使所書其最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
上當是時君之聲爛然冠南州及究之君倜儻多
大略然其仁心質行與民相吐哺而不欲以苛察
相高則大較席故永豐唐公侃所施行而以經術
潤色之者也夫之聞君飭唐公祠又從而置祠田
以守之復割俸以貽唐公之子若孫誼至高也予
不勝嚮往竊嘆古王綸之守豫章也惟圖畫故太
守陳公蕃之像於郡堂楊於陵之刺華州也不改
故刺史袁公滋之政以慰吏民嗟乎公之風流澹
宕固若此誰謂古今不相及哉已而公入爲戶部

故所施行已露零而其子若孫流落孤苦殆與負薪行歌於市者無以異矣公獨施之不報若此則其不廢困窮不假請謁也可知公繼其道不改其政而又於其廟食也與民共爲伏臘而俎豆之則其不遺故舊不忘典刑也又可知嗟乎公之異時所持令永豐者以引擢天下之士其於進賢也固當若轉圜其於絀不肖也若決雷公與明所嚮當與晉山濤唐崔祐甫相襟帶也已予以是敢爲

朝廷賀

栢山沈先生詩序

予過公淮南行省膝席而宴言者移日稍稍共公擘畫古今頃且再移吏部司封又調考功而唐公侃之孫思忠感公之不忘故永豐併憐予亦間嘗繇丹徒入爲吏部也乞予文以賀之予移書於公且告之曰豈獨爲唐生賀乎哉吏部郎者所共尚書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以勵名業翊國家者也惟公與明兩端而已公則於天下之材亟之若同體而不爲閟隔明則於天下之材燭之若擢髮而不爲舛盭且唐公侃之令永豐也其人已沒其骨已朽而公猶無忘若此則其不蔽賢也可知唐公之

栢山沈先生者名臺字子高世武康人而梁司徒休文之裔也起家博士弟子員以高才生名九省試不第貢之朝出訓南豐越四年改諭浣江又六年上書乞山以歸没且久之萬曆丁亥伯子錚仲子鍵兩生抱先生所著詩藁若干什涕而請予序於先生未之面覽其藁竝古之所稱詩以言志而感時觸物因而成聲者固非世之劉心剿腎以雕刻其所至而當其旅羈幽思寮友倡和或撫花鳥或眺泉石或睹廢興輒搦管濡毫獨歌獨詠其間抑嘗手釐入燕次南豐次沅江爲宦遊稿已而致其仕也爲歸田稿各按其年以系之而先生所自好處盎然指掌大較各得夫羈臣遷客幽人處士者之所欲言以之道性情矢風刺而工與否不暇論也鹿門山人曰予間過先生故廬去孟郊東野井特數十武嗟乎豈其佳山水百世相感而興者與抑亦故休文之裔而流風遺韻猶得世其學生母爲嗚咽而涕洟也讀先生遺文如睹先生兩

烏程令楚璞楊侯之赴徵序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也邑博士某某帥弟

子負若干人徵予文爲賀竊惟侯先大父按察公之令我歸安也以材吏名於今有遺愛焉四十餘年而侯再令我烏程烏程於歸安僉隸郡左右侯以彊幹之資勵以家學且耳熟先公所從吏本末及我湖土俗民情所嚮背也下車不數月聲籍甚於先公所故嘗約已愛民而侯益加鑱刻及孳孳拊循以近民譽於先公所故嘗飭吏胥謹簿書而侯益加調劑覈名實操筦鑰以勵名業於先公所故嘗平賦役勤聽斷而案無留牘而侯益加細大爲情絲比髮櫛遠近之間流鬯罔間也　肅廟

末年按節使建言罷去一切供應殆盡而州縣吏厨傳供張之不給於是或不免括出納者之羨而侯獨聽之司計者不以與或不免扣減胥徒在官者之什一而侯獨否聽其按事奠食也而不以與間又或於助役之額不免朘削而自封也而侯又獨聽其按役而給而不以與即如詞訟他或不免骫法以抑閭之右而侯獨平視之若一縉紳大夫家他或不免爬搔而愎鷙之甚且如束濕薪侯獨靜以待之則而有體蓋侯之心如水水不與萬物爭而侯惟順而導之以與民相便安頃且水灾非

常而侯之憂內怛乎心外形於色嗟咨涕洟之不已而上方檄有司廣爲勸分侯不敢不爲勸分而抑亦聽之而已而未嘗強劫而責之也故邑以內若挾纊而百里遠近沐浴膏澤旁皇浹洽如一室然聞　天子徵書之至衆且皇皇然如失慈母不能不相與叅欷而太息也嗟乎侯行矣不知他代者來其能席侯所故施行者次第而條畫之否或曰今少宰趙公抑嘗舊令我烏程而湖所故不敢忘甘棠之愛者侯必與之合謀而爲我輩厚擇民牧焉已

再贈楊楚璞入覲序

烏程侯楚璞楊公之赴內召也邑博士郭公冕等帥諸生數十百人請文於予予稍稍條畫侯之德政而綴次之矣明日少尹楊公某復帥諸父老且共強予矢陳其所不能盡者而察諸父老所不能言之色又若共爲洪水爲沴叅欷咨嗟於其去而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者予爲之獵襟起對諸父老言曰　明天子所按海內循吏治行之最者入爲給事殿中及侍御史制也諸父老豈得遮留之卽如予所綴次侯之德政抑豈必瑣尾

而盡之乎哉三代以來稱吏治者首之以單父次之以中牟予覽單父所傳特其琴臺之故趾焉耳其在當時所被之田野而播之里巷者已不復攷見而中牟令亦惟狎雉之一言耳而史官所書之竹帛漢天子所賜之黃金及爵關內侯者後世猶不得畫一以聞之也故傳有之曰至仁無恩至樂無聲鄭子產孔子嘗亟稱之曰古之遺愛也及按春秋傳所載抑特鑄刑書殖田疇開溝洫誨子弟與不毀鄉校數事而已而要之子產之愛因心而措譬之一人之身而津液榮衛所流貫於四體之間而毫髮以上無不洞筋而灌髓者故曰衆人之母也言母則子產之愛盡之矣頃者歲祲以來侯之所爲薄征請蠲散賑弛刑去幾之屬大較採古者荒政所遺業已上之郡二千石及藩臬撫按次第施行矣況諸父老所言特我烏程一巖邑也譬則寸膚也自今

聖天子之所以坐明堂而席四海者言之譬則一身也天災流行內自輦轂而西入秦隴東渡遼陽南及山東西迤大河而南捷豫章荆楚之間殆延袤萬里也侯之入給事殿中與侍御史殆將假之寢衛心腹而與宰相尚書

令以下相爲權衡其間者　明天子豈忍以百里之啼飢號寒而故痿痺四海乎哉少尹而下相顧曰唯于是遂書以投之侯之屬車云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亭

頃者　天子採有司言徵海內吏業之數以最聞者入備言路侍從之職德清令岷麓陳公行且趣裝入　朝而邑博士某等帥弟子員數十百人屬文於予竊按公所規畫措注大較飭吏胥謹筦鑰均賦役公聽斷清丈量革供張詰奸慝省刑罰厚學校恤孤獨葺湮廢體掾屬招流亾繕橋梁除盜賊今之俗吏所奔走而不給強幹吏所共以名業相矜詡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矣而至於仁心質行推誠御物則又鰓鰓然一縣之癢痾疾痛並屬公之憂勤蚤暮所嚮一縣之痌瘝困鬱並屬公之眉睫心竅所達而又侃然專劇而肩難不以擁腫鞅掌奪其志惻然亟痌而解棼不以瘠毀養譽挫其氣絕不爲愛憎不爲城府而此心之昭然懸於琴臺之上若鼓陽春白雪之曲而無繁絃無促節風流惠愛爛然於餘不之遠近雖齒錯之壤無不人人解頤而嚮風也公之令德清當與　武

廟時梁司徒等而器或過之於乎盛矣古之循吏
所當移官以去往往吏民携老幼盛壺漿甚且流
涕涘攀轡駟遮道路而不能前行予知公之使節
所引當有川之沸而山谷之擁者予前告之曰傳
不云乎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公之入侍日
月之際而他代者來願公席故所施行者膝席而
耳熟之餘不故不能忘公而茲則公之所以毋忘
餘不也是爲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茲編也太學張生惟謙所嘗抗志石畫謂宗藩也

北虜也河漕也之三者所繫國家之措注得失最
亟故於宗藩則首之以陳公建所次祿糧不繼而
繼叅之以王公宗沐宗學之議於北虜則首之以
許公論所次九邊而叅之以鄭公曉周公弘祖輩
四夷海防之議於河漕則首之以邵公寶所次運
法而叅之以丘公濬輩漕輓治河併及海運之議
大較金按國家名臣所爲建畫于以翊捍國家者
顧異日　聖天子共執政諸臣採擇而行之者
如何耳嗟乎漢高鑒秦孤立大封國姓賈誼所謂
尾大之憂絳灌輩且詆其紛更也已而七國舛逆

而主父偃採之故漢得無恙晉武平吳侈心外攘
而江統所爲徙戎之論中外諸臣且漫不之省也
已而五胡亂華而劉石相繼晉卒陸沈故曰言之
行則措國家如金甌言之不行則詿誤國家如沸
鼎張生者得無以書生而抱賈誼與江統先事之
慮哉閩州劉國臣輩過間從臾之復及廣爲論建
言聖學則始之以親政講學而次之以東宮與夫
輔導寮屬言天文則始之以中星分野而次之以
歲差勾股言地理則始之以總論郡縣而次之夷
塞海防言官制則始之以百官述而次之以銓選

考課與夫閣臣史官言禮制則始之以建文景泰
陵號而次之以郊祀孔廟與夫士風文體謚法律
元言財計則始之以貢賦出入而次之以水利屯
田與夫鹽筴錢穀楮幣茶榷言兵馬則始之以兵
制而復叅之以清軍馬政言刑法則始之以大明
律例而復終之以論律其他條引髮櫛當亦不必
盡出於名臣而即如街談巷議稗官野史苟其一
言之當得失中利害辯黑白覈名實或與諸名臣
互爲出入者並爲尾而續之於今猶未艾也生自
謂姑就舉子之射策者手疏若此而據愚見所逮

儻亦上之不負賈生輩所畫而下之或可備醫家者之牛溲馬渤敗龜破鼓與參苓同功也乎嗟乎抑亦可謂博物洽聞而勤且遠矣予豈阿私所好哉覽者當自得之

刻初學記序

唐採前代詩賦之法以取士故其時亟聲律藻繪之文以相矜詡間嘗詔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共抽秘書按六經子史百家異同之言而綿蕞之分爲二十三部曰天曰歲時曰地曰州郡曰帝王曰中宮曰儲宮曰帝戚曰職官曰禮曰樂曰人曰政理曰文曰武曰道釋曰居處曰器用曰服食曰寶器曰果木曰獸曰鳥天地間萬物之情大略已彰彰備矣而中所按部分綴則先之以敘事次之以事對終之以詩賦銘讚之屬名之曰初學記初學記云者蓋言國家之士所當童而習之以相追琢者也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而茲編之駢珠擷翠揉金絫璧殊極其工當是時天子所躬自爲好而宰相所羣而附之以相倡和者惟在乎此嗟乎豈唐虞間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之遺乎哉聖學沒王制與士習沿波相競而天

寶大曆之間得人爲最盛嘗聞楊子雲讀司馬相如子虛諸賦而自慙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爲彼楊雲且羞之而況世之豪傑乎哉而況茲編也較之相如所自好又豈得奉魏杞鄒之間乎哉我 國家取士獨罷去詩賦之法首經術次策論義或近古而海內之騷人墨子與學士大夫之善詩歌者所當分曹而揮於今猶稍稍修心焉豈非古者黃鐘大呂之散而世所稱流商刻羽崩崖飛雪之響固有所謂振林木而遏行雲者乎然茲編也於詞垣中謂之武庫可也謂之鄧林可也藉令江鮑李杜之再出當不能不借材於茲而點次之矣近代錫山安氏故有刻本久且漫漶而徐光祿父子解橐中裝別爲梓而傳之屬予言弁之首予故本茲編之所由始與其所爲得失而論著之者如此噫世之深識遠見之士必有能知而辨之者

黃景臺擢南京刑部主事序

景臺黃侯之令歸安也四年于茲擢爲南京刑部郎以行客或謂侯之才譬之于將莫耶也陸剸犀兕水截蛟龍非特世所稱冠縵胡之纓短後之衣

而撫劒叱咤而已者而南都散地也刑部又散曹
也豈枉其才而使之者邪予獨不然予嘗薄遊南
省卿大夫士而下多著蔡著舊譽望之士不然必
其以直諫忤時由外徙而召還者又不然必其湛
深澹寂或漢所稱待次郎署久之如馮唐張釋之
楊雄輩者予數從退食暇時時過邸第諸縉紳先
生或賜之以忘年交或聯之以鳴珮遊其所強誦
咀嚼非六籍道德之深則　太祖高皇帝從布
衣奮六師所控上游阻形勝建都城裂河山西捷
江漢北枕淮濟南連百粤以及蜀隴一切車書混

一四海會同雄心大略處洋洋焉文謨武烈或傳
記所不能載而長老所不能言者予於時所獲爲
多而侯茲行也固當什倍予曩時所以風流文藻
而相爲色澤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乎劒誠良矣
籍令淬之以清波斂之以越砥又從而飾之以文
犀雕之以翡翠綴之以驪珠錯之以荆玉固將舉
之無上觸之無前也豈特區區一割之用而已哉
客聞之解顧而唉曰唯唯予因次第其言而書之
以爲侯贈

壽姊氏八十序

予長姊笄而歸夫君時霶夫君偏盲且孱弱不得於其翁與姑姊之歸也稍稍脫簪珥力紡積起家而翁與姑偏愛少子仲與季仲與季又時時挾翁與姑之愛而魚肉兄與嫂若草菅也已而先府君暨母夫人相繼沒而予間過時君則時君暨姊往往携予以泣嗚咽不敢出一言久之病且沒而予姊入帷則提所遺兩孤長者九齡幼者襁而母子相爲命出帷則躬井臼操釜甑以嚴事翁與姑而又以其力捍仲與季之侵軼當是時姊煢煢然去死特寸也久之仲與季無賴耗其家殆盡而兩孤漸長且婚力爾田樹爾桑稍稍自食其力而舅與姑始悟予姊氏之能克家以孝養也或漸出悔言未幾沒矣已而兩孤家日以起且喪葬舅與姑如禮而鄉之人嘖嘖稱兩孤併嘖嘖稱予姊爲女丈夫云縣有司聞而異之獨格於例不得聞於　朝特賜羊酒粟帛旌其廬曰守貞今春秋絫八十予稱觴上壽拜稽首祝曰願姊酌此予同乳兄弟六人後先捐棄獨予亦及年七十有七及侍吾姊兩相垂白在堂耳詩曰酌此春酒以介眉壽且囘盻少所結髮而偃蹇坎壈者不知於今日何如也予

兩人所不能不一以懽一以喜而又一以醉者也

刻漢書鈔序

漢書鈔予宦遊南省時所手刪而纂之者予同年蜀劉公起宗憲而歸之又二十年而予郡凌氏刻評林予覽其所鐫評處大略綿蕞先代儒紳所別爲論列而併及近年之讀漢書而鐫之簡端者然非出一人故其言繁雜無次而班固所摹倣史記之文而稍爲增損其間或得或失與武帝以後之自爲文處其所與史記旗鼓相當別爲部曲之槩猶未之及也予嘗謂史記譬之白起韓信之兵無

列壘無留行而百戰百勝者至於漢書則譬之諸葛武侯其所爲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本之風后握奇經而參之以八卦之變弛張二廣犄角四奇人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紀表志傳較之史記鈎考品畫審矣故文之節制處其細如蘭抽而文之嫖姚疎宕而遒逸處抑或不逮予金鐫次之兩家長短曲直相爲雌雄勝負蓋犁然矣均之爲史家之六籍可也

承恩介壽詩冊序

承恩介壽詩冊者豫章間諸縉紳學士及其閭里

之善吟者閒嘗以順菴翁拜　明天子之勑封
爲尚書膳部郎行且年八十相與共爲詩什以矢
歌其盛者也予于翁未之面於其子膳部行省覩
覽睹翁像與少司寇王公所爲像贊殆皎然山澤
之癯而能以道自勝者也聞翁少孤性伉直頗採
獨行節俠者之遺以岸然自將閒亦操貲客遊江
海間泝金陵踰漢沔西入秦隴逐什一之利要之
非其好也所至必訪名山大川及其異人者之蹤
而或吊或嘯晚亦倦游乘輿來歸矣歸而手詩書
以授膳部君膳部君既第進士顯名郎署閒而翁

流聲州里脫裘賑貧不爲責閒有兩相訟而睚眦
者翁數爲緩頰解勞不倦侵然諸以故里社事之如
漢三老翁既春秋高肩瓢與劍往來龍湖仙洞之
間所至必擇茂林翳嘉石飲清泉與二三山父者
流爲移日之游遠近鄉黨之故於其衙恩且壽也
而競爲矢歌之者如此歸安茅坤伏讀而歎曰嘗
聞虞夏殷周之世傳稱天子躬爲祖衣割牲以養
老近世以來茲典寖闕而　今天子特賜壑書
起翁田畝閒爲尚書郎而翁以所好自文者又如
此嗟乎抑亦榮矣聞豫章布衣有徐孺子多高行

漢之李膺陳蕃竇武折節以下之載之史冊于今
赫赫人耳目翁於州里間特齒相錯者之壤豈嘗
慕其概而流風蘊藉于今再振者乎或曰然亍於
是書以歸之而并諸冊之晉

贈陳大酉先生

陳公大酉起家進士而出爲越州理也聲籍甚越
五年璽書徵而越州教授郭君冕以公數視學躬
爲讐經校文風厲諸生於是帥諸生請亍文爲賀
嗟乎亍豈能爲公重哉竊思公茲行當入侍日月
之際而以封駁糾劾名其職者也古者朝無諱言
官無專職下至矇誦瞽箴工執藝宰揚觶甚且設
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當是時情之悃而德之宣
內無遺聽外無失政也漢以來始置爲博士議郎
及謁者諸司或稱夕郎或稱直指對仗彈文細大
不避君納善而宰執持公以體之則其言行而其
身榮君辟諫而或持權以嫉之則其言拂而其身
危此其大較也　今上聖德天覆諸公卿持博
大以將順之若流水公今入而朱衣白簡逶迤青
鎖驄馬之間非百年一時乎然君子不患言之不
抗而患言之不及以時而售易曰有孚惟心亨納

約自牖有孚云者即所謂勿欺而犯也而自牖云者即所謂入於左腹而以之免始求之深者也四三年來言者庶幾不諱而間或逞臆植黨熒惑日月賴　天子聖明隨亦鎮定然於國家元氣所耗多矣嗟乎漢之初元永平之際時則蕭貢韋匡爲之相周堪劉更生輩非不矯然忠貞也未幾而公孫息夫輩囂然四起而哀平之釁兆矣宋之慶曆治平之際時則韓范富歐爲之相余靖蔡襄以下亦非不廓然聲施也未幾而邢恕蔣之奇輩羣然鬨而徽欽之衰基矣公固古之遺直也願公入則翊戴　聖天子出則領袖百執事引易傳納約之義侃侃自將而不爲世之傾危險陂之習下不以言言必中石畫上不以聞聞必若轉圜嗟乎此其轉移之際亦微矣予於公有世交故於其行也不獨爲頌而并附所爲贊納者如此云

壽吳江令趙瑞明序

吳江者江以南稱最邑封以內窟五湖之水以爲壑而田賦之所入轉漕於京師者歲四十萬石而羨其幅員廣其戶口繁其俗龐雜而澆而半沮陂澤魚蛤蒲稗鳧鴈之利以爲衣且食故逋賦常多

而嚚訟罔上骫法者衆洛州趙侯之綰縣印綬而
過也輒問民疾苦一切功令簿書所嚮務與民約
法爲便安簡而不擾其所革去故時免戍比徵出
入莞庫編僉里甲之弊無筭案無滯牘庭無留獄
不數月境内翕然亨家五湖南其所齒錯吳江之
壤而迤邐相望者特百里而遙也吏民之所口畫
而頌者朝且夕於予之耳然亨間視之漢循吏傳
所稱材令若下邽扶風茂陵長安輩猶及相甲乙
茲或於今時時睹記之者未幾歲大旱江湖間故
所憑蛟龍之濤而宮者金鞠爲榛莽矣而中丞按
節省諸州邑以吳江故澤國旱且特殺等侯免冠
蒲伏泫然泣曰吳江特甚田所患旱乾與他州縣
等而吳江故所半採魚蛤蒲稗鳧鴈以爲利者今
且一旦併絕矣於是中丞惻然頷之報灾例視他
州縣以聞已而按節使以吳江頻年所負租數多
檄罷侯俸侯不爲顧甚且他使君所捧　天子
勅而勒濬湖之沮洳處侯亦以民方阻飢力持之
不以聽嗟乎茲三者古所謂爲民禦大灾捍大患
毅然犯天下之不韙而不以疢者非博大仁勇之
士不易勝也竊恐傳所稱材吏沾沾足智而或不

能辨之者予甥金生志道兄弟輩所數過而聞予
者如此適侯初度請予文爲賀予次第其所聞而
系之以言曰茲可以帥縣吏民而稱觴前壽且入
而萬舞於庭矣

壽任侯養吾公序

嘗聞文王之治岐也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
不遑暇食而猶視民如傷武王封少弟於衛以監
殷亦述文王之道以告之曰若保赤子嗟乎茲於
其間微矣哉秦罷侯置守來漢之吏治爲最盛然
大都以亟疾苛察相高所稱廩廩德讓者抑何寥
寥也我 國家宣德弘治間聞之先輩或稍稍猶
及此意西蜀任侯綰
天子印綬過令我邑始
而望之貌不勝衣也再而扣之恂恂然言不出諸
口也已而察之憂勞惻怛根乎心見乎眉睫而庶
幾如傷之指無以異者我歸安於湖爲下邑故以
水爲患而頃者春正月不雨至於秋九月旱特甚
東隣海會颶風而濤海隄潰瀉滷溢入邑之東南
界禾盡魚爛矣侯下車來咨訊疾苦條次故令之
或不與民相便安者金爲罷去而易置之前所故
患水而民之窘而田租不以入者累萬按節使或

以前令故嘗詭報也檄罷侯俸以劾之而侯獨飲泣太息不以顧且願移病棄官去於是諸司金憐侯之憂且悴也稍稍謝侯不以罪近者　天子出內帑以賑勅近臣持節監之而侯上言邑之旱乾與他州縣等其所困於海水之溢則國家二百年來所未嘗有者使者心動歷額所分內帑甲諸州縣嗟乎侯之於民其孳孳拊循而吐哺之者不遺力蓋不獨漢之材吏所稱而與古之視民如傷與乳赤子而抱且攜持之者無間也聞侯當懸弧之夕亓特躬卽族里子姓共爲稱觴入壽而併爲文序次其事邑父老咸躍而前曰侯固子我安得不父母乎侯而介眉壽於侯之膝也

爲陳少尹再壽任侯序

按漢百官制縣置令長金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隆殺以差金佐之以丞尉而隋唐來復置簿大較令長則總縣治而承簿尉以下則以分攝獄訟賦稅及游徼之事而佐之者也及覽韓愈藍田縣廳壁記稱丞不得可否事官雖尊力勢反出簿尉下甚且諺數慢必曰丞嗟乎丞之所由不得其職也舊矣及按趙宋猶間

以進士除授而　國初亦時有之成化宣德來
丞簿尉始猥爲下寮而吾邑前令故自抗視之且
等輿臺矣抵任不以公宴斗俸不以時入而例聽
修廉者之需亦不以給或薪之不繼而羸馬矢少
尹陳公暨二三寮貳數欵欵飲泣恨無以朝且夕
也而西蜀任侯來適歲飢其於縣之吏民孳孳然
若慈母之於子而於丞簿尉亦煦煦然若娣姒而
席其所以母一縣者與之共爲吐哺焉諸寮貳相
與懌籍曰邑固有母吾輩乃有兄適侯攬揆日予
業已屬文稱觴前壽矣而少尹諸公所爲德侯而
請且禱侯者意殷殷也予不能辭其請而次第之如
左

壽袁封君暨孺人序

袁侯之起家進士而出令孝感也聲籍甚已而我
烏程令缺員且適歲稷過焉滿三載報最按故事　天子憐之特移印綬
景山先生如其官暨其母某氏爲孺人先生年七
十而萬曆庚寅八月廿五日迺其懸弧之辰也　天子例封侯之父
天子所假璽書之賜而褒寵之者適至於是縣之
吏民共爲入而奉觴上壽而我歸安任侯則又以

於烏程爲同官且同年兄弟間也移書屬坤紀其
事予竊愧非閒於文者或曰茲固侯之宦轍千里
者之始軔也先生暨孺人佩紳笏披霞端垂白於
其堂而縣之吏民所共歡呼而萬舞焉君得無一
言以佐之乎予於是綴其事之本末以復任侯而
系之詩曰　明明　天子錫之赤芾朱袍象笏
爛其階陛我侯將父爰洽百醴樂只君子聿求福
祉　明明　天子錫之明璫霞帔繡裳爛其帷
房我侯將母爰盛壺漿樂只君子聿求福康　維
彼弁山峻極于天維彼苕川駛流爲泉我侯孝思

綵服翩翩爰祝爾釐千萬斯年

再贈郡司理右華周公考績序

郡司理右華周公之考績也歸安令任君烏程令
袁君於公爲同年業請予序次其事以張之矣而
郡二千石沈公同少府鞠公呂公別駕吳公龔公
佥於公爲僚好也又屬予文嗟乎嗟乎予復何贅
哉第嘗感豫章歐陽文忠公脩之爲開封府推官
也文忠公既以不世之賢名天下矣適錢文僖公
維演出守開封而一時幕賓又得謝公絳尹公洙
佥以海內豪雋風流文物照耀西京入則同堂而

議出則同帷宴遊綸巾氅衣羣而逍遙於嵩山伊
水潁陽龍門煙雲泉石之間當是時文僖公既以
朝之宿儒重臣出填其間而謝尹兩君均之與歐
陽公相爲後先翩翩平鸞翔而鵠峙者豈古所稱
一德一心之交者歟今司理周公亦豫章人而四
三年間入而與郡太守而下共爲砥名礪業以治
簿書刑獄甲兵錢穀之繁出而擁傳綰帶與諸君
子露冕行縣互爲酸鹹甘苦之相節宣絲竹磬鏞
之相疏數春秋傳所稱五味八音之各得其宜而
無相鑠無相忤者也以故郡之吏民無不嘖嘖稱

壽次公庶幾乎其無失言歟庶幾乎其無失言歟

芓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歸安芓坤順甫著

傳

困吾翁傳

莆有困吾翁者姓昌名亨家故宛平人洪武初例籍鉅姓塡閩海出隸興化衞故爲莆人翁少受尚書卓先生所卓先生教授弟子帷中常數十百人然輒稱三馬毛生秉鐸鄭生弼復其一翁也兩生故嘗兄事翁已俞高第而翁獨嘿然困之有司不得隸學宮遂棄去於是自呼爲困吾子衆糧四出

遊嘗西入隨不合東遵會稽訪禹穴徘徊新昌石梁沃洲之間久之退而築室於鳳山之麓時時下帷以師說轉授里中諸生輩幷中子應會少子應時諸生中稍稍通顯而中子會少子時後先舉鄉試未幾成進士爲世聞人於是莆之人共榮而稱之曰困吾先生尚書學不減濟上伏生矣翁雖數奇坎壈不偶獨好脩事親孝與弟友處父子州里之間多長者行父睦軒公嘗臥疾翁輒攜妻匍匐左右侍醫藥晝夜不解帶者累數月歲大疫里中多流亡過翁戶輒相戒曰某孝子家無犯也睦軒公沒少弟故孱弱間令試縣掾掾罷復令習田田蕪廢家且落而公輒割貲佐之佐或數不以厭也里中弟子翁夢鯉少孤而頴翁召寘帷中兒畜而口授之已而鯉第進士守開州時時迎翁邸舍且厚遺翁翁輒卻不受無已爲受一縑曰非矯也不欲渝吾子故也中子會教粟强俄而令漢川翁又過邸舍當其散衙摳衣前侍翁輒手兩漢循吏傳嚮漢川誦說適景王出就藩中官以下乘輅飭廚傳騷驛諸州縣諸州縣賂遺無筭漢川獨拒幾中危禍會他便免漢川之治以最聞及其去吏

民相與爲祠祠故令復碑德政漢江上翁聞之輒又喜其少子時之理寧波也亦以最聞稍遷至尚書刑部員外郎未幾坐故忤執政謫武攸巳而移隨州又移高州翁亦不以慍且曰兒輩金守官若彼無負我矣其父子間以義方相繩切大都類此友人林玉中以盲廢或貧不能食翁輒推食食之巳而復分以財令其兒田之終其身其與人交無問少長必下之間有酒詬者一座咸駭愕避席翁獨開襟曰彼醒且愧死矣明日酒詬者肉袒過翁恨不咋舌自殺非獨故貧時如此其以兩子貴而拜　天子璽封爲尚書員外郎亦如此嗟乎亦賢矣其沒也太史余公同麓及沈公懋門金爲之銘其墓而紀其行予卒讀而撰次之爲儒林別傳迺太息曰漢詔郡國舉明經起家至公卿者不可勝數然於是時師門之說轉相授受非全經也或爲禹貢或爲說命特尚書之什二耳因吾翁以尚書學聞於時蓋哀然名家矣肩隨以下及帷中諸弟子以次列高第翁獨中絀以廢豈非幸不幸邪然卒能以經術提其躬鑱其行所遺二子令聞無窮焉豈非所謂仁者以道律其身并及其苗裔者

乎

方母傳

方母者宣處士東嶼公諱經者之婦而予湖州府通判公諱夢龍者之母也東嶼公家故貧然少好讀書以砥名礪行聞于鄉已而喪其妻魏而魏父哭其女且悲壻君也於是擇其鄰而故相友善駱公其者之女以娶東嶼公且曰駱女即吾女也駱女年僅笄以閫行聞壻君倘及娶之是吾女之死猶生也已而歸東嶼公敬事舅姑舅姑輒色喜舅姑祠春秋一薦一藻必躬眡滌濯謹烹飪以獻家且罄矣而舅故好賓客賓客過往往品列以待靈賓客稍稍醉且懽於是舅與姑共歡而呼爲賢婦也御下法而嚴僮奴輩出田必晨爲篝火而炊間櫟釜必令人人饜飽也女奴入就織必夕爲之篝火而績閒乏膏必藝茅以繼之甚且夜央也於是閫以內外又共歡而呼爲賢母也當是時東嶼公以句讀授里中兒於外而母亦以機杼苦約於內抑窘矣然族故散東嶼公獨能節縮其美以爲族田者若干畝母則又私憐舅姑春秋高故所事機杼特布也非所以爲衾襚也別爲繭絲以將之

衆或嘖嘖口東嶼公之孝友不置又必相與嘖嘖推本母之多助也通判公嘗手予而泣曰予兒時從外傅歸同女兄侍母織母攜予暨女兄而曰予苦織織筐且刓也若此異日若輩嫁且娶愼無令忘我爲也予大父或嘗口授文公小學及孟母教子篇母適屏倚竊聽耳熟之已而問予曰孟子何如人曰賢人孟母何如人曰賢母笑曰繇孟子能習母訓故身爲大儒幷以其母名後世也如此若不可不自奮也又曰吾娠汝時多病醫家脉之且謂娠故當男然按脉家者占幷知異日非凡兒也嗟乎不幸母年四十二病且沒予今亦衰矣少頗以明經善屬文冐時譽而卒不及掇一第以起家而將其母及以貢教授諸生令分水抑未嘗不時時以母之教鑱其心飭其治行而竊聲望矣然獨纍纍然循資尸祿以至于今猶未獲請　明天子之推恩寵遺之也子大夫以文章名當世其能賜一言以慰之九原也乎予聞而悲且頷之故爲之指次者如左其他世系及諸子孫以下別自有家乘故不及

外史氏曰漢以來簪珥之行所載傳記者少無他

婦不踰帷非罹大難則赴焚湛身斷髮投崖之聲不彰此予所以數爲詮次當世之賢士大夫而於房闥間殆寥寥也若方母者於風教不衰抑可謂詩之關雎雞鳴之誼也已或謂孟軻氏能以母之教立其身以顯其親予於通判公亦云

沈聘君小傳

沈聘君者名如松字子節武康人梁尚書令約之裔也君少好讀書善屬文以易補博士弟子員稱高才生然家故貧罌粟數絕不能衣食父與母稍以易授州里子弟或饋之金輒固封以獻其父父隨瓜分他二子君頗以孝悌聞前出試輒高等然父之不第父且亥法然曰兒之不第非文之罪也繇家世丘墓不中古法也吾没後若當卜佳山水以葬已而父没聘君哀毀過禮然無力迎江海堪輿家堪輿家或憐其貧且孝而過之其所指畫山川嚮背融結處甲彼乙此如聚訟於是君之學旁及青囊百家言客遊東吳半以易授諸生藉諸高患咽膈君遂罷客遊歸侍母衣不解帶者三匝生所遺以膳母半度佳山水以卜葬父而母春秋月母纍纍然絕粒者十六日已聞歙有善醫者浮

家三橋埠聲籍甚君延辭母出請藥天且雨姊氏遣兩奴佐之以歸也道忽烈風雷雨中兩奴以疚君獨焚其眉與鬢第昏眩僵立不能言掌所請藥不置已而雨止兩奴亦漸蘇以起頗聞空中云抹孝子抹孝子里中人亦若有聞者里中老稺爭過雷所視聘君掖之以歸歸未抵家母於臥榻上張目曰豈兒請藥者歸來乎何藥氣之渝然滿吾室也左右顧問聘君婦聘君婦亦然俄而里中人携聘君暨兩奴自外來兩奴口畫道中逢暴雷狀母泫然泣聘君亦手抱母且愕且懽若再生以泣母忽呼曰兒以萬玖請藥歸第爲我煮之進一匙母歷鼻驚曰何於頃所聞無異也至夜分又進一匙如初已而鷄甫鳴母津津然汗且霑額呼曰吾瘳矣又進粥半甌越明日母櫛髮起出帷於是閭里共聞而異之稍稍轉相傳共過視母母亦懽然如平時也當是時同舍生共聞之邑博士暨令楊公譽楊公譽亦故知聘君於是擁騶過聘君且併請見母母避帷不敢出然接問諸生所口畫狀無閒也輒命諸生爲呈上博士以牒之縣縣以牒之郡太守栗公祁及督學使滕公伯輪巡按御史謝公

廷傑諸使君交檄縣爲羊酒花幣以勞之旌其廬
曰孝行當是時聘君之聲翕然闐湖中與漢黃香
等已而他督學使喬公因阜蘇公濬相繼來一視
學輒一諮縣縣按故事以聞督學使亦輒按故事
檄而旌之而湖之縉紳學士及宦遊入湖所相與
詩而矢歌之無筭矣予亦聞聘君多高蹈且善堪
輿時時過候君君第頹垣蓬臥澹如也及扣故葬
父與母處君輒沾沾喜曰吾於癸未年獲葬父於
紫蓽山紫蓽山卜穴得土埋者古鏡一枚銘曰晉
郭記三公地及啓穴穴之土衡特四尺縱倍之僅
貯一棺也予故復他葬母太安山太安山者按法
稱金星挂角學諭劉公大鴻來會葬亦稱前夢地
鈐曰云云蓋於君所卜葬處若持左券而叶也嗟
乎亦異矣豈聘君故稱孝事父與母其父屬之卜
佳山水也而聘君遂及自爲習青囊兩獲佳山水
以報與予因感君暴雷事爲一小傳外史氏曰孔
子不語神方其爲母請藥而道忽暴雷也眉髮金
火獨無炙君猶掌藥野什閒而母獨先之以斃也
豈神故祐之而爲之幻耶或曰君故稱高才生行
且繇科第顯不當以聘君名嗟乎漢之詔士首孝

華亦喜吟大畧同特弟子員不待請但不識能可金公意否又慮不獲鹿門先生也姑筆之同治六年五月五日未初五十八歲華原左史趙

弟名臣碩卿由孝悌起家者什九假令君在漢時亦當以獨行聞天子之以玄纁蒲輪聘者不絕矣予特表而出之附世之稗官野史以俟後之採風者

莫叔明傳

莫叔明字公遠世長洲人家無半畝之宮一罌之儲以句讀教授里中晏如也獨好吟郡二千石金公城覽其詩歎曰絕不落世間語其上者劖削蒼鬱近常建儲光羲其下者枯寂而勁不失爲孟郊於是辟之爲掌書記仍請督學御史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輒棄去數從郡中以詩名家者皇甫司勳子循王廷尉元美輩爲社吟已而浮家錢塘周給諫興叔爲居間請於郡獲一椽之棲曰湖墅予適罷官歸數過西湖高光州應文築吟社於孤山之麓題曰大雅堂因移書屬予記且邀予共沈山人懋學張廷尉九皐馬通政松里輩時時過之而公亦以詩抵社中分曹賦詩欣然樂也往來相爲宴酣當是時西湖之上爲勝事久之公復囊詩東訪禹穴秦望雲門諸山因過趙中丞朴甫家趙且引之爲上客而公終其身往來吳越間所自託

以爲衣而食者特詩筒一枝與瓢劒相屬云耳所著若干刻行於世年浮七十因築壽官於其棲之側且卜異日者衣冠之藏復自爲生誌而空所卒月日以待盡云予次其行事如左而系之曰公之貧不減顏駟誼不辱黔婁午無炊寒無授衣獨操瓢出吟則吳越間諸佳山水之靈往往列泉石獻雲霞與公相斧藻可謂澹宕絕倫者已嗟乎予數過孤山訪林逋所詠梅花水及放鶴故處而或隱然在也公平生所席圖書丘墓於孤山遠近特數千武公於百年後倘亦與逋所詠梅花水及鶴之脫樊而颺處往來湖上否乎

赤川漁父傳

赤川漁父者茅君名龍山陰人君起刀筆間爲藩司掾非其好廼以貲爲黃梅尉有聲改欒城簿欒城者趙嚴邑君數以彊幹聞適歲侵君抱牒上救荒六事中丞御史佥異之檄河朔諸州縣河朔百餘城咸如檄施行君且挂冠以歸矣歸而釣之赤川上因自名臥處爲清風磯而綴之以亭曰獨醒好畫畫佳山水處輒欣然神移者終日間嘗散步

谿壑從泥淖中得浮石一片高尺許頗奇峭貯以
磁盆種叢竹數莖雜之蘭茝手爲記且稱峰巒嶇
嶔谿壑窅冥陰洞棲霞莓苔露零甚且追感故所
覽睹九華之勝與之若翺若翔若降若登於是移
書問之又稱石或點頭而不以語也蓋莫知其爲
石而亦忘乎其爲我者嗟乎君之澹宕不羣其所
自好者類如此嘗手寫像一軸寄予予賛曰籜爲
冠兮草爲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託民社兮挂
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位不滿百石卒之非其好
兮耽麯蘗而陳賔客翩翩乎逃虛凌風而山澤者
之逸噫斯人也豈古所謂懶折腰數投轄緇而不
以緇涅而不以涅者與當是時越之學士大夫稍
及知君者呼爲實錄云未幾君以中書君詩迎養
京邸且没矣没而中書君抱温陵孫司農公所爲
赤川漁父記視予大都採屈原所從漁父鼓枻而
歌處而上下之者予伏讀卒而歎曰聞雲門若耶
間多異人君豈戴安道賀季眞者之流亞巳乎及
覽其所從泥淖中弔浮石處而謂遇不遇由天也
其意抑遠矣予於是次之爲赤川漁父傳以附稗
官野史云

卜醉翁傳　嘉靖十年逸稿　洞

卜醉翁者名宗洛橋李人也其先曾大父璿璿生顒顒生周周生宗洛世饒金爲里中富人　武皇帝中年以貲爲太學生制太學生補郎官員翁顧謂里人曰人生不滿百貴自適耳安用組縲爲且今天下之所謂賢豪人者非策名甲科也乎而乘朱轂拖龜長安中威福人奮颺疾雷叱咤當世自謂可聲施於天下也而世士人方蟻附之滃洶洶不敢出聲殆亦榮矣然吾睨之恐恐日暮蓋不啻晞露也彼且猶爾乎入粟之貲乎聞老氏學以自隱無名爲務而其言曰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蓋古之隱行君子也吾願學焉遂棄去不復入太學性嗜酒時召里中善飲者輒對觴盡日以夜續之會日亦不命撤復如之故自號長醉翁焉居家不問產業厭賓客嘗闔戶獨息涉寒暑忘沐置櫛髮冠履不設蹲蹲如也几室間常羣麋兒遊其中至苔蘚上翳亦不令去之其澹而野大都類是而長子大同以孝廉稱郡中郡中名士人多從之遊間請謁翁翁輒抵掌笑曰昔陶元亮畏折腰故不樂爲彭澤宰若母以冠裳窘我也

避去時士人終莫識其意云子四人孟大同次大有次大觀次大順孟仲少負異才善屬文嘗指官邪敗者誡二子曰吾不便俯仰於世故終其身以躑躅自廢也女曹他日當以文章顯取高位幸勉修古志士之行以懿其親母遺若父臭哉二子唯唯益樹善行嘉靖十有六年同賓於北畿明年春舉進士會　今上建　興獻皇帝廟及山陵寢園將告成孟子私卜曰幸　天子仁孝肇興獻廟諸山陵當大賚爵百執事父母遲可少復翁矣良久翁未會封[illegible]死之前可十數日呼仲子訣曰而兄獲依日月之末光爲明賢大夫吾死且瞑矣何憾當以六月三日終爲我謹葬事不復及他事後果如日悉召宗族子弟數十輩人前整衣冠趺坐氣奄奄逝享年五十有四論曰吳俗多肥利而捐義好設狙獪以傾覆人蓋當水下流衝薄洶磕風氣使然也至如卜醉翁者於人世澹焉無所競豈易得哉予聞之友人吳伯子云初觀其狀貌蓋疑其爲野及究之終其身無言仇於人無色眦於人游魂之日猶前知若蛻而去蓋有不可識焉或曰其殆古之逸民者歟

鶴洲黃先生傳

鶴洲黃先生諱某字某錢塘縣學博士弟子員而教授里中者也其仲子汝亨嘗共予兒縉誦六籍爲高材生予以故得侍先生爲縉帶交數過其廬几席間蓬蒿苔蘚不以厭也家甚貧而其事父逸山公某及母沈孺人必竭其所教授諸生者入之以供甘脆而色將之金不以遺諸昆弟也島夷犯錢塘而先生同諸昆弟鳥竄奔城中先生又推教授所遺者金爲草衣糲食均甘苦不忍以其身獨温且飽也婦翁古塘公没而其配李無子也先生又迎養之終其身沈孺人病且篤先生籲天自代不得則哀毀骨立喪三年如一日而逸山公老益病先生朝夕率婦子上食問寢逸山公殆亦忘其貧而鰥處也嗟乎若先生者孝友之篤於漢所稱獨行無以異者惜也數之奇其故所教授諸弟子間亦舉明經佩印綬者叅叅然六七輩而先生獨坎壈不得掇一第也予聞先生甑塵午不炊然猶焚香晏坐澹如也萬曆辛卯仲子舉于鄉行且第進士爲祿養矣而於甲午二月十有七日卒賫志以歿嗚呼豈天之報施果如是邪抑亦

德厚者流必遠而仲子異日聲施　中朝其生也不及祿其沒也　墨書之褒九原固在邪外史氏曰嘗聞古之大樸若拙不以榮名聲利緇其心若先生者無愧於斯也已聞其自言亦曰黔婁於吾師也嗟乎豈終無所托而能澹然於世幻之外者乎

黃烈婦傳

黃烈婦者亡歸安令欽州吳君所手母氏之族而世古者形管所載以抗家聲者也今君之從弟諱叔向始聘黃然未及笄輒先私置媵已而黃及歸

輒解簪珥璣翠以字之若娣姒然當是時欽之邑里已難之矣叔向家世賈錢塘黃從之然性故豪侈好賓客黃督媵以色將之一切甘毳供張無不如叔向指而貲錢塘者又嘖嘖稱黃不置口爲賢婦已而舉一子而雋及期且殀殤向不勝涕洟携黃以歸而轉鬻鹽於三湘之間三湘故利藪操貲而賈者殆星羅也鹽且賤估向以故鬱鬱不得志復收故所橐子母錢以歸耗且什之五矣於是向復隨令君再入錢塘未幾客亦已而喪歸黃哭之慟誓以身殉語諸姆娌曰姑春秋高妾不得久侍

故當別立後以養姑也輒出橐中裝陳之廡遍給諸妯娌間諸妯娌相顧錯愕頃之黃倚梁而自經中復墜左右驚而以奔告於其母氏始及解懸絕而復甦當是時歙之遠邇無不人人聞而潸然出涕者母復抱黃而泣諭之曰吳郎死無後兒誠不負吳郎何不拊所立之孤以養汝姑胡爲乎徒以生者殉死者縱不痛而母獨不痛而姑及後嗣何黃佯許之明日以中元祭悲慟扼吭自絕時年僅二十四耳外史氏曰烈婦當夫未娶而置媵不以娟且嫉及歸而三從夫以旅困於千里外不以怨於其夫之沒而又嶄然以身自殉若此嗟乎世之慷慨激烈不難殺身者往往不足於柔順若烈婦者可謂兼之矣

趙氏客遊述

客有趙廷瑞者雲南大理府太和縣人也字子龍別號中嶽少讀書能文章補博士弟子員數省試不第輒棄去然故嘗習青囊所歷名山水必按青囊以指畫風氣融結聚散向背之略或驗或不驗將客遊中州且訪異人也於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貴陽入蜀久之泝江流下荊州謁武當北轉許

鄧渡河洛捷漳洛以次于燕又乂之無所遇所過
帝王陵寢及古今將相名賢學士家墓兆必仰而
眺俯而步哦吟覘度驗或六七復東遊泰山過闕
里南窺鳳陽以達于金陵而　高皇帝及武寧
中山以下諸侯王百戰之處稍稍徧矣已而過浙
訪天台石梁及錢塘西湖之間獲從亍同年侯二
谷陳敬亭兩方伯遊兩方伯公壽藏金君所卜築
也於是挾陳方伯贈文及侯方伯公所爲書以抵
亍時萬曆乙亥也君年六十而所當江湖間亦十
有三禩矣亍頗奇之前問君家君曰吾離家時兒
重華僅七齡所從母與姊妹及蒼頭輩殆六七口
存亡不可知稍出陳方伯所贈文讀之大較悲君
之衰且老而亟爲束其裝以歸者也亍亦投之以
詩曰近獲陳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數
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滄海情萬里關山花外夢王
孫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馬首
迎座上客互起而歌歡飲且醉金督促君亦雖
唯豈謂君別去五載矣猶栖遲東海幷匿錫山道
中君所遺妻已沒重華壯且冠年二十一而君客
遊萬里外杳不得君遺之以音也於是日夜欷歔

而號不自已葬其母嫁其姊與妹請路郵於郡太
守而出當是時族子姻黨及閭里聞耒危言沮之
華哭而題之壁曰少小違親十五年思親不見日
凄然從今卽與家人訣不覩親顏誓不還於是族
子以下共爲之太息以去華復謀曰吾少不諳父
貌卽道逢之不識也榜其背曰萬里尋親又恐父
東西南北之蹤無所從也別爲繒寫里系及父年
與貌數千紙所歷州郡都會之次輒遍爲榜之宮
觀街市聞已而又曰聞武當之山名天下吾父好
名山當或過之且聞山之神故靈於是踰漢沔而

西禱之武當蓋萬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
紫霄宮道士問攜之過太子巖巖之陰有字曰嘉
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雲南大理府人趙
廷瑞朝山至此蓋君所故嘗遊而書之者華讀之
哭且慟道士謂曰若父曩遊年以十二月二十二
日駐此若今過之復同月日可以卜逢若父者之
兆矣於是華亦尾而書之曰萬曆六年十二月二
十二日雲南大理府趙廷瑞之子重華蹤父至此
由南陽潁壽東涉淮泗以泝金陵又卒無所遇謀
曰今且渡江矣聞三茅峰冠江以南吾再禱之禱

訖宿觀音寺夢玄帝鈎簾而坐華哭而前訴云云帝呼謂曰汝父猶未死如是者三覺而爽然從丹陽過毘陵前復被盜攫其貲以去所遺者獨前請郡太守路郵耳當是時華窘甚且行且乞次橫林觀音寺忽一老僧杖錫而前雙眉覆面殆浮百年者也前謂曰孺子何從來華曰吾雲南人吾父出訪中州諸名山不歸者十有七載矣吾是以萬里裹糧蹤父至此而猶未獲也不幸爲盜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胷所囊者何曰路郵輒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猶未死客無錫南禪寺中汝第往又顧囑

余讀至此不禁潸然出涕
余姓趙名廷華字實字朝邑小西門內人年五十八時同治六年端陽午正

他道人導之老僧忽不見明日偕道人過南禪寺俄而遇君君鬚髮皤然白矣華心疑屬父而猶未敢請也伏地曰吾雲南人吾雲南人君亦絕不識華貌且以爲故鄉人也於是攜之同道士南嚮坐華泫然曰吾父離家遊中州故萬里蹤訪以至於此君得無即吾父已乎君笑曰吾離家已十七載所遺兒比僅七齡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華於是前攜君而哭幷出所囊路郵以示君君讀之始驚且前問母及姊妹以下華隨一一口畫始末父子廼相攜哭而慟所與俱道人及寺中他客遊者亦

相嚮助泣俄而寺遠近及城以內外諸紳先生
明日轉相告爲之過寺而刺本末共爲嘖嘖太息
不能已鹿門山人聞而異之次其事如左系之以
言曰中嶽山人者特澹宕不收古之夷曠之士也
若華者嗟父之客遊於外也不憚萬里陸則穿瘴
癘氷雪之棧水則犯魚龍波濤之宮間關踣頓殆
且死卒之天矜其困假之神夢及異人者以遇
嗟乎抑亦奇矣吾故哀而錄之附古者蓼莪之詩
庶幾乎異日者不致露零草莽也已

震山逸史程次公傳

次公諱俊字子庸震山逸史其別號也東晉祁諱
元譚者守新安郡詔賜之田宅因世家歙州之黟
水公逸姿高韻獻與世共浮湛於是築一軒塘上
左圖右史與古人晤對到暇則抱琴空谷當其興至
輒頹然一鼓與泉聲相映發放謌長嘯響震林樾
日落月出乃始歸公可謂澹宕風雅不挂塵網者
已平居無雜交有堪輿家過則兩相指畫山川響
背融結處共軒輊而訟繇是六藝外間旁及青囊
家言大都公平生所自托朝且夕者特詩筒與竹
麈耳子三人長曰薦次曰芳曰伊咸若於訓孫以

下並鸞翔鵠峙行年七十八無恙飄舉若仙以季弟病卒哭之慟越三日而沒蓋壬辰八月二日也葬于牛塢佳山水處友人周全吾善鑒人不輕與其口畫次公本末如此參之汪司馬像讚無間也於是爲勒一小傳以系家乘云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歸安茅坤順甫著

記

季子廟記

季子廟之在毋徒者言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遷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子所食於吳之采邑也而延陵即今毘陵去毋徒縣二百里土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伏臘走爭之以禳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隸鄉大夫吳公所爲別

雖事繩削而或斷未精

業山之隘頹甚公間請有司改廟於其山之最高處亍過謁之而攬所爲江流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眺而宴遊焉遂屬亍加亭於其前而爲記其事問於亍曰季子之讓國非與夫傳春秋者謂孔子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嘗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示貶也亍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餘祭之四年又夷昧立十七年而卒而始致位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昧之子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弒之由是言之方其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而徵存亡攷小大蓋浸乎有禮矣弒之事未兆也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去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與曰春秋之世臣弒君子弒父以力相攘而成篡殺之亂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於商得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焉又五百年而後季札者出紹明太伯之風彼其屣視千乘之國而世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寵澹然無所緇於其心泠然若蟬之飲露而處焉然後能舉而蛻之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孔子惡乎不與之哉

使其非與之則何以爲之哭其欤而題其墓也然則傳春秋者妄與曰蓋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間而何以服其心也太王之授季歷也泰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文王使當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欤而立其子制也季歷其能以於其上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髡鉗自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中子之義以及餘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諸樊以爲父之遺命蓋掌告之先公之廟書之簡册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卒而夷昧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而心習之矣及夷昧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窮而逃焉闔閭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陰拱而議也況闔閭之雄

狠其於公子僚鼠畜而犬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弑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內外之釁而季子猶位僚肘腋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喪而季札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閭囂然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吳方外困於楚而內無骨鯁之臣是幸札出聘之詞也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詞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盖已早諒之矣季子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之去當言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太子諸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昧之立也必當以闔閭死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篡弑也夷昧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內無所處以授夷昧外無所處以待闔閭廼欲嘿然以去嗚呼晚矣予故竊謂季子非不當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盡也雖然復命而哭諸墓終身焉不入吳之市季札其始終能自靖以持亂矣其履古之仁義之遺者與公以爲然因書之爲

記以質士大夫之過廟而謁者

讀易軒記

予同年友衢州徐君可繩因郡守李公所遺宋浮屠氏廢宮曰桃溪者廼即其址築室數椽棲詩書之業焉又以家世受易因扁其左曰讀易軒使使請記於予予嘗見學士大夫之抱六藝者憤秦燔其業詩書禮樂春秋或亡逸者過半非全經或偶錯見諸家所獻爲全經又出當時所散遊儒生各以其私臆之說而爲枝葉者甚衆詩之補亡春秋之五傳是也唯易爲卜筮非秦所禁故得與神農氏種樹之書共存漢興首立學官到于今博士弟子紹明之者衆故易之傳備矣然攷漢起殘脫之間昭宣元成學士大夫不能盡通六藝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及所稱一藝詩或爲雅或爲頌書或爲說命或爲洪範五行禮或爲禮服之類國家有大疑難則公卿各得以執所受經大義次對有宋以來程朱諸儒羣賢疏六藝而折衷於孔氏盛矣易爲最著然學士大夫明經其間今扣其用反不若襲漢時章章指視可書之簡冊揣於後世何哉豈非太史公所稱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過與

曰非獨然也所由來遠矣蓋六經非自外來也易也者易也聖人者觀於天地陰陽剛柔之化察之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上下內外之位參之乎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以明其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用者也畫卦於包犧爻彖於文王象於周公繫於孔子易之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孔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而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無大過矣此易之旨也自魯商瞿没而易不得其傳幸不燔於秦而獨曁亂閔繫蕪於百家之口凌遲迄乎

今其紹明之者愈出而愈不窮其言之旨愈近乎止而愈失其用易之學或絕蓋秦漢之間諸家者或以陰陽推步月令災異言易或以風角遁甲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言易此爲易之說甚謬然或中或不中其後有沿老氏之旨而以致虛守靜言易又養生家本之爲坎離內外金丹黃冶變化之說言易其他瀆亂不可勝數彼咸所謂各翦易之門戶而非其正也然稍能因之守其所爲靜而致其虛則於聖人之徽亦合者有矣周程以來今其傳疏之旨具存可謂易之道燦

然無復疑者近代學士大夫又踵之爲科舉之學出焉今之三尺之童操觚於有司之門而應其求者呶呶然自謂非聖人之道不存於思非聖人之言不落於紙而其間稍通文辭者試亦輒就第肆然可僥倖於明經之科然究其實則入耳出口而其所不亡者無幾矣故曰周之亡也文不勝其弊古之人所稱秦人燔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者此也彼言漢儒且然而況於今乎顧學易者當何如以求之予觀易之道無所不備然其爲書起於中古深於憂患者大畧審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間而致其用者也故曰厲曰不利有攸往曰元亨曰悔亡曰無咎凡以著吉凶悔吝之戒也愚故曰易之爲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貞者正也予自罪斥以來其所憂患者曰深故易之凶厲悔吝之戒日以怵惕危懼於心而要其變與占之大端當不過曰不失其正而已學者於此苟能反而存之則自簽仕以至沒世或爲富貴或爲貧賤或爲夷狄或爲患難所謂蕩然於世波之外彼將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矣此於孔氏讀易之旨爲近合之周程諸君子而不甚舛異者或

非秦漢晉魏之際儒生所說也予友徐君深於易而非徒以科舉之學應有司者故不敢隱其所嘗學易者之義而因書以質焉

濬縣學題名記

濬縣教諭陳君綬擢翰林而去也予嘗爲文贈之大略推三代盛時所以尊師者之得及隋唐以來不能如是者之失且慶君之擢異等頗近古也君且行又睹學宮舊無題名懼其去而無傳也廼采縣志及[illegible]宮所隸書廡楹文牘之間者　明興以來百八十年僅得氏名若干人然年次地理

或攷或不可攷其餘已盡零落而縣之弟子不復能言矣廼歔欷低回久之買片石鑱置諸明倫堂左壁書其前所括者之氏名而請記於予且其言曰吾聞師也者所以推孔子孟軻之道以與弟子共者也　國家罷去春秋戰國秦漢晉魏之際所爲客遊與公族之士而採隋唐以來明經進士之法稍折衷之非由肄學宮而至者不得錄高第盛矣獨以其官卑不得與州縣百石之吏並是以天下豪特喜名之士不樂爲其官其乞官而至者率困於衣食而古之所謂爲貧與養者也爲師者以

升斗之祿之吏自視而不暇考孔子孟軻之道以舉其職爲弟子者亦以升斗之祿之吏厭視其師而不復知謀孔子孟軻之道以脩其業間有志者輒共相嬉笑之以爲迂濶所與羣而遊也特稽聚散簿書與歲時廩餼出納貿菜邊豆之常以苟朝夕而已爾寧暇留意身後之名相與感慨指顧其間者乎間覩今天下中外之仕自州縣之吏以上類多鑿石識名氏與其年次地里銘諸室陰其人去且沒後之人往往得次而攷也不必鉅勳盛德侔古之人然後矢歌陳其形容稱與否猶能指言之也故往者有繫而來者多鑒顧于屬獨無所識豈世之乞茲官者率無所爲明孔孟之道如彼吏業足以有傳者乎何寂寥若是以爲甚悲且恠也茅坤聞而系之曰由陳君而前未有題名氏于壁者無所名人可也由陳君而後留名氏于壁者相次矣苟卒無所名人嗚呼可懼也哉

沃洲記

沃洲侍御呂公之乞疾入越也爲書於予曰會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昔人稱襟海帶江爲東南之最而沃洲則逶迤蜿蜒綿邈縈複跨剡溪傳太白

插入會稽東南百八十里而四明枕其北天台華頂赤城經其南其左右則天姥石橋金庭石鼓支遁嶺諸勝或虎蹲而拱或鳥啄而偃或倏而見或倏而伏而葱蘢蔽虧吞吐綽約若高堂曲池之宴而顯客貴游綺羅琴瑟簫歌趙舞納於几御者不可勝數而山益深則泉益冽往往岩前壁層丘盤谷之處當夏而寒臨冬而燠雲歸而暝雪齧而潔而又有前朝之木候時之禽露奇售怪於叢篁梟蘿啼猿嘯麗之間其四時旦暮花鳥或與人間殊別於是沃洲又特稱爲會稽東南之最然惟其深往往達官長者不得而至必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然後捫僻躡邃遂得棲且遊於是焉而予侍從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入或忘軀昧效忠於時而多不偶出或持節擁傳巡行風俗擊去大奸猾吏又稍稍搆怨憸挂睚眦而讒言禍機暗射旁覆世固非予所適也予家沃洲山之下今又多病將歸隱於其中日取老氏書以自諷詠而庶幾無名爲務焉子其許我否乎且爲我記之予未及復公以公疏薦得推擇爲儀制郎又調爲司勳未幾坐他搆徙爲判洛洲上廼得歸書以問於公

以卜鄰於是也

灌園室記

予之謫判廣平也以其地故饒秔稻菽麥魚鹽絲枲之利以爲養而趣供上賦稅不習訟鬪號爲事簡而易治故卯出而聽政太守之堂辰揖而退竟日少見吏人而涉旬月無所事治文書予是以以其暇日相私署之左得隙地可畝許廼翦茅治窪而爲之設畦倣古人種圃之法每畦縱長六尺而得其數九衡廣四尺而亦得其數九凡八十有一悉土之所宜茹葵瓜菽薑韭芋菜之屬而分錯樹

曰沃洲公今何遊乎其采藥於曩之所謂天姥石鼓之間而宴歌蹼踞其中者乎予固以公之知爲重於時抑竟不能不以公之知適爲譴訶於時也借令予早自能審時合勢從公遊則沃洲山川旦暮烟雲花鳥之狀方飽於吾目其泉聲鳥音之異悅於吾耳而所稱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之寄吾將徜徉恣且於心神胷臆之間且彼老氏者謂世之是與非不吾聞而世之所構亦不得吾絓而媒孽今又焉得至是乎嗟咄吾且去矣於是次第其言以復公且邀公爲買田結廬於其遠近亦將

藝之其壤旱乾不近泉又爲穿井及泉而幕以桔槔予往往躬汲其上而疏流以灌而畦之上舊有室三楹蓋蕭然頹堵不可以棲誦也予稍稍葺搆之數於是囊其所載嶧山石鼓籀篆分隸及仙傳樹書釋經道言騷人史氏之遺文若干卷左右列於其中當其灌之久而疲也入而偃卧諷詠以自適間覽小雅巷伯之什楚屈原卜居漁父諸篇爲之泫然嗟咨長嘯而歌歌闋復就灌或命童僕佐之以酒蓋亦欣然樂也而顧童僕亦時時來助予灌然自莫有識予所爲者予因遂字其楹曰灌園室云客謂予曰昔者尚書吏部郎以子擅天下士大夫之譽久矣而謬以之薦於　天子　天子怒竄逐至此子大夫不務佐二千石朝夕警糾法勤施以宣布　主上德意而彼區區灌園古之逃世自放者所爲也曾不聞佩印綬而效傴僂毋乃遠其志者汚其身逃其影者頹其形何不早自引決而故爲徘徊混濁於斯乎予應之曰固也然予今日之吏茲土非仕而譴也而譴則吾惡乎自適哉竊見　聖天子方引良二千石陛仁海

內與民休息而太守小潭唐君政務近民民足樹藝而不輕犯故野無狗吠之警而民人至有不識長吏丞貳以下唯守寧一而持澹泊無所欵效納職竊以爲亓職總諸州縣之賦其官卽古者田畯之遺也稍稍以簿領之暇親率畚插與圃者分功縱不能如曩時尚書所請以表見當世姑爲浮湛薄采田畯氏先農之流風以自附長吏之後庶幾其不失之彼而償之此也哉亓亦何敢如子之所云遽爲汗其身頹其形以自放也期年而俟亓之罪狀旣聞亓以此時上

天子印綬

當不亓罪湖水之上亓頗有園廬數畝在焉周蔭以水竹花木而較之差勝第將盛其所爲桔槹返而灌乎其中是或可以亡忘世之牛馬乎我矣客曰可亓因退而鐫石書之以誌亓室之左壁

皆可園記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壑而古之隱君子之所托而逃焉者也而中丞呂公間稱之以自名其廬亓爲公記之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閣曰可仰閣之陰俯以圖史之室曰可玩左則賓客數過或嘯或歌投壺博奕

飲酒無筭懽然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檻列之以名花而穿竹爲亭間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百若干尺橫之以千百若干尺分畦而樹椒桂橘柚柰李櫨梨枇杷橪柿丹栗玄棗緋桃絳梅石榴黃楊金櫻銀杏之屬一切奇卉異菓若帶而綰也曰可圃圃之中瞰以曲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之北又別爲小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屏田而庾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刻露嚴霜而無所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大略訪柳柳州所以以愚字其冉之溪谷丘泉池島之勝而名之者也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之志不兩適當其王室多難四方鼎沸名公碩卿之所以朝吏事而夕烽燧也廼若幽林邃谷飛泉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世者之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望者日以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汗且困者以相附也乎故久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之曰君獨不聞達人者之適其適而不適於其所適也乎古之豪

傑嘗有躡足行伍而赤松子之隨悲時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謔爲譬之嘽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之所席者於此而其所引而夢思者則於彼盖以其所可因以遊於其所不可公之所存者遠矣客曰然因記之

績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大司馬胡公督戎浙海來數以功聞於　朝天子數下璽書旌其勞與能賜之若干金而公且聞故邑學久不及葺孔氏廟寢而下浸以蕪廢而科第亦稍稍中絕矣因竊思古者出師必於學及其成功而還也則獻馘授捷亦必即之學宮而歌凱行釋奠焉所以示武事也亦所以不忘本也吾本儒家子曩嘗入而俎豆絃誦其中賴先聖之教以迄于今其敢忘所自乎於是出其囊中所累天子之賜者若干金檄之邑大夫林君某因稍稍市材輦石帥邑之人以從事工既竣林君偕邑庠諸生不忍沒公之德也而相與附祠於其宮而尸祝之遣使走書於予請系其事及其月日牲石之左予告之曰諸君其德公之所不以　天子之金自私而邑大夫得市材輦石以繕宮乎哉抑亦

求公之釋褐來所奮業於時者何如也蓋古之州里族黨及天子之國都各爲之學非教人以利祿也所以卽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其忠信倜儻之氣而致之用者也而學者之出而臨官也亦非自以利祿爲也明嚮之所服習詩書六藝之旨於以固其心展其才與識而爲國家建大勳捍大患於時者也故得其人則戮力四方雲翔焱集而馳不得其人則土崩而瓦摧非一榱一廈之所能支得則功著於 朝廷澤施於生民銘之鼎彝載之太常斯固天下豪俊卓茂之士所

相與守孔氏之宮垣墉之以待來世者也否則卽傳之所謂毀其瓦而畫其墁而已也且 明興以來天下之學所隸邑及州郡而上蓋不知其幾十百區矣其邑若州郡從事之吏所及繕且無毀者什而八九其能盡以所從事月日書之以聞于時否乎學士大夫之遊其宮及釋褐而出仕於天子之庭纍然比迹矣求其勳業之著袞然聲施無負 國家者抑能章章如公否乎又何寥寥也於戲然則公之有功於學蓋有所謂以彼而不以此者已因書之復於林君以爲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故督學憲使江峯呂公所貯先古以來百氏之書皇墳帝典周鼓秦篆象緯輿地律曆醫卜下及浮屠老氏陰符兵鈐仙傳農占稗官野史無所不載而予令冊徒時所嘗過訪其廬公頗以之自喜屬予記之者也近代來學士大夫好藏書之家獨稱成都楊公愼章丘李公開先而公於章丘爲同年肺腑交家所藏本公必蒐而副之嗟乎世之王公大人非進而翺翔四方即退而締情一壑不然且侈心於園林第宅聲色狗馬珊瑚紈綺者以終其身而公於世所好獨不以及故得以一其力恣其癖於區區遺文典冊之間而富其藏以至於此也當是時非獨公之自喜雖予抑稍沾沾於其間而公既沒予亦澹然非惟恥世所好幷公所自喜者亦輒頹惰厭倦而不復睹記矣甚矣予之衰也間按傳記古稱魏襄王好奇書後之盜破塚而得其故所簡藏書十餘萬言嗟乎彼以好書而終其身卒之自殉於丘墓之間者猶如此而況其所不盡以殉貯而藏之者又何如也抑惑矣公之殉不殉吾不知當其沒而逝也天地間所相與

倏而逆旅倏而返眞惟泠然一竅之知而已庖犧氏先天奇偶之畫且以之爲贅疣爲駢枝矣而況公之生平一其力恣其癖以副所好而藏之富若武庫然又焉能爲公有無乎哉然則予雖不及公之存以記其盛而猶及公之沒以吊其衰者有以也雖然吾聞公之子太學生某某並能讀父書而世公之業者也予因書以貽之而鑱之壁

丹徒鎮留侯廟記

丹徒里像漢留侯而廟舊矣志稱古嘗有客穀城者得侯像以歸相與祠而俎豆之迄於今然邪非邪正德間故少傅桂公令丹徒封以內祠無文者輒毀去已而讀楹間所榜則洪武時廬陵黃玉鉉記而書之者故無毀里之人紀光蔭規社錢若干緡復益之以閣凡五楹又三十年而浦芝王遷稍稍闔謀而增葺焉以予嘗令茲土也走予故從史朱遂來乞予言以鑱之壁予竊以志所傳妄也黃君所云近矣而或未盡也且夫今之廟而祠非必盡祭法所稱及國家所次上世以來郊社山川陵墓都邑癘蜡學纛之屬畫一而例之者漢壽亭侯關羽唐睢陽令張巡兩人者特以戰捍國家其所

擁戈故處亦僅樊皖淮蔡之間然於今北及幽薊南盡百粵薄海內外祠而伏臘者相望也何哉祠者祀也事之也衆所嚴而事者之謂神故易曰萃王假有廟萃聚也人心所聚廟且假焉方留侯以羈旅而佐高皇帝起豐沛滅秦蹙項其所百戰而有天下大略侯之石畫什而五六也天下既定論功行封諸侯王並裂千里之地以相雄視矣侯獨辭之而偃然托赤松子以逃焉嗟乎侯非孔子所稱老氏猶龍乎哉彼黃鵠者吾得之以弋而矰騏驥者吾得之以蹀而羈而至於龍則乘風雲薄日月噴山谷而不得而噓吸之矣侯之深吾不知其何如彼其所師而事之者黃石公黃石公故嘗習老氏而得其髓者也此其所以處乎韓彭蕭樊鼎烹獄繫之間而獨能以龍而蛻也與彼孔氏之學絀而不講者久矣世之王公大人下及閭里之衆第能竊侯所從老氏之旨而得其什一焉未有不善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間而保其身以及其子孫者嗚呼里之人所像侯而祠故少傅公所欲毀而中輟毋迺不之彼而姑沿之此以教後之人者與或曰然予遂書之

昌氏墓阡記　代范太史作

莆田昌公之過我湖也抱所爲錦山圖者乞予記欷歔流涕指而泣曰茲卽先大夫尚書比部員外郎困吾先生所故葬處也枕辰而面戌別有壺公山者揷入于耳而後則綰海爲帶前則峯之揭如牙槍然蜿蜒隱見復橫之以玉几盖天與佳勝也又指而曰肘之左一山名葫蘆倒地言其崇磯崒嵂殆數十百尺如葫蘆之亘天而下也肘之右一山名鷓鴣飛言其翼而相向也予莆先正某某嘗東西列葬其下大略由鳳凰山逶迤連翩盤礴吞吐一折而爲鷓鴣再折而爲先大夫墓三折而爲葫蘆且山谿之兩夾而出其流之自小塘而注者自葫蘆而注者並會于先大夫之墓墟洄伏縈紆顧望不捨堪輿家或謂古所稱牛眠馬嘶之兆未能過之嗟乎予不敢望如世所稱鬼蔭者之說竊痛先大夫沒予宦游四方不能如漢獨行者之廬其墓而終其身而百年之後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其或陵谷變遷碑藏易處予之子若孫得無有過其遺墟不復能睹記者乎此予所以感樗里子之悲武庫而不能不潸然泣下霑襟也予次

其言幷系之曰公抑聞楊王孫之裸葬乎魂升于天魄降于土歸之自然故古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有以也劉向諫起昌陵嘗稱殷湯無葬處帝王之史猶不能記山陵寢園以待來世而況于何如人能以區區指畫遺冢乎哉或曰斯固仁人孝子之所不自已者孔子葬母於防而曰吾聞古不封不樹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是或一說也故爲記之者如此若困吾先生世系爵里則其卒葬年月日別自有誌銘故不及

大雅堂記

光州太守顏湖高公善詩歌其免官來歸也數攜樽罍招鄉大夫與其閭里處士之相與社而詩歌者宴遊於西湖之上酒半酣輒席草而吟甚樂也然朝而往暮而歸湖之勝所當煙雲晦明樓臺掩映河橫月轉魚龍夜靜不及也湖之山稍深則巉崖絕壑飛泉怪石浮屠老氏之所不能宮幽人逸士之所不能躡其困於點昏之移而日之盡甚且風雨冰雪迫驅御疲杖屨而遺者何可勝道也於是卜築於孤山之麓卽宋處士林逋所放鶴故處山中湖而峙而俯而盼則汀蘭岸柳飛鳧宿鷺櫂歌

漁吹斷橋古渡可檻而望也仰而眺則南北諸峯
熊蹲虎踞蜿蜒逶迤若翔若舞若前若後若峩遠者十
里近者四三里無論寒暑涼燠嚮之所困於杖屨
騶御而遺者可以朝捫葛而探夕載鶴而訪也於
是移書社中諸先生請各解其囊中之金以爲宮
而又別買湖之捍水而田者若干畝令守宮者得
以間籍其所入飭庖寢而供諸先生歲時宴遊之
費其至也分曹賦詩大略訪蘭亭故事各鐫句刻
響以求其至而詩不成飲以巨觥約曰詩不成無
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

客聞而題其宮之額曰大雅堂蓋志社遊以詩也
因請予記其事或謂雅者天子公卿大夫之間相
與矢歌宗廟朝廷禮樂征伐祭祀會同諸什而錄
之者而諸先生之社而吟特屬古者山澤之遺焉
耳風也非雅也予系之以言曰詩非有二也繫於
列國者謂之風繫於王朝者謂之雅今　明天
子四海一統上下宴嬉烽燧不聞州郡晏然諸先
生得以角巾笻杖朝夕於湖山之勝而其所播之
詩歌傳之里巷皆所以詠　天子膏澤之賜而
樂之者非特一丘一壑之音也然則他日采詩之

史采而列之於雅也亦宜社凡若干人某某某某

翁氏墓阡記

予之過少司馬翁公所也攜予百餘武東望小凰山之麓得其林木隱翳蓊然一壑指而曰此予先大夫司馬公及大父司馬公之墓也予登而眺左右之峯若拱而過而江若帶而綰也已而循屺逶迤而南又數百武望大凰山之麓得其林木且拱隱然倍嚮之半者又指而曰此予所自爲他日藏衣冠處也山益以高則左右望益以瞭峯之拱者若屏若几若熊若兕若鳧鴈隱見晦明不可勝數江之帶潮而至汐而歸則又若繒若蔦若縈若紆蜀之巴閩之武夷而怒濤駛湍於其下也時予四盼臺榭檻甃佳氣可餐按公之產特不滿中人予固竊怪之已而酒酣耳熱公起更衣嗚嗚然仰天長歎曰故時士大夫出則翺翔四方奮翮忘歸及其歸輒竭其宦遊者之貲與　天子之賜金買田宅侈園林廣僮婢以遺子孫甚且身後之日無餘殮也嘻亦過矣抑獨不思生寄也死歸也生而羶之聚蠅腐之聚蚋以力貨財於朝露欲晞之時孰若沒而朝猿之與唫暮鶴之與飛顧丘壟治泉

壤千秋萬歲之下爲無窮計哉此予所以束髮入朝以來絕不治產獨於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內則殫其神外則詘其力間年四十而移官來歸也則又以其暇稍稍厚自爲藏者如此故嘗揭而書之曰美哉山河天然城郭殆樂之也君且過之抑已覽睹其槩矣得無爲我記之乎予聞之頗疑其言與吳延陵季子羸博之號及漢楊王孫之裸而葬似不相及然而公之旨則遠矣方其爲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茲固出於仁人孝子者之用心廼若公所自爲則以盛年而輒區區於封墳掩坎之間毋廼莊生之所謂一彭殤齊死生聞山陽之笛而不以淚歌雍門之曲而不爲絫欷者歟況公位列卿遲之百年之後他日固得按國家故事請之　天子遣之都官者而公獨一一躬自爲之殆與古人所爲生棺而卧其中而自誌且祭之者無以異矣吾不知其於世之勞生而睢睢而盱盱而顧以遺髑髏之誚者何如也

暘湖別墅記

暘谷王公繪其所爲暘湖別墅圖移書以告坤曰茲湖也予永嘉郡所滙甌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

逶迤於以百折以出而東注者也湖東嚮環湖皆
山中獨有兩峯爲最高且峯故有吹臺世傳仙人
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予過低徊久之投詩以吊
廼稍稍卜築於湖之滸且屏吹臺而搆之爲別墅
焉又曰夫墅枕湖中湖而洲字之曰浮碧茲則可
磯而釣者也墅之後飛泉緣崖而出綰堂左右若
帶焉字之曰湛然堂茲則可掌而掬者也堂之後
折而東爲小軒檻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衆芳
茲則可攬而搴者也軒之後又東爲小樓松翠蓊
然字之曰青旭茲則可憑而眺以嘯者也後復爲
竹林數十畝徑之爲四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茲則
又倣蔣詡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也嗟乎
予所爲亭榭臺館或不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
其席湖而吟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之可以捫
松蘿下之可以浴鳧鳧擢歌漁吹前呼後和四時
之勝往往與人間殊別吾嘗於月明之夜臨流扣
舷山谷欲應雀氣襲人永壺若鏡間按輞川之勝
似亦未必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噴巖浴石江妃撤
絃鮫人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蔥可餐海若助之
氣象萬千此或騷人之所不能賦墨子之所不能

繪而於赤城鴈宕匡廬瀟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金者二十餘年于茲矣夕之夢而晝之思未嘗不在焉君其爲我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丘壑之夢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身退也賀季眞之所以上書明皇而乞鑑湖以歸者遺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革之爭而　聖天子方共一二公卿招徠俊髦以圖治功且公自尚書郎以來聲問日嶷勳業日以崇中外之士所望公之內召而柄國家者朝旦夕也公又安得倣范蠡輩相與匿景而逃虛乎哉客曰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固東方曼倩之所以避世金馬而或猶以爲脩然埃壒之表可也時萬曆丁丑春二月望日

翠微園記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者並卜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鄠杜若洛陽若建鄴若我錢塘爲最盛然鄠杜以下終南渭水並名山大川飛流巉壑非可朝夕宴遊者況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故其一時帝子皇妃

列侯中官戚畹近倖之家所各占層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燬且什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逶迤之岫蓮芰之洲鳧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絕不見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侈最天下矣　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往往而在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社遊二十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羅齒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少崖使君爲之最蓋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深或附丘墓或穿汚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湖之一切煙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梁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睫與耳垣騷人墨子逃虛甘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園丰神夐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仙嶺卽漢時葛稚圭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屏列則孤山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頹垣廢礫則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叢麓則宋太尉岳公飛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煙堤若帶畫橋綺疏紅蕖綠柳相與嫋娜綽約於其

側則宋學士蘇軾所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而南則又某爲南北峯某爲天竺爲飛來爲石屋爲虎跑爲慈雲爲風篁爲萬松龍蹲虎踞蜿蜒逶迤遠者三十二十里近者五七里四三里當其河橫月映煙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若掌也予廼嘆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繡環靚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始不內屏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者艷冶盡露茲獨若晦若明若卻若迎若穠若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珮翩翩乎凌波而過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神遊可望而不可親者　予歐陽文忠公嘗稱錢塘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聖俞所築有美堂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美而茲園也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已於是濡毫而題之曰翠微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所雜搆樓臺亭榭則已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予故不復記

費處士墓阡記

湖之傑塘里有處士者名玲字聞和家世饒而處士復力田故歲所入桑麻魚稻之利千金而羨然

時時好哦詩招賓客湖之縉紳先生及騷人墨士之過其廬者踵相接已而處士年且五十矣築投老園於下澤之上即先府君梅南翁葬處予同蔡司馬子木施聘君子明輩時時過而宴遊面山水而林者僅七八畝名花脩竹滃然若壑中有曲池覆之以芙蕖被之以芳杜而甃之以石梁焉右爲亭曰慕梅此則處士所歲時謁府君墓於以屏垣而望者也左爲亭曰愛耘此則處士所故以錢鎛自喜而因以名者也後復爲堂曰投老此則文衡山太史所題處士日攜賓客琴絃奕棊樗蒲六博相與宴酣於其中而不醉無歸者也後復峙之以臺曰長嘯此則處士所共賓客醉而放歌者也處士間屬予記未幾處士沒而其子伯與仲謀所以葬且曰吾父之生也樂於斯其沒也必魂於斯吾何必世之堪輿家盻盻然牛眠馬嘶之兆以廕子若孫哉於是即其園之故址廢梁塞池而築爲墓宮而窆焉又三十餘年間復過之逶迤而入嚮之名花脩竹今且環之以松檜而女蘿若帶矣嚮之曲池石梁芙蕖芳杜今且夷而崇之以馬鬣之封矣嚮之左右亭今且樹之以碣壁之以倡和諸什

矣嚮之堂而宴酣與其臺而嘯歌處琴奕樗蒲之
娛雖已歌而故時茶鐺酒臼之址猶隱然蘚翳楹
礎間歲時烝嘗所共諸子弟過爲飲福未嘗不仰
而眺俯而太息而與處士音容若將彷彿而磬折
也即如故時賓客雖已散而里之社遊者即其墓
宮相與攜觴列罍曲欄峭石之間抑未嘗不察欷
嗚咽思以弔處士之遺風而潛然出涕凄然以悲
也頃之伯仲相繼沒而予過哭因攜諸孫展謁於
其墓而投之以文曰處士其奚適乎哉將太清之
與遊而雲蒸霞矯已乎抑將猿之與吟鶴之與飛
而猶徜徉于茲墟乎將與故時賓客所既散而沒
者共爲地下郎修文不廢已乎抑亦生之寄而沒
之歸也魂且無不之兮而予或得以感山陽之笛
撫雍門之曲而慷慨悲歌也乎又告之曰聞漢楊
王孫誡子以羸葬人稱其曠達至今也伯與仲不
以世之堪輿家言卜葬而獨以處士所生而樂者
輦其衣冠以葬似與王孫無以異予雖不及處士
之存而記其園今且於伯仲之繼沒也償故所約
而併記其墓抑可以報處士父子於宿草之原矣
時萬曆癸未秋七月十有九日

淳安縣改闢學宮記

淳安有兩生鄭君宗文抱其令蕭公改闢學宮狀併公所自爲書且請前令海虞顧公者之使爲之紹介伏地而請曰淳安者故隸歙州以文獻稱宋以前由制科及第者頗衆　國朝商文毅公鼐博士弟子員而首浙江省試已而首禮部再首大廷其以文章氣節侍從　明天子者踵四十年海以內屈指唐來僅一再見也其他後先附離者不可勝數及公沒而科第之士稍稍絕矣堪輿家或謂學宮故金縣庠嚮而檣星門則以山自西來峰獨昂然峙碧落而起若名儒碩卿垂紳正笏而飛且躍於其前也故里人呼之曰狀元峰又頗類龍門者之點額然故一名魚口峰成化間稍厭檣星門不當獨西也於是轉而鴈次肄學宮乂之廟尋地而故所稱峰之西峙不復覽睹甚且里閈之間所棼錯井幹而屏蔽之者甚矣其爲湫隘也頃者泰和蕭公來始下車問民利害間遍釋奠與諸生讐經校藝一日按故牒而曰鉉文毅公而前邑之文獻若日星彬彬齊魯矣百餘年間何其凌夷湮廢之至此也豈山川猶故而風厲

學宮者殆或有間乎於是諸弟子進而口畫前狀公聞之嗟咨低徊不自已廼大爲傾槖中所貯俸若干金併括罰贖若干金若孔廟若明倫堂若尊經閣若聚奎樓若訓導廨既以飭材輦石塗丹塈黝而櫺星門間且屏蔽於里閈雜遝於人煙者公廼別捐數百緡以償左右綰帶者之家而撤去之闢爲甬道合縱與衡百餘武仍屏於前而顏之曰泮宮於是時峯色之西來者嚮且雲霾霧翳而沒之者久矣一旦煙消日出詩之所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洋洋乎古者冠帶圜橋之風也記不云乎山川出雲有開必先豈天之不喪斯文也而蕭公儼然過焉特耻曩時所相爲浮沉簿書間而劃然指畫之至於此也文翁興學宮而蜀之人歌之至今韓延壽首皮弁俎豆而潁川之上祠春秋不輟君得無爲予記之以待來世已乎予領其言嘉其行事於是次而綴之如左以復兩生公名岡字希高前令龍門令東安於南粵間多卓礫聲　天子嘗賜璽書寵之然非淳安事不以及

晉江王氏墓阡記

晉江王君廷輅之繇鴻臚而丞我歸安也一日抱

安城鄒督學公所爲先憲副一山公之墓銘而拜手稽首告予曰先公繇正德辛未進士授廷尉評按節南粤所從故督府蕭公翀楊公旦輩數提枹鼓力戰闘斬馘無算於是　天子賜金幣以寵異之及增秩者三聲籍甚然亦竟坐謗奪官歸而以詩酒徜徉林泉者垂四十年大較稍稍綴次之矣然他未之詳也復飲泣欷欠之太息曰予嫡母蔡孺人以所生僅伯兄廷輔而因別娶予母陳以副箕帚生仲兄廷軾暨予廷輅少弟廷籩不幸伯兄與母蔡暨陳相繼没而遺軾甫六歲輅四歲

範二歲先公葬母與陳於東莊之原坐壬向丙蓋嘉靖甲午也已而辛酉島夷内訌率掘故所墓藏遺骼以要賂而母蔡之骼且亡矣予兄弟破産獲五百金贖之來歸及併瞰母陳所藏棺且毀或謂繇穴不中古法也予兄弟始別易衣衾棺槨且按堪輿家言山之脉從南來法當改爲丙壬於是穿三穴而中則爲先公壽藏左爲蔡右爲陳又若干年而先公没且鼎峙而葬之矣然未及請墓銘也又若干年而安成鄒公來視學閩州痛予先公於東廊先生爲同年交故稍稍以耳目所睹記者誌

之如別刻而予母陳故多內行其所躬澹泊力紡績以助先公之宦遊庶幾於古之鷄鳴之誼無以異者先公嘗手書之以授予兄弟而予於今讀之猶屬內裂而低徊不自已也子大夫得無爲我揭而書之以遺後之子若孫否乎予爲之憮然曰孔子嘗聞父之墓崩而泫然流涕曰古之人不修墓蓋傷之也兩母之墓藏且久而一則雁島夷之慘一則以穴不中葬家法而毀君兄弟今且特易其向以葬先公而兩母配附之禮也聞君兄弟支庶數十人鸞翔鵠峙彬彬然漢石氏矣豈天貽君家以世慶而抑且獲按堪輿家所乘生氣以葬者之說故及至是與嗚呼後之苗裔綿未艾予特爲條次之如左令得以鑱墓之側以告後之人

六羨堂記

陳玉叔方伯移書屬予曰先按察蘇山公罷官歸汚上嘗訪竟陵陸羽所著茶經處不可得廼即城隅結廬而書羽所賦六羨歌以自廣其詞曰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堂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到竟陵城下來此固羽所自好於以憤時嫉俗太息令古於其間者也先按察公

歌而愛之於是築一椽於江之上因題之曰六羨堂子大夫爲我記之予稍稍按羽所爲歌而循其聲繹其旨聞按察公游仕二十餘年其所以風流文藻照耀當世蓋有羽之所不能知而羽之所不及歌且詠者公殆於世無羨者已六云乎哉其前所云四不羨蓋已忘富貴郤軒冕於世之所共奔走俯仰叱咤蜿蜒於王路者一切並已抹摋而後所云二羨則惟引西江之水所從三峽紆漢沔千流萬派於其曲欄之上層臺之下而百代以來侯王戰爭車書會同與夫竹帛所載勳名爛然處並已飈飛雲散與故陸羽所煑茶煙互爲霏微湮滅不復睹記也已然則蘇山公之心故遠與故澹當已蜉蝣天地蠓蠛日月一死生齊彭殤而與莊生所觀濠梁之旨同一揆矣又惡有所謂羨惡有所謂六哉方伯公以豪雋之才熠燿中外行且專節鉞撫疆場入叅　國家肘腋建不世勳顧盻盻然若詩人之詠蓼莪不敢忘先公所抱膝長吟獨息一室處豈古所稱處廟堂而系江湖之思當鼎食而綿菽水之感外不違君內不遺親者歟予於是綴次其本末而復之方伯君俾鑱之左壁以爲記

太極洞記 先年作見遊名山記慎侍御刻

予放舟陽朔江上締觀之其峰石皆拔地而突立最高者四千仞有餘其次則足可三千仞又其次或百丈或五六十丈最次則三四十丈焉止矣其色如荳青深者如靛文如魚鱗總計一百八十里排衙列戟目之令人神思飛越中流偶覽石壁奇瑰異常見伐鼓鳴鐃而前行者忽焉而入崖忽焉而遡波以故追踪躡跡汎漁舟探之乃得一洞可方十餘丈小可數尺其游瀹稍稍見也俄而赤脚沿岸以入又得一洞豁然當天而竅日光射人且穿上羅下焉方數畝水可十餘尺而漁人網魚而出者盡滿囊也予前問之曰是何魚之夥也漁曰茲洞既邃與人間絕故左右之夷與井里兒童並不及過且水源深故所聚魴鯉數多我輩得以數取之予同王使君撫掌大笑因名之曰太極洞

七戒齋記

七戒齋者髯翁於萬曆庚寅所自搆一椽於其廬之北以待老者也明年且八十於世間事當一切貶損謝絕一曰不食顓殺牲牲如牛羊犬豕鹿麋鷄鵝鴨之類日膳不以殺客至亦如之惟春秋烝

嘗則殺亦不以食二曰不赴宴三曰不弔喪及會葬宴飲與喪葬婣族鄉黨所不廢者然聞古人年六十不與戎政士大夫立朝年七十則致其仕而歸以卹老也而況予年八十乎四曰不御姬妾聞養生家以年六十四則卦氣絕五曰不入城郭城郭者藩臬郡縣及按節使所乘軒擁傳處而予年八十則不能以筋骨爲禮即如束帶匐匐出恐不免傾跌不能磬折如禮也六曰不問家產事家產事已聽奴僕輩爲之七曰不聞婣族鄉黨事予束髮來未嘗敢請謁然於婣族鄉黨間有爲强梁者所窘與孤寡疲癃所不能自直于上官者或爲軒頤而直之今既年八十譬之伏蟄之蟲矣故不得不例爲謝之而不以聞當是時髯翁日惟焚香宴坐于几榻間自詠自適而已然猶有不能卻者少好奕及賦詩歌文章之什以自娛間聞佳山水與名花異卉則其夢思寢食間所往往神遊者當不能盡廢如釋氏所稱持戒行而頑空雪山也嘉平五日髯翁茅某書

重修烏程縣儒學記

近年以來郡縣有司大較亟簿書飭詞訟釐賦役

以博吏業而於學校或稍稍後也萬曆二十有一
年四月烏程縣學宮儀門圮適郡司理謝公署縣
事行謁嘗爲惻然明日學諭葉君抱牒以聞公輒
嘗捐俸若干金以修葺之已而秋八月令君張公
來甫下車周覽廟廡堂齋以及亭閣半頹且毀公
復捐俸若干金尾其工以修葺之暮月間擐題輪
奐爛然琳琅矣於是葉學諭帥諸生來請予文紀
其事予竊聞兩公露冕所嚮諸生歌且舞之矣義
不敢辭予於是併推兩公以及葉學諭所督學諸
生者之旨而私諗之諸生曰兩公不欲以世之郡

縣有司博吏業者自爲而廼獨爲諸生輩犁然董
材飭工以修之其績勤矣諸生輩其能無感兩公
而思所以自修其學以見於今　天子之庭已
乎竊聞止之於學非特讀經摘文而已也抑非特
負笈鼓篋而已也孔子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其
於樊遲之從遊舞雩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以修其慝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茲固孔門所
亹亹然其爲士修其學誦聖謨詔來世者諸生倘
能奮衰振袂其間修其德修其慝於以修其身修
其道與仁以自見於世語不云乎鼓鐘於宮聲聞

於外其殆庶幾不負兩公之勤也已葉學諭聞之
囅然色喜曰唯唯於是條次其事而鐫石於學宮
之左謝公名肇浙長樂人張公名應望高淳人金
萬曆壬辰進士葉公名時敏庆官人鄉進士

歸安芓坤順甫著

碑

冉子祠堂碑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耶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

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欷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盖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既返而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衣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褒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翺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弟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毋嚚亦得以苦行力孝稱內外昆弟之間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間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之祀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者獻馘

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徒首
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慨慷慕義名俠之士者也
武靈王之覇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勳業平原公子
之愛士唐之宋璟宋之李沆彼所謂盖世之賢也
然俱已頹落薶沒不復睹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
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
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
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
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
家載名氏撰藝寔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

壑游谷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固
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君來謁冉子之
墓而加亭於其碣復修葺故廟屬予爲記盖將以
孔門首德行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閑
於文辭者也又頗自恠性多迂踈稍近薜蘿麋鹿
之資而不足以游世焉要之功與言皆不能矯者
而獨願乞身入山學爲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
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
既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令里
人習歌而祀之其詞曰桂樹爲旗兮揭籬爲車未

見君子兮我心則饑炮牲醴以薦兮湛酒于壘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陂

南將軍廟碑

予嘗觀唐祿山之亂兩河之間其所爲祿山蹂躪而敗者不可勝數獨中丞張公巡及將軍南霽雲董方且擁孱弱數十百之卒與之抗且狃於睢陳之下祿山遂不能踰江淮而唐以不亡未嘗不壯之又讀昌黎韓愈所記南將軍急走賀蘭賀蘭不聽爲之抽佩刀斬指血淋漓席上已而快快辭去以矢射浮屠著輒之半誓破賊後並擊滅賀蘭嗟乎將軍數既奇不果至今猶使人讀其書想見其遺事爲之泫然欲歔泣下霑襟甚矣其可悲也沒且七百餘年而會稽沈君鍊來令清豐過將軍故里特像而祠之予間行縣謁將軍將軍之像岸然熊蹲虎踞若欲躍馬揮戈戰祿山而嗥血其間也其所裂眦吻願髯髮並上指又若飲恨於賀蘭然者嗚呼豈將軍憤生之不及擊滅賊沒且啣之故其像然耶抑亦將軍之忠義其屬人心猶江河之所以流日月之所以臨固有杳然行乎其間而莫

之爲而爲者耶沈君既祠將軍擢錦衣去卒以上
封事寘塞外迄今猶未返予謹爲之讉石識其事
嗚呼百年之下有司春秋祠將軍當必有采風而
祔沈君於其側者也予爲系之以詩曰　祿山擅
兵飲河而南州郡爲墟鯢截兇剸桓桓中丞列壘
而守冀以虎將南雲則有小大百戰賊格不支扶
瘡起痍數磯彼旗曠日彌久援師不至力竭而亡
河山爲涕中丞就縛起旋其衆一呼顧雲雲笑而
從當是之時中原鼎沸牽以孤城賊疲而殪唐室
不亡伊誰之功忠義卓犖貫日與虹維令之來挹

雲故里俎豆既闕墜涘靡止爰帥邑人始像而事
言言朝垣億萬斯祀

桐鄉令金公生祠碑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島夷數劫掠吳越內地
而其令金公始墾土爲城城完築不數月而明年
丙辰夏四月島夷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
海擁數萬人由乍浦焚舟而岸劫峽石道皂林以
窺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後賊反兵三戰而覆之
於是提督阮公收帳下散卒入桐鄉城賊復闔兵
圍桐鄉當是時海視桐鄉等机上肉耳吳越人亦

危桐鄉欲旦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引劍畫
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委
梁以困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悍一
切楯櫓兵仗火藥薪燭糗糧之屬於諸州縣最且
聞嘗度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塡其中提督
公苟從中籍而將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
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遲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
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南固魚爛矣已而
賊盛爲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亦日恐間
以申於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

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略如督府所
策而督府卒藉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
之所以困而毋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
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歷湖脅杭以瞰三吳者桐
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論賞而桐鄉令人
卒無爲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與欷歔涕
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紀其事予按祭法曰
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之有功於　國家可
也獨桐鄉乎哉予既異督府之所以策公與公之
所以守桐鄉又竊憐公之所以不得如梁故事而

疏錄之　天子也因以其事鑱之牲石之左而
系之以詩凡四百八十字公名燕字其安慶人其
詞曰　赫赫維尹綰綬茲邑邑故無城鱗列而室
數年以來羽書騷驛在郊獸窟在野鳥逸尹也爰
諮列城而居筐無一金我何以驅下令邑中分雉
而趨富者輦石貧者供芻旬月之間畚鍤相望顧
城爾金顧池爾湯徙庾百區皂林之陽廼糈廼糧
廼積廼倉謂城無人不可以守爰度隙地井牧其
亂富家鉅姓自外來有曰曰杵且臿且肘緊居
無何醜夷突至殲彼大將駭彼輕騎乘勝以逼列
壘而峙虎噉城中破卵無異於維我尹多算多籌
翊彼中丞擐甲厲矛二人同心散金若流爰募效
士以伐賊謀賊爲飛車上可棧雲我宵奪之三百
維羣賊爲戰樓錯若星屯冶汁灌之一殪而奔或
聞督府狃賊以餌檄鷙之攫獷虎之噬海甘且啗
少奪其氣猶有支黨咆哮以肆樓而撞竿大可十
圍疾擊者三城雷欲燼當是之時幾不可支戕婦
楊干戰士裂眦俄有一夫偏袒前呼曰能爲緝挽
竿而屠賊既詐窮維靡始萌悔心釋圍解戈
中丞既出萬姓孔懌父抱子嘻姑持婦泣且涕且

歌云誰之力猗與維尹爲邦柱石始賊之來氣若怒飈破檻焚艢自比蚩尤蕞爾孤城牽制彼醜曳輪濡尾不戰而走督府乘之其黨遂攜刲若羊豕截若鯨鯢功成之日獻之　天子錫命元戎傳凱萬里猶以我尹藐爾小臣斥堠雖謹矢石匪親薄論其勞書之幕府犒以帑金置之末數邑人憐之潸然涕洟云何以報伏臘而祠剖圭裂符賞不及延廟貌如何億萬斯年

廣東按察司僉事贈太僕寺少卿東華王公祠碑

予友王君之戰沒也大司馬胡公嘗疏其事於朝天子愍之贈太僕寺少卿廕其子賜祠如制予聞而爲之哭且哀而海內之士相與移文而弔且銘其墓矣然大略悲君之才虬龍也不當死蝪蜥之難而又以君子仕爲社稷死則死之爲封疆死則死之君鄉大夫也何爲赴枹鼓而與將帥之士共死綏也乎予聞而又爲之哭且哀竊疑君賢者也必有所以處其死已而副使凌公按兵海上爲君卒祠事因遣其子如圭來請予志予攜圭復哭圭且號曰君抑知先大夫之所以死也乎予家海上

永嘉場祖宗以來所世世丘墓與　天子之賜
書在焉方海夷之寇也郡縣之兵已嬰城而守而
先大夫爲伏廟而哭因請於族大父名沛者括其
族之丁與閭里之丁蓋千人稍稍放古鄉兵之法
而尺籍焉海上它戍兵所當輒敗去而族大父獨
勒習先大夫所部署兵禦之于上金斬其酋以下
十有六人俘十有四人奪其旗鼓與其騎二十有
五又扳其所虜男婦來歸者百餘人當是時夷幾
沒而予家丘墓得無恙海上諸戍兵亦遂倚永嘉
場爲疆壘明年族大父沛復禦之梅頭如初而戰

且沒矣先大夫深痛之泫然流涕曰噫吾父死矣
吾焉得不死之乎於是過廟而哭復縱族之丁與
閭里之丁及之于金奧戰數合又俘斬十餘級會
它寇突至先大夫力戰不能支遂沒嗟乎聞古者
君子於廟崩則爲之服言不敢死祖也而先大夫
之死爲丘墓也方其仕則死封疆死社稷而士庶
人則死於宗廟誼也君抑得無憐之乎且古者士
之死不同或重於九鼎或輕於鴻毛蓋幸不幸存
乎其間而其所不苟於其生則一也故鉏麑之行
賊焉而死公孫杵臼與程嬰立朋友之後焉而死

屈原諫於其君而不聽則湛汨羅焉而死數千百年來學士大夫之讀其書想其遺事未有不泫然欷歔而投書以弔之者古之人或爲之按其事而書之曰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先大夫之没蓋於屈原程嬰而上諸君子庶幾近之聞豫讓之赴智氏之難也其妻不識其友識之君於先大夫爲襟帶交能無一言揭之於其祠以慰族之人與其閭里之人過祠而哭者乎予聞其言而涕曰吾曩故疑君之必有所以處其死斯言也可以報君於九原矣君諱德宇汝脩少慷慨有大志與予同年進士釋褐初嘗讀于肅愍公傳輒顧曰吾鄉烈丈夫也推官東昌及大名及爲給事中及出僉事廣東並傑然有古名臣風嗚呼使君得志則其所樹立與聲施國家當亶亶然與肅愍公日月俱遠矣惜乎未之竟也然其死也卒以勤事亦異也已予特志天子之所以祠君故它並不之及系之以樂章令里之人春秋祠得肄之鼓吹而歌焉其詞曰

維公之氣兮鬱乎亂龍噴薄雲霧兮而其没也於丘中維公之材兮矯乎干將翱翔萬里兮而其没也於一鄉誰謂非生死兮以宗廟亦士之誼

嗚呼肅愍兮君所矢志展也其似

演泉周先生去思碑

演泉先生之諭海寧也僅匝歲而擢爲青山令以行其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相與欷歔涕而送之郊又匝歲門弟子數百人無問長少若兒之戀帷中之母也復相與欷歔共謀伐石紀其事而前以請於予曰聞古者庠序之間師氏躬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授弟子而其爲弟子也抑亦服習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教以治其心飭其行故終其身父事之而其歿也則祀之爲瞽宗誼何遠也近代來庠序之所從事特升散簿書而已耳校讐文藝而已耳上之人非古者師氏之所以教下之人非古者弟子之所以學故於庠序之聚散離合若郵舍然獨予演泉先生之至也始而望之恂恂然不勝衣且屢者也再而察之非古者道德仁義絃歌俎豆之旨不以存於其心而鑠於其行者也故其升散簿書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榮榮然內務潔白外砥長厚若將恥懦而廉頑有不特升散簿書之末而已者校讐文藝抑亦未嘗不與今之服官者同而其榮榮然與人子言依於

孝與人弟言依於弟若將攻道而正行而有不特
校讐文藝之末而已者門弟子貧無以爲食殁無
以爲葬男女之長無以爲娶且嫁則請學田之美
於有司而不啻以之飯已之飢也門弟子之困於
戶役抑於里訟非其義則郤且詰責之矣而其義
也則亦躬爲請其不能與不直者於有司而不啻
以之拯已之溺也方其始至而官舍頹矣卽請解
所食之俸以葺之不敢按故事而三以强之上官
也此其郡縣長吏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師儒而能
之者訓道章君者之殁爲之設位而哭且哀繼之
以素衣蔬食而其妻子奴隸故無一人侍者也爲
之面封其故篋而其衣冠殯殮以下並解囊而事
之已而其子之輦喪而至也則又爲之解囊而私
佐之又無已則以號之門弟子數百人數百人無
不人人悲慘涕洟各以其所喪父兄者喪之而多
者千錢少者數十百錢相與以資其喪而歸此又
姻黨族里之所難而先生則以僚貳而能之者其
他忠信樸茂之行大都類此此予黨所以於其去
也不敢以鄉之郵舍者事先生而以古之終身而
父事之者事先生相與請公文爲之誌其名氏爵

里與其徙官者之本末而百年後令得以按公言
祠之於學宮如古瞽宗可也先生名嵇字其吉水
人由鄉進士以嘉靖乙丑秋八月署海寧縣學諭
以明年冬十二月擢青田縣令以行嗟乎其署學
宮特累暮月耳而其去而繫羣弟子者之思卒若
此然問其學少嘗師事同邑羅司諫先生而以高
弟稱者予故感而系之以言曰宋胡瑗嘗教授湖
中已而門下多名士海內學士大夫望而見之者
不以問占其爲胡氏弟子也嗚呼予於先生之教
海寧與門弟子所以服習先生之教及其去而無

忘抑可以占羅司諫之流風蘊義也已然則古之
教謂不可行於今之世乎哉

桐鄉縣學新建文昌祠碑

古者學宮祠先聖先師而已已而特祠孔子爲先
師後稍稍增入顏曾思孟以下及漢唐宋諸名儒
或置或廢大略並誦習先師孔子之道者然未聞
有文昌祠也按象緯家有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
爲天府而梓潼神則稱張姓起西蜀或謂姚萇之
入蜀也神嘗持鐵如意耀靈其間士之人像而祠
之隋唐來遍天下矣於是額之曰爲文昌祠豈即

文昌之降神而憑之爲靈者邪間按海內外祠獨
孔子與佛老等或謂孔子之教衰而浮屠道士輩
始得以禍福籍天下之王公卿大夫士與州里之
衆庶而奔走之然按稗官野史所載共驚炫神之
教以忠孝爲本則又未嘗與孔子異也世所祠而
崇奉之者儒生尤盛以神能配文昌爲靈而禹曆
巳卯高公某之令桐邑也既大修孔子之宮以共
諸生俎豆而絃歌之矣而邑諭李公某輩又以文
昌祠雖國家祀典所不載而其靈則能助孔氏之
教以爲功於學宮者於是出橐中俸若干金而像
而祠之於其宮之側來請予文碑之牲石予特序
次其事綴之以樂歌三章令習而吹之以間笙簫
云其辭曰

神之來兮鬱文昌擊鼓其堂玄旂孔章璀璨翱翔
神之至兮翩翩者鸞庭燎爲光雲鬟像犧挹以酒
漿神之陟兮上帝旁皇景爛於皇諸士肅將慶澤無
疆

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費公去思碑

浙之戍兵繇嘉靖庚戌來浮海諸惡少數勾島夷
入訌刼略吳越諸州郡當是時寇猝起而州郡兵

不習戰鬬嘗輒敗且陷　天子採臣下言數徵
永保諸宣慰使司兵及河朔故所隸跳盪之士以
當之然非所以爲戍守也於是勅督府胡公宗憲
專練土著大略金金衢處掘山煮鑛之夫而輕生
者也故時時能爲功而督府抑遂稍稍厚廩餼而
尺籍之海上羽檄至胡公又於中別擇摧鋒者而
不恡千金以購之故兵頗力戰鬬以猛鷙聞然亦
稍稍驕且悍跅弛不羈久之他代者來以海上烽
且息而麾下兵三千人第飽食而嬉耳牒監司減
其廩餼什之三而又不以時給兵故稍稍怨而間

多流言也當事者又不省於是諸酋中所故嘗爲
部落耳目者擁衆鼓譟刼轅門舁督府公以歸之
營明日直指使者飛章上變以聞當是時遠近大
駭而　天子出左司馬銅梁張公以塡之公既
行而主爵者或謂戍兵叛其肘腋已虛恐無以當
督府便宜施行也欲陰調他將之故勒土兵者來
以副之職方郎費公堯年持不可曰張公善謀多
大略浙戍兵特餱糧不繼譬則鹿之窘而不擇陰
耳公故當以時定不煩他將兵苟煩他將兵則衆
不能無疑且懼議遂寢而張公來又適有他巡徼

者之亂也輒調部酋中故當爲衆耳目者令得以
功贖罪明日亂遂定已而徐徐令監兵按故事廩
食戍兵兵且懌久之張公特搜首亂者殉之市餘
不問安堵如故果如職方言公由是以材聞衆且
議晉公爲卿寺公又力辭廼鱗次出補蔪州兵備
副使蔪州者外提塞而内以擁護陵寢鎖鑰
天子之北門者也公厚護諸將明法令遠斥堠蒐
士卒又翕然有聲會川廣間多兵變而中朝且併
慮浙之戍兵也於是公復錄蔪州徙杭嚴道監兵
副使公至輒席故督府張公所行故事以拊循之

公慷慨喜振施意豁如也開襟以待諸兵將諸兵
將人人輒自附以爲獲從事公晚間有少犯者公
輒按法以繩之然亦不過苛其他無名之賞不貲
之費雖盡罷去而例所籍廩食必以時饒其索與
甑三千人且謝且慙海上烽燧至輒以死赴枹鼓
殉矢石惟恐後頃之公擢參福建政以行諸將領
帥三千人泣而遮送之江上次公所拊循本末而
乞予言以碑之予覽之而曰諸將士所銜公之德
於其去也欷歔以泣而不忍捨者特二三年間拊
循餱糧之末耳由予觀之公職方時所陰寖　中

朝徵將與兵之事功於浙爲多假令當時他兵將
來衆未必不駭且懼而耳目一亂事屬不測亍嘗
按唐藩鎭之亂半繇府兵之變而爲彊騎半亦繇
兵與將之不相識而脫巾求糧夜呼而起者固多
也不然銅梁張公故稱多大略而三千人脫或人
人自危譬則脫韝之鷹亾檻之虎固當隨手亾而
吳越之間行且鼎沸而魚爛也已諸將士聞之泫
然流涕曰公之活我輩之德固如此非我輩小人
所及知者於是書而歸之令鐫於營之左

許侯廟碑

許侯名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由唐天寶進
士累官睢陽太守安祿山反而兩河及山東西州
郡之陷者殆土崩矣按韓愈序張中丞傳逆事稱
公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竟與
巡俱守死又曰兩公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
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而阻遏之唐室
幾爲天下裂而以亾爲存者其功也嗟乎亍讀傳
記至此未嘗不爲之欷歔流涕而毛髮鬚眉張裂
眦以起別按許生忠所抱家世譜代宗朝中興功
臣以兩公及南霽雲爲第一圖像凌煙閣勅拜長

子玫爲婺州司馬妻以郡主復拜次子現爲左金
吾衛將軍大曆二年詔葬冠劒於其鄉而廟祀之
已而後梁增祀張公巡而宋紹興八年又益之以
南雷姚三公稱協忠祠非也蓋數公者羣而祀之
雖陽則可羣而祀之於其鄉則不可洪武四年禮
部建言許公遠張公巡金廟食雖陽而今海寧則
許公故所生之邑里曰鹽官是也法宜專祀
高皇帝令有司祠春秋歲徵祀額金八兩載在大
明會典頃者有司議均平遞減祀額金二兩五錢
及括祭田故所優之以准輕折者金罷去之而萬

曆十二年縣令陳君某來許生忠首請之陳令牒
郡二千石俞公其略曰許公遠之於仗忠義泣鬼
神而與日月爭光者
高皇帝採禮官議祀之於其故邑里蓋所謂不忘蛟龍之始蟄於其宮而
特令冠帶祠春秋聞古者賢哲之墓猶往往百世
下禁樵採而復其家而況許公之於以捍王室翊
社稷者乎涵年廟貌漸頹甚者前有司議減會典
所載祀之費又從而籍其故所遺祀田與民間賦
算等甚非所以稱國家錄忠崇祀之意謹飾廟貌
併述故事本末以聞郡二千石俞公故持大體爲

之躍然上之撫按及藩臬諸司撫按及藩臬諸司並報曰祀如故會典所載祀田若干畝其以近年丈量而羨者抵辦無令與民間例賦算生懼世易之後或牒且旁落沒無考請鄉大夫公守移書屬予曰我鹽官廼許侯者始所射桑弧蓬矢之里也　高皇帝曾採禮官言特廟祀之著爲令即周武之下車而封比干之墓也今郡縣爲之葺其廟併題其額而曩之龐雜他附者之祀與祀田之例爲賦算者金罷去即古循吏所稱以經術飭吏治者之遺也我鹽官之山增崇而水增潤矣況今

少傅潁陽公即侯之二十八世裔孫也其所佐明天子日月之際忠貞博大殆與侯千年來後先照耀而許生忠即其族子且聞子大夫故嘗於少傅公爲布衣交得無賜之片言以紀其事照來世乎予于是次第其言而系之以樂歌三章令里之人肄而習之以備有司者之他日尸祝而俎豆焉其辭曰祿山叛起冀方侯提卒抗睢陽援兵絕軍無見糧力竭以亾（一闕）羅雀掘杜矢夜光欖槍滅尋就縛河山流血（二闕）賊不渡淮誰之功唐室且振除殘兇圖凌烟勒廟宮千載

之下問無窮 三闋

劉處士墓碑

博士劉漸堂之諭武康也過苕水上欷歔嗚咽而請於予曰予宋制置使劉公琦故嘗以三千人而敗金人十萬於順昌者之後也由蒲田徙安溪數傳爲乙時以詩而隱於鳳山之麓載縣志已而名希禹者改卜縣治西大父春以弘治戊午舉鄉試病且沒予父照僅十一齡所從大母王暨伯父某某相爲命煢煢守門戶兩伯父稍起家累千金而他徙矣而父獨帷侍大母守故廬以孝養聞大母病且蓐臥者累年由藥餌及一飲一食一切溺矢以上並父所躬爲肘腋滌濯他媼婢不與也事兩伯父如事大父伯父某且沒而遺孤頗孱弱予父又寢衛之得無犯邑壤界萬山中雖與晉江同安永春相齒錯然甚瘠而永春固無驛獨以予邑隸之同安深青驛予父帥邑父老訟之藩臬諸司故獲減半隸永春而予邑之郵傳薄省過半嘉靖間青囊家或請縣撤予先世祠爲路矣予父又帥族諸伯叔子弟哭之縣故得無撤家亦稍稍饒然好賑施間爲子母錢以貸里之人里之人或負不以

責也已而城白葉坂閭里例鬻田以供畚鍤已而予家獨罷及問其自則故嘗貸子母錢數十百緡而無歸者入爲臬庭史德父甚故陰爲之地卒從罷也史出而告而予父始及聞之者如此父以處士從田畝間不及以詩書顯　朝請然亦以忠信倜儻爲閭里先里有鬭不以訟之縣有司而父數爲緩頰而解之間有吉凶社會輒推予父爲社遊重故閭里間無問長少率父事予父而予父亦開襟與之無長少共爲獎借成就人人謂劉君親我也已而病且沒號泣者殆數千人沒之日呼予之兄弟訣曰其葬我法石山中爾輩曾聞漢楊王孫故事乎而兄弟輩縱不爲羸葬第衣周於身槨周於棺愼毋侈費吾之生從儉沒無改又曰生雖無善行爾兄弟其爲我請世之賢士大夫而善文章者揭一言於其墓令百年後子若孫之過而掃稍及習聞予生平槩予死無恨此予所以於父之葬且垂四十年而今獲從子大夫遊子大夫得無如漢蔡中郎之憐郭有道而碑之否乎予聞其言而悲之竊感處士事父母及兩兄類漢孝弟力田其以白衣奮跡里巷且抗有司類漢任俠其以貸子

毋錢覆梁司史而食其報類漢袁盎之不盜侍兒
嗟乎處士抑可謂聞郭有道之似而得其風槩什
二者已予故誦習劉公琦多將略頗嚮往之及聞
處士多嘉言善行於是綴次所聞而書之以復博
士焉

雲南按察使司副使毅齋楊公神道碑

毅齋楊公之爲衡州府推官也聲籍甚友人蔡子
木適爲衡州太守予按節南粤道出衡陽太守同
公帥諸生迎予講學石鼓書院公生而頎長八尺
廣額飄鬚望之輒訝其爲異人已而前爲諸生口
畫大指頗析名實義利之辨予前問太守太守嘖
嘖稱公氷蘗士也已而公錄太守所書其治與行
之最聞御史胡公宗憲且被召入爲御史而胡公
者亦予同年其秉鉞我浙也間亦共予私論天下
士亦時時稱公不置予嚮往者三十餘年矣公累
官雲南按察使司副使致其仕以歸沒且葬久之
公之族子應初來貳我烏程稱公之葬廬陵昭塘
里督學使鄒公善嘗銘其墓獨闕神道碑且謂制
三品始獲碑神道而公錄副使歸也　肅廟以
來詔晉階者三敢爲例請間按誌公諱儲字元秀

號毅齋先世繇忠襄公起家吉水及徙廬陵來世有顯人矣公之父諱珙由梧州府經歷死於戰公僅八齡從太孺人輦喪以歸哀毀若成人稍長痛父沒事太孺人孝以篤行聞及以貲入監中順天鄉試數上春官不第歸而遭太孺人喪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幾絕既葬猶悲號不自已已而授衡州府推官公耻不及舉進士盛爲鏡刻奮礪折節甘澹薄種園蔬糞馬矢以自給官舍蕭然若逆旅其所抱牒治獄省囚書發奸摘伏犁然若老吏郡之人呼爲楊青天云數奉檄徧覈他州郡邑簿某奉

百金爲獻公叱之勿以受然亦弗以罪也當是時公之治行冠荆楚及赴召遠近攀轅遮留不得行入爲貴州道監察御史公生而面黑及入朝侃侃持風裁人呼爲鐵面御史　肅廟時頗事齋醮公於表牋稍稍涉諷詔廷杖四十偶獲千金藥不次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巡鹺河東貪墨吏望風解綬適歲飢公又括贖金助賑全活者數萬人所至檄諸州郡博士弟子躬與之講業論道間謁季路墓墓且崩圮公屬有司括贖金葺之飭祠碑牲石已而按畿以內又按山以西所至多威稜勳

戚貴人斂手不敢犯監山西鄉試公焚香端坐誓不敢違制私閱卷諸藩臬或更侍公獨危坐無倦色其嚴毅類如此是時公以御史累俸八年矣以起甲乙科出爲楚藩司參議提督太和山太和故以中官監之頗橫閙公至戒下日此鐵面楊御史也若輩善避之及知州劉欽命以事忤中官被疏且遂公又力爲辯雪白其事於朝劉卒獲免未幾陞雲南按察司副使公曰吾可以挂冠歸矣歸而杜門絕迹城市屏去聲色紈綺之麗每晨肅衣冠謁家廟或問之公曰對越祖考何敢懈也爲鄉社約務以抑浮息訟爲閭里勸閭里其化之閒就公質公輒以片言解之里人不知有公庭也按節使或疏薦公公亦弗聞也其束髮所好惟數從鄒文莊公羅文恭公輩相與講學於義利名實之辨自少迄老斤斤不失尺寸與寸晚年獨懸一磬於座右以自警令蒼頭曰吾每日端坐或稍昏惰若擊磬數聲公一聞磬聲輒起正襟危坐講鄉約必設御座置　聖諭於其上具朝服行觀禮或請以燕服公曰既設位吾君儼然在上豈敢以褻服見竟日不少惰其沒也無他病脩然而逝類尸解者嗚

呼仲尼云君子哉若人公近之矣予故特表其生平之大者令碑之墓原之上銘曰毅齋先生邦家之楨釋褐筮仕玉潔氷清司理衡州太守亟稱入爲御史以直節名上犯　天子杖之闕庭巡鹺河東適值歲飢括贖助賑撫恤流離檄建書院講學于時展祭前賢葺墓崇祀已而持節首按畿內近臣畹戚股栗待罪激濁揚清權衡不避吏部覆疏獨持國是再巡山西適監省闈焚香籲天甄拔眞材及閱三關烽燧猝窺度險勒陣虜折不支當是之時文經武緯矯矯虎臣震疊中外出之荆南併抗中寺州臣逮繫數湔其盭改臬滇南乞山來歸逃虛匿景竹塵布衣城市絕迹林泉息機表帥鄉里爛然光輝無病而逝或疑仙蛻始也雷轟繼也日霽葬之名山特揭碑碣外史書之永垂後裔

督府常公去思碑

予浙古吳越地塹江綰海以爲鎮一都會也嘉靖壬子間倭夷刼掠州郡覆軍殺將　肅皇帝赫然震怒超擢胡公宗憲爲僉都御史而胡公席天子不世之知而奮身戎行前後斬馘殆萬俘其魁以獻妖氛既掃封內宴然矣及胡公之去非其罪

浙之人不勝欵歎涕洟相與肖其像祠之春秋于今不廢越二十餘年海上之烽燧不至羽檄不聞麾下之士特輕裘緩帶以相徜徉而已他代者來稍稍減其芻糧或給不以時諸部曲亦稍稍怨咨事聞之朝而出兵部侍郎張公佳胤以填之未下車而省中又適践更者民合兵而颺也張公故多大略即傳檄書宣諭中外縛其渠魁散其支黨事尋定乆之張公入爲大司馬而浙之人亦戴而思之事見太子少保張公瀚碑誌中又十餘年萬曆辛卯常公來先是公緜給事中出校文浙上若知督府所故嘗籍麾下者金掘山煮海之士而能賈勇力戰鬭赴袍鼓曩之變特緜掊剋者過耳第時久世易壯者老老者死而懦且疲者半非所謂摧鋒陷陣之舊已於是大爲蒐乘補卒旗幟組練一旦變色未幾公聞寧夏之叛　天子所徵六郡材官者甚亟也遞遞卒三千人命將豪弓矢裹餱糧走萬里道以赴之卒之逆虜就縛而寧夏以平又未幾倭夷間道襲朝鮮據其國都其王竄山谷越草莽　天子仁覆屬國詔出師援之且移督

府所赴寧夏者再赴遼東而又檄督府別募數千
人扼淮揚扼天津當是時中朝所倚浙之貔貅爪
牙不異古秦之銳卒楚之技擊也方倭之內訌山
東淮南及閩海之間殆鼎沸矣而于浙獨能蹲而
虎踞耕者耒耜織者機杼商賈者舳艫相望不以
怖然則浙之田野里巷漁樵畋牧能不移其鄉所
共爲謳吟兩公者於以碑而續之牲石也乎嗟乎
胡公者汗馬於血戰張公者戡亂於既棼而常公
者則又嘿爲制勝於無形均之傳所謂以勞定國
而與民捍患者已然則浙之人士所相與羣而俎
豆不廢者情也亦典制所宜也于因諸父老之請
書其本末而系之以歌曰

今奮若颺西摧寧夏今東蹙遼賊墨嚙指今呼天
騎一闕浙之將今鷙且驤所嚮無敵今金欃槍一鼓
先登今湯盪戎行再鼓搴旗今柱矢夜光力掃妖氛
今捍封疆二闕浙之督府今按南州令若嚴霜今氣
橫秋遣將四征今口畫軍籌海不揚波今腥羶愁
功成身退今耻封侯古之魯仲連今名與天壤同
流三闕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

姚大母壙誌銘

姚大母者余外父高郵州判官姚公旭之母也母陸氏年十九而歸外大父悅閒公玳生子三人長卽高郵公次旻次昊年四十五而歿歿而葬於稱字圩祖阡之麓不及誌且銘是爲弘治六年癸丑也又二十七年而悅閒公歿將卜葬占者以故祖阡當不得堪輿家所稱吉兆改卜之悅鴻里是時

高郵公猶儒生中歲窘賦家益落貧無以改毋之封也已而官高郵罷歸未幾卽又沒沒之日數張目顧兒輩自以不及合葬毋且銘其墓爲恨自毋之始葬以迄於今蓋越六十年矣頃者繼大毋徐氏沒輩旣以乞銘董太史份而合葬之新阡而又痛父高郵公之汲之恨也輒泣而謀於余謂昔者季子適齊葬其子於嬴博之間反而號曰魂氣無不之也余大毋之歸祖阡久矣又何必穴之此而輩乎彼也第曩之葬也不及誌且銘苟無以卒其請則何以報先君子而寒其悲余爲憐而語之曰

銘墓非古也孔子葬母於防封之崇四尺不言銘況竝珥之行非迫宋姬許穆之難則無以顯其節而衰其聲稱世之銘大較多不中古銘法特以烹醢紛績珮璒圖史之略互相矜飾而已要之非古者所以採之江漢之間以錄附國風之意若毋之卒而葬葬而不及合與今之始爲之銘是皆不可以無識也於是次而爲之銘曰　歲癸丑兮曰來復墓木落兮銘始卜告之後昆兮封所獨

鄉進士唐君墓誌銘

嘉靖乙卯冬十月三日鄉進士唐君卒里族相與

哭於其家曰君齠而孤而卒能力學以文章顯其身完其母於婺立其弟於褓唐氏之族起白屋於今詩書之澤盎然阡陌之間者君之才且賢也而惜也君年不永而卒止於此學士大夫相與哭於其巷曰君之才且賢譬之干將鏌鋣使有司早得録君而貢之於天子之庭專一城拜一命當必能攄策效忠以施功名於時惜也一躍而蹶而今露零無聞矣悲乎士之不遇也如此其友人茅坤獨欷歔涕泣設位而私哭之曰君之才且賢不幸而不遇人皆能知君而以悲且弔君而至於君

嘗抱隱憂間讀伍胥傳至行泣於吳市以報父之仇輒流涕發憤思欲得其當以弔其遺風且曰吾得爲伍胥所爲雖死無悔也君之志若此亦可悲也已然君涕而不忍以言於予予亦悲而不忍請於君已而君之志不知其能竟與否及其長子蚤殀而爲書以告予曰吾嚮嘗慕伍胥所爲然胥之湛於江也或謂其不當僇荆王之屍天固厭其不祥也以至於是嗚呼予讀君之書而聞君言則又悲然亦涕而不忍以請於君君亦涕而不忍竟所言於予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

護民無得而稱焉蓋傷其隱行也君之喑咤嗚咽以抒其生平至於没世而不言而人卒莫能知且言之者誼殆類此嗚呼古烈士不是過矣君名玠字晉叔君之先世天長人建炎間始南渡卜徒於湖之烏戍然自五世而上不可譜已五世實生章章生正正生經經娶凌氏而以生君及弟珂君娶丘氏生子男三長守身早殀次守禮次守和俱郡庠生年少而才他日當讀君遺書以卒其志者生女一適沈之屬丘先君卒繼娶黃氏君既卒而守[illegible]抱狀跣伏來乞銘以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葬於某溪祖阡之側按狀所書君之遺行尚多然其細者也故皆不以書而特悲君之所爲廣幾古烈士之遺於是揭而書之以慰君且銘君之墓曰　君之才似鴈鴒夷豫讓不能爲君之所爲三躍擊衣泣且悲吾聞讓也妻不識而友識之嗚呼而銘君者爲誰

隣溪施處士墓誌銘

棲清施先生躬詩書禮讓之澤以教其子孫一傳爲愛月翁儀遵棲清故業不廢而茶陵州公佐膠州公佑及廣東按察司副使公儒又各以經術顯

或領二千石或由御史出爲監司金有聞於時再傳爲處士簡字克廉號隣溪處士以布衣屏跡丘壑無他瑰瑋嶄巖之行以聲稱州里間然獨能引棲清先生之教以抗宗法於族事父孝與弟仲相友善處士既長老而父母猶在堂朝夕候寢膳或歲時召族姓相宴會處士則皓鬚眉褒衣帶而偃僂於前仲亦皓鬚眉褒衣帶而偃僂於後方諸父後先貴盛時恂恂然與仲守詩書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金如田家子不作氣勢以狠籍人晚及諸父漸零落則又繩繩然與仲守詩書

禮讓以帥諸昆弟子姓諸昆弟子姓或第或未第然各纍纍然以經術紹閥門戶至今不輟也故施氏子弟出則與絃歌之士相俎豆退則與阡陌之子相俛仰訢訢如也與與如也蓋未嘗敢以睚眦人人亦未嘗睚眦之者昔漢史嘗稱萬石君家以孝謹聞雖齊魯諸儒自以孝不及予竊謂施氏近之矣郡太守嘗廉處士行而賢之檄縣長吏揭書其名於亭召之鄉飲而令給冠帶金謝不受享年七十而沒是爲嘉靖庚戌十月二十八日也配姜氏子男一適李思望孫男可大等七

守成卜以某年月日葬於姥溪祖阡之側而來請
銘予母李孺人棲清之甥也予故聞處士家法能
世棲清先生之教以爲閭里勸因許之銘銘曰
昔漢石氏以孝謹稱父子篤行累世組纓猗歟施
氏席彼家聲書之墓宮以永令名

太學沈君墓誌銘

始予宦金陵客有沈君嘉謨者携二子過焉坐而
貌之退然衣不勝質行君子也與之語其息深深
如也間出二子所著文章讀之矍然與古人之至
者相隱約非他經生賈貸爲者予頗異之越甲寅

君卒且葬不及誌其墓明年二子抱友人姚君狀
來請銘按狀君之世系宋以前不可攷勝國時有
諱文者家吳江遂爲吳江人文生文浩嘗從
高皇帝宿衛禁中文浩生敬敬生奎奎生漢漢即
君父也　今上即位初漢由進士拜刑科給事
中頃之贈父奎如其官累遷戶科左給事中當是
時給事公以直諫顯竟以議獄忤　上旨罷歸
給事公少負氣魁岸自豪既罷歸觸觸不得志於
是託計然范蠡之業與世相浮湛權贏縮盛田宅
或累貲鉅萬而閭里之間望之者稍稍起矣君入

則連諸昆弟以匡振給事公出則薄取厚與以謝
閭里故閭里之間聲稱君而亦陰以善給事公給
事公既以貲毓綺紈結賓客而君之雅好特澹寂
於給事公所向頹然無所合若不當給事公者然
事給事公獨謹故於綺紈賓客中亦未嘗不極鮮
腆承之給事公數北出遊洞庭虎丘諸佳山水君
亦輒供張屬諸昆弟連翩左右酒酣迭起前壽或
故爲六博樗蒲之戲相勝負以繆給事公給事公
亦往往解顧而罷給事公既衰且晚不獨厭故時
所習羸縮計不欲爲而由諸公子善承其間且忘

向所爲觸觸罷歸者君之力爲多也君性愛善恐
故於諸昆弟中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絕不爲睚
眦而諸昆弟卒未嘗有睚眦之者其遇姻族里黨
也亦以遇諸昆弟者遇之自少至長老比相友讓
絕不爲睚眦而諸姻族里黨亦卒不聞有睚眦之
者閭有急或昏夜往請必給之無靳色其償與否
不問也有不能償者往請輒又給如初其力不贍
與否亦不問也人以是爭相引慕爲長者一日行
田間有一兒杜姓者從羣兒戲獨異君間視而偉
之因抱與俱歸廟見而名之曰偉令兄事長子位

弟少子倬而子之若已出已而偉果以尚書舉于
鄉嗟乎君旣起貴家躬潔白長厚之行以佐給事
公又能信之諸昆弟以及姻里族黨而推詩書之
澤播之後裔庶幾乎古之翩翩公子者已君少補
弟子員數射策不第以貲補太學生射策又不第
遂棄去專意於教諸子以究未卒之志而其教諸
子也必本乎六經闖洛之說故長子位中子偉自
弱冠讀其文於金陵時已嶄然露奇氣與今之學
者不相及今雖或第或未第而要其所至殆夏然
騁于精微而未見其止矣君母徐氏贈孺人繼母
俞氏封孺人娶盛氏生男一卽位女二長適周甸
次適曹大武繼娶夏氏生男一卽倬側室某氏生
女一聘鄭時可孫男一女二亨年四十有八其塋
也與盛合於柳胥村之原卽給事公所故塋處銘
曰
吁不及專祠父之宮銘雖或後猶及其封文
章之耀聲施未艾兮 墨書玉冊乎其中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澤山張公墓誌銘

僉都御史澤山張公病且革執予手而曰君爲我
書其墓嗚呼若公者世之強幹之才也天假之以
年而遲之祿位以究其志庶幾乎古之所謂戮力

王室綱紀四方者而今且沒而公之業止是耶公名濂字子清甫弱冠舉浙江鄉試第一已而與予同第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以能聞因推擇爲吏部當是時諸爲吏部者所當進且絀天下之賢不肖其權歸于執政者十之九而聽吏部所自得爲者十之一諸郎署不得不共爲渰淟洄涊以相浮湛間有守其職以抗者輒坐罪去而公之入吏部也既以能顯聲郎署間執政者業已器重之又適兩執政者互相搆其一敗去公數畫策關說執政者指故所嫉而欲擊去之其人不肖也公聽之矣賢也即前說之曰某故所忤門下者然頗竊時譽孰若姑置之而以顯君侯之能容乎或指故所私而欲顯擢之其人賢也公亦聽之矣不肖也即又前說之曰某之骫法毀職也如此其所獲罪門下者甚矣而君侯復私之母廼甚其忌而分故執政之謗且訕乎執政者往往顧解唯公指顧間有不得即入以告於太宰出以私諷執政所故帷侍而親信者故公獨能反其權於吏部者十之九而姑以聽執政者十之一公又力以抑奔兢振淹滯爲職其按資未及而或援之者力雖才智亦犢之

其按資已踰而刺不及門者雖孤遠亦亟之矣一要負缺衆或私指曰某有力當不次補之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衆或私指曰某負缺按故事當補某輩矣已而公所補者某蓋衆所謂有力者也故公之典銓曹舉賢任能進則以才獲信於執政而退則不拂天下士大夫之望公亦數自喜後先郎署閒而能以直舉職者數十年以來一人而已已而公以能擢通政提督膳黃然公亦以能爲世所搆向所忤執政而進退之者人日以衆怨日以深其所從中而巧

擊之者日以力會虜入寇公以守都城有聲遂出公爲僉都御史提督畿南北諸郡屯田事矣蓋以使能爲名而寔遠之也未幾公坐訕左遷公不就卽拂衣歸歸則買山列亭榭種名花異卉又別穿池種五采玳瑁粉黛之魚仰而嘯俯而臨流以自適多買名姬以恣歌舞當其秋深而蟋蟀時鳴也檻蟋蟀之善鬬者共諸名姬分席而博博而負者則携金治樽罍上下山池間露零星稀未歇也士大夫或以規公公不顧鳴呼古之賢智之士固有溺於酒溺於奕溺於丹砂冶化至死不解慾要之

彼或中有所負以自沉酣淋漓於其中而世莫之識故曰溺也者匿也韓昌黎之所謂有托而逃焉者也若公者無廼以才適當世位不究志而遂以聲妓躑躅自溺而終其身者歟嗚呼君子之得志而聲施也則龍躍否則蠖屈而已此其所以以道御命而進亦可退亦可退亦可也賈生遷長沙而爲之賦鵩而亡昔人猶悲其志而惜其量也予於公能無仰天而欷歔流涕也乎按狀公之先世家於汴宋高宗時扈蹕入浙遂占籍仁和張氏族譜自仁和始十幾傳而爲鵩鵩生綬綬生某號愛山餘公父也鵩以來以貲甲郡中又能手詩書以教諸子孫而族以科第顯者後先相望焉及公爲吏部驗封司主事贈父愛山公如其官母吳氏妻某氏俞贈安人已而愛山公加贈爲稽勳司員外郎而兩安人亦俞晉爲宜人宜人子男四曰某某女四適某某公之同祖兄按察使使瀚弟武庫郎中洽俞以材行聞於世予故共公之昆弟爲綰帶交而公尤深方公之爲吏部也尚書唐公龍亦謬以予能由儀制調爲司勳公瞿然喜頗期兩人功名相推挽已而尚書坐事免予亦外徙而中或有幷撼公者公

笑曰吾不及與之同進當亦與之同其退可也
公之慨慷倜儻之氣類若此嗚呼予安得不哭公
之慟而爲之題其墓以復于公也乎公之沒爲辛
酉七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明年某月日葬於某
祖阡之原其銘曰　公之始孕母輒異徵夢曰墮
懷中夜有聲占者布策兆曰腹鳴天或錫祉爰及
後興維公之生歧嶷非常童齠倏賦蔚乎雲翔年
甫弱冠首舉於鄉文章之名遂傾四方已而射策
羽儀天池授官西署聲擅一時讞獄諸疏公手勒
之題名漢柱光溢庶司及改銓曹明揚攸職舉淹
振滯抑讒屏墨孤矯之士不以遺佚肘腋政府雖
顯亦擊當是之時公爲能臣譽望四馳娟亦及身
會虜入犯燧屬　帝閨校士徵兵雜遝魚鱗公
以納言徒爲右丞　天子璽書督屯幽恒名曰
使能細柳列營籍之外補妬口朋興公既左遷解
組拂衣翱翔竢時公卿可躋豈公之抗一折不支
黃鵠高翔矯繒靡施免官來歸臥於中丘託盟蒐
蠡比迹留侯睥睨一世恥屈貴游買山種花穿池
引流名歌選趙艷舞徵齊檻蟲而鬬負者攜璧挽
星席月鳴葭揚絲客或勸仕羞以文犧病既彌留

執手引訣公掀予髯笑而不答左右若遺僅託書碣書之何以天地一噱

傅孺人墓誌銘

予過錢塘太醫院醫士一峰傅君好賓客數治酒罍從予或諸賓客西湖南屏諸山中予共諸賓客數愛之而忘其疲且去也他日醫士君攜其子思道從予治文章思道多雋材然退然若質行君予也予頗怪之已而醫士君之婦王孺人病且沒醫士君與其子抱同年友人王大理君所爲狀來請銘且泣而曰吾之數獲從君遊及諸賓客間不予厭以吾婦之治其內也又顧其子曰兒輩事君唯謹以吾婦數手詩書及采曲禮孝經之旨以姆字之庶幾乎古之彤管之誼也而今且已矣又泣曰此兩者君之所及覩且知者也方其閫處則以績紉自將煢煢然婉約惠順以事其母母故懽甚者母病或瀕死則剪股以藥嘗之而母徐及甦以起也及其歸予爲婦則以井臼自將煢煢然婉約惠順以事其姑姑故懽甚者姑病或瀕死則亦剪股以藥嘗之而姑徐及甦以起也內而執予巾櫛者三十餘年移其所以事母與姑者敬共之而未嘗

懈也外而施諸妯娌娣姒姻族婢御之間亦移其
所以承我者一一厚遇之而未嘗有間也其他爲
婦人女子所最難者于兩家方以貲雄里中兩家
娣姒間共以璣翠刺繡相高婦獨持以素婦謝諸
璣翠刺繡一旦從婦人後甫年十四其所操鹽米
人若故田里之媪然者此數者聞
戶之德不外見君之所不及睹且知者也沒之日
不特于爲夫者之哭其婦子之哭其母而閭里之
嫗馮棺而號潛然出涕至不能止其於古之賢士
大夫之喪而巷哭者無以異也君得無一言以識

其墓令婦之氏或得次於古者國風所載也可
乎于既聞醫士君所稱孺人賢及讀大理君狀大
理君之內孺人母弟女也大理君言故質其所耳
熟於內而稱孺人賢亦大較與醫士君合孺人父
諱鑾母沈氏生子男一郎即思道太學生女一適縣
學生蔣爾德歸醫士君三十八年而沒嘉靖壬戌
夏五月十七日也卜以十月某日葬西湖某山祖
阡之次按狀傳故仁和褚塘里人元某年間提舉
君以其族顯入我　朝永樂間保安州公潤由鄉
進士起家至二千石以治行聞於時于覽睹醫士

君父子翩翩有儒者風要其所自又繇孺人之賢相其內外者如此嗟乎可以卜傅氏之慶遠及苗裔也已銘曰　西湖之陂兮孺人之魂之兮環珮乎翱且翔兮西湖之宮兮孺人之玉攸封兮環珮乎千秋其藏兮

太平府知府小陵吳公墓誌銘

予少君八歲束髮從君遊卽兩人深相推附爲綰帶交師事一菴唐先生當是時予頗以雋偉倜儻自喜公獨退然左繩右墨恂恂如也予讀書務大旨好窺古六經百家之奧而其爲舉子業也抑數逸於有司尺度之外而君獨句而比之字而櫛之以劘切其間予兩人者宮商不同調然其音節之鏗然以響而淒然以至或聽之若歌文王孔子之操而相和鳴也雖予兩人抑不自知之者予以是甫弱冠輒聯君以第於鄉已而予既前君舉進士宦遊四方所至或偶竊聲名擅聞一時矣然忌亦隨之由縣吏入爲儀制爲司勳未幾出徙外郡已而召還南省又未幾再徙臬邊徼所被怨家者之挾執政以朋姍而摧擊之必窮其力甚且削籍來歸而其所當滃滃訿訿之口猶時引弋矰而未已

也此無他予既遠君稍稍以其所自喜者劉賢盛
氣爲吏業耻爲渰淟泂涊以相浮湛而又頗好著
文章時時引胸中之憤咽慷慨叱咤淋漓而發之
乎詩歌嘲弔之什以詆刺當世君之嚮所謂左繩
右墨以相劘切者葢不及矣君後予十二年始舉
進士第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晉員外郎晉山東司
郎中守刑部曹若干年輒引故所持繩墨以禔職
而卒以無寃獄也已而持節省獄蜀西南徼亦引
故所持繩墨以省蜀西南徼其所平反減死論戍
者三百六十四人囚置驛傳亭障之間及他輕等

者一千二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人而卒亦
以無寃獄也還奏事於　朝以最聞而出守太平
太平者　國家輦轂郡也其所綰南北厨傳與
中朝勲戚勢人者之家蜒引窟據其間葢亦聱牙
矣而君躬忠信愷悌之資又特引故所持繩墨勉
爲拊循其間不特郡之吏民共翊戴君而南北士
大夫之馳傳而過者與勲戚勢人之故爲憑陵郡
縣者抑且稍稍心醉君而相與爲聲名當是時君
以治行爲二千石最君之友朋之跡半中外然獨
時時引顧予且謂予之器與識或可席　國家之

緩亟不當錮之巖壑爲也亍抑雖以罪廢然猶冀
君通顯於時爲世聞臣則亍兩人所少共推挽者
其在亍也擯抑不偶而竊於君乎取償之矣君又
未幾卒宛然以死嗚呼亍不能爲君繩墨以遊於
世故動而竊譽而詬亦因之君能爲繩墨以遊於
世矣而其所罹又卒若此豈兩人者志同氣詖同
而其坎壈不偶也又同故金置之崩沙齧谷之湍
而不及以一試之明堂廊棟之末也乎君既沒而
當塗令沈君子木爲之殮闔郡之吏民攀號者累
日相與紼櫬遮送之江撫按諸監使以下悲君之
沒而得民之深也亦相與撥其治行而祠之名宦
其喪之返也君之父母昆弟哭於其家鄉黨姻戚
哭於其巷海內之學士大夫其所共君遊者無問
遠近潛然出涕移書而弔曰天之厚君之德而嗇
其年也如此亍哭之慟幾絕非以慟君也痛亍兩
人學道之同亍一切所自顧頑且懦不得於君乎
鑱磨淬礪其所未至以附古人之友誼也君享年
五十有六君之子卜以某年月日葬之某里之原
來乞亍銘亍痛兩人之深交故不及詳畫君之細
行而特次其所兩相附而遊者如此然君之賢也

抑可以概見矣君故崇德人大父翁某贅歸安韶溪里顧氏於是君之父翁悅蒙顧姓君仍之初諱唐而君之第也始及返故姓爲吳諱一儒字望魯吳本延陵季子之裔也故號小陵君之始爲舉子業也父翁以窶奪之屢矣君獨托外祖家爲裹糧遊而予之裹糧而羨也則時或以分膳君而助之遊君故得以發憤乎詩書而卒其業以成其名及君之爲刑部主事也封父翁如其官母徐氏妻錢氏並爲安人里中人或相與侈君且曰吳翁之不及教子以經而卒貽之以其榮也如此君有子男三曰人龍人豹人驥並肄學宮才且良惜也驥以捍母中盜流矢殀死矣女一適陳某孫男六曰某某某某孫女二系之以銘曰

相彼黃鳥兮友生其焉求窈以深藏兮宮之幽楸其寢護兮日月之流詩書不恌兮后昆其庥吁嗟吾銘兮慰茲丘

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塟墓誌銘

予外大父守素李翁珪農業起家而外大母施孺人復佐以機杼家故頗饒已而伯舅氏觀稼公深稍稍世其業而昌大之仲舅氏怡稼公淵入則傴僂以事其父守素翁出則傴僂以事其兄觀稼公

而邵母之少而歸公也又往往移大母所以佐翁者以佐公予兒童時讀書外大父家習見公躬督諸僮奴以耕於林墟之西星而出星而入雖風雨寒暑無間也及予罷官歸數過翁翁且垂白年七十餘矣無不時時然者又習見母躬督諸婢妾以織於其家篝火而作篝火而息雖風雨寒暑無間也而其老也亦無不時時然者故田之所入數以倍他人織之所鬻他販者來數爭操厚價以購之雖里中轉相效弗能也故並觀稼公累貲而富遂以甲于里邑中爲名族然公篤於行而訥於言遇

諸昆弟賓客恂恂如也終其身於鄉黨隣里無以言相睚眦者母櫛於繭絲而略於牀笫諸妯娌娣姒訢訢如也亦終其身於婢妾以下無以言相磡磎者嗟乎史遷嘗稱石氏雖齊魯質行諸儒不及也漢嘗詔求孝弟力田若公者豈庶幾其近者與公之子稷以貲入爲光祿署丞而里中人或高公之年與行欲按例以請冠帶於公公辭不受已而又欲按例以請賓飲於郡太守之庭郡太守或聞行且下牒矣公又辭不受公之沒蓋隆慶戊辰十二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九十有一母先公而沒蓋

嘉靖四十五年月日也享年八十有九女三人長適唐某母出次適工部主事沈某次適屠某妾某氏出孫二人某某孫女一人贅稊某太學生方光祿君年涉五十而殤猶未舉子里人曰質行若李處士而無孫天道其無知也乎已而孫嗟乎於此抑可以占公之概已光祿君以已已五月十有三日合葬公與母於白雲之祖阡予公甥也廼次其生平爲之誌而系之以銘若公之世系邑里則已詳次伯舅氏觀稼公誌中矣故不及銘曰公之生也阡陌於父兄而其沒而藏也卒祔於其宮母之歸也并曰於姑翁而其沒而藏也亦祔於其封嗚呼吁嗟兩世兮黃壤其攸同

趙長母墓誌銘

古者歌公卿大夫羔羊素絲之德必本之關雎鵲鳴之助由今觀之其於田里服賈也亦然母李氏少歸趙長君甘苦約操井臼事翁暨姑雖雖如也於是長君以其家遺母出而行賈江淮間長君固多計然之畫本鹽筴善取盈縮謹筦鑰其趨時也若鷙鳥以此家富溢猗頓而推其所自母之助爲多也長君既起家稍稍禮文儒及其子某及姪某某

從之遊金稍稍以經術進其子某以貲入爲太學生而姪某且舉進士官監察御史爲世聞人母於時無論已所出與仲父所出金內督而厚護之御史君被節所嚮甚且以子不及養爲恨泫然慾泣也其他處姒貳及婦以下動合母儀恩而有禮母雖未及習古者瑀璜圖史之節然而天授之也如此以故家之饒且甲閥以西而母猶服故時衣與食如少窮約時無異也閒或諸子姪輩歲時奉觴上壽以瑣翠進母輒拒不納也享年八十有二病革張目顧兒以下曰願汝輩世積行累仁一鄉稱善焉吾瞑矣他不及嗟乎母之懿行彰彰若此豈非古者鷄鳴之遺乎哉長君故以例授散官然非其好也鄉之人以其行類漢長者呼曰長君魏中丞題其墓不書散官而書其行曰趙長君予乃系之曰長母益賢之也亦侵婦從夫之義也今其子某以某年月日啓長君窆而合葬請予誌嗟乎嘗聞蜀婦清用財自衛不見侵而秦皇帝爲築懷清臺以風勵之漢太史公書其遺事傳之到今予其能無書母之里及世系已詳魏中丞誌中故不及銘曰　生而佐長君今稱素封沒而合塋今千禩其

同官銘之石今昭無窮

處士俞前江生誌銘

桐江之濵有俞處士年且餘七十矣名紘世俯江流而廬故號前江能以理道自勝不爲外物所侵牟事父母孝與昆弟悌性行故飭然亦多骫骳自少至衰白擇地而蹈不失尺寸人或有過輒面批之故閭里姻族閒悅服其行誼而亦稍稍懼其威稜中歲多病閉戸不出擁膝趺坐處藤蘿翳凡絕不與世人接垂三十年客過之屬深知者楊前刺問樵牧數語而已他往往謝避不相見大較類漢獨行亇雅從處士之兄教授舜材鉅野令舜卿遊故習聞其生平間嘗投之以詩曰伊人渺何處家住白雲深流水牕中瀉煙波掌上臨幾廻抱犢浴一曲滄浪吟秖許披裘曳閑來拄杖尋又曰猶聞可隣處心與病相安閉戸閉爬蝨逢人懶着冠採花調露飲煮石和霞餐即此長生訣何須羽化丹

里人聞而咏之以爲實録云縣令嘗牒其行於郡二千石及督學使君飲之學官三強之始應已而復引

天子明詔寵之冠帶榜其廬曰齒德當是時邑之遠近矜而榮之萬曆庚辰夏四月予訪

雲巖歸拜候於其廬處士始着冠令兩童子左右
掖而揖曰吾獲見枕屭死且無恨矣并屬予誌其
壽藏嗟乎處士於世所競一切抹鎩獨留意於身
後之名也如此抑可以槩見其微矣予於是爲之
太息謹綴其行而系之以銘授其子汝彝使異日
鑱之其他世系爵詳家傳中故予不及銘曰　嗟
彼高山之深兮氣鬱鬱以青葱内枕辛而左右兮
外引巽以千尺芙蓉之峰攬江流其若帶兮茲所
謂處士之宮固爾墉厚爾封百年之下過之者當
陳溪壑沼沚之毛以庸乎俎豆之容

陶處士聾齋墓誌銘

陶處士聾齋者秀水人晉長沙桓公侃之後而能
以風概聞於其鄉鴈湖間者也諱坎字大本少多
奇崛讀先世以來家傳數沾沾喜及聞長沙公運
聾故事輒自號曰聾齋公初起家博士弟子員以
博物洽聞名後且棄去以詩酒自豪然負節俠立
然諾行必擇地而蹈斬斬然不失尺寸族屬幾千
指公稍稍按古宗法以抗族公屬支庶而族之衆
不敢不倚而事之如大宗也家世饒貲絫鉅萬公
以什之九歸兄坤及仲季輩而僅以什之一自托

脫身出別築數楹於荷花水之上欣然樂也已而
季弟沒公復拊其孤與諸兒等少聘給事中陳公
諮女及給事中公入朝墮馬死家且散矣公娶其
女幷收其子翰而督教之翰卒舉鄉進士累官下
大夫族之方伯公照沒而無後他後之者與其贅
壻吳中勞其產而兩相鬩也然不敢以訟之郡二
千石及縣大夫而以聽之公間或有解橐中裝私
公以數百金者公輒怒不受公復徐徐緩頰爲兩
家分曲直而兩家卒亦帖服里有鬼爲人聲而祟
者請道士書符呪水而舞劒以禳之然鬼數嘯道
士亦辟易不能厲已而公出片語譙讓之鬼且避
去卒不爲厲也嗟乎公之誼篤於族及於姻黨信
於閭里甚且鬼物亦憑之以攝可謂傑然烈丈夫
不負桓公以來世傳矣享年七十有八與其配陳
合葬於陽宇圩之原然公既脫身出家益窘或四
壁立其所生子男三人曰鑾曰鎬曰鑿孫男七人
曰天漢曰天池曰天河曰天津曰天濱曰天法曰
天淵曾孫男又七人其食指衆多而甑且晝塵矣
天漢携其子國楨過補弟子員
間從予遊爲文章其所朝夕口之者如此已而抱

其族韶州府推官廷錦狀來乞銘予於天漢不能
辭而按公行大較多中古銘法銘曰　長沙沒世
數易公其千年之齋兮猶擁鼃氣虹矯行錐畫支
庶憑鬼且辟揭而書之鑠之石昭日星亘無極

宋處士梅川墓誌銘

亡友宋君之儒字文衡號梅川吳江江南里人好
詩奕善爲摹畫顏歐以下書法其爲人言若不出
口行若不勝冠與屨窘於後母弟以先世來所遺
田業恣之脫身出走遊江湖間一日過草堂予揖
而進之共座上客相對奕互勝敗已而稍稍與座

上客分曹賦詩詩雖不甚工然亦多韻折數傾座
上客歡遊不厭也予留而客食之久之并携妻及
其二子天祥天祚與俱來予復掃他室棲之君亦
解客遊裝買田數畝予間携之出遊名山水間仰
眺弁俯瞰茗雪南浙錢塘往來西湖煙波之深已
而東入會稽訪禹穴尋若耶又嘗南浙嚴陵登釣
臺過齊雲巖歸且挂席太湖屐遊七十二峰復謁
泰伯季子祠北入錫山由毗陵迤邐金焦北固以
望海門君未嘗不從抑未嘗不以詩與奕相追躡
當其飛泉懸崖攀蘿捫葛揚舲鼓枻噴濤弄月君

數共客相宴酣淋漓不知君爲我我爲君形與影
相隨以嘲且唁無間也萬曆壬辰春予浮家過練
溪之澨君亦并携傍予而廬久之病且革享年五
十七歲予解裝殯君含斂衣衾棺槨以下金如禮
葬之練溪餘字四圩之上時癸未四月十日也堪
輿家張君且謂茲兆也從卯而西迎涵山以爲
屏其所引溪之水而左右注若綰而帶也後且昌
銘曰 生無資兮于我近死無歸兮于我殯藏之
山水兮後昆其振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吳君墓誌銘

予少時習聞長老云吳江曹桐丘公蓋詹宕士也
當 孝廟時讀書中秘者九年出爲刑部主事
員外郎累官廣東按察司僉事以歸而家無裝家
無餘貲所共賓客社遊以沒齒不勸者第詩歌繪
畫而已予頗嚮往之而太學生大武宇子文公所
擇其仲令州判諱應仙者之子以繼長子禧者也

禟生而癇不諳男女事公故嘗聘名家錢君皓女然未敢娶也以情辭錢君錢君不聽公不得已陰遣他所畜沈氏女帷侍而嘗之然夫之不諳猶故也再申之錢君錢君不得已而解盟以別聘於溫女私聞輒自經死事詳給事徐師曾誌傳及山人黃省曾所爲雙節記中未幾禟以病沒按禮不及娶而廟見不當立後公既憐錢死且沈復誓守錢故帷以終其身也里人籍籍稱雙節於是不得已而命君爲之後君後禟而禟所故受桐丘公田九百畝而羨君且世之矣而合州判官私念君以外諸子猶八人田額故少也君請爲諸昆弟瓜分之於是君僅受田三百畝而餘六百畝而羨則以均之昆弟久之君且痛雙烈事猶未得按國家之旌如制也以狀白諸文學諸文學白之縣而府而御史臺會　肅皇帝萬壽例不得以死事聞而沈時且年浮七十矣故獨以沈疏聞武涕洟不自已又數年而他御史來君復白故文學申如初御史臺復疏聞　天子勅禮部如故事於是雙烈女金旌其閭書之郡縣誌而縉紳學士所共相與賦誄而詠歌之者滿三吳間矣合州公之抱檄入蜀

也嘗署州事多彊幹才適妖賊刼蜀州一日攻陷八城擄其令去合州公奮劍糾故所撤土兵襲敗之俘獲無算奪還賊所擄兩令行且議功竟爲他忌者所讒卒以罪免免且歸君夜半聞合州有寇輒裹糧疾走蜀赴合州君難舟次沔筮焦氏易其詞曰見父於荆又筮曰兆屠之媼及抵荆州迤邐江埠僅數十武試扣酒家婦酒家婦曰聞有官府從合州來者今尚浮家某寺也俄問寺僧僧曰非嚮所哦詩而題寺之壁者乎從寺僧跡及之父子相嚮泣道路左右聞之並助泣已而江行忽風起舟中衆數十指怖君獨色不變衆曰君獨不怖死乎君泫然曰父且不幸遘兵難今萬里遇荆故徼天幸也即令從父與俱溺死固不恨矣衆共絫欷太息久之俄而風亦尋定其携合州公來歸也君首諸兄弟共色養合州公雖罷官歸無他貲而其所雅好者詩也君於是數招州里間所善詩者共爲社遊病且沒君朝夕匍匐侍醫藥衣不解帶者八匝月嗟乎予於君固未之面也君能捐貲以均諸昆弟又能持憤抱痛以顯揚雙烈者之節而又萬里仗劒赴父難其所感筮筴脫魚龍而孝事之

者如此倘亦醞釀桐丘公故家遺俗流風藻雅于今未歇者乎其他細行若朔望必帥子姪衣冠廟謁內外姑舅之窶必賑恤無令飢且困予不及節而書之第撮其大者誌之於墓若此君娶沈太學祉女生子男六人長即忱而請予誌者太學生次某某某某女四人某某孫男二人長某次某君家世故姓吳歙人其先有自誠者徙家吳江縣梅堰鄉所稱梅堰吳是也數傳至仲遷贅南潯沈則爲南潯吳八傳至綬贅東廓則爲東廓吳綬生瓛而儒林曹翁孟瑜以甥舅間抱瓛爲後故冒姓曹瓛生鏷鏷即僉憲桐丘公也又再傳而大武諸昆弟仍復吳姓故今稱儒林吳云君之沒也萬曆壬午九月八日享年四十有八是年某月日葬北字崗又二年始及請予銘銘曰太學賢關多魁傑猗兮吳君奮節俠母二女皎日月抗疏　闕庭褒雙烈輕千金散弟姪萬里波濤赴父厄桐丘之風軒且傑予題碣石可泐名不可滅

伯兄少溪公墓誌銘

公諱乾字健甫予先府君南溪公之長子也故別號少溪公少跅跎不羈已而予稍讀書爲文章弟

良少卽解節縮力樹畜也府君愛亍暨弟且嫚罵公曰蕩家子遣之從縣有司督鄉賦公又數擁歌妓與諸少年習賭博貲且廢復從道士煮丹砂可化爲黃金者相客遊當是時里中長老半嘖嘖口公半且指公爲俠邪者流已而亍舉鄉進士公倒罷督賦間操貲出遊燕叅數千金而歸府君稍喜慰然倜儻不受約束府君數嫚罵之及見友愛亍與弟良三人鴈次侍而府君抑未嘗不沾沾色喜也已而亍舉進士令青陽公復再遊燕府君病且沒張目顧良曰吾藉祖父遺產萬金然不及券分今且沒其首擇田若干畝以給族之貧者餘則以其沃野者授少子大有次則良次則乾次則坤已而毋李孺人復相繼沒亍與公奔喪來歸公治喪畢始奉府君遺言爲瓜分大較如府君指而亍與弟良亦父事公無間言及亍錄尚書郎出按兵粵州河朔間公亦且以貲爲太學生與四方奇崛之士遊輒又自喜數掀髯語人曰吾固當仗劍當世取功名豈甘共閭里浮湛也嘉靖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寵大將軍大將軍頗收召天下之奇材劒俠而尊禮之也或以公聞大將軍檄而入之

睹公奮髯借箸指畫虜情處若流大將軍錯愕揖爲上客然公視大將軍驕而輕脫似非可與共功者廼辭去歸來乎山中未幾海寇猝起矣東南數十州郡不習兵革者百年而海賈數勾夷內訌所嚮如燬　天子徵天下材官騎士及其宿將以嘗之然師之覆與城邑之陷者朝且夕也　天子始按誅故督府而以歙州胡公宗憲從御史代之當是時永順戍兵未至麾下僅三千人而他所檄召河朔健鬬者之兵先已覆沒賊之鋒甚銳公不得已間出繒餌賊以牽之且遲戍兵之至未幾戍兵至賊且平矣適執政分宜與華亭共爲田竇隙華亭疑督府胡公者爲分宜私人而不當令其以兵成名受知　天子也數私嗾南京臺省爲飛語以撼之胡公窘聞公多奇氣又嘗以丹砂事故嘗與趙光祿善趙光祿即貞吉故所從翰林畫兵事而左遷之者也于是屬公客遊趙光祿而因以關說大司馬張公鰲張公鰲方擁重兵留守南都與督府胡公相緩亟及聞公與趙光祿輩所共游揚大較於是徧以請於臺省故所爲飛語始及稍稍熄督府深德公嘗欲借海上戰功以敘錄之

公竟謝不受已而謁選授廣東都司經歷經歷爲
散僚而公且耻束帶嘿嘿也獨與省城士大夫爲
雅遊久之御史蔡公結及他藩臬使頗聞公習吏
事稍稍以獄之滯且鞅掌者嘗公公輒效方亟公
爲左右手適海賊數百艘逼波羅廟張甚省城諸
士夫故習聞公知兵事十數輩間請蔡假之兵擊
賊不則姑治兵爲聲援以居守當是時蔡以擊賊
屬督府事於御史無與也且疑公以兵自喜一日
漫問公曰若試計擊賊與守孰便而公亦漫不知
諸士夫之請也前曰按兵法此特流賊第先聲以
散之不令迫近地擊非計蔡猶疑公之陰令諸士
夫請授兵而陽謝公以所云也公前奮袂曰事易
知者賊以波濤爲窟遷徙鳥舉假令我擊之東西
奔如捕風然惟提枹鼓嚴斤堠以待之已而他將
飛艑擊賊卒無功蔡始釋然且器公知兵金吏事
矣於是檄署新寧新寧縣綰海而悍有巨猾椎埋
爲姦煮海而富數持令短長出飛語上變告前令
以變告去者數輩矣公下車輒縛首惡餘置之不
寒而栗盡索縣中所詭辭岡上者五百餘章上之
蔡以爲一切舞文巧詆無足治竟得檄諸司報罷

縣故多積逋歲入者僅十二三有司數按空籍徵
之富厚者代輸而貧者鬻子質產而流亡甚且
償其甲而乙者踵相至矣於是一縣爲空公廵下
令第賦新者其他舊所逋負按戶若干擘爲五而
閭歲入之於是衆歡謝願如約而以請於蔡自縣
新寧來逋負者無歲無之苟不爲方略非獨苦民
抑且苦長吏願守便宜如所請蔡韙之且聞新寧
縣之老穉輓輸者不絕也於是例下諸州縣而公
以吏最稱已而觀察陳公道基來蔡以公耳語陳
陳亦間異之牒報海賊數千人列艚入犯陳趣郡
縣兵迎擊之而故總兵兩人以罪罷者冀自爲功
以贖陳以問公公畫地曰不可賊艦之大者爲樓
櫓睥睨伏兵可千人小者半之我舟十不當一彼
方順風而帆且據高而下瞰我其爲飛炮火器若
大山之壓卵也不如勿擊便姑避之第以奇兵張
左右翼覘其深入繞出賊背縱火從上風焚之可
立盡兩總兵卒不聽已而出師金覆當是時公之
聲籍甚故宰相梁公儲家中書公女適王生夫婦
從閩帷間以語言相磋礪而婦自剄欲其婦之母
則龐侍御公尚鵬內兄也時且挾兩家以劫有司

而王生獄繫者累年矣陳閒檄公公獨驗屍係自剄死衆大譁公以手指示衆曰卽如王生欲殺婦其能令婦自爲仰頷以頸受刃邪且爲婦而使夫以手刃之豈所宜有縱不爲死婦恤獨不爲文康公地乎竟爲更爰書而王生廼獲末減而新會縣有弟故殺其妻而以誣兄者絞論數年矣公按屍單所畫傷得其仰手絕吭與足蹠陰處法合立斃不當如獄文所載遲之十八日而死於是召兩家長幼各一人至且令分至他所而參伍之廉得其弟故殺狀竟抵罪當是時稱公爲神明與錢若水

等移判南寧久之倦遊巡按御史朱公炳如雅知公檄留之而不可始聽致其仕以歸歸則郡太守飲之學宮然一再至輒避不出而亓與弟俞罷官歸其爲角巾竹杖社遊山水間里中人或呼爲漢三老而公以萬曆甲申秋九月九日病沒矣享年七十有九沒之日丹砂靈猶左右盼不廢嗟乎公少多不羈假令公學道有聞固當爲世名流惜也不偶數以其氣欲爲國家席緩亟樹功名而卒僅僅以吏業顯下寮間亦可悲也已娶黃氏女一人適朱繼芳繼娶郭氏子男二人曰一相曰一桂

俱太學生女二人適王漢齡施守官俱庠生妾
氏子男二人曰一楨太學生曰用可郡庠生妾錢
氏女一人適李文麟縣庠生妾　氏女一人適嚴
與敬其他侍姬不載載其所生男女者孫男　人
曰明徵庠生餘尚幼乙酉冬十一月某日葬之某
字圩之原即公故所浮家而桑處銘曰公之氣兮
慨以慷公之貌兮髯且張願提一劒兮馳四方抉
虹霓兮奮欃槍數不逢兮河無杭晚入貲兮始爲
郎混鷦鷯兮棲藩墻顯吏業兮附循良非所好兮
辭名韁戴黃冠兮歸故鄉搆洛社兮谿山傍手玉
塵兮共綺黃歲修祓兮挹壺漿年八十兮壽且康
忽仙蛻兮驂鸞翔兩孺人兮蚤已亾窟左右兮臥
明璫載拜稽顙兮銘爾藏千秋之下兮白日光

亾弟雙泉墓誌銘

君沒之三年其子山西行都司斷事夔太學生皐
卜葬於騰字圩之原請予銘予泣而誌之曰君諱
艮字靜甫南溪府君嘗卜授之廬而左右綰二溪
於其間也故號雙泉焉君起田家子少即知田年
十餘歲隨府君督農隴畆間輒能身操畚鍤爲諸
田者先其所按壤分播薙草化土之法一鄉人所

共首推之者已而樹桑桑且數十萬樹而君並能
深耕易耨輦糞菑以饒之桑所患者蛀與蛾君又
別爲劖之拂之故府君之桑首里中而唐太史應
德嘗銘其墓曰唐村之原有鬱維桑兮生也游於
斯死以爲藏兮蓋善府君之治桑而沒且歌於其
墓也而不知於中君之力爲多故其桑也亦一鄉
人所共首推之者君之田倍鄉之所入而君之桑
則又什且伯鄉之所[illegible]故君既以田與桑佐府君
起家絫數千金[illegible]繼也君又能以田與桑
自爲起家絫數[illegible]已而君遂繇白衣入貲

爲太學生又以貲爲郎授河南布政司經歷按君
之涖官亦輒以移所以力田與桑者而守之以媚
上臨下嶄然不失尺與寸故裒然有聲稱然亦無
他宦遊術以結納公卿間也故僅改大寧都司叅
軍而致其仕以歸歸且適予與伯兄南寧公俱罷
官歸也當其社遊南寧公年六十而拄杖於前予
暨君亦且鴈次踰五十而傴僂匍匐於後如是者
絫二十年故里中人亦共羨之稱爲三茅君云南
寧公沒僅七十日而君復相繼逝蓋萬曆甲申冬
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嗟乎君不及以詩書顯宦遊

然抑及以篤厚先井里其臨財也廉其與人交也
信於里中人絕無相睚眦而或以緩亟請輒爲兩
家緩頰以解而無不德覆之者當是時里中人共
呼之爲素封或呼之爲漢三老然其沒也猶若有
賫志然娶施氏所産子男三人曰夔曰龍曰皐君
既瓜分之三子三子金各能世君之業以饒里中
矣大較田廬及貲金萬金且溢而君之末年忽以
房中嫗鈕生子男一明年四月又遺腹一姻族間
或按君故厚豪中貯然其沒且亟獨不及按前所
瓜分三子者而以均之後二子也爲飲恨處子獨
不然竊謂龍雖蚤沒而貌夔與皐似金能不廢父
志者異日二子之稍長且婚夔輩必能以君所飲
恨處而善收之矣予嘗手次本末已詳祭文附家
乘中女四人施出者適沈叔陽愼立德嚴祇敬他
姬姚出者適嚴至孫男五人文徵獻徵俱太學生
鶴徵瑞徵慶徵孫女三人長適太學生皇甫熠次
字張某次幼銘曰問其服業力田與桑問其爵秩
墨綬銅章問其壽算七十而亾伯兮季兮肯構肯
堂仲雖蚤殀婦則頡頏所最痛者二孤之呱呱以
泣兮猶童而襁吾將抱且携兮以慰爾於玄壤吁

嗟乎白日其光

來母錢孺人墓誌銘

予師菲泉先生沒而葬沈家山之陽許方伯公應元誌且銘之者垂五十餘年于茲矣師母錢孺人年十七而歸先生三十而孀頃且八十二以沒其孫拱日匍匐過草堂跣而請誌予菲泉先生門下士也不能辭竊按先生家世貧生而岐嶷兒童時聲輒與漢禰衡孔融等而仁和錢公某擇婿井里間稍稍聞先生雋穎不羣許聘者久之南峰公以故窶不能納采也適其配孫母病且篤強爲委禽焉當是時母亾姑脫身繇璣翠間習筦鑰操井臼上以善事翁南峰公及其繼母趙下以脫簪珥恣先生出遊且誦也未幾先生魁浙省第二報者至母獨不色喜且泣而告於姑之祠擗踊而號蓋痛姑蚤世不及遲先生之一第也予少執經於其里而聞之者如此孫母沒且久而南峰公猶鰥而匹處母擇其帷中之娣姒以執巾櫛於公已而先生又舉禮部第二令奉新令丹陽入爲職方調膳部郎是時予尋舉鄉試往來邸第間數睹南峰公所舉少子汝頤與孫獻策獻功者相肩隨母並乳而

衣食之無以間茲又孑所從先生於宦遊而習見之者如此頃之先生錄膳部病且沒母於時括先生所故教授諸生與從吏以來所貯圖書及他田宅殆千金而美或謂母當私之母不聽盡傾橐中裝與圖書田宅金聽南峰公三勞而瓜分之絕不以靳也又十餘年南峰公沒或謂公所舊爲瓜分者似無當母亦謝之若不省也當是時人呼母爲賢母又乂之策輩卒以故所瓜分者瘠又婚嫁雜沓至漸不支而耗矣孑罷官歸始及悉母養發之不給也稍稍歲遺粟帛以佐之而母卒以家之落

鬱鬱無聊又哭少子功以盲廢頃之又哭長子策隨亦病沒矣其沒也猶張目左盼孑所携木而顧孫拱日曰我今沒猶藉而祖帷中士所及蚤爲棺而待我者笑而瞑拱日泣而聞之孑者如此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竊痛先生不世出之才卒一躍而不留所遺母之嫡處者餘五十年零丁孤苦坎壈百折不及一日卯酋輾眉其間甚矣其可爲持酸而流涕也拱日以下曰拱恩拱璧拱朝拱極曾孫曰與琦與庠與彥猶當有鸞翔而鵠峙者拱日卜以某月日合葬於先生之兆系之銘曰年三十而

繐帷空又五十二年而合墓宮固爾封福祜同上不見白日下不及黃泉於萬斯年昭無窮

歸安縣少尹孺溪楊公墓誌銘

我歸安貳尹楊公始下車望其貌則龐眉紋顙業業然如不勝殆以道自勝者也已而與公膝席則恂恂然不出口間出數語品畫古今又犁然溉於心也覽其生平文章所著之什大較噪括古作者之旨而非世之侈繪剽獵以爲工者予稍稍異之及扣其自公少從諸生時古林沈公楚侗耿公輩金檄召相與帷而納之弦誦故其數奇進不能掇一第翺翔王路而退則醞釀兩公者之深以教授里中里中之雋且秀者數十百人今金鱗次雜遝以進戶外履常滿而公間貰衣甑以膳或不給也當是時公之聲問已裒然州郡間不異古所稱明經獨行之士者已及以次齒貢僅貳我邑貳之秩既卑不及引其職以見知於上官予頗爲緩頰諸公間而公之譽望稍稍起行且欲書其最以薦之朝未幾公病且沒矣貧無以爲殮令或分其貲以殯之而公之喪猶不能返之故鄉也伯子某仲子某千里來奔間過山中匍匐謁謝且抱狀而泣以

誌請嗟乎予知公之賢於其生也不能直之當路其沒也又焉能不爲之書以待之身後哉按狀公之先世貴溪人繇選一公挾貲賈順昌占籍焉今且十世而詩書者絫絫不輟矣公名烈字武卿號孺溪大父觀爲嘉興丞父懋爲吉安訓而公少旣世家學強自刻礪事父母孝其所力古之道嶄然不失尺與寸里之人習其行而尊事之公之來貳我邑於俸入外不他受一錢老蒼頭爨馬矢以供饘粥方其赴官也携諸子而訓之曰吾少慕高節今且從吏不能爲若輩温飽計若輩第自努力耳

嗟乎公之服官僅朞月其不幸而沒也卒無貲以返櫬其亦皭然不滓者已子男四曰霈曰霫曰霢曰霏其以墓銘請者霈與霫也僉高才生而能讀父書者其墓兆及葬年月日猶未卜特預爲書之者如此銘曰學而不逢其數且奇服官而貧其行畫錐銘爾封兮百斯年千斯年皎然白日其無摧

貞惠陳母墓誌銘

陳母者予同年故陝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雨泉先生之女而以妻太學生金某者也某之伯兄爲敬成亦太學生予以長女妻之而雨泉先生亦

生女而秀慧徧擇名家子已而得敬成弟某笄而
歸之歸僅朞年而病亾當是時母方髫年哭之哀
欲以死殉予女同他妯娌數以夫君蒸嘗之無托
解之得無死已而毀容孀守趾不踰序聲不徹帷
終其身不茹葷不服璣翠而蕭然如比丘尼久之
擇予女所生子曰某曰某者母而字之又以夫君
故嘗受大父之產若干特取什之二以給釜甑而
以其八聽敬成瓜分兩子供祭享大較事敬成如
事舅事予女如事姑亦終其身無幾微見辭色予
內嘗一過女家一來歸輒一口畫母於簪珥間而

能以詩書禮義淡苦自將者也久之兩子婚且孫
而母病亾矣年僅三十有九兩子卜以萬曆丁亥
十二月二十八啓其父窆而合葬焉乞予誌予竊
歎古賢士大夫之死事大較一時感憤而絕吭而
手刃者易若遲久之從容就義而百挫不折者難
此蘇武之所以牧羊北海上十有九年而節旄盡
落及其白首來歸而史官書之與豫讓王蠋輩等
蓋有以也按今國家故事婦女之赴焚殉緡若宋
伯姬或空帷年五十以上始得請之　朝旌其廬
否則若母之賢亦不免闇然無聞也已悲哉予偕

金氏族訟議而私謚之曰貞惠按古謚法正行曰貞慈下曰惠毋雖不及赴焚殉縗以烈稱而於貞若惠亦庶幾古者易名之誼也已爲之銘曰生同衾今亦同穴金可爍兮石不可泐藐千秋兮松枝女蘿之附而日星其揭嗚呼長夜之臺永無滅

勅封孺人程氏墓誌銘

詹事府簿吳君繼宗抱伯兄繼祖所爲母孺人程氏狀過山中跽而號曰卜以某月日權厝母於邑之和樂山之阡而行且葬敢乞銘諸墓已而又出兵部尚書呂公光洵所爲書其父處士名漢者之碣且曰呂公所手次寧父者若此而寧母孺人之內助爲多也寧覽之處士君起家賈豎閒然能以詩書藻畫其躬以古者義門之遺友愛五兄弟叅貲鉅萬而稍稍輕財好施與賢士大夫遊其所浮湛閭里閒大都類漢長者豈古之材賢隱於魚鹽販繒者流而太史公所稱素封者非邪已而又按伯子繼祖所手次母孺人狀蓋繼祖前孺人王氏出也始生不浹旬而孤而處士君悲無以乳之於是卜邑之故士陳伯休之裔而其父曰某者之女年十七寧父委禽焉歸而生子曰繼宗曰繼魯曰

繼曾曰繼儒絮絮然且四矣然而乳繼宗之孤恩特甚而孤亦忘爲前母出也事王父母以孝聞已而相繼沒而伯父某伯母某方爲家督而于父處士君事伯兄如事父一切内外貲聽兄瓜分不以與而母孺人又移所事王父母者事之如舅姑禮而終其身無間言也當是時于父處士君雖以雄江湖間爲賈人遊而能翩翩乎如傳記所稱君子富好行其德母孺人所從簪珥閭相爲師友而匡翼之者伯且什已而家復火于父處士君且謂天之所謫且廢矣當不復起而母孺人又從煨燼閒獨脫簪珥及千金以復故廬或謂母孺人所席帷中之橐第以私之繼宗以下可也母孺人亦叱之不以從嗚呼母之賢若此亦庶幾乎詩所詠鷄鳴葛藟之誼也已繼宗繇太學以材行顯拜詹事府主簿故得以按例封處士君如其官而前母黃及母程俱封爲孺人繼曾繼儒及妾所生繼華俞太學生又繼烝禮部儒士女二人孫男女若干人嗟乎孺人之沒也以萬曆丁亥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可謂壽考駢福也已系之以銘曰其生也膺霞帔之榮而燁燁今七子其從其沒也附馬

鬣之封而絫絫兮三人其宮載之女史兮矢令終銘之名山兮昭無窮千秋百世兮松楸猿鶴之長護而福攸同

歙州處士程次公墓誌銘

歙州處士程次公者操貲賈苕霅間予未之面也而予故有一廬占籍錢塘次公因客前僦之稍稍貯圖書督訓諸子紹明輩予於是亦及稍稍與次公往來西湖上客輒稱其浮湛烏倮間而其雅知好修能以詩書相冶化者也予於是以其廬遺之數共之遊予亦稍稍見其言不妄齒頰行不妄步履斷斷如也間扣其所起家處次公輒退然避讓久之病且沒紹明服衰墨杖苴竹抱錢進士所著行狀過草堂跣而號曰先處士獲從子大夫遊舊矣其屬纊也無他叮嚀惟令紹明輩丐一言以銘之墓予不能辭按狀次公諱瑞字應禎棲竹其別號也先世東晉初諱元禫者守新安郡詔賜之田宅故世家歙州篁墩之上傳數十世迄周皐家且落矣而公脫身出遊江湖間解橐中裝無他貯獨能以忠信爲貲以筦榷爲籌起家絫千金然事父與母及其兄長公終身持孝謹不衰頗於齊魯諸

生無以異也及與長公析而長公所當沒而他負
者叅數百金而羡公按券而償之其所遺孤與寡
蕭然四壁立次公復解所貯瓜分而衣食之又從
而婚娶且田之於所生諸子亦無以異也其他赴
人之急賙人之困如不及貸而不能歸者折其券
之其所最難者公嘗販粟湖中以歲祲價且翔公
第收其什一之息而不忍盡時估以取之錢進士
之所綴而稱之者如此其然邪抑否邪然間按公
所從宁遊處覆之當亦無相遠庶幾乎閭里之間

富而好行其德者已紹明韋十以其年某月葬之
某山之原宁系之以銘曰生於欽賈於浙魂而無
不之兮其魄也返而歸之湖山之埜題爾墓銘而
碣碣可剔銘不可滅

奉政大夫同知廬州府岐峰查君墓誌銘

君諱志文字鳴周號岐峰宁同年近川京兆公之
冢子其先歙州徙檇李再徙鹽官家袁花里世
以簪纓相望者也近川公名秉彝倜儻不羣多大
略以禮科給事中侍
肅皇帝抗疏言事杖闕
下謫爲邊尉當是時公之直聲震天下尋補吏部

累官王爵其所援淹振滯推挽天下豪雋之士若
流水已而歷廷尉京兆而君年尚少留爲家督所
携仲弟某季弟某朝夕帷誦稍稍抗父道臨之而
兩弟亦父事君嶄嶄然唯謹未幾兩弟後先中科
第而父子兄弟赫奕當世矣君於是時獨與沈侍
御某胡參政某暨予甥孫允升輩佥以高才生結
社西湖之上下帷讀父書及諸六籍百家言絕不
知戶外事予適罷官歸間過器君竊歎京兆公家
何名駒之多也頃之京兆沒計聞君號慟幾絕科
跣走京邸疏　闕下　天子憐之遣官賜祭葬
如例君携兩弟孝事陳恭人恭人又沒於是君首
傾橐中裝千金徧渡湖上諸名山尋獲今所葬五
雲之深蓋異兆也越若干年隆慶丁卯君亦以南
太學生中應天鄉試又十年數擯於南宮謁選主
爵授廬州府通判君恥不及第進士而所授者又
冗散不及專城綰綬以抗功名于時也臨江矢曰
吾所臨官有不能奮報國家者如此江已而抱牒
佐二千石一切苞苴不以入甚且屏故事却稅羨
君既多幹局又甘苦持廉聲籍甚於是督漕都御
史吳公某暨督河都御史潘公某佥才君疏名以

聞河所當懷仁睢寧等處最湍悍或以漢瓠子黃
金堤等也君輒躬畚鍤輦竹石倣古埽法明年堤
成按所費減故事殆數千金諸按節交章疏君功
坐無爲州太守缺員以聞　詔如疏晉二級特補
廬州府同知仍領州事如故當是時君旣以彊幹
聲江淮間起家不三年而　天子採使者言翔
貴君至此抑異數矣君於是益自奮厲革里坊平
市價飭學宮置膳田明獄訟省徭役建橋梁繕圩
岸所畫封以內蹇蹇鑽淬不遺餘力其所最爲卓
犖者有三其一州嘗旱老穉轉徙亟君請發倉賑

未得報輒擅發所活數萬人其二蝗起蔽天君露
禱蝗輒出境甚且盡投黃湖與白湖以殪其三君
嘗領部使者檄勘廬洲舟暴風覆舟漂流數十里
從卒數十人佥沒而君獨從舟窟攜一吏及所綰
印以出嗟乎豈君之憂民者誠而天故假之神以
顯君名業邪尋襄竇應湖之役以勞詔加俸一級
賚金幣未幾坐忌者口抑稍稍倦遊上書乞骸骨
嘗事者留之不可致其仕以歸歸而州之吏民所
伐石而碑卜宮而祠與千里而泣送之者踵且接
於路也嗟乎君之他所爲細行若葬族伯及恤孤

寡閭里里人所口畫而髮櫛之者無等大都半類
漢侃直半類漢獨行于不暇書第擇其大指皎然
縉紳大夫之耳目內則孝父母與悌弟出則樹功
業聲施當世庶幾傳記所稱有典有則國之耆蔡
者已君之生以嘉靖癸未九月朔日其卒也以萬
曆已丑三月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七京兆公以
子貴加贈通議大夫而母陳恭人亦加贈淑人君
始娶配屠氏繼娶許憲使獄之女金贈宜人子男
八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金許出女三人孫男十一人孫女十三人其所

許聘及娶金吳中名族允陽等卜以十二月某日
葬之金粟山之陽或曰其所當佳山水蓋於鄉所
卜五雲略相埒乞予銘銘曰山爲礪兮海爲帶日
月所躔兮蛟龍所蓄紫氣其伏兮玄宮其閟冠與
劒履之藏兮千秋萬禩禩其無艾

程母墓誌銘

程母者歙程君甘溪名鍾美者之配也其子曰雲
鵬有俊才善屬文萬曆癸酉錄太學生以詩經魁
順天鄉試而予甥顧侍御名爾行者與之同舍又
同第爲綰帶交未幾鵬且夭侍御君過西湖數主

程君家而亏亦往來湖上尋孤山六橋及南北峰之深程君好賓客輒時時携樽罍以從其所操肴豐以潔間問之則錄母善事程君數脫簪珥供甘脆極水陸之珍以歡客也故程君之客傾漸諸縉紳家亦數爲口盡母不置程之先世故起鹽筴而饒而中落矣而母獨能從巾櫛間以身佐程君力爲推挽併教其子鵬以成名鵬雖蚤沒不及官遊爲祿養而諸縉紳之哀其子併憐其母于今不絕也母年十五而歸程君姑且亡後姑暨婦姒輩數廢其瑕指以窘之而母益以孝謹自將於是交相歡而後姑婦姒抑未嘗不歎母之賢也程君錄鹽筴爲諸少年所批根引繩幾陷不測母泣而訴於按節使按節使猶不解母輒大呼哭于庭挾一劒斷其指血淋漓濺使君衣而指且絕而躍者三使君始大驚以悟且悔且悲縛諸少年按法抵戍而程君始及出浙之諸縉紳無不轉相聞而傾慕母謂其有古烈婦風其孫爾前服衰號跣抱狀而請于余余憐母之俠烈不忍拒而系之所聞者如此按狀母王氏其先錄汴從宋南渡永昌里而程之先世亦由歙徙錢塘義和里故兩家籍占籍于此

婚締焉女三人孫男二人長卽爾前邑高才生次
爾遠爾大男女嫁娶俟名族行且卜於巳丑十二
月二十九日葬於西湖中台之麓銘曰中台之原
佳氣鬱葱母之生也能劒其指而脫夫君於阨其
沒也必能以其遺骼而廕子若孫兮福祿其攸同
嗚呼茲謂程母之墓宮千萬禩其無窮

芳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歸安芳坤順甫著

墓誌銘

太學生金君墓誌銘

太學金君名敬成者子所擇而以長女娶之者也初姚孺人歸于父之而未子已而乳長女稍秀而頴于絕愛之卜聘者沓至而于必欲得佳兒以當之也時于宦南省學使者胡公植於于交爲最深爲于徧選吳中兒不可得俄而吳江金孝廉月川以其孫敬成來請婚未敢許遲回且三載于適齋

宿省署中夢先府君以予留滯金氏請怒甚驚而寤策馬歸邸舍以夢語姚孺人比孺人亦稍稍私聞敬成秀且穎賛予諸其請甚力俄而金之媒氏猝至自外叩邸舍扉矣予語以先府君夢中所戒遂許之無何徙臬粤州假道五湖之曲而敬成甫弁出迎予貌之喜曰安有美好若冠玉而不以翔顯者乎然客或訾金故名族而族之衆或互相睚眦也已而予送婚過月川家比宴族衆無一至予錯愕停杯不敢飲明日予持刺徧謁金氏族金氏族以予先禮讓也歡然過之而月川父子亦歡然迎而醉之金之族相通自予始當是時月川公繇先世文正公家曹溪故號富溢及月川舉鄉進士久且不第而其子太學梅巖公某近孱弱怨家頗齮齕之家且半落矣君既婚稍稍以詩書露頭角尋以貲挾策南雍未幾月川公計偕且以孫婚吳選部方從中處軸輒携寵姬馮累豪裝數千金將謁選比至濟而病没君千里奔喪入南徐葦祖殯以歸當是時君内以色養父梅巖公及其母毛孺人外以抗族里諸少年嶄然不失尺與寸已而梅巖公及毛孺人相繼亦君奮然起衰墨中獨繕三

喪以葬如禮併寢衛門戶而故時與祖父相譸張
者卒爲解頤以游予嘗過之見予女所乳子男七
人鴈次而詩書也其所娶婦且四五妯娌之間彬
彬然古之彤管所次也其所最厭飫鄉黨及士大
夫之深識者君方脫身迎大父喪或說其從馮旅
羇中邀所匿裝可得千金而羨而君謝不以應且
別膳馮以腴田二頃終其身也其所爲一切內外
賦役煢煢然以家督自任而不以絲毫煩同母弟
某及異母弟某然兩弟亦知兄以身覆之相與父
事兄卒無間言也弟某沒遺婦陳氏君瓜分二子

某某以繼力爲孝養之不輟而陳亦忘其孀處也
其所調攝族里予又見其雝雝禮讓而曩所互相
睚眦者於今氷澌而冶化也可謂恂恂然大雅之
士矣惜也天殀之以筭僅年四十二而亡雖蚤亡
而諸男子守其教不衰入太學者二人曰某曰某
以邑之高才生稱者四五人曰某曰某曰某曰某
曰某未及掇科第而廩廩孝謹或謂頗近漢萬石
氏子弟也然則曩時月川公所請予婚如彼之勤
予先府君夢遺所云又若神爲之佐助者無迺天
啓予兩家共爲百年姻締與古之朱陳略相當也

歟嗟乎予雖哭君之殀而予老而未衰予女猶及亢君之門戶而成君之子若孫君亦庶乎可無憾也巳女一人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二人所婚嫁並吳中冠蓋翩翩乎未可量也志道等卜以巳丑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某字之原來請銘銘曰震澤之南佳氣鬱蔥溪流相綰帶兮峩峩乎馬鬣之封異日者山川之孕子若孫兮行且繩繩其未艾也而福祿其攸同或問銘之者誰曰外父兮七十八翁

明故處士小峰任公墓誌銘

任侯之綰綬而令我邑也適歲侵負賦不能辦侯恒乎中憂形於色數對吏民欷歔流涕不忍亟猷朴前令某嘗匿故負者數萬詭以辦聞於朝而監司按督之不置侯數免冠願解印綬去當是時邑且炊骨易子而食而卒不忍轉徙流竄以去者蓋恃侯之深仁也巳而侯抱田廷尉所爲先處士公狀來乞墓誌銘予手讀之竊歎曰甚矣侯之仁深近乎海而故本之河者也按狀先世河南寧陵人洪武初諱零者始以武功遷蜀之旗校隸忠州零生貴貴生俊俊生仲實仲實生五男長曰欽次曰鎮曰鏡曰鋭而處士公鉞其最少子也世阡陌而

處士崛起與諸兄相詩書冠帶其間當是時處士風素不羣其所嶄然擇地而蹈大都類漢長者間按狀所條畫其與人坦夷平易不設城府然其中所獨持處則矯然氷霜不可干以私以故州里化之而少年負俗者過其廬或多慚色此與古之望廬而返者略相似也好施與見里之雪臥而凍者解衣衣之甑塵而餓者分食食之故負其貲而沒無以爲殮者則又燬券而他助之此與古之麥舟之贈無遠也伯兄故城居疫氣流行族里且絕跡處士奮不顧獨潛然涕洟匍匐侍醫藥候面訣殯

殮執喪如禮躬負畚鍤而葬之或謂處士且不[illegible]他染而卒無恙此於陸雲駒所篤兄弟何間也處士娶楊氏楊未歸而父蚤亡處士迎其母與所生父母侍養者五十餘年闔郡人稱之其厚內外姻黨此於顧潤之之事俞長孺又不相盭也共涉者遺金中子且拾之矣而處士勒之還歸家有奴操其貲百金脫裝逃處士復弁髦棄之不以追也間買墓田一區其人故習知處士可以壟斷而要之價且什數倍衆爲弗堪處士亦卒不以較之數人者並懷處士德終其身肖像以祀茲又大較於傳

記所次古之名德若漢范丹若晉甯琛若梁范元琰若唐柳公權若宋范堯夫輩所稱或相後先或相伯仲事數從厚而不忍以緜髮自假者嗟乎廷尉云鄉之人共以方之陳太丘以予觀之太丘者誠古之厚而猶有砥名礪行之氣在也而處士則天所篤生傳所謂性忠悃不爲浮慕不爲詭持而流風蘊藻傳之我侯於今猶家法不改者嗟乎太丘沒而其子若孫紀羣輩累世勲名爛然鼎彝竹帛間迄今赫赫若昨日事然則處士之德垂後裔其所共侯焜燿於身後者豈特今所睹而已乎子

男二長卽侯名道學第丙戌進士次道充州庠生女二長適丘養直次適王錫輅孫男五志伊志曾志臯志益志龍金讀處士所遺書而翩翩乎鵠峙鵬搏者已處士享年七十楊母亦享年六十內外房闥之間終其身相雝穆如賓客以丁亥七月二十七日合葬之雲鳳山之原銘曰峨峨之深多巉巖古來異人生其間處士藻行倬雲漢薄夫敦兮鄙夫寬我今書之名不刋億萬斯年照空山嗚呼猿吟兮汶寥鶴唳兮飛還世且福廕未艾兮冠纓印紱其珊珊

江西左布政使二谷侯先生墓誌銘

樂清侯二谷先生亨嘉靖戊戌同年進士也諱一元字舜舉始釋褐時同年錢塘翁君相首篤行會稽沈君鍊任節俠永嘉王君德譚經略而先生暨華亭莫君如忠治古文及詩歌然先生尤好爲湛深之思亨不自量抑稍稍共五君相頡頏以爲聞于時已而各以授官散去其所爲離合顯晦不同而要之同歸於道者間嘗賦六子詠是也久之翁以廣平太守致仕歸而沈以上書訐執政徙塞上被誅王繇給事中以直諫出臬南粤且棄官去已而海夷內訌復提兵赴族父難亟之亨亦以忤當世免官而先生同莫華亭浮湛世路乍告乍起者三十年始金領方伯然竟不及持節鉞參大政以究所爲戮力四方之志命也然亨於翁之沒閒表其墓沈及王之亟復書其烈及碑賜祠而沒且屬亨序其家藏刻嗟乎先生之沒而葬也少子某抱其弟某所爲狀屬亨銘其墓亨安能獨無情乎哉按狀先生於南京刑部時省囚書暇輒下帷謝賓客讀六籍及百家言閒與曹郎王公問皇甫公汸蔡公汝楠許公應亨輩相與選勝休沐分曹賦詩

風流文藻於莫華亭無問焉於參議廣東提兵大
名道頗得先生文武材而轄河南轄江西也則又
稍稍聞其撫灾賑饑不下古富鄭公青州之遺獨
故嘗以文詞忤江陵相公坐構去其炙事雖於沈
會稽王永嘉不相及而伉直之聲則又於兩公者
或相鴈次矣及按先生罷官歸而臥林廬也入以
將母出以悌弟及服喪讀禮所散索中裝以贍內
外姻族隣里鄉黨則又有翁廣平之所不能而櫛
而書之者什且伯焉嗟乎先生於予所詠六子蓋
兼之矣然攷其自則錄上世節毅公冨高大父誠

齋公震大父梅亭公敬及父廷訓世忠義而流耀
後昆者遠矣方其年十三以父嘗議大禮坐構逮
繫走數千里守　闕上書悲慟　天子爲之霽
威縮紳大夫於今聞之猶爲欷歔而嚙指飲泣者
其沒也猶手書祠堂事以授少子某其於名理大
誼類如此所著詩文詞賦傳記論贊誌述共若干
什冕太史琛嘗序而傳之以行于世享年七十有
五葬之三台峰之麓子男六人曰興邦曰化邦曰
儼邦曰任邦曰保邦曰傅邦化邦中鄉試卒他金
郡縣博士弟子員女二人孫男女二十餘人中多

魁壘相望而未艾者銘曰其入朝也文學政事鏗然巖廊其解紱也角巾竹麈山水徜徉生不爲三公没猶爲文昌銘爾藏聿耿光魂則無不之兮於海上異人乎翱翔

沈母翁孺人暨季子鍵墓誌銘

予卜墓宫武康栢山中有兩生沈錚與鍵從予遊嘗囊所著舉子業過予予讀之翩翩乎飛兎騶裹之才也已而又同兄錚抱其父栢山先生所著詩什屬予序而傳之以故數共嘯歌山之深及弔孟郊所廬而井處亦及數覽睹兩生所爲兄弟相師友而以詩書組豆唱和其間甚適也久之又稍稍聞兩生孝事母翁孺人併孺人所力紡績操井臼以事栢山先生且拊前母子鎮而教之與兩生等故三兄弟金及讀父栢山先生所授手書補博士弟子員而鍵尤才以善文禔行名邑里間然數奇卒不及掇一第而没其没也以母衰且病所侍湯藥臥起雖溺與遺矢必掖而携持之不甘食不解帶不停睫者竟五十晝夜服勞久輒病先母三日而逝萬曆庚寅五月七日也當是時母子相繼死而遠近戚屬哭其母及其子獨深蓋悲子之才而

不遇孝而不及奉母之終而其母垂絕而又不能有其子也或曰里人爲之罷市鹿門山人聞而歎曰其然邪豈其然邪卜以某年某月某日附葬之栢山先生所舊藏故宮處銘曰吁嗟乎母兮先公之宮吁嗟乎子兮復附其封我題丘墓兮千秋昭無窮松楸永護兮佳氣鬱蔥

勑贈亡室姚孺人墓誌銘

亡室姚孺人者高郵蘆溪公季女也少聰慧不羣高郵公手授孝經列女傳及語孟諸書孺人輒口誦之已而歸予數共予按古以來名賢淑女所當嘉言善行處而畫一讐次之稍稍中大旨共爲解頤予少不諳刀錐錢布而獨好貯古百家書間破孺人所携始嫁者之璣翠縞繒及他橐裝以買之孺人不恡也已而予兄嫂及他妯娌宴會環珮珊珊矣孺人獨以布裙耆簪魚貫而肩隨之不以厭也未幾予第進士數以戇忤執政者三而執政抑嘗以睚眦三奪予官所從吏部調洛州從南京禮部出僉粵西又從大名道提兵戍塞上時稍稍顯吏業卒坐搆罷官歸翺翔中外者十七年而孺人輒以予所忤未嘗獲從例沾　天子一命之榮